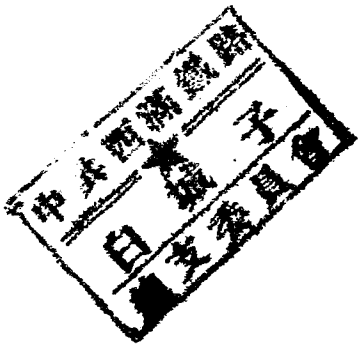
黨論

劉少奇著



大衆出版社

270883
藏書

黨論

劉少奇著

7326.7
089

大衆書店發行

一九四七年

目錄

人的級階性……一
作一個好的黨員·建設一個好的黨……七
論共產黨員的修養……二五
論黨內鬪爭……一九一
反對黨內各種不良傾向……二五三
民主精神與官僚主義……二九五
清算黨內的孟塞維主義思想……三一七
『共產黨人』發刊詞……三二三

答宋亮同志……三三九
附：宋亮同志給少奇同志的信……三四五

人的階級性

在階級社會中，人的階級性，就是人的一種本性，一種本質。

人有兩種本質：一種是人的自然本質，即人的體質、聰明、健康及本能等（比如在醫學上就有各種體質的人）；另一種是人的社會本質，即人的心理、思想、意識、觀點、習慣及其要求等。在階級社會中，一切的人們是作爲階級的人而存在的。如是人的社會本質，就由人的階級地位來決定。由於人們的階級地位各有不同，人們的社會本質也各有不同。過去孟子告子荀子等爲了『人性善或人性惡』的問題，爭論個不清楚，就是因爲他們不懂得或者故意要掩藏人們這種社會本質（本性）的階級差異。在階級社會中，人們的善惡觀念就各有不同：剝削者認爲善的，被剝削者認爲惡；被剝削者認爲惡的，剝削者認爲善。離開階級關係而來討論人們的性善性惡，自然關不清楚。猶如我們如果不站在無產階級的立場，就不能判

斷某人某人的好壞如何，更不能判斷某人某人的黨性如何。

人的階級性，就是階級社會中人的社會本性，社會本質。

人的這種階級性，是那裡來的呢？

人的階級性，是由人的階級地位決定的。一定集團的人們，長期站在一定的階級地位，即站在一定的社會生產地位，以一定的方式，長期的生產着、生活着與鬪爭着，即產生他們的特殊生活樣式、特殊的利益、特殊的要求，特殊的心理、思想、習慣、觀點和氣派，及其對其他集團人們與各種事物的特殊關係等等，而與其他集團的人們不同，或者相反。這就形成了人們特殊的性格、特殊的階級性。

由於社會各階級的人們有不同的利益、要求、思想和習慣，如是各階級的人們對於社會歷史上的一切事物——如政治、經濟、文化等等。就有各種不同的觀察方法與處理方針。統治的階級就單純根據他們的利益要求和觀點來製訂各種法律與制度，如是社會上的一切政治、經濟、文化制度，都成爲統治階級的東西，都充滿着階級性。

在階級社會中，人們的一切思想、言論、行動，一切社會制度，一切學說，都貫串着階

級性。貫串着各種不同階級的特殊利益與要求。我們從人們各種不同的要求、學說及思想、言論、行動中，即可看出他們不同的階級性。

比如說吧！農業的自然經濟及手工業生產方法，是封建社會的基礎。封建主在這種生產中是站在剝削農民剩餘勞動的地位，自己不勞動，倚靠地租及徭役而生活，如是他們就要求割據更多的地盤，要求土地永遠屬於他們所有，要求農民貢獻他們以更多的地租和無代價的勞動，並且承認他們站在農民頭上剝削農民的合理性。如是就養成他們的封建割據性、互相兼併性，以及奢惰性、殘暴性、社會制度上的等級性等等。這些就是封建階級的階級特性。

近代產業機器生產方法，是資本主義社會的基礎。資產階級在這種生產中是站在佔有生產手段及全部生產品以剝削無產階級剩餘勞動的地位，倚靠工人們所創造的剩餘價值而生活，如是他們就要求商品與勞動的自由買賣、自由競爭，用經濟手段以摧毀、兼併或統制其競爭者，造成自己在經濟上以及政治上的壟斷地位，要求私有財產的神聖不可侵犯，要求工人們貢獻他們以數量更多（更長的工作時間更快的工作速度）、質量更好（更好的熟練的技術）的剩餘勞動，更少的付給工人的工資，承並且認他們發財、壟斷社會財富的合理性。如

是就養成他們的競爭性、壟斷性、奢侈性、組織上的集中性機械性等等。這就是資產階級的特性。

又比如說農民吧！由於農民長期附着在土地上進行散漫的、獨立的、簡單的、自給的、彼此不大互相協作的生產，和他們簡單的獨立的生活樣式，以及他們對於地租勞役的負擔等，就養成農民的散漫性、保守性、陝隘性、落後性、對於財產的私有觀念，對於封建主的反抗性及政治上的平等要求等等。這就是農民階級的特性。

由於無產階級是集中在大產業中生產，分工很細，一切動作都受機器的限制與彼此牽制，他們是一無所有工錢的勞動者，倚靠工資過活，他們與一切勞動者沒有基本的利害衝突，因此，就養成他們偉大的團結性、互助性、組織性、紀律性、進步性、對於財產的公有觀念，及對於一切剝削者的反抗性、戰鬪性、忍耐性等等。這就是無產階級的特性。

一切剝削階級，都要欺騙與壓迫被剝削者，都要互相爭奪被剝削者的剩餘生產物或剩餘價值；因此，就造成一切剝削者的欺騙性、對人的壓迫性及互相爭奪性。歷史上有許多戰爭，是由於剝削階級互相爭奪與分割被剝削者的剩餘生產物與剩餘價值而發生的。

把自己的幸福建築在『使別人受痛苦』的基礎上，是一切剝削者的共同特點。犧牲全人類或大多數人的幸福，把全人類或最大多數人民弄到飢寒交迫與被侮辱的地位，來造成個人或少數人們特殊的權利與特殊的享受，這就是一切剝削者的『高貴』、『偉大』與『被人尊敬』的基礎，一切剝削者的道德的基礎。

無產階級與共產黨員就與此相反，是把自己的幸福建築在『使別人同享幸福』的基礎上。是在努力於最大多數勞動人民與全人類的解放鬪爭中來解放自己，來消滅少數人的特殊權利，這就是共產黨員的高貴、偉大與被人尊敬的基礎，共產主義的道德的基礎。

這就是階級社會中人們各種不同的階級特性。這種階級特性是由人們長期在生產中的特殊地位及特殊生產方式生活方式而慢慢養成起來，成爲人們的一種天性。然而這種天性，是社會的，並不屬於自然性，不是人一生出來就是這樣的。

黨性，就是人們這種階級性最高而集中的表現。所以人們也有各種不同的黨性，有封建階級的黨性，資產階級的黨性，無產階級的黨性等。

共產黨員的黨性，就是無產者階級性最高而集中的表現；就是無產者本質的最高表現，

就是無產階級利益最高而集中的表現。共產黨員的黨性鍛鍊和修養，是黨員本質的改造。

共產黨要把無產階級各種偉大的進步的特性發展到最高度。每個黨員要照着這一切特性來改造自己，要使自己具備這一切的優良的特性。這就是本質的改造。一切非大產業中出身的黨員，他們也具有非無產階級的天性，他們的改造工作是需要得更多的。

無產階級的特性，也並不是不變的。在無產階級的形成和發展過程中，同時也形成和發展它的特性。最後發展成爲馬克思列寧主義。在將來社會主義的改造時期，由社會主義進到共產主義的時期，無產階級不斷改造社會，不斷改造人類的本質 同時也不斷改造自己的本質，改造自己的特性。到了共產主義社會中，人們的階級區別消滅了，人們的階級特性也要消滅，這就是人類本質改造的全過程。

但是世界歷史上只有共產黨員及馬克思主義者，才承認自己與一切人們及歷史社會事物的黨性與階級性。這也是由於無產階級的特殊階級地位，使得共產黨員能够公開宣佈這個眞理。這個眞理的公佈，對於無產階級並沒有害處，而對於其他一切的階級則是很嚴重的打擊，揭破他們的黑幕，使他們更難於擁護他們少數人的利益。其他一切黨派與階級，都不承

認他們自己的黨性與階級性，都要把自己描寫成爲似乎是『超黨派』、『超階級』代表『全民』的樣子。其實在這種『超黨派』『超階級』的胡說後面，就隱藏着剝削階級同樣多的實際利益，他們在被剝削者面前，不敢承認自己的黨派性與階級性。而小資產階級承認這種『超黨派』、『超階級』的胡說，則是由於他們的幻想與無知。長於幻想，畏懼嚴重的實踐與鬪爭，則是表示小資產階級的本質。

作一個好的黨員，建設一個好的黨

本年七月一日爲中國共產黨成立的十九週年紀念日，抗敵報，前鋒報及邊進報均要我寫篇文章。我想，我們的黨已成立十九年了，在這十九年中，它經過了『二七』運動，經過了第一次國共合作與大革命，又經過了十年蘇維埃運動與土地革命及十年的秘密工作，今天再經歷着第二次國共合作與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民族解放戰爭，就是說，在這十九年中所有中國歷史上一切偉大的事變與羣衆的革命運動，我們的黨都是站在羣衆鬪爭的最前線，每一次都表現着我們的黨和無數的黨員是具備着無產階級政黨之革命的英勇氣慨，犧牲精神和堅忍卓絕的模範，表現着我們黨在中國政治生活與歷史事變中的偉大作用，表現着我們黨是有能力繼承並忠實於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事業的布爾什維克的黨，同時也表現着我們

的黨是最堅決最澈底最能爲中國民族獨立解放事業而奮鬪，最能與壓迫中國民族的帝國主義戰鬪的黨。

我們最大多數的黨員，他們那種爲公共事業而犧牲奮鬪的精神，那種爲民族獨立與社會解放而艱苦工作的精神，那種既不想升官發財，又不圖名爲利，而一心爲了勞苦大衆與人類解放事業而不疲倦的埋頭苦幹精神，表現了他們有人類中最崇高的道德，他們是中華民族最優秀的子孫，因此也就吸引了並且吸引着無數千百萬的誠實的人們對於我們的黨，對於我們那些最好的黨員的敬仰，不論我們的敵人是如何造謠誣衊我們的黨，如何說我們是『洪水猛獸』，『共產共妻』不近人情的人，如何用一切殘暴手段對待我們及對待接近我們的人，然而無數千百萬的人們還是把他們最大的也是最後的希望寄托在我們黨的身上，他們在無形中對我們的黨下了這樣一道委任令：你們共產黨人，是眞正能够犧牲自已爲中國民族與勞苦大衆的解放而戰鬪的人們，中國之所以能得救，中國之所以必能走上富强、獨立與自由的光明前途，就賴有你們這樣一批人的努力，因此，著給你們以救中國，創造獨立、自由與幸福的新中國之任務。這就是說，我們的黨在十九年來賴有無數先烈的英勇犧牲與無數黨員最好的

努力，已經使我們的黨大大的發展了，它已成爲全中國的羣衆的黨，它已與中國廣大的羣衆建立了密切的聯系，它已在廣大的羣衆中有了極高的威信，而且他在十九年來經歷了比世界任何一國的共產黨都更多的重大事變，有更豐富的革命鬪爭的經驗，不論公開的與秘密的，武裝的與非武裝的，國內戰爭的與國際戰爭的，經濟的與政治的，思想的與羣衆的，黨外的與黨內的……各種複雜形式的革命鬪爭，我們的黨都經驗過了，都有豐富的經驗。我們有許多黨員十餘年來，一直就沒有放下過武器。這是十九年來爲世界任何一國革命政黨所不及的。所以我們中國的共產黨雖然只有短短的十九年，即已成爲共產國際中最好的支部之一。這是我們偉大的黨在偉大的十九年中在偉大的中國所以獲得的成績。這些成績，不獨是對中國一個國家有它極重大的意義，對於世界，特別對於世界各殖民地與半殖民地國家，亦有其重大的國際意義。中國革命已成爲世界革命中的偉大的因素，中國共產黨已站在世界各殖民地與半殖民地國家革命的領袖的地位。這是共產國際在很早以前對我們黨的評語。[1]

然而，這些成績，並不是那樣容易得來的，而是經過了整整十九年的苦戰與艱苦工作，犧牲了數十萬最好的共產黨員與非黨革命者的頭顱和熱血，克服了黨內各種錯誤和機會主義

的思想，淘汰了黨內各種腐爛的渣滓，並用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原則武裝我們許多黨員的頭腦，才能鍛鍊出如我們今天這樣的黨，才能獲得這樣偉大的成績，這是爲無數革命者的熱血所澆灌而長成起來的中華民族與勞動人類的鮮艷之花。不久，它將結成爲中華民族與勞動人們賴以得救賴以自由的無價之果。從我們黨過去十九年的歷史證明：不論我們黨的一切敵人如何痛恨、咒罵、誣衊、槍殺、陷害、蹂躪與圍剿我們，——如何採用一切人類之殘暴的手段來對待我們，他們終究是不獨不能消滅我們的黨，甚至連阻止我們黨的發展亦是不可能的。我們的黨，就是在和這些敵人的這些殘暴手段之鬪爭中，生長、壯大與堅强起來的。因爲我們的黨，是馬克思主義的布爾什維克黨，是與羣衆有密切聯系的黨，是代表着歷史上最進步的無產階級的黨，因此，我們是永遠不會被消滅的，我們是不可被戰勝的，世界上已經沒有任何一種力量能戰勝我們的黨，相反，我們將戰勝世界上一切的反動勢力，將把世界改造成爲最進步最美滿最合于我們理想的共產主義世界。

因此，在紀念我們偉大的黨之十九週年的今天，我們無數的新老黨員，應該是如何來估量我們黨所已獲得的成績及我們黨在中國的與世界的革命運動中所已取得的重要地位！應該

是如何來肅清與篤信我們黨的光明前途？應該是如何來保護我們的黨，爲了黨的每一個利益（就是爲了中華民族與人類解放的利益）而犧牲奮鬪，盡我們最善的努力！黨的建設，達到今天我們中國黨這樣的程度，已經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今天我們的新老黨員，接受了我們先烈遺留下來的這一份無價的遺產，應該是如何的寶貴他！如何在我們黨已有的成績和陣地之基礎上推動我們的黨再向前進！建設它、加强它、發展它、以至于達到最高級最完善的程度。這就是我們今天一切新老黨員的責任，這也是我們一切的一切。我們要建設一個最好的黨！要達到這個目的，固然須要我們各方面的努力，須要中央與各級領導機關正確的領導，但是最基本的還須要我們有很多很好的黨員。因此，我們黨員在此黨的十九週年之偉大節日，應該如何誠心的來檢查一下自己，應該問問自己：你爲了黨的利益、黨的發展與勝利、曾經盡了你何種努力？並且你預備怎樣在今後來盡你的努力？你是否曾經有過違反黨的利益之思想、言論與行動？以及怎樣才能在今後不會再有違反黨的利益之思想、言論與行動？我想，黨員向自己提出這樣的問題，是使自己進步的出發點。我們每一個黨員都應該在黨內作一個好黨員，而不應該作一個不好的黨員，作一個有毛病、有錯誤、思想意識不正確的黨員

，尤其不應該作一個半途的黨員。我們怎樣才能作一個好的黨員？這有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來作爲我們的模範，這在『論共產黨員的修養』一篇文章上已說了許多，這裡不來詳說他。但我最近在黨內某些同志中發現了一些不正確的思想和行動，有了這些思想和行動，就決不能使我們成爲一個好的黨員，並且還要影響其他的黨員及阻礙我們黨的進步，今特利用黨的十九週年紀念之便，略論之如下：

第一、要盡心負責的爲黨工作，愛護黨的每一個事物，如自己的事物一樣。

我們共產黨人，是今天世界上一種特殊的人物，我們是爲了公共事業，即共產主義與人類謀解放事業而奮鬪的一種人物，爲了大衆的利益與解放，爲了我們大家的長遠的幸福，我們有時不能不暫時的有所犧牲，不能不犧牲自己。我們共產黨人就是決心犧牲自己（當著爲了整個黨的利益而不得不犧牲自己的時候）爲了大衆解放的公共事業而奮鬪的一種人物。這是我們黨員大家所知道的，也是我們大多數黨員所能身體力行的，然而在我們的某些黨員中，在一些最平常的事物上，常常暴露出他們並不能這樣作。

這些同志常常用了兩種不同的態度來對待屬于他自己個人的事物和屬于黨的公共事物。

就是說，當某種事物如果是個人的，他把這一事物看作是自己的，他對于這種事物就是愛惜的、節省的、盡心的、負責的，但是當某種事物並不屬於他個人，而是屬於黨的公共的事物他把這一事物看作是黨的公家的，不是他自己的，如是他對于這種事物就是不愛惜的、不節省的、不盡心的、不負責的，或者甚至把黨的事物暗中竊取作爲私有。就是說，他對自己的私人事物的態度，是與公共事物的態度不同的。他對黨的公共的事物，認爲這不是他自己的東西，所以他不愛惜、浪費、不盡心、不負責的去照顧。爲什麼？因爲這不是他自己的，因爲這是公共的。他不把公共事物當作他自己的事物一樣盡心負責的去照顧與努力。這類現象，在我們某些黨員的日常生活中工作中是經常可以看到的。

比如說：某件東西如果是他自己的，他是愛惜的，某種事情，如果是爲他自己作的，他是盡心的、努力的、負責的，但是如果某件東西是公家的，他就可以不愛惜，某種事情，如果是爲黨爲公家作的，他就可以不盡心、不努力、不負責。這種情形，常常成爲我們中浪費現象及各種不負責任現象的產生之根源。

這種觀念，很顯明，是與共產主義不相容的，是一種舊社會的私有觀念的殘餘，他不了

解黨員自己的事物與黨的公共的事物之間的矛盾一致的關係。他認爲黨的公共的事物，不是他自己的事物，所以對黨的公共的事物之態度，不同于對自己的事物之態度。很明白，這對於一個黨員來說，是一種根本上錯誤的觀念。我們的黨員必須改正。

我們應該說：只有屬於黨的屬於勞動者全體所有的公共的事物，才是我們自己的事物。否則，對於我們黨員來說，對於勞動者來說，都不是我們自己的。

當着工人在資本家的工廠中作工，工人自己覺得這是爲他自己，爲他自己的家庭的生活而工作的時候，列寧曾經說：這些工人都不是爲他們自己工作，而是爲資本家的利潤而工作。只有當着工廠已因革命的勝利而屬於工人階級國家所有，成爲社會的勞動階級全體所有的公共財產的時候，列寧才說，只有在這時候，工人才是有史以來頭一次的爲他們自己工作，爲他們自己生產。

當着農民們在地主的或『自己的』土地上工作，農民們自己覺得這是爲他們自己，爲他們自己的家庭生活而勞動的時候，列寧曾經說：這些農民都不是爲他們自己勞動，而是爲了

地主的地租，爲了高利貸者的利息，爲了政府的稅收而勞動。只有當着土地已經收歸國有，當着國家已是社會主義的國家，當着地主富農及私人商業已經消滅，當着農民已成爲國家農場與集體農場即公共農場上的勞動者時，只有在這時候，農民們才是爲他們自己勞動。

列寧說：蘇聯是工人自己的國家。但這個國家是工人階級所共有的，而不是任何個人所私有的。當着俄國的工人們在十月革命後，爲自己的國家在公共的工廠中自動努力工作，提高生產，節省材料，而表現出工人們爲公共事業而努力生產的勞動熱忱時，列寧曾經對着這種情形說，這就是眞正的共產主義。因爲工人們已經不是爲資本家，而是爲他們自己而勞動了。他們用了新的態度，來對待他們新的勞動。

由此看來，自己的事物，常常不是我們自己的，而是別人的。黨的、公共的、爲工人階級與勞動者全體所共有的事物，就恰恰是我們自己的事物。公共的與自己的，在這裏表現其一致性。所以我們共產黨人及一切覺悟的勞動者，應該把屬於黨的公共的事物，當作自己的事物，應把公家的東西當作自己的東西一樣來愛惜它，把黨的公共的工作當作自己的工作一

樣盡心努力負責的去作。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有爲公共事業而犧牲奮鬪的高尙的精神，才成爲可靠的黨的工作者與負責者。才成爲一個好的黨員。

從這裏看來，某些同志的本位主義，也是一種根本上錯誤的觀念。這種本位主義不了解他自己負責的一部分工作與黨的整個工作之矛盾一致的關係。他只認爲他的部分工作是他自己的，而不認爲別人負責的工作及黨的整個工作都是我們自己的。他對自己負責的工作與對別人負責的工作根本上用了不同的態度，所以也形成他只顧自己而不顧別人不顧整個的錯誤。這種本位主義的發展，對黨的工作是很有害的，他爲了部分的個別的利益而犧牲妨害整個的全體的利益，他違背着部份的利益要服從全體的利益之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則。所以要不得。好的共產黨員是不應該有本位主義的。

固然，沒有部分，也就沒有全體。部分的利益，常常與全體的利益是一致的，所以我們不主張完全不要部分，而只主張部分服從全體。即是當部分的利益與全體的利益發生衝突時，我們應該犧牲部分的利益，而不應該犧牲全體。所以我們有時爲了更大、更長遠的全體的

利益，而主張犧牲某一部分，這是應該的。

第二、爲黨的與勞苦大衆的公共事業而犧牲，是最值得。

在某些同志中說到犧牲，就提出了所謂值得與不值得的問題，要怎樣犧牲對於一個共產黨員才是值得？又怎樣才是不值得呢？在這個問題上某些同志有不同的觀點：這種觀點是由於他們不同的非共產主義的人生觀而來的，他們具有舊社會的甚至剝削者的享樂的人生觀（如所謂「人生行樂耳」，「浮生若夢爲歡幾何？」等）認爲他們沒有享到快樂的生活就犧牲，是不值得的。認爲一生沒有大吃大喝過，沒有過過舒適的奢侈的生活，沒有嫖過女人，沒有出過風頭，沒有威風凜々幹過一下……而犧牲了，對於人生是不值得的，如果這些事都作過了或各門都經過許多，那末對於人生就是值得的。他們說「幹過這些事，那末死了都值得」，這是中國目前社會上相當普遍的一種人生觀。這種人生觀也多少反映到我們一些落後黨員的思想意識中。如是在我們某些黨員中就發生享樂的觀念。對目前艱苦生活艱苦工作發生厭倦的心理，如是他們就想了要去貪污、腐化、動搖以至墮落而脫離黨與革命。他們想了：作

一個地主、資本家、富人、剝削者，是很舒服、很值得的。他們沒有去經驗過，他們想要去經驗一下，如是他們就從無產階級的隊伍中跑到剝削者的隊伍中去。剝削者的特務機關也就利用我們某些落後份子的這個弱點，從而加以威迫利誘，如是某些人就這樣的墮落與反革命了。但是在富人剝削者一裡，那種腐敗、墮落、黑暗的生活與家庭，他們暗淡的前途，他們的生活也並不是舒適的，他們的苦悶、無出路、無生氣，也是十分嚴重，比我們前進的革命黨人是更爲苦惱的，因爲他們是接近於死亡的階級。他們已爲自己掘下了墳墓，他們明知是很悲慘的不願意的，然而他們又無法不向自己掘好的墳墓中鑽進去葬活埋自己。世界上最悲慘的事，莫過於此！然而，偏還有人說：他們是『最值得的』。這不奇怪嗎？剝削者不勞而食倚靠別人的勞動而生活，養得像肥豬一樣，一點事不作，對世界人類就會一點好處也沒有，還要在世界上作威作福，危害無數千百萬勞動的人們，這是世界上最可鄙最可惡的事情，從來一切正義的歷史家，就鄙薄那些不勞而食的剝削者。就尊敬那些勞動的偉人們，正因爲是這樣所以剝削者中有明白自己的前途與歷史進化的人，尤其是剝削者的青年子弟，他們不滿意自己家庭那種腐敗黑暗封建的生活，他們爲了自己的將來，而丟棄了自己的家庭，跑到

勞動者隊伍中，同情或加入前進的革命政黨，已有不少了。他們厭倦那種剝削者的猪一樣的生活，他們無所留戀的丟棄了這種生活，他們很對！然而，在我們前進的革命政黨中之某些落後份子，還有人想要去嘗一嘗這種生活的滋味，還以爲這或許是很值得的。這對我們黨員來說，難道不奇怪嗎？很明白，這是一種倒退落伍的思想。這與共產黨員的黨籍是完全不能同時並存的。

那末，作一個人，特別作一個共產黨員，要怎樣才算值得呢？

我們說：一個人，特別一個黨員，爲了黨，爲了社會進化與人類解放，爲了無數千百萬勞動人類的共同長遠的利益，而犧牲奮鬪到底，以至終身，甚至犧牲自己的生命，是最值得，最引起人們的敬仰，最爲萬世子孫所懷念所歌頌的。這在我們黨內已有無數的先烈，他們就是最值得，最爲大衆所景仰的人。如果是爲了剝削者的利益，爲了個人或少數人的優裕生活，爲了反對社會的進步與人類的解放，而犧牲奮鬪或老死鄉井田間與高樓大厦，那是最不值得最不應該的，那是永遠要被大衆鄙薄和唾罵的。從來的剝削者及爲剝削者少數人的福利而鬪爭的人，都引起人們的咒罵。我想，一個有爲的有出息的人，特別是一個共產黨員，是

完全應該明瞭這一點的。

所以在我們中，那些埋頭苦幹的黨員，那些艱苦工作，不怕困難，不怕危險的黨員，那些一心一意爲了黨與人類解放而堅決鬪爭的黨員，那些吃苦在前，享福在後的黨員，是我們的好黨員，雖然在某些個人享受上，他們暫時吃一點虧，然而他們是，或者最後是，爲我們大家及群衆所信任、所尊敬的，也就是說，他們是最值得的。相反，那些不願埋頭苦幹，好出風頭，怕困難，怕危險，不忠心爲黨爲人類的利益奮鬪的人，那些要求享福在前，吃苦在後的人，都不是好黨員，雖然他們在某些個人享受上或者暫時討了一點便宜，然而他們是或者最後是，爲我們大家及群衆所不信任所反對的。也就是說，他們最後可能弄一個不值得。

還有在最近有個別的黨員要求到政府機關去作行政工作。原因就是因爲政府機關有幾塊錢薪水一月，他們想要多幾塊錢一月，他們就調皮，就要求調工作，要到行政機關去。同志們！這是甚麼觀點？有人或者反對行政人員有薪水，如果他向政府提議取消或改正行政人員的薪水制度，那是對的，是一個黨員應有的態度。然而某些人的反對，不是眞正反對行政

人員有薪水，他不反對，而是希望他自己也能得到這點薪水，他口頭上的反對，只是藉口而已。同志們！這也不是好黨員所應有的。我們加入黨，艱苦工作，不是爲了幾塊錢，不是爲了別的，而是爲了民族的與社會的解放。所以我們自願不要錢，即使幾百元一月的事也不去作，而要來作這種無薪水的革命工作，比幾百元薪水一月更值得的革命工作。這應該是我們每一個黨員完全明白的問題，那些不明白的人，應立即改正。

此外，在我們黨員中還常常有如下的現象：即在分配黨員工作的時候，他們要求到最安全，最有保障，工作最容易最簡單，而且是最富足，生活最好的地方去，而比較不安全，有危險，地方貧瘠，生活艱苦，工作困難，環境複雜的地方與工作，就大家也不願意去，即是這種工作對黨對革命是重要的不可缺少的，他們爲了痛快與好的生活而不願意去作。如果硬要他去，他會向你說，你强迫我去的、我的情緒不高等。同志們！這不是好黨員所應有的。好的黨員他是不注意這些的。他只問這件工作對黨對革命是否重要，是否他能够作。如果對黨重要的他能够作的，他不計較困難與否，環境複雜與否，他也去作的；他願意擔負最艱苦困難危險的工作，他不把困難的事情推給別人去作，自己作最容易最便易的事情。這也是我

們的黨員所應注意的。

第三、要作一個終身的好黨員。

作一個共產黨員是最光榮的，但我們要作一個終身的好黨員，我們不應該作一個半途的黨員。共產黨員，是我們自己要作的，沒有任何人來强迫我們作黨員，但不只是我們要作一個黨員就是一個黨員，這還不够，還要共產黨允許我作一個黨員，不開除我的黨籍，才是一個黨員。就是說還要其他的黨員及黨的機關承認我是一個黨員，我才能是一個黨員，否則，只有我自己的願意，還不能是黨員。

我們共產黨員相信唯物辯證法，認爲世界一切都是變動的，沒有不變的東西。所以我們的政策政略工作方法等也講究根據客觀情況的變化而變化。但是對於我們共產黨員來說，有一件事是終身不變的。這一件事就是我們要爲黨的利益無產階級戰鬪的利益亦即是人類最後解放的利益而奮鬪到底。就是我們要作一個終身的黨員。這對於我們是終身不變的，變不得的，變了，就叫動搖、變節或叛變。這是黨員最大的恥辱和不幸。有了這一點不變，然後其他一切才可以根據情況的不同而千變萬化，不變是變動的標準和尺度。即靜止是運動的標準

和尺度。我們的一切戰略的變動的標準和尺度，就是要看這種變動是否適合於無產階級全體的戰鬪利益？適合於這種利益就應變動，不適合於這種利益就不應變動。所以，是否適合於無產階級全體的戰鬪利益，是測量黨的及黨員個人的一切戰略策略與工作方式之變動是否正確的標準和尺度。自然，這種不變，一般來說，只是相對的。僅僅對於我們共產黨員來說，是絕對的。因爲在幾百年前或幾百年後 世界還沒有無產階級或無產階級已不存在時，人們自然不會有爲無產階級戰鬪利益而奮鬪的事。所以在人類社會歷史上來說，這也還是變動的。但對於我們黨員來說，這是絕對不能變的 只有他們在主觀上終身絕對的忠實於黨與階級的戰鬪的利益，在客觀上，在我們一切思想言論行動的實踐中總得是適合於黨與階級的戰鬪的利益，我們才是一個好黨員。

我們既要作一個終身的黨員，我們對黨就不要有什麼秘密，不要把某些不利於黨的思想言論行動對黨隱瞞起來，或者明知某些思想、言論、行動對黨是不利的，而暗中秘密的去作，以爲這樣黨是不會知道的。其實，我們的黨員如果要作一個終身的黨員，那末他的思想、言論、行動、他是一個什麼人，他有什麼不正確的思想意識，他作過什麼不適合黨的利

益的事一年二年以至十年二十年直至他死，那裏不會被人知道的呢!?最後總是會被人知道，被人了解的，結果，是隱瞞不了的。所以，我們黨員，不要有對黨隱瞞的不光明的事，過去作過的，自己講出來好了，我們黨是注意將來，不大追求同志的既往過錯的。講出不要緊，不講就不好。我們黨員應該有『生平所作，無事不可對人言』的坦白。

自然，我們也不是要黨員逢人便說出自己的歷史與過去的一切，不保守自己的秘密，也并不是要黨員不爲黨保守秘密，而是要我們黨員不要秘密的去作那些違反黨的利益的事，不要口是心非，不要作兩面派。

既要作一個終身的黨員，也就不要怕有什麼事被人誤會，被人懷疑。因爲誤會懷疑總是暫時的。眞象總是在最後要暴露出來。一年二年被人誤會，被人懷疑，十年二十年直至終身，你如果是一個好黨員，總是會被人明瞭的。暫時的誤會懷疑，對於個人常常不一定是有損失的。因爲誤會懷疑一旦被人明瞭之後，不獨能挽救你在誤會中的損失，而且增加對於你的新的安慰和鼓勵。

最後，我要說到，我們黨的前途是光明的偉大的，我們黨員的前途也是光明的偉大的，黨的勝利，即是我們一切黨員的勝利。黨員只有在黨的勝利中才會有自己的勝利。所以我們一定要建設一個好的黨，一定要使我們的黨繼續前進，這就一定要我們大多數黨員努力工作、努力學習，努力提高與增進自己的品質，努力前進，才能建設一個好的黨。我們的黨已經很好，但還有缺點，還在某些環節中有錯誤，還有不中用的渣滓，還要繼續改進、繼續提高、繼續布爾塞維克化。這是戰勝日本帝國主義、建設新的民主共和國決定的因素。在中國沒有一個好的大的共產黨，沒有共產黨中央的正確的領導與全體黨員的正確的努力，要戰勝日本帝國主義是不可能的，要建設新的民主共和國是不可能的。所以我們一定要作一個好的黨員！一定要建設一個好的黨！一定要戰勝日本帝國主義！一定要建設一個新的中華民主共和國！一定要最後實現共產主義！

這就是我在黨的十九週年紀念日所要講的話。就以此來回答抗敵報前鋒報邊區報的徵文要求。

一九四〇年七月一日

論共產黨員的修養

——一九三九年七月八日在延安馬列學院演講——

（一）緒論

同志們！

很對不起！你們很久以前就請我來講演，我直遲至今天才來。我今天所要講的問題，是共產黨員的修養。我想，在建設與鞏固黨的基本任務前面，來講講這個問題，或許不是沒有益處的吧？我並想分作幾次來講，今天講一部份，其餘的只好留待下次。同時為了使許多年青的同志能夠了解起見，在某些問題上就不能不多解釋幾句，例子不能不多舉些，這就使得話語不能太緊縮。這是我首先要聲明一下的。

一 共產黨員爲什麼要有修養？

同志們！共產黨員爲什麼要有修養呢？

本來，世界上自有人類以後，人們爲了要生活，就必須與自然界進行鬪爭，生產人們生存所必需的物質資料；但是『人們之和自然界鬪爭以及利用自然界來產物質資料，並不是生彼此孤立着，並不是以彼此隔絕的單身資格，而是以團體爲單位，以社會爲單位來共同進行的。因此，生產在無論代變時候以及在任何條件之下，都是社會的生產。人們在實現物質資料生產時，就建立彼此間在生產內部的某種相互關係，即某種生產關係』。（『聯共黨史教程』蘇聯版一四二頁，『解放社』版上冊二一八頁）所以，人們與自然界進行的生產鬪爭，是社會的，是社會的人們與自然界的鬪爭。人類就在與自然界的不斷鬪爭中，不斷的改造自然界，同時也不斷的改造着人類自己，改造着人們彼此間的關係。人類的形狀（手足身材等），人們的社會關係、社會組織形式及人們的思想意識等，都在社會的人們與自然界的長

年鬪爭中不斷的改造和進步。因爲『生產的特點之一，就是它永遠也不會在長時期內停留在一個地點，而是時時處在變更和發展情況中，而同時，生產方式的變更，又必不可免的要引起整個社會制度、社會觀念、政治觀點、政治組織之變更，——引起整個社會的和政治的結構之改造』。（同上一四三頁，二二九頁）在最早，人類是從動物界進化而來的。在太古時代，人們的生活樣式、社會組織、思想意識等，與現代的人們都不同，而將來，人們的生活樣式、社會組織、思想意識等，又會與現代的人們不同。

人類本身，人類社會，是一種歷史進化的過程，是有發展變動的，是能够而且已經在鬪爭中不斷改造着。

但是，當人類社會發展到了一定的歷史階段，就產生了階級社會。如是人們在階級社會中，就作爲一定階級社會的人而存在。根據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原則，人的社會存在，決定人的思想意識，如是階級社會中的人們的思想意識，就代表着一定社會階級的思想意識。在階級社會中有不斷的階級鬪爭。如是人們在不斷與自然界的鬪爭中，同時又在不斷的社會階級鬪爭中，改造社會、改造自然界，同時也改造着人們的思想意識。

馬恩思會告訴工人說、「你們應當經受十五年、二十年、五十年的國內戰爭與國際戰爭，不僅是爲了改變現存的社會關係，而且是爲了改變你們自己和使你們自己變成爲能够進行政治統治的人材。」這也就是說，人類不獨在與自然界的鬪爭中，而且在不斷的社會鬪爭中，改造自己。無產階級也應自覺的去經受長期的社會鬪爭，改造社會與改造自己。

所以人們應該把自己看作是需要而且可能改造的、不要把自己看作是不變的、完美的、神聖的、不可改造的東西。這不是侮辱自己，而是自然與社會進化必然的規律。否則人們就不能進步。

我們共產黨員，是近代歷史上最先進的革命者。是改造社會、改造世界的現代担當者與推動者。本來，革命者的存在，是由於還有反革命者存在而來的。因此，革命者的存在和發展，以不斷與反革命者鬪爭爲必要條件，否則就不能成其爲革命者，更不能使革命者前進與發展。共產黨員是在不斷和反革命的鬪爭中去改造社會、改造世界、同時改造自己的。

共產黨員，在他和反革命進行各方面的鬪爭中來改造自己，即是說求得自己的進步，提

高自己革命的品質與技能等，是包括着他在實踐鬪爭中的鍛鍊和主觀思想中的修養之兩方面的統一的。由一個幼稚的革命者，到一個成熟的、老練的、能够『運用自如』的革命家，是一個很長的革命之鍛鍊和修養的過程，即是經過改造的過程。一個比較幼稚的革命者，由於他，（一）是從舊社會中生長教養出來的，他總帶有舊社會中各種思想意識及成見習慣的傳統之殘餘；（二）他還幼稚，沒有經過長期的革命的實踐。因此，他還不能眞正深刻的認識敵人、認識自己、認識社會發展與革命規律性。要改變這種情形，他除開學習歷史上革命的經驗（前人的實踐）而外，他必須親自參加到當時的革命的實踐中去，在革命的實踐中，即是在和反革命的各種成份的鬪爭中，發揚他主觀的能動性，加緊學習和修養，然後他才能够逐漸深刻的體驗和認識社會發展與革命的規律性，認識敵人和自己，並發現他自己原來的思想慣成見之不正確加以改正，提高自己覺悟的程度、革命的品質並改善革命的方法等。所以，革命者要改造與提高自己，一方面固然不能離開自己的革命的實踐，同時也不能離開自己主觀的努力，在實踐（自己的和別人的實踐）中的自我修養和學習。如果沒有這後一方面，那革命者要求得自己的進步。仍然是不可能的。

譬如說吧！幾個共產黨員同一起去參加某種紊亂的革命鬪爭，經過大體同一樣的革命實踐，而結果對於這些黨員所起的影響可能完全不是一樣的。有的黨員進步得很快，甚至原來較落後的趕在前面去了；有的進步得很慢，有的甚至在鬪爭中動搖起來，革命的實踐，對於他沒有起前進的影響，反而使他落後了，這是甚麼原因呢？又譬如我們共產黨員中許多人是經過長征的，這是對於我們黨員一次嚴重的鍛鍊，在黨員中以至在廣大的人民中起了很大的前進與積極的影響，然而對於極少數的另外一些黨員，影響却是相反的，他們經過長征與十年內戰的艱苦鬪爭之後，他們對這種艱苦鬪爭害怕起來了，他們企圖退卻與逃跑了，後來他們果然在外界的引誘之下就從革命隊伍中逃跑了，許多黨員同在一起長征，而影響與結果對於黨員可能是這樣不相同的。這又是甚麼原因呢？這是由於我們這些黨員原來就有不同的革命的品質，在革命實踐中各有不同的發展的方向，以及他們在實踐中主觀的努力和修養的程度與方法彼此不同而來的。由於革命者的品質之不同，主觀的努力和修養之不同，可能在同一樣的革命實踐中，得到完全不同的甚至相反的結果與影響，這在你們學校中也可清楚的看到這種情形。你們在學校中是受着同一樣的教育與訓練，然而由於你們各有不同的品質，不

同的經驗與文化程度，以及不同的主觀努力和修養的程度與方法，你們可以獲得不同的甚至相反的結果，事實上你們也看到，有少數的人們在延安學校中受過教育與訓練之後，不是離開革命更遠了嗎？這也就是由於這樣的原因而來的，因此，革命者在革命鬪爭中主觀的努力修養與學習，對於改造與提高革命者自己，是完全必需的決不可少的。

經過長年革命鬪爭鍛鍊過來的革命者，並不一定每一個人都成爲很好的老練的革命家，這主要就是由革命者自己的努力和自我修養之不够而來的，但是一切很好的老練的革命家，他必然是經過了長年的革命鬪爭的鍛鍊和修養，才能成功的。因此，我們的黨員必須在廣大複雜的革命鬪爭中、在各種艱難困苦的境遇中、去鍛鍊自己，加緊自己的修養，並不失去自己對於新事物的知覺。才能使自己造成有高度品質的堅强的革命家。

孔子說：『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這也是述說他自己鍛鍊和修養的過程，孔子在這裡並不承認他是天生的『聖人』。

孟子說：『故天（？）將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

其身，行拂亂其所爲，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這也是說的一個偉大人物所必須經過的鍛鍊與修養的過程。共產黨員，是要擔負歷史上空前未有的改造世界的『大任』的，所以更必須要有這種鍛鍊和修養。

我們共產黨員的修養，是革命的修養。因此，不能脫離革命的實踐，不能脫離廣大羣衆的特別是無產階級羣衆的實際革命運動，來進行修養，而我們的修養的目的，唯一的又是爲了革命的實踐，爲了更有效的去指導羣衆的實際革命運動，這是我們的修養，與其他一切唯心論的、脫離社會實踐的、形式的、抽象的修養所不同的地方。這我在下面還要簡單加以說明的。

我們的黨員，不獨要在艱苦的、困難的以至失敗的革命實踐中來鍛鍊自己，加緊自己的修養，而且要在順利的、成功的、勝利的革命實踐中來鍛鍊自己，加緊自己的修養。有些黨員受不起成功與勝利的鼓勵，在勝利中昏頭昏腦，勝利與成功以及廣大群衆對於他的擁戴和他在群衆中的某種威權，使他放肆、驕傲、官僚化以至動搖、腐化和墮落，完全失去他原有的革命性，這在我們共產黨員中，是個別的常見的事。黨內的這種現象之存在，應該引起我

們黨員嚴重的警惕，因爲這種現象在歷代的革命者中，幾乎是一種必然的規律，而在我們黨中，就決不能這樣。歷代的革命者，在革命和他們自己尚未成功與勝利的時候，他們還代表着進步的被壓迫群衆的要求，還能保持他們原來的革命品質，但一到革命及他們個人勝利與成功之後，就少有不腐化、官僚化與墮落的，失去他們的革命性與進步性，而成爲革命與社會的進化障礙物。我們可以看到中國近百年來或者說得更近些，近五十年來的許多革命者，一到他們有了某種成功，爬上了負責的位置，他們就腐化墮落的現象。這是由於歷代革命者所代表的階級基礎而來的。因爲歷代革命的階級，都不是完全的被剝削階級，都是剝削別人的階級，所以在它們的革命一經成功之後，它們就要反轉來壓迫被剝削的羣衆，而成爲革命繼續前進與社會進化的障礙物。所以歷代的革命者，在革命勝利與成功之後，要腐化、官僚化以至墮落，失去他們的革命性，就幾乎成了一種必然的規律。然而，這種情形，對於我們共產黨來說，無論如何不能也不會是這樣，因爲我們所代表的是完全被剝削而不剝削別人的無產階級，所以他能使革命進行到底，完全解放全人類，完全從人類社會中最後清除一切腐化、官僚化與墮落現象，能够建立有嚴格組織紀律的黨及國家機關，來和一切腐化、官僚化

與墮落現象進行不調和鬪爭，不斷從黨內與國家機關中清洗那些已經在自己的工作中腐化、官僚化與墮落的份子出去）不管這種份子是怎樣的「偉大人物」，而保持黨與國家機關的純潔。無產階級革命黨中的這一特點，是歷代革命黨中所沒有的，而且也不能有的。所以我們的黨員必須清楚了解這一特點，特別注意即使在革命勝利與成功中，在自己的信仰與感情的無限的提高中，來加緊自己的修養，保持自己純潔的革命的品質以至最後，而不蹈歷代革命者在成功時墮落的同一覆轍。

革命的鍛鍊與修養，對於我們每一個黨員都是重要的，而特別對於由非無產階級隊伍中出身的新黨員重要。

爲甚麼對於由非無產階級出身的新黨員特別重要呢？（一）因爲他們是由非無產階級出身的。列寧說過，工人黨員帶有無產階級的天性。那末，其他階級出身的黨員也自然多少帶有其他階級的天性。雖然今天已經接受了共產主義的思想，但總還多少帶着非共產主義的思想意識的殘餘和習慣。（二）因爲他們是新黨員，沒有經過許多鍛鍊。所以他們必須在革命鬪爭中去鍛鍊自己、修養自己（同時改造世界），才能使自己成爲一個好的革命者。

不管是由非無產階級出身的新黨員，就是老黨員以及由無產階級出身的黨員，鍛鍊與修養都很重要。因爲我們共產黨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而是從中國社會中產生的，每個黨員都是由中國這個惡濁社會中來的。並且今天還是生活在這個社會中，因此，他們都或多或少的帶有舊社會中的思想意識的殘餘和習慣，他們經常還與舊社會中一切不好的東西接觸，爲了要增進與保持我們無產階級的先鋒戰士的純潔，提高我們的社會品質與革命技能，我們還要有各方面的鍛鍊和修養。

同志們！這就是共產黨員爲甚麼要有修養的緣故。

二、作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最好的學生

同志們！做一個共產黨員，只要有如我們黨章上所規定的各種條件，就够格了。即是：承認黨綱、黨章，交納黨費，並在黨的組織內擔負一定的工作者，即可成爲黨員。這是每個

黨員應該而且必須具備的最低條件。沒有這些條件就不能成爲黨員。但是，我們每一個黨員，不只是應該做一個起碼的够格的黨員，不應該滿足於這些最低條件，限制在這些條件之內，而應該求進步，不斷提高自己的覺悟性及對馬列主義之了解。這也是每一個黨員對革命一種不可推諉的職責。這種職責已載入聯共最近通過的新黨章內。然而，我們的黨員要克盡這種職責，就必須加緊對於自己的鍛鍊和修養。

因此，黨員鍛鍊和修養的目標，不應該只是黨員最低條件的標準，而應該是最高條件的標準。這些最高條件，我們現在很難來說它。但是有着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本人一生的言行、事業和品質，來做爲我們的模範，作爲我們修養的準繩。我們的修養，就是要在各方面去提高自己的品質如像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那樣。作馬、恩、列、斯最好的學生之一。

斯大林同志在關於最高蘇維埃選舉的演說上說：

「選舉人，人民，應該要求自己的代表們始終能執行自己的任務，要他們在自己的

工作中不墮落爲政治上的庸人，要他們始終不愧爲列寧式的政治家，要他們成爲像列寧一樣清楚和確定的人物，要他們像列寧一樣奮勇作戰和無情對付人民公敵，要他們在遇着艱難，看見甚麼危險的時候，能夠像列寧一樣，沒有任何害怕或類似害怕的心理，要他們在解決複雜問題，需要從各方面考慮問題，周密計較問題的正反各方面的時候，能夠像列寧一樣明哲與鎮定，要他們像列寧一樣忠誠純潔，要他們像列寧一樣鍾愛自己的人民』。

這就是學習列寧的簡單的描述，是列寧最好的學生之描畫。黨員的修養，就正是要這樣去學習列寧，作這樣一個列寧的學生。

有人說：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那樣偉大的天才革命家的品質，是學習不到的。要把自己的品質提高到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式的品質之高度，也是不可能的。他們把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看成是天生的神秘的人物，這種說法對不對呢？我想是不對的！

因爲，我們今天普通的同志雖然遠沒有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那樣高的天才，那樣廣博的科學的知識，那樣學習的環境與身體，雖然我們大多數的同志在無產階級革命理論方面不能學習到如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那樣高深和廣博，但是我們同志只要眞正有決心，眞正自覺的始終站在無產階級解放先鋒戰士的崗位，眞正具有共產主義的人生觀和世界觀，並始終不脫離目前無產階級及一切勞苦的偉大而深刻的革命運動，努力學習鍛鍊與修養，那完全可以提高自己的品質，如馬克思、列寧那樣「清楚和確定」，那樣「奮勇作戰和無情對付人民公敵」，那樣在困難與危險的時候，「沒有任何害怕的心理」，那樣「忠誠純潔」，那樣「鍾愛人民」，並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方法和態度去解決複雜問題，從各方面考慮問題，周密計較問題的正反各方面。就是說，只要我們決心努力並刻苦的去學習、修養和鍛鍊，不脫離廣大勞苦的革命運動。那我們完全可能把自己的品質提高到馬克思、列寧式的政治家的品質之高度。即是「始終不愧爲列寧式的政治家」，而不「在自己的工作中墮落爲政治上的庸人」。

孟子說『人皆可以爲堯舜，』正也就是這個意思。我們不要在望到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偉大的革命家的品質之後，反而自暴自棄，畏葸不前。如果這樣，那就正是『政治上的庸人』，不可雕的『糞土之牆』和『朽木』。

但是，對於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是有幾種不同的人採取幾種不同的態度去學習。

第一種人學習馬克思、列寧、不能學習到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本質，只是學習到馬列主義膚淺的皮毛，他們雖然熟讀馬列主義的書籍，記取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許多原理和結論，然而他們不能把這些結論與原理活用到活生生的具體實際問題上去。他們以背誦這些原理和結論而自滿，機械的摘用這些原理和結論。他們雖然也在馬克思主義的旗幟下活動，並以『眞正』馬克思主義者自任，然而他們決不是眞的馬克思主義者，他們的活動方法全然與馬克思、列寧主義相反。

斯大林同志在列寧誕生五十年紀念論文上說：

『馬克思主義者有兩種。兩者都在馬克思主義的旗幟下活動，兩者都以『眞的』馬克思主義者自任，雖然這樣說。兩者決不是同一的。不，兩者中間有不可逾越的鴻溝！因爲他們的活動方法是全都相反的。

第一種馬克思主義者是滿足於普通馬克思主義的表面承認，只在口頭上宣傳它。他們不能也不願滲透進馬克思主義的本質裡，不能也不願把他實現到生活上。把馬克思主義活生生的革命的命題，變成殭死的沒有任何作用的公式。他們不把活動的基礎放在經驗或實踐鬪爭的教訓上，却放在馬克思的引用上。他們不從活生生的現實的分析裡引伸出他們的命題及指令，却從類推及歷史的比較裡引伸出來。言行的不一致——就是這一類人的根本缺陷。……』這是一種學習馬克思、列寧的態度。

這一種人中最壞的代表如中國過去的張國燾等，就比上述的情形更壞。他們根本不是眞正要去『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不管馬克思、列寧偉大的人格和至高的品質而企圖在模仿馬克思、列寧某些表現形式，胡謅一些馬列主義的術語之後，就自以爲是『中國的馬克思、列寧』，裝作馬克思、列寧的姿態在黨內出現，並且還不知恥的要求我們的黨員照推尊馬

克思、列寧那樣去推尊他，擁護他爲『領袖』，報答他以忠心和熱情。他也可以不待別人推舉，徑直自封爲『領袖』，自己爬到負責的位置上，家長式的在黨內發號施令，企圖教訓我們黨，責罵黨內一切，任意打擊，處罰與擺佈我們的黨員。這種人不是甚麼眞心要『學習』馬列主義及爲馬列主義的實現而鬪爭，而是黨內的投機份子，共產主義事業中的商人和蟊賊。這種人在黨內，要被黨員羣衆所反對、揭穿與埋葬，是無疑問的。而我們的黨員也埋葬了他們。然而我們是否能够完全自信的說，在我們黨內就完全不會有這種人了呢？我們還不能這樣說的。

第二種人就完全與前一種人相反。他們首先以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學生自居，學習馬、恩、列、斯之所以爲馬、恩、列、斯的本質、精神和方法。他們仰望馬克思、恩克斯、列寧、斯大林偉大的人格和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品質，而在革命鬪爭中深刻的去進行自己的修養，去檢查自己處事、處人、處己之是否合於馬列主義的精神。他們同樣要熱讀馬、恩、列、斯的書籍，然而他們着重於活生生的現實的分析，熟慮自己所處的時代和國家中無產階級所處的各方面的情勢，而引伸出他們的結論。他們不以記憶馬列主義的原理和結

論爲滿足，而要在馬列主義的堅定的立場，掌握馬列主義的方法，身體力行，活潑的去指導一切的革命鬪爭，改造現實，同時改造他們自己。他們一切活動，一切生活，都受着馬列主義原理的指導；都是爲着一個目的——無產階級的勝利，民族的與人類的解放，共產主義的成功；而沒有其他。

斯大林同志說：

〔和這相反，第二種馬克思主義者，却把問題的中心從馬克思主義的表面承認移到生活的推移和生活的變革上。他們所注意的，就是適應時勢，把實現馬克思主義的手段和方法指出來；時勢若有變化，他們就準備把這手段和方法加以變更。……祇有這一種馬克思主義者，才能够和馬克思所說的話完全一致，這種馬克思主義者的能力，是決不以說明世界爲滿足，却要進一步去改變世界。這一種馬克思主義的名子，就是布爾什維主義。〕

這又是一種學習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態度。

祇有這第二種態度，才是正確的。用這種態度去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才不會『畫虎

類犬』，才能提高自己的品質，成爲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式的、無產階級的、共產主義的革命家。

眞正刻苦修養，忠實作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學生的人，他絕不計較他自己在黨內地位及聲譽的高低，絕不以馬克思、列寧自居，絕不要求或幻想大家照推尊馬克思、列寧那樣去推尊他，他認爲他沒有而且不可能有這樣的權利，他認爲他如果這樣去想像的話，就是背叛馬克思、列寧、就墮落爲政治上的庸人。然而，也就恰々因爲他如此，他將受到黨內群衆自覺的尊重和愛護。

同志們！我們要以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作爲我們的模範來進行我們的修養，要作他們一個最忠實的最好的學生，那是當然也不是容易的。而是須要有爲無產階級事業而艱苦奮鬪的堅强意志和決心，須要長期的終身的在廣大群衆革命鬪爭中去刻苦學習馬列主義並身體力行，須要有各方面的鍛鍊和修養……。

三 修養的各方面及修養的方法

同志們！我們要作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最忠實最好的學生之一，我們就需要在無產階級與一切群衆的長期而偉大的革命鬪爭中去進行各方面的修養，首先要有馬列主義理論的修養，以及在實踐中運用這種理論的修養；要有思想意識與道德品質上的修養；要有黨內團結，黨內鬪爭與紀律上的修養；要有艱苦奮鬪與工作作風上的修養；要有戰略、戰術、工作方法上的修養；要有善於對待各種人們、處理各種問題，以及各種科學知識與某些專門技術上的修養等。我們都同是共產黨員，所以我們有共同的一般的修養。但是在我們黨員中今天還有極大的差別性，在工作上，地位上，文化程度上，鬪爭經驗上，社會出身上，都還有極大的不同。所以我們除開一般的修養之外，還在各部分或各個同志之間有他們特殊的修養。

在修養的方法和形式上也是有各種各色的，譬如在我們同志中有許多人寫日記來檢查他

每日的工作和思想，在他工作和生活的地方寫着張貼着他的缺點及他仰望的標語和人物，要求同志批評他、監督他等。在中國古時，有曾子的「吾日三省吾身」，詩經上的『切、磋、琢、磨』以及『反躬自問』，『座右銘』，『書諸紳』等。中國宋儒也有許多修養身心的方法，各種宗教亦各有一大套修養的方法和形式，中國大學上說的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也就是說的這一套。這些一切，說明一個人要求得自己的進步，必須下深刻的功夫，鄭重其事的去進行自我修養與學習。然而這些方法和形式，許多我們是不能採用的。因爲這些大都是唯心的、形式的、抽象的、脫離社會實踐的東西。他們太誇大主觀能動性的作用。以爲在脫離社會的革命的實踐之情況下，只要保持他們一般的『善良之心』，只要有默祝與新禱，就是說，只要有主觀的努力，就可以改變現實，改變社會與改變自己。這當然是虛妄絕倫的事。我們絕不能這樣去修養。我們是唯物主義者，我們的修養不能脫離實踐。

因此，修養的方法和形式對於我們來說，並不是怎樣重要的問題，對於我們重要的，還是在無論怎樣不脫離當時各種群衆各種形式的革命鬪爭，總結歷史上革命的經驗，虛心學習

並身體力行。這就是說，要根據過去革命實踐的經驗，根據目前具體的環境與新的經驗在自己的實踐中去修養和鍛鍊，並且唯一的又是爲了革命的實踐。這就是說，我們要去虛心的了解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原理、方法和精神，了解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爲人，而在一經了解之後，就立即運用到自己的實踐中去，運用到自己的生活和言論、行動與工作中去，並且以此自持、「拳拳服膺」的去改正、清洗自己思想意識中的一切與此相反的東西，增强自己無產階級共產主義的意識。這就是說，我們要虛心的去傾聽同志們和群衆們的意見和批評，仔細的去研究生活中工作中的實際問題，細心的去總結經驗教訓，並且根據這些去校正自己對於馬列主義的原理之了解是否正確？運用這些原理的方法之是否適宜？去發現自己的缺點錯誤而加以糾正，同時發現馬列主義的那些個別原理與結論在那些個別方面須要根據新的經驗的咀嚼，來加以充實，豐富和發展。

這應該是我們共產黨員修養的方法。這就是說，我們要用馬列主義的方法來修養。這種修養，與「和尚尼姑」的修養及其他一切「獨善其身」的人脫離社會實踐的修養，是完全不

問的。

我們在這裡還不得不反對關於修養與鍛鍊問題上的某些空談和機械論。

首先，我們必須反對與堅決肅清舊社會的教育與學習中遺留給我們的最大禍害之一——理論與實際的脫離。在舊社會的教育與學習中有許多人認爲他們所學的並不是需要照着去做的，甚至認爲是不可能照着去做的。所以他們儘管熟讀聖賢之書，然而他們也儘管完全不行聖賢之事；他們儘管滿篇滿腹的仁義道德，然而他們也儘管是撒頭撒尾的男盜女娼。有些下令讀經的『長官』然而在他們的日常行政中儘可以橫征暴斂，貪汚殺戮，完全不行仁義道德。有些人熟讀『三民主義』背誦『總理遺囑』，然而他們也儘管去壓迫民衆，反對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以至去和敵人妥協，投降敵人。有一個舊日的秀才親自對我說：孔子說的話只有兩句他能作到，那就是『食不厭精，膾不厭細』。其餘的他都作不到，而且從來也沒有準備去作。那末，這樣，他們還要去辦教育，還要學習那聖賢之道幹甚麼呢？他們的目的是除開以這些東西來裝飾門面之外，他們就是要（一）用這些聖賢之道去壓迫被剝削者，用

滿口仁義道德去欺騙與鎮壓住文化程度落後的人民；（二）他們企圖以此去升官發財，揚名顯親。除開這些目的以外，他們的行爲是不受所謂聖賢之道來限制的。這就是舊社會的『文化學士』對於他們所『崇拜』的聖賢的態度和報答。當然，在我們這裏，對於我們共產黨員，我們學習馬列主義，學習我國歷代聖賢優美的對我們有用的遺教，我們完全不能採取這種態度。我們說到的，就必須作到。我們忠誠純潔，不能欺騙自己，也不能欺騙古人。這是我們共產黨員的一大特點，也是一大優點。

同志們！舊社會的這種遺毒，難道就完全不會影響我們嗎？會有影響的：在你們同學中，固然沒有人企圖學習馬克思主義去升官發財，也沒有人企圖以此去壓迫被剝削者，而是企圖以此去消滅人類的剝削制度。然而我不能擔保：你們所學到的東西，都已經做到了。在你們中難道就沒有這樣想的人了嗎？就是說：他們的思想、言論、行動和生活不一定要受馬列主義原則的指導，而所學到的原則亦不一定要實行。在你們中又難道就沒有這樣想的人了嗎？就是說：他們學習馬列主義，學習高深一些的理論，以便將來好提高自己的地位；誇

學於人，使自己成爲有名的人物，我想我不能擔保，在你們中完全沒有這樣想法的人，然而這種想法就是不合馬克思主義的，就是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與馬克思主義者的行動的脫離。雖然我們並不反對學習理論而且一定要學習理論，但是學習到的就必須作到，而且你們是爲了黨、爲了革命的勝利而去學習，而不是爲個人學習。

譬如說：『理論與實踐的聯系』，這口號你們叫得很多的，然而你們所學得的理論，是否完全與你們的實踐聯系了呢？你們中是否還有人他的實踐完全與馬列主義的原則脫離呢？你們中似乎還有人這樣來了解理論與實踐的聯系，即是他要求外面工作的同志來報告外面的工作經驗，看人家怎樣把理論與實踐聯系起來？這固然也是理論與實踐聯系，但這還是人家的，而不是你們自己的聯系。我想你們叫這口號的意思應該是說，你們學習的理論在你們自己的實踐中聯系起來。如果你們不這樣來了解來聯系，那叫這個口號又有什麼意思呢？又譬如說吧，你們關於鍛鍊的口號也是喊得很多，然而你們中是否還有這樣的人？就是說，當着眞正鍛鍊他的事情來了的時候，當着他碰到釘子、受到批評、受到責罰、受到大多數人正確

的或者不正確的監督與輿論的壓迫的時候，他又不鍛鍊了；他受不起鍛鍊；他把共產黨員應有的堅定的意志與立場等等忘記了。他哭喪着臉，無以自處，無所適從了。同志們！你們能擔保沒有這樣的人嗎？這難道不就是關於鍛鍊與修養問題的空談嗎？

本來，如你們在學校的訓練和學習，也是鍛鍊和修養的一種形式。我們也正是想要你們在學校的訓練和學習中培養成爲有用的幹部和工作者，不只是要你們學到一些抽象的理論與馬列主義的術語和公式，而且要你們修養鍛鍊成爲思想正確、意志堅强並能實際解決各種複雜問題的幹部。然而在你們中我倒常常聽到這種說法：認爲在學校中學習不是鍛鍊，不是修養，要鍛鍊和修養就必須離開學校，到實際工作中去才能鍛鍊。同志們！鍛鍊和修養是終身的事情，有許多方面，隨時隨地，在隨便什麼問題上，都須有鍛鍊和修養。我們不能說只有在某種時候，某種地方，某種事情上就能鍛鍊修養，而在另外的時候，另外的地方，另外的事情上就不能鍛鍊修養。雖然我們不否認共產黨員主要的應在實際的群衆鬪爭中去鍛鍊和修養。

這就是說，我們在這個問題上爲什麼要反對唯心論反對空談與機械論。這就是說，我們

要受得起鍛鍊，在學校中、群衆中、在黨內、黨外的一切鬪爭中去鍛鍊，在一切勝利和失敗中去學習和自我修養。

四　學習馬列主義理論與黨員思想意識修養的關係

此外，在我們共產黨員中還比較普遍的流行這樣一種想法：就是堅定而純潔的無產階級的共產主義的立場，對於一個共產黨員之了解與掌握馬列主義的理論和方法，是沒有關係的。就是說：他們的階級立場，雖然不很堅定，思想意識雖然不很純潔（即還殘留着其他階級的思想意識，私人物慾未盡等），他們也可以澈底了解並掌握馬列主義的理論和方法的。他們認爲馬列主義的理論與方法，只是靠各人的天才、能力與學習，就可能澈底把握的。同志們！這種想法是不對的！

蘇聯有位哲學家名叫米丁有下面一段話，說得很對：

『對於馬克思主義……理解底深度上的區別，本身還是有它底階級原因的。在現

時，在資本主義腐潰時代，任何一個資產階級思想家，那怕他個人的天才如何偉大，他底創造活動，他底影響於現實發展底規律性的能力，終究被他的階級性，被他所代表的階級底保守性所「箝制住」的。資產階級沒有觀察未來的眼光，這就決定了，縮小了它底理論家對於社會發展現象的了解的程度，減弱了他們對於這些現象的理解的深度。行將離開歷史舞台的那些階級的思想家。那怕他個人底天才怎樣偉大，他終不能得出眞正意義深刻的，眞正科學的結論和新發現，這一馬克思主義的眞理，已爲全部科學和哲學發展史所證實。（「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三九八頁）

馬列主義是無產階級的革命的科學。它只有澈底站在無產階級立場的人，以無產階級的理想爲理想的人，才能澈底了解和掌握它。單只有天才與學習的努力，而沒有堅定純潔的無產階級的立場與理想，是不能澈底了解與掌握無產階級的馬克思主義這門科學的。這也是顯然的道理。因此，我們今天在學習馬列主義的理論與方法，我們必須使這種學習與我們思想意識的修養和鍛鍊同時並進，（因爲如果沒有馬列主義的理論與方法，我們的理想就要失去

指導，思想意識的修養也是不可能的。）這兩者是有密切的聯系，分不開的。

我們常看到某些最好的由工人出身的黨員，他對於馬列主義的理論的準備或者比其他專門研究理論的人要少，若要考試背誦馬列主義的書籍與公式，他一定不如別人記得多，但當他學習馬列主義的理論，只要你能用他懂得的話解釋給他聽，他的興趣與他所了解的程度常比其他學生出身的黨員還深刻。譬如『資本論』中關於剩餘價值一段，對於某些黨員來說，是最難了解的。但是對於這些工人黨員就不同，因爲工人在生產中深切的了解資本家如何計算工資、工時？如何生產利潤？如何擴大再生產等？因此，他也常常能夠比某些其他黨員更深刻了解馬克思的剩餘價值論。特別在觀察與處理各種實際問題的時候，他常比別人要敏捷而正確些，更合於馬列主義的原理些，這是爲什麼呢？這是因爲他有堅定而純潔的無產階級的共產主義的立場和思想，在他的心目中沒有任何成見與其他私人問題及不乾淨的東西須要顧慮。所以他能夠直率的洞察事物的眞理，勇敢的擁護眞理，而沒有任何顧慮，任何阻礙。

同志們！假如我們共產黨員中還有這樣的人，他的階級立場不很清楚和堅定，他的思

想意識不很正確與純潔，他還有或多或少的、各種各色的、舊社會的、其他階級的思想意識的殘餘、習慣和成見，以及私人利益，私人目的，各種物慾私念等，那末，當他去學習馬列主義的理論與方法之時，馬列主義的原則與結論就必然要與他這些東西衝突，這時候或者是克服他這些東西，或者是用他原來的成見去歪曲馬列主義的原則與結論。障礙他對於馬列主義的理解。這樣就使他不能透入馬列主義的本質的深處，吸取馬列主義有着清楚階級性的精華，成爲他自己的武器；因爲這種武器對於他原來階級的思想意識是不相容的。再當着他去處理無產階級革命中各種實際問題的時候，這些問題的馬列主義的正確解決，就常常對於他的習慣與成見是不相合的，對於他的私人利益是矛盾的，這時候就要使他患得患失，顧此失彼的徬徨、猶豫和動搖起來，就使他不能敏捷的正確的處理問題，不能無阻礙的洞察眞理，勇敢的擁護眞理，以至自覺的不自覺的掩蔽眞理，歪曲眞理。同志們！這種情形，並不是怎樣少見而奇怪的事情，而是可以常常發現的。

所以我們可以說：一個共產黨員如果沒有清楚而堅定的，正確而純潔的、無產階級的立場與思想意識，要澈底了解與掌握馬列主義的理論和方法，並使之成爲自己的革命鬪爭的武

器，是不可能的。

所以，一切共產黨員的修養，應該首先是思想意識上的修養，思想意識上的修養是一切其他修養的基礎，這，我在下面就要講的。

（二）黨員思想意識的修養

同志們！現在來講共產黨員在思想、意識上的修養。我是想就中國黨內某些黨員在思想、意識上所表現的某些現象來講這個問題。同時這裡所講的只是黨員最基本的思想意識。

我們在思想、意識上的修養，是一回什麼事呢？我覺得這在基本上就是代表無產階級的思想、意識和其他各種思想、意識在我們頭腦中的鬪爭；是共產主義的人生觀與世界觀和其他各種人生觀世界觀、在我們思想中的鬪爭；是黨員的個人利益與目的和黨的革命的利益與目的之兩種觀念的鬪爭。

我認爲這是一種思想上的矛盾的鬪爭。這種鬪爭的結局，對於我們黨員的思想來說，應該是無產階級的意識克服以至肅清其他各種意識，是共產主義的人生觀、世界觀克服與肅清

其他各種人生觀與世界觀，是無的、革命的、人類解放的一般利益與目的的思想克服和溶化黨員個人利益與目的的思想，如果結局不是這樣的話，那末就是後者克服前者，那末他就會要落後以至失去他共產黨員的資格，這對於我們黨員來說，是一種可怕的、危險的結局啊！

我們共產黨人，在黨內黨外各種思想的、政治的、經濟的鬪爭中鍛鍊着自己的思想，認識革命的現實；同時我們還應該經常的總結與吸收革命實踐的經驗，自我檢討自己的思想是否完全適合於馬列主義與無產階級解放鬪爭的利益？在這樣的學習、反省與自我檢討中，去肅清自己一切不正確的思想以至最微弱的不適合於共產主義利益的念頭的萌芽，這就是我們所說的思想上的修養。這也就是思想意識上的一種自我鍛鍊。

同志們！我們大家知道，人的一切行動，都是由人的思想、意識來作指導的。除神經病人外，人一般不會有全無意識的行動。而每一個人又有他的人生觀與世界觀來作爲他一切思想行動的總的指導。所以，我們共產黨員要講思想意識上的修養，必須首先清楚的確定我們的人生觀與世界觀。因爲我們一切的思想，一切的行動，都由我們各人的人生觀，世界觀裁

得出根源的。

一　要了解共產主義事業是人類史上空前偉大而艱難的事業

我們共產黨員的人生觀和世界觀，應該就是代表無產階級的思想意識，就是共產主義的人生觀和世界觀。這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文獻上，特別是在他們的哲學著作上已經講得很多，你們也學過很多，所以今天不必講。我在這裏只簡單的講一講我們怎樣來了解自己的事業——共產主義事業到底是什麼一回事？我們黨員到底要怎樣去進行我們的事業？

同志們！我們共產黨員最基本最一般的責任是什麼呢？大家知道，就是要實現共產主義，就是要把世界改造成爲共產主義的世界。共產主義世界好不好呢？大家知道，那是很好的。在那種世界裏，沒有剝削者、壓迫者、沒有地主、資本家、帝國主義和法西斯蒂等，也沒有受壓迫、受剝削的人民，及黑暗、愚蠢落後等。在那種社會裏，人類都成爲有高尚文化程度與技術水平的、大公無私的、聰明的共產主義者，人類中彼此充滿了互相幫助、互相

親愛，沒有『彌天我詐』、互相危害、互相殘殺及戰爭等等不合理的事情。那樣社會，當然是人類史上最好的、最美麗的、最進步的社會。誰個能夠說，這樣的社會不好呢？至於說，共產主義社會是否能夠實現呢？我們說，能夠實現的。這，有馬克思列寧主義整個的理論作了無可懷疑的科學的說明；而且說明那種社會由於人類的階級鬪爭的最後結局，是必然要實現的。蘇聯社會主義的勝利也給了我們以事實上的證明。而我們的責任，就是要推動這一人類歷史上必然要實現的共產主義社會更快的實現。

這是一方面。

但是，同志們！我們還應該了解另一方面：即是共產主義雖然是能夠而且必然要實現的，但是在共產主義前面還站着極爲强大的敵人，必須澈底的、最後的在各方面戰勝這些强敵，共產主義才能實現。所以共產主義事業。是一個長期的、殘酷的、艱難的、勝利的鬪爭過程。沒有這種鬪爭，就沒有共產主義事業。自然，這種鬪爭不是如某些人所說的：『偶然的』社會現象，或是某些『好亂性成』的共產黨人所製造出來的事件，而是階級社會

發展中的必然現象，是不能避免的階級鬪爭。共產黨之產生，共產黨人之參加、組織與指導這種鬪爭，也是社會發展中必然的、合乎規律的現象。因爲，帝國主義，法西斯蒂，資本家和地主，總之，剝削者，把世界上絕大多的人類壓迫和剝削到不能生存的境地，使得被壓迫被剝削的民衆非聯合起來反抗這種壓迫和剝削就不能生存，不能發展；因此，這中間的鬪爭乃是完全自然的不可避免的現象。

我們一方面要了解，共產主義事業是人類史上空前偉大的事業；因爲，共產主義要最後的廢除階級，要解放全人類，要把人類社會提高到空前未有的幸福的高度。另一方面我們也應了解，共產主義事業是人類史上空前艱難的事業；因爲，共產主義要戰勝最强大的敵人，是戰勝剝削階級與剝削者及其在人民中的一切影響與傳統習慣等。

共產黨依靠無產階級，依靠廣大被剝削被壓迫的人民大衆，用馬列主義戰略戰術的原則去指導廣大群衆的革命鬪爭，去推動社會向着共產主義的偉大目標前進，是一定能夠獲得最後勝利的。因爲人類社會進化的歷史過程，是向着共產主義社會前進的，因爲世界無產階級

與被剝削被壓迫的人民大衆中，是蘊藏着極偉大的革命的力量，這種力量的發動、團結和組織起來，是能够戰勝國際間一切剝削階級和腐朽的資本主義之反動勢力的；因爲共產黨與無產階級是正在產生着和正在發展着的東西。『只有正在產生着和正在發展着的東西，才是不可被戰勝的。』（『聯共黨史教程』蘇聯本一二六頁。『解放社』本一九二頁）這在中國共產黨的全部歷史中，在世界共產主義工人運動的全部歷史中；完全可以證明這一點。就目前的情勢來說，共產主義已經在世界六分之一的地面上——蘇聯獲得了偉大的勝利，世界各國的共產主義運動，正在迅速生長與發展的過程中，在各國已經組織了有馬列主義理論武裝的戰鬪的共產黨，世界無產階級與被剝削被壓迫的人民大衆的力量，也正在不斷的鬪爭中迅速的發動着與團結着。因此，共產主義事業已經在全世界組織成爲雄偉的不可戰勝的力量了，它之要繼續發展，繼續前進，以至獲得最後的完全的勝利，是毫無疑問的。然而，即使如此，國際反動勢力與剝削階級的力量，今天還比我們强大，它在許多方面，今天還佔着極大優勢的，要戰勝它，還須經過長期的、殘酷的、曲折的，艱難的鬪爭過程。

剝削者在人類社會中雖然只佔有極小數量的比例，在現今眞實統治全資本主義世界的，

只有幾打世界上最大的銀行資本家。然而，現今剝削階級的力量之所以還特別強大就在于：（一）它們已經組織成爲國際的反動勢力；（二）它們佔有全世界的資本、生產手段，在經濟上支配與統治着世界資本主義各國；（三）它們有資本主義世界各國的政權，有人類史上空前強大的武裝力量，有專門壓迫被剝削階級的全套組織（警察、偵探、法庭與監獄等）；（四）它們繼續數千年來人類史上壓迫被剝削者的經驗與傳統，它們有管理生產、管理國家、管理軍隊的經驗與知識，它們統制着社會教育文化事業（學校、報紙、宗教機關等），向被剝削的羣衆傳播它們有毒的思想；最後，（五）剝削階級的力量還在于：它們在被剝削階級的群衆中種下有深厚的影響，有廣大小生產者的散漫性，有群衆中舊習慣、舊傳統等等力量的支持。

雖然由于蘇聯的革命勝利，已經使國際資本主義的整個體系在世界六分之一的地面上破裂了，雖然由于世界第一次帝國主義大戰及現在開始的世界第二次帝國主義戰爭，已經使國際資本主義內部發生分裂，在基本上已經開始了並且加深了國際資本主義體系的總危機，已經使資本主義弄到沒有出路的境地；但是它還有強大的力量，要推翻它，還須經過殘酷的、

艱難的戰鬪。不僅如此，要最後的戰勝剝削階級，實現共產主義，廢除階級與解放人類，還必須戰勝剝削階級的一切反抗與剝削階級的殘餘及其影響，要戰勝小生產者的散漫性，及廣大群衆中舊習慣舊傳統的力量。而這，乃是共產主義事業中更大的困難，需要有長期的艱巨的工作，才能克服。

由于數千年來剝削階級統治人類的結果，剝削階級不獨是造成了自己在各方面極大的權力，霸佔了世界一切；而且給予了被剝削階級的羣衆及社會中的人們以極壞的影響。這種影響，就是人類社會中各種『落後』、『愚昧』及『自私自利』，『爾虞我詐』，『互相危害』，『互相殘殺』等。這是階級社會特別的商品經濟社會和資本主義社會所必然發生的現象。這是剝削階級爲了它們的階級利益與階級統治所必須造成的現象；因爲沒有被剝削階級群衆及殖民地民族的落後、愚昧、散漫與分裂，剝削階級的剝削地位就不能維持。同志們！你們可以看到目前資本主義世界中有少數的專門侵略別人的法西斯蒂各國及帝國主義國家的統治者，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各民族中進行極野蠻的、慘無人道的政策，用一切方法扶植與提倡一切落

後的與黑暗的東西，阻礙各被壓迫民族的進步，以便于無限制的去掠奪它們、鎮壓它們的反抗，因此，造成被壓迫民族中各種落後的現象。而各帝國主義國家間的統治階級，又爲了爭奪殖民地要進行空前殘暴的世界大戰。在資本主義各國的內部，又有少數資本家、地主及金融寡頭等剝削階級，實行着極其黑暗的政策，把廣大被剝削的人民弄到不能生存的境地，讓它們大批的飢餓與死亡，剝奪它們受教育的、發展自己的權利，使它們永遠落後。用一切有毒的思想去欺騙他們，在他們面前歪曲眞理，使他們愚昧。剝削階級還在人民中製造與挑撥彼此間的相互衝突，以分裂被剝削階級的團結，並在人民中提倡自私自利及敗壞道德與氣節的事件，使人民不能進行正義的鬪爭。數千年來剝削階級這種統治的政策，到現在已經達到了最黑暗最殘忍的程度。因此，在被壓迫被剝削的人民大衆中是種下了深厚的影響，造成人民中的落後、愚昧、分裂等現象。而在本質上善良的被壓迫被剝削階級的群衆，他們反對剝削階級的統治及其一切黑暗的東西，他們擁護眞理，主持正義、爲人類社會的光明前途而鬪爭。現在你們也可以看到蘇聯的偉大進步及其在世界上堅持正義的偉大精神與鬪爭；看到中國、西班牙、阿比西尼亞及其他殖民地民族要求解放抵抗侵略的偉大英勇的抗戰及羣衆運

動；看到各國的工人運動及一切羣衆的進步的革命運動。這些是世界上光明的進步的一方面。共產主義事業就依據無產階級及這些羣衆進步的革命運動去戰勝剝削階級，以獲得自己的勝利，但是這種進步的革命運動愈加前進，世界上的反動勢力就愈加要用一切方法來阻止與破壞這種運動，愈加要深入羣衆運動的內部來影響、分裂與瓦解革命的群衆。因此，我們爲了要獲得勝利，不獨要與剝削階級進行嚴重的鬪爭，而且要與剝削階級在羣衆中長年的影響、要與群衆中落後的意識、落後的現象進行鬪爭，才能提高群衆的覺悟，團結廣大的群衆去戰勝剝削階級。這就是我們在共產主義事業中的困難之所在。同志們！假若如某種人的想像，群衆都是覺悟的、團結的、沒有剝削階級的影響與落後的現象，那革命又還有什麼困難呢？這種困難，不獨在革命以前存在，就是在革命勝利以後，在被剝削階級將剝削者從政治權力地位上踢開以後的很長時期內仍然是存在著的。你們可以想一想，要解放與改造全人類，要最後的戰勝剝削階級及其在人民中的影響，要改造無數千百萬的小的商品生產者，最終的廢除階級，要把數千年來生活在階級社會中（在這種社會中，人類分成許多階級，許多

國家、互相鬬爭，互相殘殺，因而造成人類中的自私自利、爾虞我詐、互相危害的思想和習慣）存在着各種舊習慣、舊傳統及落後現象的人類，逐漸的提高起來，提高到有高等文化程度與技術水平的、聰明的、大公無私的、共產主義的人類，你們想，這中間要經過多少曲折與困難的工作和鬬爭呢？

列寧說：

『消滅階級（不僅是趕去了地主、資本家便算完事，這個我們比較容易的做到了）就必須消滅小的商品生產者，但是對於這些小生產者，不能加以驅逐、壓迫、而要和他們諒解，要用（而且必須用）長期的、逐漸的、謹愼的、組織的工作，去改造他們，教育他們。他們以小資產階級的浪漫性，從各方面包圍無產階級，加以浸潤和誘惑，不斷的在無產階級內部喚起小資產階級的輕佻、散漫、個人主義、由熱狂變成灰心等等習氣之復發。所以，在無產階級政黨內部就必須有最嚴格的集中與紀律、以期抵制上述習氣，使無產階級底組織作用（這是他最主要的作用）能够正確地有效地勝利地進行。……數百萬的習慣的力量，——乃

是一種可怕的力量。……數勝強大而集中的資產階級，較之『戰勝』數十百萬小有產者，容易千倍。小有產者，以其日常瑣碎的、不可捉摸的，破壞的活動，實現資產階級所需要的、恢復資產階級的那種結果。……』（『左派幼稚病（三〇頁）

列寧又說：

『資產階級雖然在一國內被推翻，然其反抗力必更加強十倍。因其勢力不僅建立在國際資本底力量上，不僅建立在資產階級之國際密切聯系上，而且也建立在習慣力與小生產的權力之上。不幸小生產存留下來的還很多很多，它可以每日每時不斷地、自然地、大量地胎生資本主義與資產階級的種子。因此之故，……如無長期的、堅決的、生死的鬪爭，——即具有耐甘苦、守紀律、剛毅勇敢、不屈不撓、意志統一這種精神的戰爭，就決不能戰勝資產階級。』（同上，五頁）

這是列寧在蘇聯十月革命勝利以後兩年多寫的（這種最困難的任務現在蘇聯已經解決了）。由此可見，無產階級即使在革命勝利以後，還有極困難的任務須要解決。因爲，我們的

革命，與過去歷史上一切的革命在許多地方是不同的。比如資產階級的革命，通常是以獲取政權來完成的；而對於無產階級，則在政治上獲得解放，獲得勝利，還僅僅是革命的開始。極大的工作還在政治上勝利以後。

列寧說：

『在資產階級革命面前，只有一個任務，這任務就是掃除、拋棄、破壞舊社會底一切束縛。任何資產階級革命，只要是完成了這個任務，它就完成了它所應當做的一切事情，因爲，它加强着資本主義的發展。社會主義革命却處在完全別樣的情況中。因爲歷史底轉折步驟而不得不開始社會主義革命的那個國家，越是落後，那末，它要由舊的資本主義的關係過渡到社會主義的關係，也就越是困難。這裡除了破壞的任務以外，更加上一種新的、空前困難的任務——即組織的任務。』（『列寧全集』俄文本二十二卷二一五頁）

由此看來，無產階級即使在革命勝利以後，仍然存在着空前困難的任務。由此看來，共

產主義事業，眞是如我們所說的『百年大業』，而決不能『一蹴而就』的。它在各種不同的國家，須經過各種不同的階段，戰勝各種不同的敵人，才能最後達到共產主義社會。比如在我們中國，現在還是處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階段，它的敵人是侵略中國的帝國主義及與帝國主義相結合的封建勢力。必須戰勝這些敵人，才能完成資產階級的革命。在這個階段中廣大的小生產者是極偉大的革命動力。以後，還須經過社會主義的長期的改造時代，最後才能逐漸過渡到共產主義社會去。

同志們！實現共產主義，是我們最基本的責任，因此，克服共產主義事業中上述各種客觀的困難，也就是我們共產黨人很自然的責任。

正因爲共產主義事業，是這樣偉大而艱難的事業，所以至今還有許多人（這裡是說有正義感與追求眞理的人）懷疑共產主義，或者從共產主義事業中動搖出去，對共產主義的實現無信心。因爲他們不相信人類是能够發展改造成爲那樣高度純潔的共產主義的人類，不相信這樣的困難是能够克服的。或者他們沒有估計到這種困難，一在實際上遇到困難之後，就悲觀失望以至動搖起來。如西歐的社會民主黨人，他們認爲無產階級與勞動人民既還有文化程

度的落後，共產主義事業中既還有許多困難，那末，無產階級就不應該勝利，革命就應該取消，工人們就應該投降資產階級，永遠受資產階級的剝削。共產主義叛徒們的這種『理論』，恰恰是資產階級所需要的理論，恰恰是資產階級在無產階級群衆中的影響。因此，社會民主黨人也就成了資產階級統治目前的主要支柱，成了無產階級革命與共產主義事業中目前的主要障礙。要戰勝資產階級，必須首先在無產階級群衆中肅清社會民主黨傳統的影響，打破這種障礙。

我們共產黨員，應該有人類最偉大的氣魄與革命的決心。每一個黨員都應該愉快而嚴肅的、下定自己的決心，來擔負實現共產主義這種人類史上空前偉大而艱難的任務。我們一方面清楚的看到共產主義事業中的困難，同時我們又清楚了解這種困難是一定能克服的，絕不爲這種困難所嚇倒。我們清楚了解，共產主義事業，是百年大業，我們要克服歷史進化給予我們的偉大使命，在我們這一代完成共產主義事業中一段大工程，同時還把這種事業最後完成的任務，準備遺交給我們的後代。同志們！我們共產黨員這種偉大的胸懷與氣魄，是人類

歷史上以前任何英雄豪傑所不及的。在這一點上，我們是完全可以自豪的。

我記得西歐有一個資產階級的學者傳記家去到了蘇聯，和斯大林同志談話，這位傳記家問斯大林同志，他說：以列寧與俄國的彼得大帝比較，你覺得怎樣呢？斯大林同志回答說：列寧好比是大海的水，而彼得大帝不過是其中的一滴。同志們！這就是無產階級共產主義事業中的領袖，與封建，資產階級事業中的領袖，在歷史地位上的比較，從這個比較中我們可以了解；爲共產主義與人類解放事業的成功而奮鬪的領袖，是那樣的偉大；爲少數剝削者寄生虫事業而奮鬪的領袖，是這樣的渺小。

共產黨員，是有最偉大的理想，最偉大的奮鬪目標，同時，還有最切實的『實事求是』的精神和實際工作。這就是我們共產黨員的特點。

同志們！如果只有偉大而高尚的理想，而沒有實事求是的精神及切實的實際工作，那就不是一個好共產黨員。那只能是空想家，空談家或學究，相反，如果只有實際工作，而沒有偉大而高尚的共產主義理想，那也不是好共產黨員，而是庸碌的事務主義者。共產主義的、偉

大而高尚的理想和切實的實際工作與實事求是的精神之統一，才能成爲一個好的共產黨員。

共產主義的理想是美麗的、而今天現實的世界是醜惡的。也正因爲它愈醜惡，所以絕大多數的人們才愈要改造它，不能不改造它。我們改造世界，不能離開現實，不能不顧現實，更不能逃避現實，也不能向醜惡的現實投降。我們適應現實，認識現實，在現實中求得生存發展，向醜惡的現實鬪爭，改造現實，以達到我們的理想。所以共產黨員應該就從眼前所接觸的人們，眼前所能進行的工作，來開始並開闢我們改造世界的共產主義事業的偉大工作。在這裡我們應該批評某些青年同志中所常犯的一些毛病，就是他們企圖逃避現實或不顧現實的那種毛病。他們有高尚的理想，這是很好的，但他們常覺得這裡不好，那裡也不好；這樣工作不好，那樣工作也不好；他們總想找到一個能夠合于他們理想的地方和工作，以便他們順利的去『改造世界』。然而，這種地方與這種工作是沒有的。這只是他們的空想。

同志們！我所了解的共產主義事業，就是這麼一回事。這是我們的終身事業，也形成我們的人生觀和世界觀的基礎。我們終身的一切活動，也就是爲了這個，而不是爲了別的。

二　黨員個人利益無條件的服從黨的利益

共產黨員除開清楚的確定他共產主義的人生觀與世界觀之外，還必須清楚確定他個人的利益與黨的利益之正確的關係，馬克思主義的原則，是個人利益服從黨的利益；部份的利益服從整個的利益；暫時的利益服從長遠的利益；民族的利益服從世界的利益。

共產黨是代表無產階級的政黨，除開無產階級解放的利益以外，共產黨沒有他自己的利益與目的，然而，無產階級的最後解放，必然是全人類的最後解放。因爲如果無產階級不能解放一切勞動人民，解放一切民族，即解放全人類，那末，無產階級就不能解放自己。所以，無產階級必須忠誠的協助與指導一切勞動人民、一切被壓迫民族、一切被壓迫者，去爭取自己的解放，去提高自己的生活與文化政治水平。因此，無產階級解放的利益與全人類解放的利益，與一切被壓迫民族解放的利益是一致的，分不開的。因此，共產黨的利益，就是無產階級解放的利益，就是人類解放的利益，也就是共產主義的利益，社會進化的利益。因此，

黨員個人的利益服從黨的利益，也就是服從階級解放與民族解放的、共產主義的、社會進化的利益。

一個共產黨員，能够使他個人的利益不論在任何情況下都能絕對的無條件的服從黨的利益，是考驗這個黨員是否忠於黨、忠於革命與共產主義事業的標幟。因爲共產主義的實現，必須依靠無產階級與共產黨。損害無產階級與共產黨的利益，就絕對不能實現共產主義。

一個共產黨員應該在任何時候，任何問題上都要估計到黨的整個利益，都要把黨的利益擺在前面，把個人的問題，個人利益擺在服從的地位。黨的利益高於一切。這是我們黨員的最高原則。每個黨員在思想意識中應該堅强的建立這個觀念。這就是我們常說的『黨性』或『黨的觀念』，『組織觀念』。應該使自己的思想中，只有黨與黨的利益，而沒有個人的打算。要使自己個人的利益完全與黨的利益一致，以至溶化。在黨的利益與個人利益發生矛盾時，可以毫不躊躇，毫不勉强的服從黨的利益，犧牲個人。爲了黨的、階級的、民族解放與人類解放的事業而犧牲個人，以至犧牲自己的生命，而毫不猶豫，以至感覺愉快，這就是最

高的共產主義道德的表現，這就是黨員最高原則性的表現，這就是黨員無產階級意識的純潔與渾厚的表現。

我們的黨員在黨內不應該有離開黨的利益而獨立的個人目的。黨員個人的目的，只能夠是黨的部份的目的。如我們的黨員要學習馬列主義的理論，要加强自己的能力，要去領導廣大羣衆的勝利的革命鬪爭建立各種革命的組織等，這些如果是個人的目的，那末，這是爲了黨的利益，也是黨的部份目的。黨正需要許多這樣的黨員與幹部。但除此以外，黨員就不應該有個人地位、個人英雄、以及其他等々個人的獨立目的。因爲這樣可以使他離開黨的利益以至走到黨內進行投機。

黨員如果在他的思想意識中只有黨的共產主義的利益和目的，沒有自己離黨而獨立的個人目的和私人打算，他眞正大公無私，那末：

第一、他就可能有很好的共產主義的道德：因爲他有嚴格的立場，「能愛人，能恨人」，他能對一切同志、革命者、勞動人民表示他的忠誠熱愛，無條件的帮助他們，平等的看待

他們、不肯爲着自己的利益去危害他們中之任何人。他能待他們『忠恕』，『將心比心』，設身處地爲人家着想，體貼人家，使『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他能最堅決的對待人類的蠹賊。爲保衞黨的、階級的、人類解放的利益而與敵人進行堅持的戰鬪。他『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他在黨內吃苦在前，享福在後，不與別人計較享受的優劣，而與別人計較革命工作的多少和艱苦奮鬪。他能在患難時挺身而出，在困難時表示自己最大的責任心，他能有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最大的堅定性和氣節。

第二、他也可能有最大的勇敢：因爲他沒有任何私心，他沒有作過『虧心事』，他的錯誤缺點能夠自己公開，勇敢改正，有如『日月之蝕』。他『理直氣壯』，永遠不怕眞理，勇敢的擁護眞理，告訴別人以眞理，爲眞理而戰鬪，即使他這樣作暫時於他不利，爲了擁護眞理而要受到各種打擊，甚至受到大多數人的反對與指責而受他暫時孤立（光榮的孤立），甚至因此而要犧牲自己的生命，他也能夠逆潮流而擁護眞理，絕不隨波逐流。因爲對於他個人來說，他無所畏懼。

第三、他也可能最好的與習到馬列主義的理論與方法，和敏捷的觀察問題，認識現實；因爲他有清楚而堅定的階級立場，他沒有任何個人的顧慮和私慾去蒙蔽與歪曲他對於事物的觀察和對於眞理的理解。他實事求是，一切理論與是非他拿在革命實踐中去考驗，而沒有偶像的崇拜。

第四、他也可能最誠懇、坦白與愉快：因爲他無私心，在黨內無須隱藏之事，『無事不可對人言』，除開黨與革命的利益外，沒有個人的得失與憂愁之事，即使當他個人獨立工作無人監督可能作各種壞事之時，他能『愼獨』，不作一切壞事。他的工作不論在多少年之後去檢查，都沒有不合於黨的利益之事。他不畏懼別人的批評，同時他也能勇敢的誠懇的批評別人，所以他能誠懇、坦白與愉快。

第五、他也可能有最高的自尊心、自愛心、而在爲了黨與革命利益的前提之下，也最能寬大、容忍與委曲求全，以至在必要時忍受各種屈辱與虐待而無『怨恨之心』。因爲他沒有私人的目的與企圖要去奉承人家，也不要人家奉承自己，他在私人問題上無求於人，無必要

卑躬屈節的去要求人家帮助。他也能够爲了黨與革命的利益而鍾愛自己，保護自己的生命與健康，增進自己的理論與能力。但在爲了黨與革命的某種重要目的而須要他去忍辱負重作他心所不願的工作之時，他能毫不推辭的擔負最困難而最重要的一着。他不把困難推給人家。

同志們！共產黨員應該具有人類最偉大最高尚的一切美德，同時具有嚴格而清楚的黨的無產階級的立場（即黨性與階級性）。我們的道德之所以偉大，正因爲它是無產階級的共產主義的道德。這種道德不是建築在退化的、保護個人及少數剝削者的利益之基礎上，而是建築在無產階級與最後解放全人類、拯救世界出於水火、建設幸福美麗的共產主義世界之利益的前進的基礎上。對於共產黨員來說，爲任何個人或少數人的利益而講犧牲，是最不值得最不應該的；但是爲黨、爲階級與民族解放，也是爲人類解放與社會進化，爲無數千百萬的最大多數的人類的利益而講犧牲，那就有無數的共產黨員簡直是視死如歸的毫無猶豫的能够犧牲他一切。『殺身成仁』，『捨生取義』，在必要的時候，對於多數共產黨員來說，是被視爲當然的事情。而且這不是由於他們的空想或沽名釣譽，而是由於他們對於社會進化的科

學的了解與自覺。這正是我們的道德之所以最偉大、最科學。除此以外，我們不承認在階級社會中有所謂更偉大、更科學的、超階級的、一般的道德。這只是騙人的鬼話，這事實上只是建築在保障少數剝削者利益之基礎上的所謂『道德』。從來的這種『道德』觀，都是唯心論的。把道德建立在辯證唯物論的科學的基礎之上，公開的建立在無產階級解放與人類解放戰鬪的利益之物質的基礎之上，還只有我們共產黨人能够做到。

共產黨不只是代表各個黨員的利益，而是代表全體工人們與人類解放的長遠的利益。黨的利益不只是各個黨員利益的集中表現，而是全體工人們與人類解放利益的集中表現。除開無產階級與人類解放的利益外，共產黨就沒有其他的利益與目的。所以不要把共產黨看作只是圖謀黨員私利的、狹義的、行會主義的小團體，凡是這樣看的人都不是共產黨員。

黨員是有他個人的利益，個人的發展，而且這種個人利益在某種時候可能與黨的利益發生矛盾對立，這時候要求黨員無條件的犧牲個人利益，而不能犧牲黨的利益（不論在任何形式的掩蓋與藉口之下）來服從個人。同時在黨的利益與黨的發展中包括着黨員個人的利益與

發展，黨的階級的成功與勝利，也就是黨員的成功和勝利。黨員只能在爭取黨的發展與成功、與勝利中，來發展自己，不能夠離開黨的發展而去爭取個人的獨立發展。也只有黨的發展、成功與勝利，黨員才能發展自己，否則黨員就不能發展。因此，黨員個人的利益必須而且可能與黨的利益和發展完全取得一致。

我們的黨員，已經不是什麼普通的人，而是覺悟的無產階級的先鋒戰士，他完全不應該只是代表他個人的利益，他應該表現他爲自覺的階級利益、階級意識的具體代表者，他已經是一般化了的階級的代表者之一，因此他的個人利益完全不應該在黨與階級利益之外突現出來。黨的幹部與黨的領袖，更應該是黨與階級的一般利益的具體代表者，他個人的利益與目的更應該完全溶化在黨與階級的一般利益和目的中。在今天中國的環境中，只有無產階級最能代表民族解放的利益，因此，我們的黨員也表現他們爲整個民族利益的最好的代表者。

這是一方面，這是我們黨員個人所應該注意的一方面。但是還有另一方面。

雖然在黨的一般利益中包括着黨員個人利益，但總還不能完全包括，還不能也不應消滅黨員的個性。黨員總還有一部份私人的問題須要自己來處理，並且也還得要根據他的個性與

特長來發展他自己。因此，黨是允許黨員在不違背黨的利益之範圍內去建立他個人的以至家庭的生活，去發展他個人的個性與特長。黨而且在一切可能條件下去帮助黨員個性與特長（於黨有利的）的發展，給他以適當的工作與條件，以至加以獎勵等。黨也在可能條件下顧全與保護黨員個人的不可缺少的利益——如給他以教育學習的機會，解決他的疾病與家庭問題，以至在必要時犧牲黨的一些工作保存同志等。然而，這也不是爲了別的，也是爲了黨的整個利益，因爲不保障同志最低的生活條件、工作條件及教育條件，使黨員安心的熱情的工作，黨的任務是不能完成的。這是黨的負責者在處理黨員問題時所必須注意的，這又是一方面。

總而言之，在黨員個人，應該完全服從黨的利益。克己奉公，不應有個人目的，私人打算；不應什麼都只顧自己，到處向黨提出一大堆私人要求，責備黨沒有拾舉和獎勵他。同時，應該在一切情況下，努力學習，努力前進，勇敢奮鬪，不斷提高自己的覺悟性及其對馬列主義的了解，以便對黨對革命能有更多的帮助和貢獻。而在黨及黨的負責人在解決黨員問題時，就須注意到黨員的工作情況，生活情況，教育情況，使黨員能更好的爲黨工作。並使

黨員能充分的在無產階級革命的事業中發展自己，提高自己。特別是對於那些眞正克己奉公的同志們，要給以更大的注意。只有這樣，只有兩方面的注意與努力，才能配合起來，才能對黨有更大的利益。

三 黨內各種錯誤思想意識之舉例

同志們！我們如果拿共產主義的人生觀，和世界觀，我們對於共產主義事業的了解，及黨員與黨的利益之正確關係的建立作爲標準，來測量我們的黨員和幹部，那我們就可發現；一方面有許多黨員和幹部是合於這些標準的，他們能夠作爲黨員的模範；另一方面就還有一些黨員和幹部，還不合於這些標準，還存在着各種各色的或多或少的不正確的思想意識。我在這裡不妨公開的大要的指出來，以便我們的同志在修養時注意。

黨內同志中有那些在基本上不正確的思想意識呢？不是很有系統的來講，可以列舉如下：

第一、加入我們黨的人，不只是來自社會上的各階層，而且是帶着各種各色不同的目的與動機而來的。很多的黨員，固然是爲了要實現共產主義，爲了無產階級與人類解放的偉

大目的而來加入共產黨；但是還有另外一些黨員，就還是爲了其他的原因與目的而來加入黨的。譬如，我們有某些農民同志以爲過去『打土豪分田地』就叫『共產主義』。再進一步的眞正的共產主義，他們入黨時是不懂的。在今天也有不少的人主要是由於共產黨抗日堅決及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來加入黨的。另外還有些人主要是由於在社會上找不到出路—沒有職業，工作和讀書，或者要逃脫家庭與婚姻等，而來共產黨中找出路的。還有些人是仰慕共產黨的聲望，或者只模糊認識共產黨能救中國而來的。最後甚至還有個別的人爲了依靠共產黨減輕捐稅，爲了將來能『吃得開』，以及被親戚朋友帶進來的等々。這些同志，沒有清楚而確定的共產主義的人生觀與世界觀，不了解共產主義事業的偉大與艱苦，沒有堅定的無產階級的立場。那是很自然的。因此，在某種轉變關頭，在某種情況下，他們中之某些人要發生一些動搖與變化，也是很自然的。他們是帶了各種各色的思想意識到黨內來。因此，對於他們的教育與鍛鍊及他們自己的修養，乃是一個極重要的問題。否則，他們就不能成爲無產階級的先鋒戰士。

然而，即使如此，也不是甚麼了不起的問題。某些人要來依靠共產黨，到共產黨內來找

出路。實感共產黨的政策，總算還是不錯的，他們並沒有找錯共產黨。除開投機份子、敵探、漢奸外，我們對於這些人是歡迎的。黨綱、黨章必須承認與遵守，至於對共產主義及黨綱、黨章的深入的研究和理解，那在他們進了黨之後再來學習。並且根據他們所學習的再去在鬪爭中鍛鍊與修養，這樣，完全可能使他們變爲很好的共產黨員。本來，許多人在加入黨之前要他們深刻理解共產主義及黨綱、黨章，是不可能的。我們只提出承認黨綱、黨章作爲入黨的條件，而沒有提出精通黨綱及共產主義等作爲入黨條件，也就是這個原因。有些人雖然還不精通共產主義，但他們在目前共產主義的運動中，在目前的革命運動中，可能成爲一個積極的戰士，而在長期的革命鬪爭中，他們加緊學習與修養，可能成爲很好的自覺的共產主義者。此外，在我們黨章上還規定黨員有退出共產黨的自由（加入黨是沒有自由的）。任何黨員如果他對於共產主義不能深信，不能過黨內嚴格的生活，或其他原因，他有向黨聲明出黨的自由。只要他不洩漏黨的秘密，不反對共產主義、不作破壞黨的行動，黨是允許黨員出黨，並不作任何追究的。至於混入黨內的投機和奸細份子，那我們當然要清除出黨。這樣，我們黨的純潔仍能保持。

第二、在某些黨員中還帶着比較濃厚的個人主義與自私自利的思想意識。

這種個人主義表現在：某些人在解決各種具體問題時把個人利益擺在前面，而把黨的利益擺在後面；或者他對於個人總是患得患失，計較他個人的利益；或者假公營私，藉着黨的工作去達到他私人的某種目的；或者藉口原則問題，藉口黨的利益的大帽子去報復他私人對其他同志的仇恨。講到待遇、享受及其他個人生活問題，他總企圖要超過別人，和最高的人比較、競賽，『孜孜以求之』，並以此誇耀於人。但講到工作，他就要與不如他的人比較。有吃苦的事他設法避開，在危難的時候他企圖逃走，勤務員要多，房子要住好的，風頭他要出，黨的榮譽他要享受，一切好的事情他都企圖霸佔，但一切『倒霉』的事情，總想是沒有他。同志們！在我們黨內是存在有這種人的。這種人的腦筋，浸透着剝削階級的思想意識。他甚至相信這樣話：『人不爲己，天誅地滅』，『人是自私自利的動物』，『世界上不會有眞正具體的大公無私的人，或者那是蠢才與傻瓜』。他用了這一大套的剝削階級的話，來辯護他的自私自利與個人主義。

這種自私自利的個人主義，也常常表現在黨內的無原則糾紛，派別鬪爭及宗派主義與本

位主義的錯誤中；表現在對於黨的紀律的不尊重與隨意破壞的行動中。無原則鬥爭的大部份是從私人利益出發，派別鬥爭與宗派主義常把個人或少數人的利益擺在黨的利益之上。他們常是自覺的在無原則的派別鬥爭中破壞黨的組織與紀律，無原則的或是故意的打擊某些人，又無原則的結識某些人，互不得罪、互相隱瞞、互相吹噓……。

至於在黨內存在的本位主義，與這種個人主義雖是不同的。本位主義的產生，主要是由於同志只看到部份的利益，看到自己部份的工作，而沒有看到全局，看到人家部門的工作，因此，發生只顧本部工作利益以至妨害別人的錯誤。這在政治上說來，是一種與行會主義相似的東西，犯本位主義錯誤的同志，他的動機，他的出發點不見得一定是怎樣不好的。這固然不能與個人主義來比較。不過有個人主義思想的人，他就常常也犯本位主義的錯誤。

第三、自高自大、個人英雄主義、風頭主義等，在黨內不少同志的思想意識中還是或多或少的存在着。

有這種思想的人，他首先計較他個人在黨內地位的高低。他好出風頭，歡喜別人奉承、他，拾舉他，他有個人領袖的慾望，他逞能幹，好居功、好表現自己、好包辦、沒有『涵

蓄』，有濃厚的虛榮心，不願埋頭苦幹、不願作技術工作。他驕傲，有了一點成功，即盛氣凌人，不可一世，壓倒別人，不能平等的謙遜和氣的待人。他自滿、好爲人師、好教訓別人、指揮別人，總想爬在別人頭上，而不受別人的指揮，不向別人尤其不向羣衆虛心學習，不接受別人的批評。他只能『高升』，不能『下降』，只能『行時』，不能『倒霉』，他受不起打擊和委屈，處理自己沒有伸縮性，不是『能縮能伸的大丈夫』，他『好名』的孽根未除，他企圖在共產主義事業中把自己造成爲『偉大人物』與『英雄』，甚至爲了滿足他這種慾望而不選擇手段，然而，在他這種目的不能達到之時，他受到打擊和黨內同志冷淡的待遇之時，他就可能有動搖的危險。在黨的歷史上由於這樣而動搖出黨的人已經不少。在這種人的思想中殘存着剝削階級的意識，不了解共產主義的偉大。沒有共產主義的偉大胸懷。

同志們！共產黨員是不能有個人的自滿與驕傲的。即算某些同志是能幹，作好了某些工作，獲得了大的成績（如我們的軍官率領萬千隊伍打了勝仗，我們各地黨與羣衆工作的領導者在工作中創造了較大的局面等）吧！這或許是『偉大』的成績，很可以『自驕』一下。然而，如果拿這點成功和整個共產主義事業比較起來，又到底有多大呢？這還只能是『滄海之

一粟』呵！這對於具有共產主義世界觀的人來說，又有什麼眞正可以驕傲的呢!?

個人地位，對於黨員個人來說，又有什麼得失值得計較的呢？個人地位總莫高過於皇帝了。然而拿這來與共產主義事業家比較，到底又有多大呢？還不是如斯大林同志所說只是『大海中之一滴』罷了。這又有什麼可以值得計較與誇耀的呢!?

不錯！在我們黨內，在共產主義事業中，是須要無數的共產主義的英雄，須要很多有威信有地位的黨與群衆的領袖，目前我們有威望的革命領袖與英雄還眞是太少了，還須要鍛鍊與培養很多很好的各方面的共產主義的革命的領袖與英雄。這對於我們的事業，倒是一件很重要的完全不可忽視的事情。誰個鄙視這一點，誰就不懂得怎樣推動共產主義事業前進。所以我們還必須大大提高我們黨員在革命事業中的前進心與朝氣。目前我們在這方面的發揚還是不够的，譬如，某些黨員的學習不努力，在政治上理論上的興趣不高，就發現這一點。所以，我們反對個人英雄主義、風頭主義，絕不是反對黨員的這種前進心，——這是共產黨最寶貴的品質。但是無產階級的共產主義的前進心，與個人主義的前進心，是完全不同的。前者追求眞理，擁護眞理，並最有效的爲眞理而鬪爭，它有無限的發展前途和進步性；而後者

即對於個人來說，它的進步性也極有限度，並且是沒有前途的。因此後者常為個人利益而自覺的抹煞、掩蔽與歪曲眞理。所以，我們的同志，必須了解，眞正共產主義事業中的領袖與英雄，決不是個人主義的領袖與英雄。這是不可以自稱的。凡是自稱領袖或自己個人企圖作領袖的人，他在我們黨內就決不能成為領袖。不論是全國的或地方的領袖都是大家擁護成功的。我們黨員群衆不會擁護那種自高自大、個人英雄主義、風頭主義、有個人領袖慾望與虛榮心的人來作自己的領袖。任何黨員沒有權利要求其他黨員羣衆擁護他作領袖或保持他的領袖地位。只有毫無個人目的、忠實於黨的黨員，他有高度的共產主義的道德與品質，他掌握馬列主義的理論與方法、他有相當的工作才能，他能實際指導黨的工作，他不斷的努力學習前進，他才能取得黨與羣衆的信仰和擁護而成為共產主義事業中的領袖與英雄。

我們的同志還應了解：任何黨員，任何領袖與英雄，他在共產主義事業中，只能作一部份工作，盡一部份責任，共產主義事業是一件無數千萬人長期集體創作的事業，任何個人也不能包辦。即使我們偉大的領袖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也只能在共產主義事業中作好一部份工作。他們的事業還待我們千萬人來繼續努力。我們是普通的黨員，在共產主義事

業中他是作一部份工作，盡一部份責任。我們的這一部份，比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那一部份，當然是小得多。然而，我們總有一部份。大小雖然不同，但這個『一部份』是相同的。所以，我們只要作了一部份工作，就算盡了我們的責任。我當然盡可能便我作的這一部份大一點，然而，如果不能大，就小一點，對我們個人來說，這也是不值得計較的事。但無論如何我們最少總求其不妨害共產主義的事業發展，還能大小不一的盡我們一部份責任。這是我們對自己的工作所應懷抱的態度。因此，那些不願意作技術工作的同志，以爲在技術工作中是埋沒了他，使他『不能』（其實也能、如愛迪生，斯大哈諾夫等都是技術工人中出來的）揚名後世，不能施展他的才能，似乎這對共產主義事業中知是何等大的損失！因此，就多少喪失他共產黨員所應有的前進心。同志們，這種想法是不對的！技術工作在黨的工作中佔有極重要的位置，這些同志的工作，也是在共產主義事業中盡了一部份責任，和其他工作的同志一樣。共產黨員對於自己的工作，只看什麼工作是當時重要的，我們就去作，不管願意與否，或是能出風頭與否，譬如在俄國革命成功後，實行新經濟政策，曾經動員很多担負重要黨、政工作的幹部去學習作生意，因爲，在當時只有共產黨的買賣作的好，

才能戰勝私人資本主義。即使沒有黨員願意作買賣的，但由於作買賣重要，大家都去作了。而他們是作得對的。不作的不對。

自然，我在這裡重複一句，黨的負責人分配黨員的工作，是應該注意各個黨員的不同的情況，注意分配適合他個性的工作，發揚他的長處，並鼓勵他前進的熱忱。但被分配的黨員不能拿這一點作爲理由，來拒絕接受黨給他的工作。

第四、有少數同志在黨內反映着濃厚的剝削階級的意識，他在黨內常常用對付敵人的辦法來對付黨內的同志，來處理黨內的問題，完全沒有共產主義無產階級的偉大而忠誠的互相精神與團結精神。

有這種意識的人，在黨內是想擡高自己、發展自己，但他以打落別人、妨害別人發展的方法來擡高與發展自己。他要出人頭地，他嫉妒强過他的人，別人走在他前面或趕上與超過他，他是不甘心的，而想把別人扯下來，弄得別人落後才甘心，他不甘心居於人下。他只顧自己好、自己發展、不管別人的困難　他看見別的同志遭遇困難，受到失敗、倒霉，或者受到打擊之時，他幸災樂禍、暗中欣喜，完全沒有同情心。他甚至對同志有害人之心，『落井

下石」，利用同志的弱點和困難去打擊與破壞同志，他在黨內也利用黨的組織上工作上的各種弱點，在黨內「鑽空子」，擴大這些弱點，以取得他個人的某些好處。他在黨內好播弄是非，好在同志的背後說人家的壞話，進行一些陰謀詭計來挑撥同志中的關係。他好參加黨內一切無原則鬥爭，對各種「是非」感到很大的興趣。特別是黨處在困難的時候，他就在黨內引起與擴大這些糾紛。總而言之，他邪氣十足，毫不正派。以這樣的人而說他能掌握馬列主義的理論與方法，反映無產階級的思想，那不完全是笑話嗎？很明白，這完全是沒落的剝削階級的思想之反映。因爲一切剝削者要發展自己都必須妨害別人。資本家要發展自己的財產或在恐慌時不破產，他必須擠倒很多較小的資本家，他必須使無數的工人飢餓，地主要發展自己，他必須剝削農民，必須使許多人失去土地。德、意、日等法西斯國家要發展自己，它們必須妨害其他國家發展，使奧大利、捷克、阿比西尼亞等亡國，使中國受侵略。剝削者以妨害別人、使別人破產爲發展自己的必要條件，所以剝削者不能有眞正堅固的團結，不能有眞正的互助，不能有眞正的人類的同情心，而必須進行陰謀詭計，暗害人家，利與別人倒台破產。然而他們又不能不說假話，不能不裝作假聖人與「公道的主持者」在大衆面前出現。

這是一切沒落的剝削者的特點。然而這些東西也反映到我們黨內一部份人的意識中間來。這些東西對於剝削者來說，也許是他們的道德的標準，但對於無產階級來說，就是大逆不道。

無產階級完全與上述的情形相反。無產階級不剝削別人，而受別人剝削。工人們彼此間沒有基本的利害矛盾。與一切被壓迫被剝削的勞動羣衆也沒有基本的利害矛盾。工人們要發展自己求得自己的解放，不獨不需要妨害其他工人與勞動人民的利益和發展，而且必須與其他的工人及勞動人民大衆團結一致，才能發展、抬高與解放自己。無產階級自己的解放，必須同時解放一切勞動人民與全人類。一個工人或一部份工人的單獨解放，是不可能的。他必須把人類解放事業進行到底，半途而廢、中途妥協，是不可能的，而必須是全人類的共同的總的解放，無產階級這種地位的客觀情況反映到覺悟的工人們的思想意識中，就完全與剝削者的思想意識相反。他們一方面固然要用最無情的手段對付人民公敵但另一方面絕不使用這種手段去對待自己的兄弟與同志，而使對待敵人的態度手段，和對待自己同志的態度與手段截然分開。他們對於自己階級中的兄弟及一切被壓迫被剝削的勞動人民具有偉大而忠誠的

友愛、熱情與同情心，對於自己的兄弟有偉大的互助精神，牢固的團結精神，眞正的平等精神。他們在自己的兄弟以及人類中根本不承認任何人有任何特權，他們自己也沒有任何特權的思想，認爲這種地位，對他們來說，是不可思議的，是一種侮辱。他們想發展自己、抬高自己，但是他們必須同時發展別人，抬高整個勞動階級的地位，才能使自己抬高。他們在思想上、政治上、工作上不甘落於人後，而有極高的努力前進的心理，但他們必須尊敬愛護與帮助在這方面强過他們的人，而努力向他們學習絕無嫉妒之心。他們極關心自己階級及世界全體勞動人民的痛苦與困難的境遇，關心每一個地方勞動者的解放鬪爭及其勝利與失敗的消息，認爲不論那一個地方勞動者勝利的與失敗，即是他們自己的勝利與失敗，而表示極大的同情心與聯帶關係。他們認爲對於任何勞動者及一切被壓迫者的解放鬪爭，採取漠不關心或幸災樂禍的態度，是犯罪的。他們愛護自己的同志與兄弟，對於自己同志與兄弟的弱點和錯誤，是公開、坦白而誠懇的指示出來（這正是眞正的愛護的表示），絕不在原則上敷衍、將就或甚至助長（這不是愛護的表示），並用一切方法帮助同志克服與改正這些弱點和錯誤，而不利用與擴大同志的弱點和錯誤去弄得同志「倒霉」，以至不可救藥的地步。他們對

於自己的同志與兄弟能夠『以德報怨』，只要同志改過，即毫無報復之心。他們能夠『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對自己嚴格，對同志寬大，但是他們有堅定的嚴格的原則立場，光明、正直而嚴肅的態度，不能在原則上有任何讓步，不能容許別人對黨的利益有任何損害，也不能容許別人對自己的無理侮辱，尤其鄙視別人對自己無原則的過度的奉承、阿諛和諂媚。他們反對自己兄弟中一切無原則鬪爭，同時不使自己被牽扯到無原則的鬪爭中去，不被那些不負責任的、非正式的、在自己背後的批評所牽動與刺激，而喪失自己原則的立場、冷靜的思考與鎮定的態度。這一些代表無產階級的思想意識，是我們每一個黨員所應該反映、發揚與學習的。而我們的偉大領袖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一生，就是這種思想意識最高的、模範的具體代表者。這一些是現今社會中人類的正氣，共產黨就是表示人類正氣的。我們要發揚與提高這種正氣去克服一切的邪氣。

第五、在我們黨內及各種組織中還存在着官僚主義（關於這個問題以後有機會再講）。在某些個別同志中還存在着『小氣』、計較小事、不識大體等毛病。他們沒有共產主義的偉大氣魄與遠大眼光，看不到大的方面，面對他們鼻子下面的小事物却是津津有味。他們對於

黨內與革命中的大問題、大事變不大感覺興趣，而常常計較那一針一線、一言一語的小事，爲了這些小事，他們可以鄭重其事的和別人爭論不休，傷感備至。也容易被別人的小惠小惠所籠絡。他們具有農村社會中小生產者那種狹仄性的特點。另外還有個別的人似乎就是一些不清楚不確定的人物。對於他們可以這樣也是、那樣也是。變方討好，到處逢迎。他可以對他心恨的人面子上敷衍得很好。他可以當你的面說你好，背地裏又說你壞，可以在這個人面前說某人好，在那個人面前又說某人壞。「看人看勢說話」，「順風轉舵」偏向有勢力的方面，毫無原則，是他的特點。有時候他簡直如蝙蝠一樣，看那一方面勝利，也就投到那一方面。這種「非驢非馬」，「兩面三刀」的人，在我們隊伍中並不是完全沒有的。這種人表示他們有小商人的特性。此外，還有個別的人就受不起舊社會刺激的引誘，看到了花花世界，看到了金錢美色，他們就動搖起來，以至因此可以犯罪，直至叛變黨與革命。

此外，還有小資產階級的急性病、動搖性。流氓無產階級與破產農民的破壞性等，也常反映到黨內一些同志的意識中來，我們不必再往下舉例舉了。總而言之，在我們黨內除開代表着偉大的、堅強的、無產階級共產主義的思想、意識而外。還在一些同志中或多或少的反

映着社會中各種非無產階級的以至沒落的剝削階級的思想意識。這些思想意識有的時候潛伏着，只在一些個別的日常的小問題上暴露出來，有的時候就發展起來，系統的暴露在黨內各種原則問題上、重大的政治問題上和黨內鬪爭中。黨的組織的個別部份，個別環節，也可能被這些錯誤的思想所統治所腐蝕，在發展到最高度的時候，如在陳獨秀、張國燾等人的時代，這種錯誤的非無產階級的思想意識甚至暫時的支配着黨的主要領導部份或重要領導部份。但在平常的時候，它又被正確的無產階級的思想壓服着。這樣就表現爲黨內的思想、意識的鬪爭。對於某些黨員個人來說也是這樣，有的時候他的不正確的思想、意識潛伏着，被克服着，但在另外的時候又可能發展起來，以至支配着他的行動；這樣也就表現爲個人的兩種不同思想的矛盾和鬪爭。我們在思想、意識上的修養，就是我們自覺的要以無產階級共產主義的人生觀和世界觀及我們對於個人發展與階級的、民族的和人類的解放利益之正確關係的了解與反映，去克服和肅清各種不正確的非無產階級的思想、意識。

四 黨內各種錯誤思想意識的來源

同志們！共產黨是代表着現今人類社會中最光明的最進步的一方面。是人類最高思想——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寄託與發育之所。世界上最覺悟、最進步、最健全、最有道德與正義感的人士，集中在共產黨中，而堅持不屈的與一切黑暗勢力搏鬪着，爲人類社會的光明與最後解放而奮鬪着。中國共產黨是世界共產黨的最好支部之一，有强固的馬列主義的理論武裝，同時繼承着中華民族歷代進步思想家，事業家的優良傳統。它是代表中國社會中最進步最光明的一方面，在它的組織內集中着中華民族最優秀的男女。它與中國社會中舊的黑暗勢力和傳統作過了長期的鬪爭，有着長期豐富的革命鬪爭經驗和鍛鍊。這一切，是我們共產黨人足以自豪的。而且我們完全自信並有一切的根據說：我們一定要取得最後的勝利與最後的成功，然而，即使如此，在我們的組織中還不是盡善盡美的，還不是沒有缺點與錯誤的，在我們的隊伍中，還不是沒有不健全的人以至壞蛋的，這些不健全的人和壞蛋，也還不是不能幹出一些烏七八糟的壞事來，這就是說，在我們光明的黨內，也還有它黑暗的東西，黑暗的

一面。這就是我在前項中所例舉的那些東西。

同志們！家裡既已招來了醜女婿，或者娶來了醜媳婦，總不好完全不讓他們見客的。我們對於這些黑暗東西本想抱着『家醜不可外揚』的態度，但這是不可能的。廣大的人民經常與我們黨接觸聯系，同情我們的人要來參觀，廣大仰慕我們的人士及青年男女要來我們這裡學習或加入我們黨，這些人來到我們這裡，除開看到了我們一切進步的、光明的、美麗的東西和『家人』之外，就還碰到了我們的醜女婿或醜媳婦，在稠人廣衆之中說了些醜話，演了些醜態，如是就引起了一些客人及新黨員的疑問和奇怪。他們這樣問：共產黨不是最公平的嗎？共產黨人不是最優秀的男女嗎？爲甚麼在共產黨內還有這種醜人壞事呢？這難道不奇怪嗎？有一些青年同志，當他們未入黨前，他們對現社會有極大的不滿，覺得一切都不是出路，只有共產黨最光明。他想了，他入黨以後一定一切都會滿意，都會有辦法的。但當他們入黨以後，他們開始感到了黨內還存在着某些錯誤缺點及黑暗的東西，而且實際上也不能使他們一切都滿意（因爲他們所滿意的事，有多少是不合於黨與革命的利益的）他們今天實際上感到的與他們原來的理想並不完全相合如是他們開始懷疑，覺得奇怪。『爲甚麼共產黨內他

有這些事呢」？他們提出這樣的問題。有些人在沒有來延安及進抗大以前，以爲延安及抗大是合於他們理想的那樣好，及至到延安進了抗大以後，也不能處處都使他們滿意，於是他們也覺得奇怪，「爲甚麼延安與抗大也有這些不能令人滿意的事呢」？某些人因爲對於這些問題不能解答，以至在悲觀失望着。

對於這些問題，除開引起我們的警惕、教育我們的黨員和幹部嚴重注意——要好好對待與帶領我們的新黨員及一切傾向我們的人、不能給他們以壞的影響而外，還少不了要向我們黨內黨外的同志們解釋一番。

爲甚麼在我們光明的黨的組織內還有這些不好的事情呢？我想原因很簡單，就是我們的黨不是空前的從天上掉下來的黨，而是現實的從中國社會中產生出來的黨。我們的黨員雖是一般比較最優秀的中國男女，是中國無產階級的先鋒部隊，但他們都來自中國社會的各部份，而且現今還生活在社會中。但今天中國這個社會是充滿了剝削者的影響——自私自利、陰謀詭計、官僚主義等各種惡濁的東西。我們有很多最好的黨員不易受這些東西的影響，但還有某些黨員多少帶來一些或者反映一些社會中的惡濁東西到我們黨內來，這有甚麼奇怪

呢？正如一個人從汚泥中爬出來而且經常要在汚泥中去混，他的身上帶有汚泥，這有甚麼奇怪呢？這完全不奇怪！是一定有的。共產黨內如果完全沒有這些惡濁東西，倒是奇怪。爲甚麼在這樣惡濁的社會中能夠產生毫無惡濁東西的共產黨呢？這是完全不可想像的事。我們可以說：只要社會中還有這些惡濁東西，社會中還存在着階級，存在着剝削階級的影響，那末，在共產黨內一定也多少還會存在有這些惡濁東西。因此，共產黨就有革命的任務，黨員就有修養和鍛鍊的必要。因此，我們除開進行社會鬪爭，反對社會中各種黑暗的落後的勢力和東西以外，還必須進行黨內鬪爭，反對黨內某些動搖不堅定的份子反映社會中各種黑暗的落後的東西到黨內來，這就形成爲我們黨內矛盾與黨內鬪爭的根源。我們也就在黨內黨外各種鬪爭中，去改造社會，去逐漸清除社會中各種黑暗的落後的東西，同時也改造我們的黨與黨員，解決黨內的矛盾，使我們的黨與黨員達到健康與堅固的地步。

斯大林同志說：

『無產階級政黨內部底矛盾是在下列兩種情形中產生出來的：

第一、是在階級鬪爭環境中，資產階級及資產階級的思想在無產階級及其政黨中散

佈其影響，無產階級中那部份最不堅決的階層（也就是指無產階級政黨中最不堅定的階層），常受此影響而向其投降。絕不能以爲無產階級是完全與社會孤立而逍遙於社會以外的東西。無產階級是社會的一部份。有千萬萬緒將它和社會上許多不同的階層來聯系着。而黨又是無產階級底一部份。因此之故，黨也不能自由自在地脫離它和資產階級社會許多不同的階層間的聯系而不受其影響。資產階級及資產階級思想之影響往往深入於無產階級及其政黨中。資產階級的意識、道德、習慣和情緒，往往經過那部份與資產階級社會這樣或那樣聯系着的無產階級，而深入到無產階級及其政黨中來。

第二、是因爲工人階級成份之複雜，工人階級內部存在着各種不同的階層。

第一個階層，這就是無產階級的基本羣衆，它的核心及經常幹部，這就是『血統的』無產階級羣衆而早與資產階級破壞了一切聯系了。這一個無產階級階層是馬克思主義之最可靠的柱石。

第二個階層，這就是，不久從非無產階級中出身，由農民、小資產階級隊伍及知識份子中出身的。這樣階層，僅在不久以前才跑入無產階級隊伍，而將自己的習慣、嗜

好、動搖都帶到工人階級裏面來。這一個階層是一切無政府主義，半無政府主義和『超左派』之最便當的基礎。

第三個階層，這就是工人貴族，工人階級之上層份子，是無產階級中生活上最有保障的一部份。他們總是希望和資產階級妥協，其主要心理，便是巴結世界上的權貴人物而『自謀其位』。這個階層正是一切公開的改良主義者和機會主義者最適當的基礎。（『斯大林選集』二二四頁）

同志們！這就是爲甚麼在我們光明的無產階級政黨內部還存在着各種非無產階級的思想、組織、各種錯誤缺點及惡濁東西的根源。這就是黨內還存着各種矛盾的根源。

五　對待黨內各種錯誤思想意識的態度及黨內鬪爭

由於剝削階級的影響，由於工人階級成份的複雜，還由於今天我們黨內成份的複雜，所

以就產生我們黨內各個黨員間思想意識的差別，觀點、習慣、嗜好和情緒的差別；產生各個黨員間在某種程度上不同的人生觀、世界觀和道德觀；而且也產生各個黨員間對於事物、對於革命中的各種問題之不同的認識方法與思想方法。——某些人，是從事物之靜止的、孤立的狀態上去看事物；而另外一些人，就從事物之發展的聯結的狀態上去看事物。某些人，只看見或誇大事物之這一方面；而另外一些人，就只看見或誇大事物之那一方面。總之，他們都不是符合客觀事物之發展與聯結的規律去全面的看問題。而是片面的主觀的去看問題——因此，就產生各個黨員間不同的活動方法，就引起黨內許多分歧的意見，不同的主張與爭論等，就引起黨內的鬬爭。特別在革命的轉變關頭、在革命鬬爭每一次加緊與困難增加的情況之下，在剝削階級與剝削階級思想的影響和推動之下，這種分歧與爭論也就必然要更加激烈起來。

所以問題的中心，不在於黨內有無不同的思想意識，有無意見上的分歧，這是一定有的，問題的中心，是在於如何解決黨內的矛盾，如何跑出這種分歧，如何克服黨內各種不正確的非無產階級的思想意識。當然，這祇有黨內鬬爭，才能解決這種矛盾，征服這種分歧和

克服各種不正確的思想、意識。正如恩格斯所說：『在任何時候，沒有誰可以把矛盾長期掩蔽起來，矛盾須由鬪爭來解決。』

對於我們黨內各種錯誤與缺點及不好的東西，在黨內黨外有幾種不同的人，存在着幾種不同的看法和幾種不同的態度。

第一種人、他們不看見或者不願看見黨內這些缺點、錯誤及不好的東西，而盲目的樂觀着，自以爲我們黨內甚麼都好，因此，也就鬆懈他們的警覺性，放鬆他們對於這些缺點、錯誤及一切不好東西的鬪爭。

第二種人，就只看見或差不多只看見這些缺點、錯誤及不好的東西，而看不見黨的光明，以爲黨內什麼都不好，因此，而悲觀失望，喪失他們對於黨的前途。或者在看見這些東西之後，大驚小怪，以爲這將『了不起』，而使自己慌亂起來。這兩種看法，都是不正確的，片面的。至於我們的看法，與前兩種人都不同。我們一方面看到我們的黨是中國最前進、最革命的，無產階級的政黨，另一方面，又清楚看到在我們黨內還存在着各種大小不一的缺點與錯誤及不好的東西；同時我們還清楚了解這些東西的來源及糾正與逐漸肅清它們的

方法，而加强自己的努力與工作，進行必要的鬬爭，推動我們的黨和革命前進。

由於各人的立場不同與看法不同，對於我們黨內這些不好的東西，也就有種種不同的態度。

第一種態度，這就是高興我們黨內有這些缺點、錯誤和不好的東西，幸災樂禍，並想一切方法利用與擴大（有時是採取反對某種錯誤撫護黨的錯誤之形式，而把錯誤弄到另一方面去）這些錯誤、缺點及不好的東西，來達到破壞我們黨的目的。這是黨外敵對我們黨的人們及黨內暗藏的奸細與托派份子所採取的。

第二種態度，這就是同情，接受並學習黨內某些錯誤的思想及壞的樣子，以滿足他私人的某些企圖與慾望。他認爲黨內某些缺點、錯誤的存在對於他是有利的，因此，他也自覺與不自覺的助長某些缺點、錯誤的發展而加以利用，這是黨內的投機份子及品質極不好的黨員所採取的。

第三種態度，這就是自由放任黨內這些錯誤、缺點及各種壞的現象不管，而任其自流的發展，他待過且過，而不願和這些東西進行鬬爭，或者他懼怕黨內鬬爭和自我批評，認爲這

是對黨有害無益的，或者是麻木不仁的不願看見這些現象，或者是對這些現象敷衍了事，採取調和的折中的態度，這是對黨責任心薄弱的黨員，及有濃厚自由主義思想與犯官僚主義錯誤的黨員所採取的。

第四種態度，這就是對黨內這些錯誤、缺點及某些思想不很正確的人抱着『深惡痛絕』的態度。隨便的宣告和他們絕交，企圖一下子就把他們從黨內肅清，驅逐他們出黨。但如果一下不能把他們肅清，或者還碰了釘子的時候，就表示沒有了辦法，悲觀失望，傷感起來。或者『潔身自好』不管他們，或者自己遠遠的離開了黨。這種絕對的態度，還表現在對於黨內鬪爭與自我批評的機械的了解。他們以爲在黨內同志中鬪爭得愈兇愈好，把什麼小事都提到所謂『原則的高度』對甚麼小缺點也加上政治上的機會主義等大帽子，濫用組織手段甚至黨外的鬪爭手段來懲罰同志。他們不按客觀需要及客觀事物發展的規律來適當的具體的進行黨內鬪爭，而機械的、主觀的、極其橫暴的，不顧一切的來『鬪爭』。他們認爲無論在什麼條件下都要開展黨內鬪爭，而且鬪爭得愈多愈兇就愈好，以至發展到故意在黨內搜索『鬪爭的對象』，故意製造黨內鬪爭，並使黨的工作的推進，依靠在這種機械的所謂『鬪爭』上面。

這是不了解黨內矛盾的根源的黨員，缺少辦法對付黨內分歧的黨員和機械了解黨內鬪爭的黨員所採取的。

第五種態度，這就是我們所應當採取的態度，和上述四種態度相反，（一）我們首先認識與辨別黨內各種現象，各種思想、意識，各種分歧的意見與主張，那些是正確的，對黨與革命的長遠利益是有益的？而那些又是不正確的，對黨與革命的長遠利益是有害的？或者在爭論的兩方面都是不對的，對的應該是第三種意見與主張。經過冷靜的辨識與思考之後，決定自己明確的態度，而站在正確的方面。不盲從、不崇拜任何偶像。（二）學習、提倡並發揚黨內一切好的模範和正氣，贊助一切正確的主張與意見，不學一切壞樣子，不受一切不正確的思想、意識的影響。（三）不採取自由主義，而與黨內各種原則錯誤的思想和主張、與黨內一切壞的現象進行不調和的鬪爭，去不斷克服這些錯誤與現象，不敷衍不放任這些錯誤與現象的發展，使之損害黨的利益，也不畏懼這種黨內鬪爭。（四）但是不炮機械的絕對態度，在原則上的不調和與明確性和鬪爭方法方式上的靈活性與忍耐說服的精神聯合起來，在長期鬪爭中去教育、批評、鍛鍊與改造那些有錯誤思想、但不是不可救藥的同志。是具體

的、適當的去進行黨內在各個時期各種原則問題上所必要的思想鬪爭，而不是主觀的、機械的，神經病似的在黨內亂鬪一陣，也不是有鬪爭的嗜好。（五）在黨內鬪爭中團結黨，提高黨的紀律和威信，對於黨內某些已經不可救藥的份子，給以組織上的制裁直至驅逐出黨，這樣來達到黨的健康與鞏固。這是黨內一切好的前進的黨員所採取的態度。在上述五種態度中，只有這第五種態度是正確的布爾什維克的態度。

上述第一、第二種態度之不對，是很明白的。我們的敵人要利用每一個我們的缺點與錯誤來進行破壞我們黨的工作，是不足奇怪的。我們除經常提高警覺性之外，應該在黨內每一次缺點與錯誤發生之時，儘可能減少給敵人利用的一些可能機會。這是每一個愛護我們黨的同志所應有的職責。如果我們的黨員在黨內鬪爭中不顧及這一點，如果他只圖當時鬪爭的勝利，一時的痛快，甚至不拒絕壞份子的援助，而與壞份子結合，或者還假藉黨外的某種力量與援助來達到黨內鬪爭的某種目的，那末，他就在政治上、黨的紀律上犯了不可饒恕的錯誤。

我們的黨員，在黨內應該反映正確的思想，學習好的模範，而不正確的思想和壞的樣子

就不應該學習，而且應該反對。但是在黨內竟還有某些同志除反映正確的思想、學習好的模範而外，多少還要反映些不正確的思想與學些壞樣子。對於某些同志來說，似乎是學壞容易而學好難，這是值得我們嚴重注意的。有些同志當黨內有某種錯誤發生時，常是有意無意的要助長擴大這些錯誤，在黨內鬥爭中則常常站在錯誤的一方面，或者由於其種立場而站在優勢的一方面。對於這些同志如果不給以嚴重的刺激和鍛鍊，是很難有進步的。

至於第三種對黨內各種錯誤缺點及壞的現象抱自由主義、官僚主義態度的同志，當然也是極錯誤的，是完全非布爾什維克的態度。我想，這對於你們馬列學院的學生是很明白的，因為在你們學過的『黨的建設』內有整個一章論到黨內自我批評與思想鬥爭的必要，列寧、斯大林在很多地方對於這個問題解釋得很清楚，很深刻，中國出版社出版的『論政黨』一書第四章第五章講得很多，你們可以去參考，所以我在這裏用不着多講。現在我所要指出的，就是在我們黨內抱這種態度的同志的確還是不少，真正負責的、正式的、誠懇的進行自我批評，揭發黨內各種錯誤與缺點及一切壞的現象，而加以改正與清除，常常是表現得不够，特別由下而上的這種自我批評不够，在這一方面我們還必須大大加以發揚，其次，在黨內那種

不負責任的、非正式的、怯懦的，對於這個人或那個人、對於這件事或那件事的批評與不滿，背地裡的議論與閑話，却是不少；這是黨內自由主義的兩種表現形態。這是表示某些同志在政治上的發展、革命鬪爭中的勇氣還不够。黨內民主的正確發揚還不够。某些同志不敢破除情面，不敢得罪別人，怕引起別人的抱怨和對於自己的反批評，而寧願放任各種錯誤、缺點在黨內存在，採取『得過且過』、『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敷衍了事的態度，然而却又在背地裡去議論人家，這對於黨是無益有害的。因爲這種不負責任的批評與議論，可以引起黨內無原則的紛紛與不團結的現象，可以給黨內暗藏的奸細份子、壞份子以機會來進行破壞黨的活動。而黨內的錯誤與缺點也絕不會因爲這種不負責任的批評而得到改正。所以，在六中全會通過的黨規上就禁止這種不負責的批評與議論，而提倡黨內負責的，對黨有益的自我批評。

黨內既有各種缺點和錯誤存在，既有各種不正確的非無產階級的思想意識存在，而這些不正確的思想意識中之每一種都可以在某種時期發展成爲黨內某種傾向，產生黨內某些原則上的分歧，影響到黨的行動之一致。這種情形，如果不正確的發展黨內的自我批評，經常提

發與糾正各種錯誤和缺點，不克服各種不正確的思想意識，不進行黨內鬪爭來征服黨內的分歧，而採取折中的態度與『中間』路線，而得過且過，敷衍了事，那末，『就不能正確的教育黨，教育階級，教育羣衆』。（斯大林）『我們就不能前進，就不能發展』；『我們就不復成爲無產階級的革命家，而一定陷於滅亡』。（列寧）『在原則問題上的『中間』路線，便是閉塞頭腦的『路線』，抹煞分歧的『路線』，黨在思想上腐化下去的『路線』，黨在思想上死亡下去的『路線』，『中間』路線底政策，不是我們的政策這是萎縮頹日趨於腐化的黨底政策。這一個政策不能不使黨變成空洞的官僚主義的機關，和木偶一般，起不了甚麼作用，而且脫離工人羣衆。這個道路決不是我們的道路。』（『斯大林選集』二卷，二一九頁）

所以，『以鬪爭來征服黨內的分歧，乃是本黨發展的規律』。『我們的黨是在征服黨內各種矛盾的過程中發展和鞏固起來的』。（『斯大林選集』二卷，二二二頁）所以在這個問題上的自由主義和官僚主義的態度，是不對的，而必須發展自我批評，進行黨內鬪爭，來反對黨內一切壞的現象，征服黨內的分歧才能使黨鞏固發展和前進。

在這個問題上的自由主義，還表現在另外一種現象上。就是當着黨內某種爭論已經發生的時候，許多同志把工作放着不做，而去發天發月的進行空洞的爭辯或考位意的放縱起來，兜圈黨內一切，並且在這種爭辯中使黨內的團結鬆懈，使我們的幹部解體，使黨的紀律削弱，使領導變爲無能，使黨的威信破壞，把我們戰鬪的黨的組織與黨的戰鬪變爲爭辯的俱樂部。這種現象在過去我們黨的某些組織中是不只一次發生過的。這也正如斯大林同志所說：『這並不是自我批評，而是醜事』，『而是污穢工人階級。』這是與己的、反布爾什維克的所謂『自我批評』。這與我們所主張的自我批評毫無相同之點。我們的自我批評之所以需要，不是爲的破壞黨的威信，破壞黨的紀律，減弱黨的領導，而是爲的提高黨的威信，鞏固黨的紀律，加强黨的領導。

至於第四種拘着絕對態度的同志，也是不對的。

這種態度，是上述第三種自由主義態度之反面。因爲他們不了解黨內這些不正確的思想意識有深厚的社會根源，絕不是一下子可以肅清的。黨內的同志在各種不同的時候，都可能多少不一的反映社會上一些不正確的思想、意識、只有如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那

樣的純潔堅定，那樣正確、敏感而深刻的去認識事物，才可以完全不受這些思想意識的影響。所以孫中山先生稱列寧爲『革命的聖人』，也就是這個道理。而我們要在工作中犯一些錯誤，也是每個同志不能免的，如果說，所有多少反映社會上非無產階級思想、意識的同志，所有犯錯誤的同志，但不是不可救藥的壞份子，都不要，都不能容納，都絕對的拒絕他們，或者肅清他們，那末，我們的黨就不能建設。這樣拒絕、肅清的極端結果，可能使這種抱絕對態度的同志自己也不能不從黨內肅清出去。因爲他也不是『革命的聖人』，他也不能不犯錯誤。如過去某些在『肅反』中犯錯誤的同志，就抱有這種絕對的態度。抱這種態度的同志，特別不了解共產主義事業路程中極大的艱苦工作，是要把人類改造成爲大公無私的共產社會的公民。如果他們了解這一點的話，了解帶有各種弱點的人類都要使他們在長期鬪爭中鍛鍊、教育、改造成爲高等文明的共產主義者，那末，今天爲甚麼他們不能夠教育與改造已經加入黨的帶有多少舊社會思想殘餘的黨員呢？自然改造與教育這些黨員，須要長時期的、耐煩的教育與鍛鍊工作，是很艱苦的工作。但是，如果這點小的艱苦工作都不願做，都畏難，那又還說甚麼改造世界與人？改造世界與人類的空前艱巨的工作，我們都下決心做，都不畏

難，那末，現今世界上還有甚麼艱苦工作可以使我們畏難的呢!?具有共產主義人生觀，世界觀的黨員，是大無畏的，是不怕一切艱難與困苦的、同時了解世界事物的進程是曲折的。所以，那些抱絕對態度的同志還是不了解共產主義事業的艱巨性與曲折性。他畏難，想走直路，想一下就肅清一切不痛快的東西，一下就跳到他理想的世界去，那末，他要碰壁，是一定的。但及至他在壁上碰得頭破血流之後，他就悲觀失望，喪失他對於共產主義事業的前途與信心，這就暴露了他自己的非無產階級的思想本質。可惜多少抱這種態度的同志在我們黨內還是不少！

黨內鬪爭之所以必要，是由於在黨的發展過程中，及無產階級鬪爭過程中產生了黨內原則上的分歧；這時候，「祇有爲了擁護這個或那個原則而實行鬪爭，爲了確立這個或那個鬪爭目標來進行鬪爭，爲了選擇這一個或那一個達此目標的鬪爭方法而鬪爭」，（「斯大林選集」二卷，二一九頁）才能征服這種分歧解決這種矛盾，任何妥協都無濟於事，黨內鬪爭就是必要的，而並不是由於我們嗜好鬪爭，喜歡爭辯。這就是說，當着問題已經發展到原則的高度，非用鬪爭來解決不可的時候，我們應毫不躲避的進行黨內鬪爭，來解決這些問題。而

並不是說我們在一切時事政治問題上，在純粹帶實際性質的問題上，所有一切不同的意見，均非小題大作、絕不妥協、板着面孔來進行黨內鬪爭不可。斯大林同志說：『在時事政治問題上，在純粹帶實際性質的問題上，是可以而且應該與黨內抱有別種意見的人作一切妥協的。』（同上）

當着黨內發生機會主義思想，存在原則上的分歧，那我們必須進行反對各種錯誤原則與機會主義的鬪爭，來加以克服；而不是說在黨內並無原則上的分歧與機會主義發生之時，主觀的硬要擴大同志間在某些純粹帶實際性質的問題上之不同的意見，並把這當作『原則分歧』，硬要『搜捕』某些同志當作『機會主義者』，來作爲黨內鬪爭之射擊的『草人』；並且以爲黨的工作，黨的發展，無產階級革命鬪爭之勝利，就靠對於這種『草人』的射擊之火力的强度，而得靈驗如神的開展。當然，這並不是甚麼眞正要鄭重其事的進行黨內鬪爭，而是對黨開着玩笑，把帶着極嚴重性質的黨內鬪爭當作兒戲來進行。

對於黨內某些犯了原則錯誤機會主義思想的同志，當着他不聽說服，不顧黨的批評而堅持錯誤，剛愎自用，頑固不化，抵抗黨的方針，或者採取兩面派態度的時候，應該給以刺激

『公開批評，以至給以組織上的打擊和處分，都是必要的。但是如果這些犯錯誤的同志，並不堅持錯誤，經過討論說服之後，願意改正錯誤，放棄他原來的觀點，或者正在冷靜考慮他的錯誤，而與其他同志進行平心靜氣的討論之時，並不是也要給以打擊與處分。自我批評與黨內鬪爭，並不以面孔板得愈兇就愈好，也不以處分同志愈多就愈好，而以眞能教育黨，教育犯錯誤的同志，糾正錯誤，鞏固黨，爲自己的最高的目的。如果在和平的討論，說服與批評的方式之下，能夠達到這些目的，而不須要板着面孔爭得面紅耳赤，而不須要處分同志與打擊同志，如果這是可能的話，那當然是再好也沒有的。然而，我們在以前某種時期內，常常很難聽到黨內的一種公開的公論，說這種並沒有原則分歧的黨內和平與黨內團結是很好的，必要的。照某些似乎瘋癲的人來說，任何黨內和平，即使是在原則路線上完全一致的黨內和平，也是要不得的：而必須『平地風波』的來製造黨內鬪爭，才能算得『布爾什維克』。當然，這並不是甚麼『布爾什維克』，而是近乎不可救藥的人和以『布爾什維克』來投機的人才這樣。

同志們！這就是說，爲甚麼上述四種態度都是不對的緣故。這就是說，我們要用怎樣的

態度去對待黨內各種錯誤缺點和壞的現象的解答。本來，我們就是在反對黨內黨外各種黑暗東西的鬪爭中來改造世界與人類，同時也改造我們的黨和我們自己。黨內鬪爭，是黨外階級鬪爭的反映。黨是在黨外階級鬪爭中——在廣大羣衆革命鬪爭中來鍛鍊、發展與鞏固自己，同時，黨又在黨內鬪爭中達到自己的鞏固與統一，而更有計劃的、正確的、有力的去領導廣大群衆的革命鬪爭。所以，對於黨內各種錯誤、缺點及壞的現象，採取自由主義的態度，企圖抹煞黨內原則的分歧，躲避黨內鬪爭，掩蔽黨內矛盾，敷衍了事，是根本上不對的。是對敵人有利的；因爲它與階級鬪爭發展的規律相反，與我們在鬪爭中改造世界與人類的基本觀點相反。所以使黨內鬪爭脫離黨外的階級鬪爭——脫離廣大羣衆的革命運動、而變爲空洞的清談，也是不對的；因爲，離開廣大羣衆的革命鬪爭，就不能鍛鍊、發展與鞏固黨。但是，如果把事情弄到另外一個極端去，對於一切有錯誤、缺點但不是不可救藥的同志，抱着絕對的態度，機械的去進行黨內鬪爭，主觀的去製造黨內鬪爭，也是不對的，因爲，這也要毀損黨，給敵人以乘機攻擊我黨的機會。這也是完全違背黨的發展之規律的。對於黨內犯錯誤的忠實的同志，不是一開始就和他們決絕，而應該抱着愛護與同情的態度去說服、教育與鍛鍊

他們，不到十分必要的時候，不公開打擊他們、驅逐他們。當然，我們不能容許任何人來損害黨的利益，我們也必須預防投機份子、奸細、托派份子、兩面派份子，利用一切機會來損害黨的利益。

雖然，在我們的黨內今天還存在着某些錯誤與缺點，還有某些個別的部份的壞的現象，但是，我們完全相信，在工人運動的發展中，在偉大的羣衆革命鬪爭中。是能够而且一定要肅清這一切東西的。中國共產黨以往十餘年來鬪爭的歷史及它在各方面的偉大的進步，和世界各國工人運動發展的歷史，都使我們對於這一點完全的深信無疑。

黨內鬪爭，是整個革命鬪爭中不可缺少的必要的組成部份。因此，我們的同志，不獨是應有黨外鬪爭的鍛鍊與修養，而且應有黨內兩條戰線鬪爭的鍛鍊與修養。但是，這一點在我們不少的同志中，還沒有眞在深刻的體會到，還缺乏這一方面的鍛鍊與修養。這表現在黨內許多無原則的鬪爭中，表現在以下的事實中：即我們有些同志特別在部隊中工作較久的某些同志，當他們與黨外反革命鬪爭時，不論是如何的殘酷，如何的艱難困苦，受打擊、委屈與冤枉，他們是絕不動搖、抱怨與傷心的。但是，當他們在黨內鬪爭中，他們就絲毫也受不起

批評、打擊、委屈與冤枉，甚至連一句話也受不起。或者他多疑，以爲別人的某些話是暗示着他的，爲了這些話，他可以抱怨、傷心至於極點。同志們！這種現象是不能不引起我們注意的。

一方面，我們應該說，這些同志一般都是很好的同志，因爲他堅決的和反革命鬪爭，他把自己的黨當作溫情滿懷的母親。當他在和反革命進行了各種艱難困苦的戰鬪之後，回到自己偉大母親的懷抱中，是應該受到各種鼓勵、安慰與愛撫的，而不應該再受到任何打擊、批評與委曲。他們的這種希望，也是應該有的。然而，有一點他們沒有估計到或者估計不足，這就是我們黨內還有各種錯誤、缺點，還有黨內鬪爭，每一個同志也必須經過這種鬪爭，在黨內鬪爭中受到各種正確的或不正確的批評、打擊，以至委屈和冤枉，是不可免的，每一個黨員都是要經過的。這並不是黨的無情，而是黨在階級鬪爭中不能避免的現象。但是，這些同志沒有估計到這一點，所以一遇到這種現象，就覺得奇怪，就出乎意外的難過與傷心。

在這裏，我覺得一方面我們的同志要注意和其他的同志團結，要用誠懇坦白的態度對待同志，不要隨便的用言語去傷害其他同志，不要挖苦刻薄；尤其不要在別人的背後不負責任

的去批評同志，除開十分頑固、堅持錯誤、在黨內作各種壞事的人以外，對一般同志的錯誤，應該精密的、誠意的站在帮助與愛護同志的立場，當面的勸告與批評。這是我們尤其是比較負責的同志應該注意的。應該記着中國一句古話：『利刀割體創猶合，惡語傷人恨不消。』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我們同志自己就應該經常有黨內鬭爭的準備，應該受得起打擊、批評，以至冤枉、誤會。尤其不要爲別人一些不負責任的，甚至不正確的批評與流言所刺激而衝動起來。除開同志間組織上正式的相互批評以外，只要自己的思想行爲正大，對於別人不負責任的誤會與批評，必要時可以申明與解釋一下，如果解釋不了，只好讓別人去說。也應該記着中國兩句古語：『誰人背後無人說，那個人前不說人』？『任從風浪起，穩坐釣魚船』，因爲世界上完全不被別人誤會的人是沒有的。我們一方面應受得起誤會，不牽入無原則的鬭爭，另一方面自己應經常警惕，檢點自己的思想行動。

這就是說，我們自己不要用言語隨便去傷害別的同志，但當別人用言語來傷害自己的時候，應該受得起。

黨內無原則的糾紛，我們是在根本上反對的，黨也是在根本上禁止的。因爲它『無原則』，對黨有害無益。因爲它『無原則』，所以沒有多大『是、非、善、惡』可分，所以我們不要在無原則鬪爭中去評判誰是誰非，去計較誰好誰劣，這是弄不清楚的。我們只有在根本上反對與禁止這種鬪爭，要求進行這種鬪爭的同志，無條件的停止這種鬪爭，回到原則問題上來。這是我們對無原則糾紛所採取的方針。但是，不管黨的禁止和我們的反對，黨內某些無原則糾紛仍然要發生或者在某些原則鬪爭中夾雜着許多無原則的問題又怎樣呢？或者這些無原則的糾紛特別要來光顧我，把我牽扯在內，又怎樣辦呢？那末，我們還只有着重原則問題，而不要去着重無原則問題，還祇有根據上述的方針嚴正對待這些無原則糾紛，始終站穩自己的原則立場，不被牽扯到無原則糾紛中去。不要人家來一個『不對』，我也還他一個『不對』。我應該始終站在『對』的方面，去反對人家的『不對』。這件事對於我們某些同志來說，是很不容易作到的。所以，也必須有鍛鍊和修養。

總而言之，我們在思想意識上的修養，就是要我們在基本上鍛鍊成爲一個忠誠而純潔的前進的模範黨員和幹部。我們要：（一）從馬列主義的學習與革命的實踐中來建立自己的共

產主義的人生觀、世界觀，建立自己的黨與階級的堅定立場；（二）根據共產主義的人生觀、世界觀與堅定的黨的立場，去檢查自己一切的思想行動，糾正一切不正確的思想；同時，以此去觀察問題觀察其他同志；（三）經常採用適當的方式與態度和黨內各種不正確的思想意識作鬪爭，特別是影響到當時革命鬪爭的各種思想；（四）在思想、言論、行動上嚴格的約束自己，主要是對於當時革命鬪爭有關的政治思想、言論和行動有嚴格的立場與原則來約束，除此以外，最好連許多『小節』（個人生活與態度等）地方也注意到；但對其他同志的約束，除開原則問題與重大的政治問題外，就不要過份嚴格，不要在『小節』地方去『吹毛求疵』。

同志們！黨員基本的思想，意識的修養，簡單講來，就是這樣。

六　在政治上展開我們的思想鬪爭

但是，同志們！僅僅只是這些，僅僅是這些最基本的東西還不够。我們必須還把思想上鍛鍊和修養的重心放在當時的政治鬪爭和政治路線上來。因爲政治鬪爭是階級鬪爭的最高形

式，無產階級的思想意識，是最完全最具體的表現在無產階級對於當時政治鬪爭所採取的立場和態度之上，表現在對於當時政治鬪爭所採取的方針和路線之上。我們的思想意識，不是抽象的與不可捉摸的，而是具體的表現在我們對於各種事物、各種問題的觀察和言論、行動與計劃、方針等等之上，而特別具體的表現在我們對於當時政治鬪爭中各種基本的重大的問題之觀察和言論行動之上，所以我們看到各人對於當時政治鬪爭中各種基本重大的問題所採取的立場和態度，看到各人對於這些問題的觀察，對於這些問題的言論、行動與計劃、方針等等，我們就可以知道：各人的思想在當時主要的是代表何種階級的觀點、嗜好、情緒和希望及利益與要求。所以決定我們是否爲無產階級的代表，或者還是小資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代表，並不僅僅由我們主觀的願望來決定，而主要的是由我們對於當時政治鬪爭中各種基本的重大的問題所採取的立場與態度及言論、行動、計劃、方針等等，是否眞能代表無產階級在這些問題中的希望與利益和要求來決定，不能說，僅僅我們主觀上願意代表無產階級，願意作一個社會主義者、共產主義者，而我們在客觀上就已經成爲無產階級的代表，成爲眞實的社會主義者、共產主義者。這還完全不夠。世界上不知有多少人自稱爲「無產階級的代

表」自稱爲，『眞正的社會主義者、共產義主者，或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從空想的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俄國民粹派主觀的社會主義，以及最近歐、美各國的社會民主主義，俄國少數派主義、及托洛斯基主義，布哈林主義以至中國的葉青之流等等，他們都以『眞正的』社會主義者、共產主義者，或馬克思列寧主義者自任，或者還以『眞正的』無產階級的代表自任，然而，在客觀事實上，他們都不是社會主義者、共產主義者，不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者，不是無產階級的代表，而是小資產階級的代表及資產階級在工人運動中的代理人，是法西斯侵略者走狗與奸細；而不管這些人的主觀願望是怎樣。至今眞正能够代表無產階級解放長遠的利益與要求的，眞正的共產主義者，馬克思列寧主義者，還只有各國眞正的布爾什維克主義者，各國的共產黨人。因爲各國的共產黨人，眞正的布爾什維克主義者，他們不只是『自稱』與『口講』的無產階級的代表和馬克思列寧主義者，而是他們在無產階級的長年的反對國際資產階級與一切反動勢力的革命鬪爭中，在各個不同的國家與不同的時期中，對各種基本的重大的政治問題採取了無產階級的立場與態度，運用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方法去觀察這些問題，去規定無產階級行動的方針、路線和計劃，並且動員與領導了廣大工人羣衆及勞動

羣衆，去進行戰鬪，獲得了偉大的革命的勝利。客觀的無產階級的長年的革命鬪爭，證明布爾什維克主義者並且只有布爾什維克主義者是眞正的馬克思主義者、列寧主義者，是眞正的無產階級解放利益的最好代表者，而其他一切『自稱』與『口講』的社會主義者、共產主義者，都不是無產階級的代表。他們都是代表着其他階級的意識形態，或者只是代表工人階級中一部份已經投降了資產階級的工人貴族之意識形態。所以，我們觀察一個政黨或某些人們是否爲無產階級的先鋒戰士，是否眞正的共產主義者，不只是要看他們的宣言、決議和言論，而主要的是要看他們的政治行爲，看他們在政治鬪爭中所採取的立場與態度，所給予在鬪爭中的各階級的影響如何來決定。

所以我們在思想上的鍛鍊和修養，必須首先着重的爲黨的正確的政治路線而進行鬪爭。必須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去研究當時的政治情況與經濟情況，從歷史上去研究社會中各階級的相互關係與力量對比及其在鬪爭中所採取的政治方針，政治任務和鬪爭方式等，並從歷史上去研究各個政黨在鬪爭中的演變，研究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各種派別，無產階級政黨的各種派別，和這些派別在無產階級革命鬪爭中對各種基本的重大的問題所採取的立場、態度與方

針、計劃等等，以及許多這些派別又如何背叛無產階級了在這些研究中，我們可以預測將來政局演變的趨勢，無產階級及其政黨在當時政治生活中的地位與作用，以及我們應該採取怎樣的正確的政治戰略戰術去進行鬪爭，怎樣並且從那裡去開始與進行自己的工作，以便把革命和無產階級推向前進。除此以外，我們還應該積極的參加到當時的政治生活與政治鬪爭中去，經常研究時局的變化，揭破各種政治思潮在當時的反動性與錯誤，宣傳自己的政治方針與要求，動員羣衆爲切近的政治要求與經濟要求而進行戰鬪，在實踐中去考驗我們的政治路線。除此以外，我們還應該在鬪爭中去研究羣衆、了解群衆的生活、習慣、情緒和要求，以及群衆的覺悟程度。政治經驗等，以便採用適當的方式、口號和要求去團結與動員群衆到當時的革命鬪爭中去，在鬪爭中提高群衆的覺悟與要求。除此以外，我們還應該在鬪爭中向群衆學習，仔細傾聽群衆中的意見與呼聲，絲毫不要減弱我們與羣衆的聯系，虛心的研究群衆在鬪爭中各種新的創造與新的經驗，吸取其中之好的東西，加以整理，給以理論上的根據，使之一般化，以便補足我們的經驗與知識，充實和發展我們的理論與思想。總而言之，我們要站在無產階級的立場上，積極的、勇敢的去參加政治鬪爭與政治生活，要注意研究各種政

治問題，提高自己對於政治問題的興趣，使自己的思想在政治上展開，以及於其他各部份，並使自己的思想隨着客觀政局的演進，各種新事物的產生，不斷的求得發展、進步與深入，並且要在情勢若有變化時，能夠勇敢的、不怕負責的、獨立的決定自己的政治方向，改變自己的工作方針、工作方式和鬪爭方式，不怕負責的拋棄在鬪爭中已經過時的、陳腐的、舊的口號和舊的決議，而用新的口號和新的決議去代替。祇有這樣我們才能夠，不僅使自己鍛鍊和修養成爲一個忠誠純潔的無產階級的戰士，而且使自己鍛鍊和修養成爲一個勇敢的前進的戰鬪的無產階級的政治家與革命家。

在共產主義事業中須要有各種不同的人材。共產黨員須要分佈到各種不同的工作部門擔負各種不同的工作。但是所有共產黨員都不應該只是各個部門中一個簡單的工作者，而應該同時又是一個自覺的政治戰士——在政治上是有興趣的、開展的、勇敢的、前進的、戰鬪的無產階級的政治戰士。只有這樣，他才能夠從政治上來了解他所擔負的那部份工作在整個革命運動中所佔有的地位和作用，把自己的工作者組織任務提高到政治任務的水平，服從於當時的政治任務，才能夠使自己的工作作得更好，並推進其他工作者與其他部門的工作。在這

體，我特別指出：黨在軍事部門的工作，也服從於黨的政治任務。同時黨的軍事工作也推動黨的其他部門的工作的開展。軍事工作雖然目前是黨的中心工作，但不能使黨的政治任務去服從軍事工作。

一切工作，一切鬪爭，和一切努力，都服從於無產階級在當時的革命鬪爭（國際範圍內的與一國範圍內的）中所提出的政治任務，黨內鬪爭也服從於黨的政治任務，所以我們要集中注意力，集中火力，去反對當時妨害黨與無產階級實現政治任務的各種思想和行動，去反對當時的主要危險。所以我們不是在各個時期把黨內各種錯誤缺點平列看待、平均、不分先後與輕重的、沒有中心的、瑣碎的去進行黨內鬪爭。

同志們！我們共產黨員不應該對於政治問題漠不關心，在精神上萎靡不振，這樣的人，雖然他可以避免在政治上去冒犯某種可能的嚴重錯誤，但這絕不能成爲一個好的共產黨員。好的共產黨員，一方面他在基本上必需是忠誠純潔的、堅決反對人民公敵、克己奉公的、埋頭苦幹的、遵守紀律的、有很好共產主義道德的無產階級的戰士，同時他必須又是積極勇敢的、前進戰士的、在政治上開展的、在各種變化複雜環境下行動機警不致迷失自己方向的、

有創造活動和有能力影響於現實發展之規律性的無產階級的先鋒。只有這樣的共產黨員，才是品質兼優的共產黨員、無產階級隊伍中傑出的人物。

我們不能想：像某些黨員如果在政治上採取了錯誤的路線、他在組織路線上，思想鬪爭上可以不犯錯誤，可以正確的提出組織任務、正確的進行思想鬪爭、正確的決定組織方式、鬪爭方式等。這是不可能的。政治路線錯了、根據於這一政治路線所提出的組織任務、鬪爭方式、幹部政策、對待同志的關係和態度等，必須是不會正確的。所以我們必須首先注意不要在政治上犯錯誤，尤其是路線上的錯誤。所以，我們的黨員必須堅決站在黨的正確的政治路線上進行鬪爭，參加各種革命的實踐，才能在思想意識上鍛鍊自己，清除各種非無產階級的不正確的思想、意識。同樣，我們也不能想像，如果在某些黨員的思想意識中，浸透着各種非無產階級的思想，他們在政治上、原則上可以完全不犯錯誤，可以透徹的看到真理，擁護真理。這也是不可能的。他們在基本上就不是或者不堅定的站在無產階級的立場、從無產階級解放的長遠利益出發，去提出政治任務與組織任務，去決定鬪爭的目標、鬪爭的方式等。那末，他們要犯錯誤，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們必須在思想、意識上進行修養，必須確定

自己堅定的無產階級的立場（雖然在政治上、組織上犯錯誤還有認識論上的根源），然後，我們才能自覺的、堅定的、毫無保留的站在黨的正確的政治路線上進行鬪爭，去反對人民公敵，並在鬪爭中去發揚與充實黨的這一正確的路線。只有這樣的黨員，他才不僅是忠實於無產階級與共產主義的事業，而且他能在黨的鬪爭中，不斷的正確的去發展自己，成爲黨內活躍的「積極的因素與新鮮的血液」，推動我們的黨前進。

同志們！思想意識上的修養，我就講到這裡爲止。關於黨員在黨的組織及紀律方面修養，下次再講。

（三）組織上和紀律上的修養

這一章是根據劉少奇同志在華中黨校的報告記錄整理而成的，但並未經過他親自校閱，特此聲明。

一　黨員與黨及其他黨員的關係

黨員在組織上的修養反映着黨員個人與黨的關係及黨員個人與其他黨員的關係。黨員應該採取什麼立場、方式和態度，去對待黨和其他黨員，——這就是黨員在組織上的修養。我們先來說明黨的組織結構。

A、黨是矛盾的結構。

黨的組織結構是怎樣的呢？這同其它事物一樣，是矛盾的結構，是矛盾的統一體，即

兩個相反的東西結合在一起。成爲一個新的東西而存在。自然科學告訴我們，世界上每一物體，都是這樣結合成的。世界上已經發現有九十四種原子，每種原子都是由陽電子和陰電子結合成功的。陽電子和陰電子是相反的東西，結合在一起，就變成了一種新的東西。例如：金子是一個陽電子与個陰電子結合成的，水銀是一個陽電子和八個陰電子結合成的。由於電子結合的數量的不同和運動的不同，就造成了世界上各種不同的事物。一定要兩個相反的、矛盾的東西結合起來，才能成爲一個新的東西。結合不等於混合，不是總和，也不是「十」號。相同的東西加起來只能有量的增加，不會有質的變化。例如一條牛加一條牛仍是牛，一升米加一升米仍是米，但是一條公牛加一條母牛就形成了新的關係，一個男人加一個女人便成了夫妻的關係。一切東西都必須是矛盾的統一體。

我們共產黨也是由各個不同的黨員結合而成的；它的基本結構是支部。比如我們黨員三人以上可成立一個支部或小組，但支部或小組不是僅僅一個黨員加二個黨員的關係。一個黨員加二個黨員等於三個黨員，——這只是一個加號的關係，還不成爲黨的結構（組織）。怎樣才能成爲一個組織呢？就是說三個黨員中要有一個支部書記，二個支部成員，或是一個組

長二個組員。支部書記和支部成員的結合，或是組長和組員的結合，都是矛盾的結合，即是領導者和被領導者的結合。領導者和被領導者結合起來就成爲一個統一的組織，有了這種統一的組織才有力量。這種統一的組織就是黨——這就是黨的基本組織結構。

整個黨的結合形式就是黨的各級領導機關和全體黨員的結合，就是由黨的中央和黨的各部份、各機關以及各個支部的結合，就是黨的領袖，黨的幹部和全體黨員大衆的結合，就是黨的上級組織和下級組織的結合。因此我們黨的結構不是混合物。不是幾十萬黨員的簡單的總和不是沒有一定的結構的，而是幾十萬黨員按照一定的組織形式和一定的規則結合起來的：是一個矛盾的結合，有領導者和被領導者，有黨的領袖和黨員，有黨的上級組織和下級組織。黨的這種組織結構使黨具有強大的戰鬪力，否則就是『烏合之衆』了。

黨也不是聯合會，不是各個地方黨部的聯合組織，而是不同的黨員，不同的組織部門結合成的一個集體性的整體。這個集體組織和聯合組織是不同的。

黨的具體的結合形式就是民主集中制。黨的民主集中制反映出黨如何把廣大的黨員大衆同黨的領導者結合起來，如何把黨的各部門同黨的中央結合起來，如何把黨的上級組織同下

級組織結合起來，這種結合形式的最具體的表現便是黨章上關於支部的規定。要怎樣才能達到黨的統一的目的。才能把幾十萬黨員結合成一個統一體呢？黨的統一的內容與實質就是馬克思主義所造成的思想上的一致。這種思想上的一致是最基本的，沒有這種一致，黨的結合就不可能，黨的一致就要破裂，所以黨內如果有思想上、原則上的分歧，就必須發動鬪爭，重新取得一致。如果有少數黨員堅持自己錯誤的思想和原則而不放棄，那末最後就必須把他們開除出去（如托派和右派）。如果堅持這種錯誤思想和錯誤原則的是黨內大多數，那末最後不免要同他們分裂，另外成立一個組織（如列寧脫離社會民主黨而另外組織共產黨）。

由於黨員在思想上的一致，就造成了組織上、行動上和紀律上的一致。這就是黨的統一的具體形式。如果沒有組織上、紀律上和行動上的一致，思想上的一致便無法體現，無從寄托與鞏固。共產黨的統一便是由這種思想上的一致再加上組織上、紀律上和行動上的一致而得到的。

民主集中制是黨的結合的具體形態。反映着黨內的組織關係，確定黨內領導機關與被領導者，——小組長與組員，支部書記與支部中各成員，上級機關與下級機關，中央與全體黨

員之間的關係的。所以，民主集中制的目的是爲了保證黨思想上的一致，保證黨組織上的統一。先有思想上的一致，才能保證組織上的統一；但是組織上的統一又能幫助和推動，甚至在某種程度上鞏固思想上的一致。所以民主集中制也就是保證黨在組織上思想上統一的具體形式。這是民主集中制的意義。

民主集中制的原則是：少數服從多數，個人服從組織，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除了這些原則上的規定外還要加上紀律上的約束，就是說每個黨員都要依照組織原則做，違犯了這些原則便要受紀律的制裁。紀律是帶有强迫性的，而所有紀律上的規定都是用來正確規定黨員與黨的關係以及黨員與黨員的關係的，用來保證與維持黨的統一的。只有認識了這些基本組織原則，才能進一步談黨員的組織修養。

B、黨員與黨的關係，黨員與其他黨員的關係應怎樣確定？

我們黨有幾十萬黨員，每個黨員只是幾十萬個之中的一個，要幾十萬黨員結合起來才成爲黨。所以黨員對黨的關係就是各個份子（個體）與整體的關係，好比就是細胞與人體的關係一樣的。黨員是各不相同的，有能力大小的不同，有男女性別的不同，有工作崗位的不同

等等。因爲黨是由各種不同的黨員結合而成，就使黨有各種不同的組織部門。

我們每個細胞與人體的關係來說，細胞的健康和發展可以推進人體的健康和發育，而人體的健康和發育使得細胞也強壯。一般的說，是整體決定了部份；死人身上是找不出活細胞來的。但是用人體來譬喻我們的黨，也有不大確切的地方。因爲第一，人的腦袋給人家割去了不會再長出第二個腦袋來的；但是假如黨的中央負責人都被敵人捉去了，並不能消滅我們的黨；一個中央委員會被破壞了，又會產生出另一個中央委員會來。第三，單個細胞在人體中所起的作用不能超過於單個細胞的作用之上，但是一個積極努力的黨員就不只是做一個人的工作，他甚至於能推動整個黨向前進，推動許多黨員都前進。所以每個黨員應該成爲黨內積極的、活動的因素，應該起積極的、推動的作用，而不應起消極的作用。黨的一切工作，一切勝利都是由黨員努力得來的；沒有個別黨員的努力黨就不能前進。

但是同時要知道，每個黨員不論他能力多少大，不論他做什麼工作，起多大作用，他總不過是幾十萬黨員中的一個，是列寧黨的這個矛盾機構中的一份子，應該是站在黨內來領導和推動整個黨而不是站在黨外或黨的頭上來領導黨。列寧、斯大林都是站在黨內來領導黨，

並推動黨前進的，都是作爲一個黨員在黨內來起作用的。

黨員同黨的關係，具體來說，就是黨員與其他黨員的關係，黨員與領導者和被領導者的關係，即是與上下級的關係，與中央、與支部書記、與小組長的關係。這就是說，你要做一個好黨員，那麼當你做一個普通黨員，做一個小組長，做一個支部書記，以至於做一個中央委員，都要做得很好；你要會領導人家，又會被人家領導，光會領導人家，或光會被人家領導，都是不夠的。

有一個人向我吹牛皮，說他自己會做人。但是他同他的父親，同他的老婆，同他的弟兄，同他的朋友都吵得一場糊塗。我問他：『你是人家的兒子，丈夫，哥哥，朋友。你不會做一個好兒子，好丈夫，好哥哥，好朋友，你怎麼能做一個好人呢？』其實他說會做人是空的。做一個好人不是空的，做一個好黨員也不是空的。在黨內有領導者與被領導者；但不管他是領導者和被領導者，總之，都是黨員之一。每個黨員應依照他在黨內的具體地位而與其他黨員，與黨的領導機關或被領導者建立正確的關係。

這種關係是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則建立的。就是說，由黨員大多數選出黨的領導機關，

決定黨的方針；而領導機關必須向黨員做工作報告。這就是民主。但是在另一方面，黨員又必須服從黨的領導機關。這就是集中。因此黨員與領袖的關係就是，一方面黨員決定了領袖，另一方面黨員又須服從領袖；一方面領袖須服從黨員與黨組織的支配，同時又須支配黨員。黨內沒有不受黨的組織支配的任何個人，如果領袖不受黨的支配，不受黨員的支配，而要支配黨，就不成爲領袖。但是黨一定要有領袖，因爲只有這樣才能成爲一個有組織的整體。黨的上級爲下級所決定，下級又必須服從上級，這便是民主集中制規定的矛盾的統一。因此黨員就必須依照自己所處的地位來確定對上下、對左右的關係，以達到黨內的團結，加强黨的戰鬪力，推動黨前進，這種修養就是所謂黨員在組織上的修養。

一個黨員在黨內要起積極的推動的作用，而且這種好的作用要儘可能起得大些，但到底能起得多大呢？

一般的講是黨決定了黨員，但是如果黨員的能力强，在某一時期，對某一事情，在一定條件下，在某一程度內，可能有決定的作用，可能對全黨或黨的某一部份、某一組織起決定的作用。中國從前有『英雄造時勢』還是『時勢造英雄』的爭論。一般的說，英雄不能創造

時勢，歷史行程有其自己的發展規律性，不能被個人所改變。」但在某一個具體的革命鬪爭中，某一個具體事實上，某幾個領袖（英雄）却可能決定其勝利和失敗。例如蘇聯的十月革命，如果沒有列寧，也可能失敗的。有了這末一個列寧，有這末一個布爾塞維克黨，而且處在那樣的時期，和那樣的條件下，十月革命才得到了勝利。但是即使沒有列寧，無產階級革命却一定會爆發，而且一定要達到勝利的，雖然可能不在一九一七年十月。又如中國大革命時，有了一個列寧，大革命也許不會失敗的。現在的事情也一樣。常常一個黨員的好壞決定了那個地方工作的成敗。如皖南事變也是一樣。如果換了一個人去，也許不會遭受那麼大的損失。在這些地方，個人常常起有決定作用。這在我們部隊中也看得很清楚的，個把好黨員的領導常常把一個部隊弄得很好。個把在理論上、組織上、政治上有修養的黨員能把整個組織部門中其他黨員的水平都提高一步，把工作也向前推動許多。馬克思、恩格斯，這麼兩個人就創造了無產階級的黨。這個黨後來被第二國際的機會主義領袖們所弄壞，於是又出來一個列寧，他創造了俄國布爾什維克黨，反對第二國際，領導十月革命達到了勝利。

當然，要起作用，必須要有相當的地位。一個普通黨員起的作用就小，一個領導者起的

作用就。但這是沒有多大關係的，只要他眞有本領，眞能起積極作用，則雖然今天沒有重要地位，到明天、後天仍會有重要地位給他的。黨會提拔他的。黨員不能因爲要起大作用，就要求黨派一個決定的地位給他。

民主和集中——這是兩個矛盾的概念。但這個語句上、概念上的矛盾正是反映出客觀事實上的矛盾。反映着黨的矛盾的結構。黨的民主集中制就是反映黨員與黨，下級對上級，上級對下級的矛盾的關係的。『民主是手段，集中是目的』——這樣的說法是錯誤的。因爲它不能說明民主與集中的關係，不能說明民主與集中的矛盾的結合。黨的目的是團結統一，加强戰鬪力。整個民主集中制就是達到統一這個目的的道路。只有民主或只有集中都不能達到統一團結。統一不只是集中，而是民主的集中。沒有民主就沒有集中；同時，沒有集中，也不能有眞正的統一。假使以爲僅々集中就是統一：則民主就變爲分裂了。中國的頑固份子就是這樣說的。只講集中就變成了專制政體，在黨內就變成了家長制。家長制不是黨的正確的結構，正確的結構是民主集中制。

黨員在黨內，不論做中央委員，做省委書記或支部書記，他必定與別的人發生關係。在

這裡，就發生了上下級的關係。下級對上級要服從，但同時又要監督他（每一個黨的領袖，黨的領導者都要受黨員的監督，同時任何黨員都有權監督別人）。如果上級弱，還要幫助他。這也是矛盾的，做上級的要指揮下級，要傾聽下級的意見，實行民主，有甚麼事情就要和大家商量討論，下級錯了，還要糾正他。對自己左右平行的同級組織，就應互相尊重，互相幫助，互相觀摩，互相競賽。如同級犯了錯誤，就應向上級提出意見。總之，每個黨員，應該站在黨的立場上，利用現在的位置，來起積極的作用，來處理自己對其他黨員，對上下級的關係，應該採取適當的方式，去開展黨內鬪爭。這樣做才能達到黨的統一，以便和階級敵人進行鬪爭。用這樣態度去團結黨員，對待同志，才是黨的正派人。如果懷着個人的企圖，不擇手段，打擊別人，或甚至組織派別，這是不正派的人做的，事情是不能被允許的。

黨員相互間的監督和批評是爲了幫助別人，爲了黨的團結和統一。因此，方式應誠懇、坦白，光明，分別具體對象，採用具體辦法；應是客觀的，就事論事的，而不是憑空猜想的。要達到誠懇和坦白，就要正面提出意見。我們有許多同志，由於怕得罪人，怕上級責罵，怕自己吃虧，不敢正面提出意見；這是軟弱的表現。也許你批評上級負責人，他會發脾

氣，打擊你，報復你。這樣的事情也有過的，例如張國燾就是這樣的。但是共產黨員要主持正義不要怕得罪人。共產黨員要擁護眞理，爲了擁護眞理即使暫時挨打擊，被冤枉，遭反對，吃些苦頭也不要緊的，遲早總要弄明白的。共產黨員一方面要自己不違背眞理，不做不正派的事情，但是對別人的不正派的事情一定要講。當然，講的方式要講究一下，但這裡是爲了講的話能够收得更大效力。我們不去打擊別人，但別人要打擊我時，我爲了擁護眞理是無所畏懼的。以上便是黨員組織上修養的基本出發點。

二 民主集中制之執行

A、集體領導和民主集中制。

上面說過，黨的組織結構的具體形式是民主集中制。黨是有組織的，有組織系統的：黨內有領導者與被領導者。但是黨的領導是集體的領導。不是個人的領導。因此，必須要有民主，然後才能實現集體的領導。因爲所謂集體領導即是集合全黨的經驗和智力，集合全黨的好的意見，計劃成爲一個決議案，成爲一個方針。

任何一個共產黨員，不論其地位怎樣，只要他有相當的水準，他能認識革命的規律性；他就有機會提出他的意見。如果他的意見中有一部份好的，那末這一部份好的意見就會被採納，作為黨的總的領導方針的一部份，就是說，他就參與了黨的集體領導。因此，也就是說，任何黨員都有機會參加黨的集體領導，參加對全黨，對革命的領導。

同時領導又是多方面的，是具體的，如領導戰爭，領導工農運動，領導政權，領導油印工作，領導財務工作等。因此，黨的領導除了一般的戰略策略的確定外，其他一切領導都是具體的；而各部份具體工作之領導，又皆有其自己的規律性；因此，又需要各方面的、具體的領導者，就是說，要具體領導下的個人負責制。可是各方面的具體的領導也是有一般性的，因為它是總的集體領導的一部份，如果每一部份具體的工作領導得很好，也就使普遍的工作都做得好。所以，集體領導和個人負責是統一的。

我們黨的戰略策略的方針是已經確定的了。這是全黨同志大家根據馬列主義的基本原則，研究了具體的中國社會所得出的共同結論。這是馬列主義的原理在中國的具體運用。（但是如果有人還有新的意見，仍舊可以提出來的。）這亦就是黨的集體領導的根據。

爲了達到思想志識的統一，也必須實行民主集中制。就是說，要大家來討論，發表意見，好的意見要採納，不好的意見要加以說服。民主集中制的意義便是把大家的意見和力量集中起來，組織起來，成爲一個統一的意見，和統一的力量。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則是：少數服從多數，下級服從上級，個人服從組織，全黨服從中央。問題未決定時，大家可以提出意見，既已通過就必須執行。即使你不贊成，也必須服從。民主與集中統一的。沒有民主就沒有集中，同時，沒有集中，也就不能有民主。因爲如果沒有少數服從多數，那末，結果必然要使多數人的利益少數人所破壞，即是說，必然要弄到反而使多數人服從了少數，這就是不民主了。

B、黨內對民主集中制的錯誤認識。

民主集中制的這些基本原則是容易懂得的，是容易爲人背誦的。但是祇有在實踐中眞正依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則去實行的，才能算是眞正懂得這些原則，才能算是布爾什維克。

根據中國黨的經驗教訓，證明實際上有很多人並不懂得民主集中制。因爲民主集中制的許多基本原則，是絕對的，無條件的；但是有很多人却認爲是相對的，有條件的。

據我所知，他們所提的條件，有以下幾種：

第一種人說，要我服從上級和多數是可以的，但上級和多數在原則上，在政治上先要正確。若在政治上錯了，我就不服從。這就是以多數的，或上級的，或中央的正確不正確爲服從的條件。這個條件提出是不對的，這就是破壞了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制的原則規定，只要是大多數，是上級或中央通過和決定了的，就要服從，就是不對也要服從。恰恰在這時候，特別要遵守紀律，要服從多數，要服從上級或中央，不管多數和上級或中央對與不對。

爲什麼不對也要服從呢這因爲：

第一、這只是你認爲上級、中央或多數錯了。到底錯了沒有，還不知道。如果你認爲錯了你就不服從，他認爲錯了，他就不服從，那就沒有黨，只有散夥了事。可是到底是誰對了却並未弄明白。過去黨內任何叛徒，如陳獨秀、羅章龍、張國燾等人、都是以『中央錯了，我對的』爲藉口，來反對中央，並另外成立中央，造成黨內分裂。可是以後事實證明，錯了的恰是他們，而不是中央。

第二、退一，即使大多數和上級或中央眞錯了，你也還要服從，先照錯誤的去執

行。如果不這樣，就會引起組織上的分裂，行動上的不一致，削弱了黨的力量。在今天，關於中國革命基本問題，如像中國社會的性質，中國革命的性質、動力等々問題都是已經有了確定的結論的。所以你所不同意的意見，你所認爲自己對的，上級或大多數錯了的意見，大概不是關於革命基本問題的意見，而是關於個別的局部問題的意見。一般的說，一個共產黨員因局部的個別問題的意見不同，而引起黨的分裂是不對的。進一步講，即使你的意見是對的，但是爲了要實行你的對的意見，也只有服從上級。否則離開了大多數，離開了黨，你也就無從去說服大多數和黨，你的意見也就無從實行。

一般的說，多數人的意見總是比較對的。然而，有時多數人的意見錯了，少數人的意見對了的也是有的。例如，當西安事變時，如果要在黨內展開討論，提付表決，那末多數的意見很可能錯了的。爲什麼多數人的意見錯了，而少數人的意見倒反而對了呢？那是由於客觀事物的發展，歷史的進化還只有少數聰明、有天才、有遠見的人才看得到。在這種情形下，眞理在少數人方面，而大多數人所主張的却是非眞理，那怎麼辦呢？在這時候少數人還只有服從多數，服從非眞理，取得組織上、行動上的一致，但在原則上仍舊保留並堅持自己的意

見，並且告訴大家。雖然大多數錯了，我們仍舊服從你們，但是我要聲明，照你們的辦法去做，是錯誤的，是要失敗的。這樣便是在組織上服從大多數，避免黨的分裂，但在原則上堅持自己的意見，在實際工作的每一步驟中，去說明大多數人的錯誤，去說服大多數。如果一年說服不了，就兩年，甚至五年、十年，只要你說服了大家，那就是一大功勞。但是，如果你一開始的時候，不耐心、不服從大多數，同黨發生了分裂，那就挽救不了黨。所以，即使真的大多數的意見錯了，上級錯了，甚至中央錯了，而你的意見是對的，那也要服從大多數，服從上級，服從中央，你不能單獨行動。你可以向上級控告，但是要按照一定的組織手續。要不然就要引起黨的分裂，就要失去了黨。

羅章龍、張國燾、陳獨秀等都以列寧不服從第二國際組織第三國際爲藉口，來反對中央，破壞黨的統一。這是完全錯誤的。歷史從來不重複的，死板照着歷史上的前例做，是很危險的。列寧在那個時候，成立第三國際是對的；但任何一個共產黨員在今天這樣做都是不對的。因爲第一，那是列寧，這是你。第二，列寧所反對的是第二國際，你反對的是第三國際領導下的中國共產黨。第二國際內部有派別小組，沒有馬克思主義的精神。那是不革命、

不戰鬪的黨。而第二國際完全不同，它是按照列寧的原則建立起來的，它有它的綱領，它有它的戰略策略。你同這末一個黨分裂，就是同列寧主義分裂，同革命分裂。

總之，在第三國際成立以後，想以過去第二國際時代反對第二國際的辦法來反對第三國際，都是錯誤的。因此，有些同志以上級領導不正確爲理由，不服從組織，那是不對的，是破壞了黨的民主集中制，是否認了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則的絕對性，把它看成了相對的有條件的東西，這就不能保證黨的統一。不論對與不對都要服從，——看起來，這好像有些用蠻，但是要把幾十萬黨員組織起來，而且維持黨的統一，不用些蠻有什麼辦法呢？

也有人引證列寧的話說：『黨內如果發生原則路線上、思想上的分歧、組織上的一致就不能保持』；他們把這句話作爲藉口，來作脫離組織的自由活動。要知道列寧的話是對的，但你却引證錯了。列寧這句話的意思是說：如有原則路線上、思想上的分裂，則組織上的一致不能保持；但不是說不應保持，或不需要保持，反之，即使思想上不一致，也還應該服從，應該考慮到組織上的分裂對黨的損失就更大。保持黨的統一是絕對的。就今天，對黨來說，最大的犯罪是分裂。分裂黨的組織的人，應該受最嚴厲的處罰。列寧與第二國際最大思

想上原則上的分歧已經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但是並沒有馬上就和第二國際分裂，一直爭論了十多年之久，等到第一次帝國主義戰爭爆發，第二國際背叛了無產階級，參加了這戰爭，宣告了自己的破產之後，十多年的事實已經完全證實了列寧的話是正確的，於是在十月革命成功之後，才正式成立了第三國際。然而，今天有些人却完全不同，同組織上一有不同的意見，馬上就分裂，各幹各的。這是完全要不得的。即使你同黨的大多數或上級，有原則上的不同意見，而且即使你是對的，人家錯了，但是在組織上你還應服從，仍須保持統一，不能自由行動。不對也要服從，這並非是叫同志們盲從，因爲你眞有不同的意見可以提出討論，或向上級控告的，這是黨所允許的。

第二種人提出另外的條件，他們說：他可以服從組織，服從上級，但一定要上級是能力强的，要上級有本領，會講話，文化程度高。這就是說，以工作能力强弱爲服從的條件。

但是，首先所謂能力强弱，也是各人有各人的看法的。有人以爲說話寫文章漂亮就是能力强，其實這是表面的看法，幹部的强弱應該在鬪爭中，尤其是在艱苦環境中來考驗，能在最艱苦的時候，仍能堅持鬪爭，那就是强的幹部。

其次，以能力強弱作爲服從與否的條件，根本是不正確的。因爲也可能有這樣情形，即是能力弱的在上面負責，而能力強的在他下面工作，要知道工作的分配是不可能完全很適當的。但是即使是領導者的能力比你弱，你也應該服從組織，因爲他是代表組織。這是第一。第二，我們黨的領導是集體領導，即使負責人弱些，仍舊應該幫助他。今天是你的意見好，就實行你的意見。這樣，也就是等于你參加了領導。你能力強就應去幫助負責同志，而且要誠心誠意的去幫助負責同志，幫助領導機關。這是完全必要的，假使你不幫助他，同他調皮、爲難他，不服從他；那就是他的能力強也領導不好的。一個負責人，如果能够得到大家幫助，是能够把工作做好的。黨員應該有互助精神。則不但負責人領導不好，就是你的工作也做不好，整個革命事業都做不好的。你如有好的辦法，儘可向黨提出，如果你眞能幹，黨一定會提拔你，決不會長久埋沒人材的，但是自己爲能幹的人，在事實上，是否眞的能幹，是大成問題的。同樣，你以爲領導者能力弱，在事實上，是否眞的弱也是成問題的，至于你是否比他强些，更是成問題的。也許你去做領導工作，可能做得更不如他。人是各有所長的，也許你的話說得漂亮，文章寫得好；可是實際工作不行；也許仗打得好，但是掌握政

策不行。有人黨性强，但能力差；有人能力强，但思想不好，各有一方面。

如果要別人能力强，我才佩服他，服從他，那便是個人英雄主義，黨內是不容許英雄主義存在的。今天我們不是服從個人，而是服從組織。黨內今天各個黨員的位置，不能如封神榜那樣，擺得都很稱職；然而在幹部缺乏的條件下，也沒有別的辦法。有些事明知叫某一個幹部去擔任並不怎樣稱職；然而，沒有更强的幹部可派遣，事情是等着要做的；于是只好派他去了。但是我們也不能說，我們的幹部就全部不稱職，一般說來，我們有許多工作做得並不比人家差，而且還要好一些。事實上，任何一個機關，任何一個工作，要靠一個主要負責者獨個兒支撐是無論如何做不好的。我們要建立集體的領導，我們應當互相帮助，不能要求領導者一萬能的，有一樣事情做不好就不滿意。所以，以領導者的能力强弱作爲服從的條件是完全不得的。

第三，人是以負責人之資格爲服從的條件。黨齡短、資格淺，在黨內沒有多大名聲，就不服他；大學生不服從中學生，老黨員不服從新黨員。這也是服從個人而不是服從黨的組織。今天由于工作的發展，非用一些新幹部不可。如果有不服從新幹部的觀點，就是妨礙黨

對新幹部的提拔。以資格來競爭是不對的，應當從工作上來競爭。黨員有時甚至要服從非黨幹部。如果負責幹部是非黨幹部，那麼黨員首先要服從他。只有這樣工作才做得好。

第四種人是以組織上負責人地位的高低爲服從的條件。上級黨部派出的同志，就不服從下級的負責人。當然，上級黨部派出的人，具有特殊的權力，可以指示，甚至改造下級黨部的工作。但是一般的講，上級黨負責人參加到下級黨部，就要服從下級黨部。否則就會造成黨內特殊人物，養成個人威權，而削弱組織威權。你是上級的領導者，應當成爲執行民主集中制的模範。縣委派到支部去的同志，在支部範圍內的事情，就應當服從支部的決定。如果上級派來的人，不服從下級的決定，那麼下級的負責人就不能進行工作。黨內民主集中制不是誰領導誰，而是集體領導，是你領導我，同時又是我領導你。任何黨的領袖必須在黨的組織內，在服從黨內大多數，服從民主集中制的條件下，來實行他個人的領導。在我們黨內，個人的特權是沒有的，不以組織的名義去領導是不能允許的。毛澤東同志是全黨的領導者，然而他也服從黨的。

此外，還有一種人以領導人的態度好不好作爲服從的條件，以領導人態度是否好，是否

是自己的好朋友，會否和自己發生過糾紛，是否合得來爲服從的條件。這都是不對的，都是破壞黨的領導的。我們決不能以態度和感情爲服從的條件。只要原則把握得好，事情辦得好，就不必怕他的態度不好。我們是服從黨，服從中央，服從眞理，而非服從個人。任何那一個個人都不值得我們服從的。馬克思、列寧、毛澤東的事情辦得好，他們代表眞理，因此我們才服從他。以態度好不好作爲服從的條件仍是服從個人，是從個人利益和個人立場出發的，而不是從黨的立場出發的：這只能造成個人的結合，而不能鞏固黨的團結；這只會破壞黨的統一，在客觀上帶助了敵人。

總之，所有一切附有條件的服從都是不對的，應該是無條件的、絕對的服從。民主集中制的原則要澈底執行。講的是這樣，而做的是那樣，這就是陽奉陰違的兩面派。有人說：『黨內鬪爭所注重的是原則問題，是政治問題；如果原則和政治上對了，組織方式是次要問題，可以不必計較的。』這種說法是錯誤的。組織方式恰是一個大問題，是一個重大的原則問題。如果組織方式錯了可以破壞黨的團結和統一；要保證和鞏固黨的團結和統一，首先要拿隱瞞組織原則。

共產黨員還要有對事不對人，就事論事的精神。但是我們黨內往往還有這樣的事情，就是某人是我的好朋友，他做了錯事我就給他隱瞞一下，某人同我有私仇，於是遇到機會就給他一個報復，重重的打擊他一下。這就是對人不對事，被感情掩蓋了眞理，是要不得的。我們共產黨員是主張眞理的。只要人家所主張的是眞理，即使這個人同我私人感情不好，也應該擁護他。如果人家主張的不是眞理，那怕這個人是我的好朋友，也應該反對他。共產黨員更要服從組織，凡是組織的負責人，是領導者，即使我同他私人感情不好。也應該服從他。

總之　我們要反對不服從多數，不服從組織，不服從上級，不服從中央的自由主義。黨員如果有同的意見，可以按一定的手續，向上級控告；但是在上級未核准你的控告之前，你仍舊應服從原來的決定。

但是另一方面，我們的各級黨部應提倡越級控告，並且幫助下級黨員向上級控告。尤其關於處分黨員的問題，如果被處罰者不服，那一定要讓他去控告，有些負責人怕黨員向上級去誣告他們，因此反對越級控告，這是錯誤的。因爲上級決不是那麼糊塗的人，決不至於

隨便相信人家的誣告，更何況人家控告你，你也可以控告他的。如果有人誣告別人，查明了是要受處分的，但是如對組織有意見而又不向上級控告。只在底下亂攪那是不對的。

我們主張組織上的絕對服從，但允許控告，並且提倡原則上的爭論。不過控告要經過組織定手續，向一定組織提出；爭論也不能破壞組織原則。

丙、兩種例外情形和靈活執行命令。

至於組織上的絕對服從，遇到下面兩種情況之一，就應該作爲例外處理：

一、發現上級負責人有反黨行爲時。例如過去張國燾反對黨的中央，自己另外組織西北中央局，那時黨員就應該起來反對張國燾，擁護中央。過去在張國燾領導下的四方面軍工作的同志，現在還有很多留在黨內工作，是很好的同志，但是他們都犯了一個錯誤，就是當張國燾組織自己的『中央局』時，大家沒有去反對他。

二、發現上級組織或負責人有叛黨或奸細行爲時（必須有證據），應負責向中央控告，聽候中央解決。同時自己要提高警惕性。

執行上級黨指示和方針，服從其領導應當是靈活的，不是機械的，應當根據具體情況來

決定，如果情況改變，甚至就要改變方針。下級應有能動性、自動性，應當能靈活運用。靈活執行上級的指示，這恰是最好的服從。

例如遵照上級命令去打某處的敵人，而敵人已事先撤退了。這個仗當然就不打了，這決不能算是違反上級的命令。反之，如果敵人已走了，一定還要去放機槍，那才是機械執行命令了。又如決定了明天要罷工，但是到了明天，發現資本家一切已佈置好、罷工一定要失敗，那就應該臨時取消罷工的決定。這不是原則問題或方針問題；這是具體的行動，要按照當時當地的情況來決定的。

民主集中制執行是帶有絕對性和無條件性的。然而絕對的無條件的服從不是不民主；相反，這恰恰是民主。只有不服從的極端自由主義思想才是不民主，因爲這是要使全黨去服從部份，要多數去服從少數。

三 黨的上級黨的負責人，如何執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則

上面講的是民主集中制的一方面。就是說當你是處於普通黨員的地位，處於下級的地位，處於少數的地位，應該怎樣來執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則。

現在要講到另一方面，就是說，當你做了黨的負責人，代表黨的領導機關的時候，應該怎樣來實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則。

這兩方面一定要配合起來才能有完整的民主集中制。

那麼當你領導着一定的黨的組織，爲黨工作的時候，對民主集中制之原則應注意那些地方，才能使黨團結一致，努力工作呢？爲說明這問題，先來講領導者的責任。

A、領導者的責任。

不錯，黨的領導是集體的，但不能籠統的說一句大家集體領導就完了，總還要有一個人

或幾個人擔負直接的領導責任的。領導者的責任有如下幾條：

第一、應熟悉當地具體情況，或自己所擔負的一部份工作的情況，以及這一部份工作與其它各部份工作的關係。

第二、熟悉黨在戰略策略上的任務、方針、和路線，並且要在當地和自己所負責的工作部門中實行起來。

第三、適當的估計時間及情況，抓住中心一環，提出任務，定出計劃，而且指出前途，——如任務完成了，則前途如何，失敗了前途又如何。

第四、要能團結幹部，教育幹部，配備幹部——首先使幹部了解情況、工作方針、及工作前途，就是說，首先要使幹部了解怎樣做，然後就要適當地配備幹部。這就是毛澤東同志所說的出主意用幹部。領袖的責任就是出主意用幹部。

第五、要檢查，督促，接受經驗，傾聽幹部及群衆意見，改正缺點，修正計劃。

第六、抓住情況之變化，抓住工作之進度，及時的、恰當的轉變組織及鬪爭方式，重新訂立工作計劃，重新配備幹部。

情況的變更有好幾種來源。或者是當地的情況發生了變化，如果我們的工作不變更就要遭受損失。例如當我們在鹽城的時候，我們的工作方式是大刀闊斧的；敵僞掃蕩以後，則進入掩旂息鼓，埋頭苦幹的方式。同時口號也變了，由減租減息變爲打鬼子打漢奸。也有情況的變更是由於外面的全國性的變化，影響到了當地情況的變化。要抓住這個轉變並改變工作方式。

譬如說，國共合作發生了變化，全國的局勢就要發生大變化，這當然也就要影響到我們根據地。因此我們就要適當的估計這種影響，又如德蘇戰爭發生了，對我們這裡多少也有些影響的，不過不是那麼直接，不是那麼顯著而已。我們的工作人員對於這一切變化所可能發生的影響應該及時的估計到。變化發生後，應馬上適當的改變我們的工作計劃和鬥爭方式。我們不能過份的估計這些變化；但是也不能對這些變化估計不足。

此外，工作的進步或退步都應該使我們的鬥爭任務和工作方式發生變化。工作進展了，完成了第一步計劃，馬上就要計劃第二步怎樣走法。反之原來的計劃不能完成，那就不能不馬上作退一步的佈置。

情況的變化有好轉和逆轉兩種可能。逆轉便工作更困難，事情更不好辦，領導者應適當的估計情況，而隨時改變自己的工作方式和口號。抓不住轉變關頭的領導者，不是好的領導者。

8、領導者應具備的條件。

一般的領導者，不管是那一級的，要能達到上述這些要求，才能算是稱職。根據這標準來檢查我們的領導者，有不少是能夠達到的，而大多數是達不到的。爲了要能夠達到這標準，應具備以下幾個條件：

第一、必須有客觀的、深刻的調查研究，不調查，不研究就不能了解情況，就不能了解當地情況和他這一部份工作與其他部份工作之關係，以及他這部份工作在全部工作中所佔的地位。

第二、必須了解黨的戰略策略，黨的方針路線；並使之與當地情況聯系起來，而這個聯系應是客觀的而非主觀的；就是說，要在自己一部份工作中執行黨的路線。

第三、必須具備關於社會發展和革命運動規律性的知識，這些知識主要是在實踐中去領

略的，但書本的研究當然也是必要的，而且要具備正確的方法，即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知識和方法——辯證法。

第四、自己必須完全站在黨的立場上，做一切幹部的模範，並在原則上說服幹部，團結幹部，認識幹部，使幹部從我這裡得到帮助和方針。如果你對下面幹部沒有帮助，那領導者的職務就沒有擔負起來。要認識幹部之思想、意識、能力、優缺點等；總之，要認識幹部之本質，只有認識了幹部，才能適當的配備幹部，要用人得當，就必須認識人。

第五、要具備不怕負責的精神，要不怕負責解決問題，擔任工作，不怕負責的提出任務，訂出計劃。工作要有胆量和魄力。季米特洛夫說：『怕負責任的幹部不是我們的幹部。』情況變了就須改變口號提出新的任務和新的辦法。

『出主意用幹部』（毛澤東語）就包括了以上所說的一切。

C、如何團結幹部。

黨的領導者如何團結幹部？——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不能團結幹部就不能鞏固黨的統一，就不能開展工作，不能勝利的完成任務。因此作爲一個領導者必須善於團結幹部。

中國歷史上曾出現不少能幹的封建帝王，如劉邦、項羽、劉備、曹操、趙匡胤、朱洪武等人。這些人都是在打游擊中打出天下來的。在開始的時候，這種打游擊的英雄很多，要最後能夠統一天下的便稱爲『眞命天子』。他們所以能得到成功，具備有兩個共同的條件；第一是具有比較適合群衆要求的政策；第二是因爲他們能夠團結幹部，能夠以寬大政策對人。比如劉邦能夠用人，爭取了張良、韓信，結果得到成功；而項羽則勇敢無謀，不知用人，終於事敗身死。曹操、劉備也是有手段，能團結人，故能成事。中國人民的民族性就喜歡寬大，而不喜歡對人刻薄。歷史上凡是不會團結人，不待人以寬大，那是不會成功的。

今天中國的情況已經大大的變化了。革命的、抗日的中國是歷史上從來不曾有過的。我們黨的團結幹部政策，當然與封建帝王的團結人籠絡人的辦法大不相同。但中國民族的傳統，中國歷史發展的特殊性，我們都是不能不注意的。

黨的領導者不能對幹部兇惡、挖苦、刻薄。這都是不好的，都是破壞幹部團結的。應當對幹部寬大，帮助他，不去妨害他，對他的態度要好，要能容納各種各祿的人材。要有各種各樣人材的辦法；不能拿一個框子去衡量各種幹部，不能用一個公式去要求所有的幹部。中

國有句古話「善與人同」，就是說要善於用人家的長處，善於同人家共事。領導者能團結幹部就能在黨內建立威信，就能完成工作任務。同時，黨的領導者不僅應團結黨內幹部，而且要團結黨外幹部。

黨的領導者團結幹部應注意以下幾點：

1、領導者自己在各方面做模範，成爲幹部的表率。——立場要正確，學習和工作要進步，行動要正派。

2、領導者在原則上思想上要與幹部取得一致，但在理論上、知識上、工作上要超過幹部，比他們能幹。

3、要給幹部以帮助，不要妨害他們的工作，不要包辦，要放手讓幹部去工作。

4、要愛護幹部，使用其長處，糾正其缺點（帮助他們改正錯誤），態度要誠懇坦白，要尊重他們。

如果能夠做到以上四點，那麼幹部一定能團結得好。幹部團結得好，就能團結全體黨員和全國人民，完成革命工作。

D、黨的領導者，黨的上級，爲了達到黨內的團結和統一，應該特別注意執行民主集中制的下列各原則：

第一、黨的領導者，或黨的上級，自己首先要服從大多數。——服從多數委員和多數黨員。

第二、領導機關應當合法產生，或者由民主選舉，經上級批准，或者直接由上級指定委任。領導機關應向所屬黨員作定期報告，並請求大家審查。

第三、要注意在黨內發展自我批評與討論，批評領導機關的工作。

第四、要尊重下級組織，尊重黨員個人的權利和職權，如果上級機關的領導者尊重他們，那就使他們容易建立威信，容易開展工作。如果上級領導者不尊重他們，那麼人家更不會尊重他們了。比如黨不尊重政府，則政府的威信不能建立，黨員也不會尊重政府的，那等於自己削弱自己。任何黨員，黨的負責者都應尊重與服從政府的一切法令和制度。

第五、原則上多做說服工作，對同志的態度和方式要好，要虛心傾聽同志們的意見，尊重同志的意見。

總之，黨的領導機關與上級，應多實行民主，應多注意自己的態度，方式與生活問題，而被領導者，下級，則應服從眞理與原則，要有原則精神而不應當只注意領導者的態度、方式和生活問題。只有這樣才能解決兩方面的矛盾，使工作的進行不受影響。每個黨員應當知道在對下級、對其他同志時，要注意自己的態度、方式；在上級或其他同志對我時，就不應當注意他們的態度方式等，而應當注意他們的原則是否正確。對自己的態度應當小心；如果別人的態度不好，則應該原諒。如果自己的態度不好，那就會引無原則糾紛，妨碍黨內的團結。

領導者如果違反民主集中制，違反上述各種條件，那就是犯錯誤，犯黨的紀律（因爲違反黨的民主集中制也是違反黨的紀律）。領導者應當給黨員以民主自由的權利。當決定問題時，黨員有發表意見、批評的權利。當問題經大多數討論決定後，負責人首先就應當執行這個決議，即使某一負責人自己不同意，也要無條件的執行，只有自己先服從，才能要求人家服從。凡是遇到事情不開會討論，不給黨員以自由發表意見的權利（只要是合法的經過組織系發表意見），不尊重人家的意見，那就是違反民主精神的。

E、負責人違反民主集中制原則的幾種表現。

在黨內，各級領導者中，有不少人不能執行上述民主集中制的各項原則，而且相反的，執行錯誤了。歸納起來，大概有下列幾種錯誤的傾向：

第一種人以爲服從決議服從多數，對於領導機關及黨的負責人是除外的。他們以爲決議是我自己寫的，紀律條規是我自己訂的；因此我高於人一等，我可以不服從；應當執行和服從的是下級，是普通黨員，黨的領導機關、黨的負責人是可以除外的，這是特權階級的思想，是違反民主精神的。在我們黨內不論任何人，均不能要求特殊地位，黨的負責人與領導機關應當首先尊重和執行自己的決定，應當成爲服從決議，服從多數的模範。

第二種人認爲各個黨委的領導者（如書記），如果在某一個問題的討論中，不同意多數意見，就可以不服從這個黨委會的大多數，自己可以獨斷專行。這是錯誤的，是違反民主集中制原則的。

第三種人就是不讓下級黨員羣衆來討論領導機關的決議，不讓大家發言、提意見，不允許下級批評領導機關。如果下級或任何黨員能正面的、負責的、依合法手續來進行批評，那

是很好的（除非不顧領導機關威信的胡亂批評，應當禁止）。任何領導機關抑制下級的批評，不讓別人發表意見討論，那是不對的。中國古語有云：「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必有一得。」何況我們的幹部和我們的黨員群衆，更不是愚者，故尤其應當聽取下級與黨員的意見。只有經過大家討論過的意見，才能是比較完滿的，正確的意見。俗語所謂「三個臭皮匠合成諸葛亮」也就是此意。自以爲是，粗枝大葉，主觀主義，那是黨性不强的表現。在革命運動中有許多突如起來的問題，常常使能幹的領導者也覺得無辦法解決。而當常在這種情況中，能提出解決辦法的，倒是群衆。採用群衆大多數的意見，在實踐中經過群衆來修改自己的意見，這是解決問題的最好辦法。所謂「集思廣益，造成大智」即是此意。比如蘇維埃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最好國家形式，但蘇維埃並不是列寧的腦子裡所想出來的，而是彼得堡的起義工人所創造出來的，輕視群衆，不傾聽群衆意見，不傾聽別人意見，自作聰明，自以爲是，那是十足的愚人。假如黨員有甚麼不同的意見，有甚麼懷疑，可以儘量講他提出來，不能加以抑，否則會得到壞的結果。領導者只是由上向下的觀察問題，這是有限制性的；只有由下而上的群衆觀察才能補救領導者之不足。

第四種人只要求下級來提高上級的威信，而上級自己却不去提高下級的威信，不尊重下級；在具體工作中，過份的去干涉下級，即下級不能建立自己的威信，無法進行工作。這也是錯誤的，不合乎民主集中制的原則的。

第五種人要求黨給他以負責的位置，給他以領導的權力，或者讓他去自稱領袖，這是完全錯誤的觀點。黨在各方面都有領袖，而且也須要很多的各方面的群衆領袖；因爲在群衆中有威信的領袖對革命運動有一定程度的決定作用。但領袖不是黨委任的，不是自稱的，更不能向黨要求派他作領袖。革命隊伍中的領袖是在群衆鬪爭中，革命運動中鍛鍊和創造出來的。這是靠他對黨的忠誠，勇敢的負責精神，靠他的馬列主義的修養，靠他的工作能力，來建立的。雖然黨的負責同志有時可以由上級委派（這看當時條件來決定）；但這決不是說他在法律上有了地位，他就可以自稱領袖。相反的，他正應該不辜負黨的委托，去努力工作，去在群衆中樹立威信，成爲眞正民衆擁戴的領袖。現在我們的許多領導者還祇是法律上的領袖，還沒有成爲眞正的民衆領袖。

最後還有一些領導者態度不好，不耐心，不採取許多方式去對待各種不同的幹部，常引

起幹部不滿。這在一方面，是由於幹部程度低不能在原則上提問題，而專門去注重領導者的態度，但在另一方面，我們的領導人的方式與態度也的確不好。有些同志把自己的個性脾氣不好解釋爲天生的，不可克服的，改不了的。其實人的個性脾氣由自然原因而來的影響是很少的；主要是由於他的階級性決定的，而他所出身的家庭環境、社會教養……等各方面均有關係的。因之，人的個性、脾氣、態度是由社會決定的。比如動亂就打人罵人——這種脾氣，是一個思想觀念的問題，是特權階級的思想的反映。有些同志平時脾氣還好，一做負責工作脾氣就不好。這樣態度顯然是由於思想上的不正確。凡是不按客觀規律去行動，憑着主觀任意逞性去處理事情那是不對的。這就是主觀主義、黨性不强的表現。凡是這樣的同志就要切實修養一下。古人有『文王一怒而安天下』的傳說。如果眞的如此，那倒不妨發發脾氣。可惜我們的同志發脾氣非但不能解決問題，反而出亂子、影響到團結，妨礙了工作；不是一怒而安天下，而是一怒而亂天下。這就大大的要不得了。

領導者的私人生活、態度應受其他黨員同志的監督，聽取他們的意見，總之一句話，黨的領導人和上級機關應多注意民主；黨的被領導者如下級機關應當多服從。這樣就是正確的

執行民主集中制，就是上級與下級的統一，領導者與被領導者的統一。這樣就能達到黨內的團結一致，若相反的去執行，則就會加深黨內的矛盾，引起黨的分裂，對黨是十分不利的。

F、在下列的情況與條件下，最好看出黨員有無遵守紀律的精神。

第一、當領導者在政治上，文化上，能力上、資格上都不如你的時候，你能服從他，並且帮助他。

第二，當領導者或多數黨委發生錯誤時，你也服從他，服從多數，並能保留自己的意見，向上級提議。

第三、當你和上級有原則上的分歧，意見上的爭論時，你仍能服從組織，尊重上級；當黨內發生各種嚴重的思想鬪爭，有各種錯誤的思想來引誘你時，你能堅持正派不爲同化。

第四、當你同曾經反對過你個人、對你個人有私怨的同志相處時，能在困難和危險時，保護他，援助他，實行「以德報怨」。

第五、當你在最困難，最危險，甚至威脅到自己的生命時，也能嚴格遵守紀律，那就是

好黨員：因爲在這樣的情況下，最容易違犯紀律。

G、在下列的情況與條件下，最能證明你能實現正確的領導。

第一、當大多數在政治原則上都弄錯了而你能堅持原則，並說服與糾正大多數。

第二、當你到一個新的工作地區去，下級對於你無信仰，而你能在領導上，在工作中在鬪爭中，建立自己的威信，取得他們的信仰。

第三、當下級和其他同志批評你，反對你時（不論他們是否正確），你能諒解他們，尊重他們。

第四、當你所在地的那部份黨的組織散漫，紀律廢弛時，你能去整理組織，建立紀律與秩序。

第五、當你領導下有最俏皮搗蛋的人，而你能指導他做工作，對某些不服從的人，你有辦法去領導他，你能說服教育他們。

第六、在你領導下的那部門工作沒有不安心工作的人。

如果能做到上述這些要求那就是好的領導者，那是就正確的領導。

H、實行領導的幾個模範的例子。

現在我來舉幾個實行領導的模範例子。

第一個是馬克思的例子。大家知道，一八七一年巴黎無產階級起義的前夜，馬克思是不贊成法國無產階級在這時期舉行起義的，因爲他根據客觀情況的分析，認爲在這時舉行起義是要失敗的。可是當巴黎工人的起義發生以後，他非但不再反對起義，而且他非常高興，給了巴黎工人不少寶貴的指示。這因爲當群衆已經起來以後，領導者的責任就不是去反對群衆運動，而是去領導它，使它取得勝利，或使它在遭受失敗時，儘可能地減少損失。

第二個是列寧的例子，列寧是布爾什維克黨的創造者，但是列寧從來沒有不遵守民主集中制的原則。列寧的意見在黨內經常得到大多數人的擁護，因此他經常站在黨內的多數地位，但有一次他却站在少數地位了。那是在簽訂布列斯特和約的時候。當時，革命剛勝利，無產階級政權還不十分鞏固。在國內，反革命蠢々欲動；在國外，德意志帝國主義的軍隊侵入國土，威脅蘇維埃國家的安全。那時列寧主張同德帝國主義簽訂和約，以相當的讓步換得自己喘息的機會：以便鞏固革命政權，建立工農紅軍，以便可以鎮壓國內的反革命，並且

抵禦外來的武裝干涉。但是那時中央委員的大多數都不同意列寧的主張。眞理明明在列寧方面。而且列寧又是黨的創造者和領袖，又是政黨的首腦。然而他並不會因此去獨斷獨行，自己去簽訂和約。相反，列寧還是對中央委員的大多數（非眞理方面）屈服了。他繼續對大多數做說服教育的工作。一直到又經過了幾個月之後，德國的侵略軍隊更深入了，蘇維埃政權更危機了，這時，列寧又再次向黨提出了簽訂和約的問題。這時黨內大多數才相信列寧的主張是眞理，於是贊成同德國簽訂和約。可是這時候，德帝國主義從蘇聯所佔的土地更大，它所提出的和約的條件也比幾個月前更苛刻，就是說革命所受損失更大了。但黨在列寧堅持之下，還是接受了這條件。後來證明列寧的這一政策是完全正確的，因爲蘇維埃政權全靠這和約才得到一個喘息的機會，能夠鞏固了起來。後來，德國革命的爆發根本推翻了這和約，使蘇聯又收復了和約上規定的割地。如果列寧在最初不遵守民主集中制的原則，不服從中央委員的大多數而去獨斷獨行，就會失去了說服大多數的機會，引起黨的分裂，使革命受到不可補救的損失。

這樣的例子可以舉出很多。我個人也曾遇到過這樣的情形。那是在中國黨成立初期，我

受黨的委托在一個地方做工人運動。在那裡我吸收了許多新黨員，成立了一個工人支部，建立了工會組織，工人們的鬪爭情緒很高，大多數工人和這支部中的黨員都主張發動罷工。可是根據客觀情況來分析，在這時候發動罷工是一定要失敗的。因此我不主張立即罷工。但支部的同志和工人們都不同意我的意見，他們成立罷工委員會，而且選我做罷工委員會主席，要我下命令宣佈罷工。我怎麼辦呢？如果照大家的意思去做，那麼罷工一定是要失敗的，失敗後，這裡的工人運動必然要遭受損失；但是如果照我個人的意思去做呢？那麼我就違反了民主集中制，自己破壞了組織原則，而且造成自己的孤立。脫離了支部和工人大衆。因此我決定照大家的意見發動了罷工，而且積極地努力地領導了這罷工；不過在發動罷工之前，我就向大家聲明。這罷工是要遭受失敗的，不過你們大多數都主張要罷工，我就只好照你們的意見去做。後來，罷工果然失敗了。但是，因爲幸而在我領導下，我事先已有預防，所以損失不大。大多數同志在失敗後，想起了我早先的估計，因此對我更信任了。同時我也在這次罷工中做了一個服從組織的好榜樣給全體同志看，使他們知道，一個黨員應如何服從組織。

四 「願意」和「强迫」的統一

願意和强迫是矛盾的，而同時又是統一的：願意即是强迫，强迫即是願意。在我們黨內，因爲對這問題弄不清，常常發生許多糾紛。例如有些同志在分配工作時，常要講價錢，例如說：「這工作我不願意去做，如果一定要我去，我的情緒是不會好的。」當然這只是一部份現象，大部份同志的工作情緒很高，工作很努力，有創造性和積極性。但有些同志只想找一種適宜於他個性發展的工作去做，而不問革命的需要如何。這是不對的。在革命事業中，有各色各樣的工作，而黨員也各有其個性和特長——某種工作適宜於某些同志的長處的發展。這種情形是有的。在分配同志工作時，黨的組織部份的領導者應當注意這些問題，應當分配適當工作給各種幹部，儘可能使那工作是適于某些黨員的長處和其發展的。同時，被分配的黨員也可以、而且也需要向黨的領導機關提出自己的意見。

但是在革命鬪爭中，有主要的工作與次要的工作。有時黨就只能根據工作的主要方面，和工作的需要來分配幹部的工作。所以黨在分配幹部工作時，不能完全根據幹部的願意與

者，而主要是決定于當時工作的需要。這樣，分配給某些幹部的工作，有時，就可能是幹部自身所不願意做，而客觀上又非常需要的工作。

譬如黨須要加强武裝鬪爭，須要領導打仗，這就需要分配許多黨員去做軍事工作，去學習打仗。又如蘇聯新經濟政策時，需要大家去做生意，因此就號召許多黨員去學做生意。

在這種場合下，黨分配工作，往往就不能只顧黨員本人的願意與否，而要多少帶些强迫性了。

其次，一切革命工作都是具體的，沒有抽象的革命工作。我們是革命的黨，是經常在實踐和行動中的。但是一切實踐工作都是具體的，切實的，而且都是很麻煩的。輕鬆的，如意的革命工作是沒有的。有些同志，特別是技術工作的同志，因爲同一工作做得太久了，要求改行。比如我們這裏，有供給工作，醫務工作，交通工作，教育工作，組織工作，參謀工作等。這些都是革命的實際工作。然而有些同志，都不願意做這些工作，覺得這些工作都不適合于他們，他們怕瑣碎，怕麻煩；他們想出風頭，想痛快一下。

爲什麼有些同志不安心做這些工作呢？分析起來，有三個原因：

第一、因爲不懂得一切革命工作都是具體的，而具體的工作都是瑣碎的和麻煩的。

第二、由于個人英雄主義做祟，不管這工作對黨、對革命是否需要，而只顧這工作對於他個人有沒有發展前途，能否出風頭。

第三、由于黨內、部隊內、機關內對於某些工作部門的認識不够，不重視技術工作，因而不重視做技術工作的人員，使得做技術工作的同志不安心。

在我們隊伍中要求調動工作的很多，而只有做首長的（如團長、政委、主任）才少有要求調動工作的。許多同志只想做首長而不願當副的。例如不肯當旅參謀長，而寧可當團長，這是所謂『寧爲鷄口，毋爲牛後』的思想，也是等級思想，是個人英雄主義作怪，目的是想出風頭，達到自己的支配慾。應當知道，革命工作是多方面的，無論那種工作都是必需的。比如醫務工作，供給工作，電台工作，機要工作等均是具體的工作，都是缺一不可的。如果大家都不願意做，那就不管願意不願意，總要派一些人來擔任這些工作的。同時革命工作都是具體的，實際的，除了這些具體的實際的工作以外，就再沒有什麼其它空洞的、抽象的工作了。

有些同志要求做領導工作，要當英雄，其實一切工作都有領導作用，因爲都是黨領導之下的工作，而黨的領導是集體的。如果你有創造性，能把這一項工作做得好，能發現這一項工作的規律性，或能推進技術的發明，甚至來一個技術革命，那對於黨，對於革命，是一個大幫助，豈不是起了很大的領導作用嗎？技術工作也能出英雄的。比如斯達哈諾夫就是普通煤礦工人出身的，可是他在平凡的挖煤工作中，成了英雄。此外在歷史上如瓦特因沸水冲開蓋而發明了蒸汽機，牛頓因蘋果落地而發現地心吸引力，他們都成爲科學上的英雄，馬克斯由最平凡的、普通的商品研究起，而發現了資本主義社會發展的法則。他們都是從平凡的大家不願幹的工作中，創造了奇蹟。

一切革命工作都有領導作用。斯大林同志所說的把組織領導提高到政治領導的水平也就是這個意義，也就是說，要把一切具體的瑣碎的工作提高到政治任務的水平。黨有一般的政治領導，如出主意、用幹部。但黨的政治路線，戰略策略的規定，是根據集體的意見，是大多數黨員的經驗教訓總合和歸納起來的結果。任何人都能向黨提出這方面的意見。技術工作，同志對黨的政治任務與方針也有權利提出各種意見。專門做一般的領導，只提方針任務而不

做實際工作的人，是沒有的。而且一般的領導工作也是具體的麻煩的工作。譬如我就要做報告，要談話，要看電報，要解決問題。這也是麻煩的、實際的工作。每個同志的工作，在政治上都可以求發展的。每個同志應當切實負責擔任自己的那一部份工作，並同時注意自己部份工作與全盤工作的配合。我希望每個同志應當如列寧所說的一樣，『多做日常的、細小的、麻煩的工作，少說漂亮話。』

技術工作是最有前途的，將來把敵人消滅掉，不打仗了，就要以技術工作爲中心。如蘇聯十月革命以後，就提出技術決定一切的口號，在新經濟政策時，列寧且曾號召黨員去學做生意，當店員。我們將來建設新中國，要大家管理國家，那時技術工作就要佔首要地位，而今天的軍事指揮員到將來也要到工廠裡去做工。到那時技術工作就要決定一切，因此技術工作是最有前途的，任何輕視技術工作的觀點都是錯誤的。

現在我來講願意與强迫的統一。

人的一切行動都是有意識的行動，都是爲思想所指導的，就是說，都是自由的；但是人的行動又常常是被迫的。譬如農民在炎熱的日光下種田，汗流如雨，這不是出于他的自願，

都是被迫的。假如讓他在家裡乘涼睡覺，那他是非常願意的；但爲飢寒所迫，農民不能不終日辛苦勞作。同時這也是自願去作的，並沒有人强迫他。工人的做工也是一樣。

又舉一個例子，陝北開展生產運動，延安許多學校機關的工作同志與學生也被動員了起來去挖地、開荒、担東西。有些女同志把肩担痛了，就用枕頭墊着去担；但大家都非常快活。來來去去唱着歌，笑哈哈的。爲了增加生產去墾荒是被迫的，但大家又都是自願的，因此都能够勝任愉快。

又譬如說，我們要革命，一般說，也是被迫的。我們並不願意殺頭流血；但爲了人民的解放，却被迫着不能不革命。

又如打仗時衝鋒陷陣，流血犧牲，是被迫的，但革命戰士都自願的去這樣做。

所以，願意與强迫是矛盾的，同時又是統一的。農人種田，工人做工，是被强迫的，同時又是自願的，幹革命事業是被强迫的，但同時又是自願的。我們打仗是被迫的，同時又是自願的。

先進的黨員在分配工作時無所謂願意不願意，高興不高興。工作應由客觀的需要來決

定，不能由主觀的願望與興趣來決定。應當說：工作重要不重要；不應該說：我願意不願意。凡是對革命必須的，重要的工作，只要我能够去做，我就應當去做，而且努力去做。願意與强迫是相反相成的，是矛盾的統一，願意與强迫在自覺的基礎上統一起來。人覺得天冷就要穿衣，肚飢就要吃飯。這都是强迫的，但是因爲人都自覺的去做便成爲願意的了。如果黨員自覺到那工作的重要，對革命的必需，他就努力去担負那工作，這樣變成了自願的了。反之，如果你沒有這自覺心，就成爲强迫的了。

我們黨的紀律也是自覺心，因爲大家知道黨的紀律重要，對革命是必須的，如果不處罰違反紀律的人，就不能維持黨的團結統一。大家知道了這個道理，就都能自覺的去遵守黨的紀律。有覺悟心的黨員能够首先自己遵守紀律，做遵守紀律的模範。對別的同志可以寬，對自己應當嚴。這就是古人所謂『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律己以嚴，對人以寬』。因此我們應當特別提高黨員的自覺性，黨員的自覺性高，工作情緒就好，强迫的成份就減少，工作就容易開展，容易做好。總之黨的工作應當建立在廣大黨員的自覺性的基礎上。

五 自由與必然

有的人害怕黨的紀律，怕到黨內來不自由，因而不參加黨。有些已加入黨的同志，要求黨給他以自由，這都是小資產階級的主觀的愛好自由。這種自由實際上是不能實現的，客觀上是不能自由的。恩格斯說『自由就是對於必然性的認識』。這就是說，認識了必然性就有自由；否則就沒有自由。主觀的自由是不存在的。只有認識了必然性，把握了客觀的規律依照一定的法則去行動，方才能得到自由；否則是不自由的。人的自由是有限度的，認識了事物發展的必然性，並且會依照這規律去行動就是自由的，超過了這個規律以外，就不能自由。農民有種麥的自由，是因爲農民知道種麥子的規律性、並合乎這規律性去行動。比如麥子應當在何時下種，適宜於什麼土壤，需要何種程度的水分和肥料。農民認識了這個規律性，故自由。人類認識了空氣的原理，能製造飛機；懂得了乘脚踏車的規律，才能乘脚踏車，懂得了游水的規律，才有游水的自由。黃河由西向東流，但爲高山所阻，不得不有九曲，因而又由北，向南，再又由西，向東。黃河也沒有暢流的自由。比如中國革命要經過民

主革命，才能達到社會主義革命，再達到共產主義社會。這是中國革命發展的必然性，認識了這個必然性，我們就有進行革命的自由，托派不認識這個規律，要跳過民主革命階段，因而托派就不能有自由。又如日本帝國主義想滅亡中國，而中國人民要反抗，要在敵後發動游擊戰爭，日本帝國主義也無法自由。

可見只有按照客觀規律行動，才有自由；否則是不自由。我們共產黨員應該比別人高明，因爲我們把握了唯物辯證法，能認識必然性。我們能夠做的，就努力去做，所以是自由的。我們認識了更多的必然性，就有更多的自由。我們認識了社會發展的規律性，即是認識了必然性，我們依照社會發展的這個規律性和必然性去幹革命，故是自由的；而資產階級的行動與歷史發展的必然性相反，所以他們總是不自由的。毛澤東同志的『論持久戰』把握了長期抗戰的必然性和它的規律，而我們能懂得這規律，而且按照這規律去做，所以是自由的。而速勝論者，亡國論者則弄錯了，因之沒有自由。不會把握客觀發展規律的主觀的自由要求總是要落空的。我們革命者對於必然能夠實現的可能性應當努力去做，對於不能實現的可能性就不要去做。

革命運動是有必然性的，但不能否認主觀的能動性。主觀的能動性，雖然不能改變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性；但主觀的努力可以加速和提早革命成功，可以縮短革命的過程，減少革命鬪爭中的犧牲，所以主觀的能動性也是很需要的。

六　黨的幹部政策和幹部對黨的態度

陳雲同志有一次在延安做報告，講黨的幹部政策。講得很好；我在這裡不詳細講。但有些聽了這報告的同志在分配工作時，就鑽空子，就藉口幹部政策）不服從組織分配。這完全是因爲許多同志對幹部政策有錯誤的了解，把黨的幹部政策誤解爲幹部對黨的政策。這完全是片面的機械的了解。

黨對幹部的政策，就是說，黨要本質的了解幹部，愛護幹部，適當的分配幹部，耐心的帮助幹部，對幹部要誠懇坦白，要經常傾聽幹部的意見。這是黨對幹部的政策，這是一面；而另一面，黨員、幹部應當怎樣對待黨，對黨的態度應該怎樣，這也是很重要的一面。有些同志，在管理幹部時，在他做了領導者對待幹部時，就完全忘記了幹部政策；而在他對黨，

對待上級時，則口口聲聲講幹部政策，把黨的幹部政策變爲他對黨俏皮要挾的藉口，還完全把幹部政策弄反了，這會引起不良的結果。這是因爲忘記了自己在黨內的地位，與上下級的關係。

當你是上級，是在管理幹部時，你就應當多徵求幹部的意見，多注意幹部政策的執行；當你是下級，是爲黨所分派時，你就應當不講價，多服從，聽任分配。只有這樣黨內上下級就會統一起來，幹部政策就會得到正確的執行。

七　工農幹部與知識份子幹部或者老幹部與新幹部的關係問題

爲了革命與黨的利益，要求工農幹部與知識份子幹部親密團結起來。不互相磨擦，不互相拆破。要新老幹部互相幫助，要使『工農幹部知識份子化，知識份子幹部工農群衆化』。這是黨中央的口號，要堅決向這方面執行。工農幹部經過長期的革命鬪爭鍛鍊，有豐富的實

際經驗；但文化水平低，看不見遠大的事情，常容易發生狹隘的經驗論。知識份子，文化程度高，有熱情，生氣勃勃，能看到遠大的事情；但缺少實際經驗，沒有經過嚴重的革命鬪爭的鍛鍊。因爲他們大多數都出身於小資產階級，有主觀的誇大性，常常對實踐的意義估計不足。應當使工農幹部與知識份子幹部統一起來，互相帮助。雙方的弱點應當互相諒解、互相糾正；長處應當互相學習。知識份子不能輕視工農幹部文化低，工農幹部不應當輕視知識份子無經驗，空話多。

比如知識份子無作戰經驗，首次上戰場有些害怕。這也是難怪的；工農幹部不應當因此輕視知識份子。知識份子應當帮助工農幹部學習文化；工農幹部應當帮助知識份子幹部學習實際工作經驗。如果工農幹部文化水平提高，知識份子掌握了實際工作經驗，那對黨有極大的帮助，有極大的益處的。老幹部不應當固執狹隘的經驗，應當努力學習文化和理論，虛心待人，力求進步。知識份子應當取消主觀的自大性，和輕視實踐的觀點。知識份子常常閱讀高深的理論書籍，誇大書本上的知識。他不了解一般的知識、法則與規律是片面的，不完全的，運用到實際生活中去是非常不够的。任何具體的事物都有自己的特殊性；一般的法則是

不能概括的。大學畢業也不能有什麼豐富的知識。書本上的是別人的知識，光讀了書本還不會眞正掌握這知識的。人類的知識有兩種：一是人與自然界作鬪爭的經驗，這叫自然科學；一是人與人的階級鬪爭的經驗，這是社會科學。工農有與自然界鬪爭與社會鬪爭的經驗。故工農有實踐的知識；而知識份子有書本上所看到的未經實踐過的知識。看不起工農幹部，說工農幹部無知識，那是錯誤的。知識份子是腦力勞動者，與體力勞動脫離與生產脫離，而缺乏實踐的知識。工農幹部與知識份子幹部關係不好，由於雙方都有毛病，都有錯誤觀點。但知識份子的毛病更多。如果雙方有『衝突』則老幹都應當多負責，因爲他們有經驗，受黨的教育更多。工農份子常說『你只會講漂亮話，打仗時就要出醜的』。知識份子又說『你沒有知識，我不佩服你』。這種隔閡都是不應當有的。

知識份子常常看到遙遠的將來的，而看不到近的眼面前的。應當『登高自卑』，應當『由近到遠』。遠與近應當統一起來，現在與將來應當統一起來。知識份子應當確定一個不輕視工農勞動者的觀點；應當相信工農中有許多聰明能幹的人，有無數的天才。但他們爲統治階級壓迫剝削而不能有機會發揮自己的天才。在現在的蘇聯，不知道產生了許多工農出身

的科學家、教授與天才。我們的黨是革命的戰鬪的政黨。革命是血淋淋的。戴着白手套來作事，那是不行的。知識份子應當有勞動精神，要以勞動者的粗重的臂膀來做事。

最後，我有幾句話告訴同志們。在黨內，凡是誠懇坦白的老實人，最後一定不會失敗的。共產黨員應當吃苦在前，享福在後。這也是堯舜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精神。有許多人削皮搗蛋，不老實，專門『鑽空子』；手膀很長，甚麼東西都攬得到，到處佔面子，佔便宜。這樣的人，最後要被檢舉的，要吃虧的。至於那些埋頭苦幹的人，都是老實人，現在吃一點虧，最後會成功的。人家總會知道你是好同志。我們的黨員應當學好樣子，不應當學壞樣子。

每個黨員要照上面所講的去修養，去做一個正派的人，在黨內起積極作用。這樣黨就會團結統一起來，就能建設一個好黨，保障革命勝利。

論黨內鬪爭

——一九四一年七月二日在華中局黨校講演——

一 引言

同志們！

最近我們在黨內提出了加强黨員黨性鍛鍊的問題。聽說中央也通過了加强黨性鍛鍊的決定，不久我們就可以收到。爲了加强我們黨員的黨性鍛鍊，我們就要在黨內開展一些具體的思想鬪爭，來反對各種違反黨性的不良現象。但是我們應該怎樣來開展黨內思想鬪爭就算正確，又怎樣開展就算不正確呢？這便是我所要講的問題

大家知道，我們的黨是無產階級的政黨，是一個領導廣大群衆戰鬪的黨，黨爲了要實現自己所負担的歷史任務，便要和各種時期的革命的敵人鬪爭，便要和各種不同的革命的階層與階級鬪台。黨從出生的那一天起，便沒有一刻鐘不是處在最重的戰鬪環境中，黨與無產階級是經常處在其他各種非無產階級、大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農民、甚至封建殘餘勢力的包圍之中。這些其他各種階級，便在同無產階級的鬪爭中，或在同無產階級的聯合中，經過黨與無產階級內部不穩定的成分，侵入到黨與無產階級的內心來，在思想意識上，在生活習慣上，在理論上在行動上，經常影響黨與無產階級，這就是黨內各種錯誤的不良的傾向之來源。這就是黨內各種機會主義產生的社會根源，這也就是黨內鬪爭的來源。

黨內鬪爭是黨外階級鬪爭的反映。

我們的黨從出生的那一天起，就不只是同黨外的敵人進行鬪爭，而且也同黨內的各種敵人的及非無產階級的影響進行鬪爭。這兩種鬪爭是有區別的，但都是必要的，在階級實質上是共同的。如果我們黨不進行這後一種鬪爭，不經常在黨內進行反對各種不良傾向的鬪爭，不經常在黨內清除各種非無產階級的思想意識，克服『左』的右的機會主義，那末，這些非

無產階級的思想意識，「左」的右的機會主義就會在黨內發展，就要影響與支配我們的黨，就要使黨不能鞏固發展，就要使黨不能保持自己的獨立性，就要危害黨，使黨腐敗下去。這些非無產階級的思想意識、「左」的右的機會主義，就可能腐蝕我們的黨或黨的某些部份，就可能使我們的黨或黨的某些部份起質的變化，變爲非無產階級的組織。比如，歐洲的社會民主黨，就是因爲這樣而被資產階級的思想意識所腐化，就是因爲這樣而變成了資產階級式的政黨，成爲資產階級主要的社會支柱。所以這種黨內鬪爭，是完全必要的，也不可避免的。所以那些企圖避免黨內鬪爭的想法，那些不願批評別人錯誤以便換得別人也不批評自己錯誤的想法，是完全不對的。

這種黨內鬪爭，主要的是思想鬪爭。它的內容，是思想原則上的分歧與對抗。在黨內，由於同志間思想原則上的分歧與對抗，雖然可以發展到政治上的分歧，在某種情形下，甚至不可避免的發展到黨內組織上的分歧，但是它的實質，它的內容，基本上還是一種思想鬪爭。所以沒有思想原則分歧的黨內鬪爭，同志間沒有原則分歧的相互傾軋，就是一種無原則的鬪爭，無內容的鬪爭。這種無原則無內容的鬪爭，在黨內是完全不必要的，對黨是有害無

益的，每一個黨員都應該切實避免的。

黨內鬪爭是保持黨的純潔與獨立，保證黨的行動經常在代表無產階級最高利益的路線上進行，保持黨的無產階級的實質所完全不可缺少的。爲了這個目的，黨內鬪爭還必須在兩方面來進行，必須是在兩條戰線上來進行。因爲敵人的思想，是從兩方面來影響黨的，是從右面或者從『左』面來進攻黨的，是在黨內表現爲右傾機會主義或左傾機會主義的；因此，我們的黨內鬪爭，必須反對右傾機會主義，同時又反對『左』傾機會主義，必須向這兩方面鬪爭，才能保持我黨的無產階級的一定的實質。如果不是這樣，如果我們只進行單方面的鬪爭，如果我們疏忽對任何一方面的警戒與鬪爭，那敵人就可以，而且一定從我們疏忽的一方面來進攻黨，那也就不能保持黨的純潔與獨立，不能鞏固黨。所以黨是在不斷的黨內兩條戰線的鬪爭中鞏固與發展起來的。

斯大林同志說：

『只有爲擁護這一個或那一個原則而實行鬪爭，爲了確立這一個或那一個鬪爭目標來進行鬪爭，爲了選擇這一個或那一個達到此目標的鬪爭方式而鬪爭——只有這樣，才

能征服這些矛盾。在日常政務問題上，在純粹帶實際性質的問題上，是可以而且應該與黨內抱有別種意見的人作一切妥協的。可是，假使這些問題是涉及原則上的分歧，那麼，任何妥協，任何的『中間』路線，都是無濟於事了。在原則性質的問題上，沒有而且不能有『中間』路線，不是這些原則應該成爲黨的工作基礎，便是那些原則應提在黨的工作基礎上。在原則問題上的『中間』路線，便是閉塞頭腦的『路線』，抹煞分歧的『路線』，黨在思想上腐化下去的『路線』，黨在思想上死亡下去的『路線』。『中間』路線的政策，不是我們的政策，這是萎縮而且趨於腐化的政黨之政策。這一個政策不能不使黨成爲空洞的官僚主義的機關，和木偶一般，起不了什麼作用，而且脫離工人群衆。這個道路，決不是我們的道路。』

又說：『我們的黨是在征服黨內各種矛盾的過程中發展和鞏固起來的。』

這就是黨內鬪爭的必要性。

關於黨內鬪爭的這種必要性，關於黨內自由主義與調和主義之如何要不得，在列寧、斯大林的著作中說得很多，同志們可以去看，我在這裏不多說。我現在所要說的問題，是怎樣

進行黨內鬪爭的問題。這個問題對於我們來說還是一個新的問題。現在大家來研究一下這個問題，是完全必要的。現在我不想全盤的來說明這個問題，而只是從中國共產黨的歷史經驗，就我個人所觀察到的，來提出我的意見。至於這些意見是否完全正確，還請同志們大家來討論！

二　中共產生的特殊條件與黨內鬪爭中的偏向

同志們！馬克思、恩格斯替世界無產階級做好了什麼工作呢？

馬克思和恩格斯曾經替無產階級在思想上理論上準備好了鞏固的完整無缺的體系。不僅如此，他們還替無產階級建立了獨立的組織，領導了無產階級的群衆鬪爭。他們建立了第一國際，在以後又組織了第二國際及歐洲各國的社會民主黨和職工會，他們教育了並且指導了工人階級怎樣組織起來，怎樣進行鬪爭……。

在第二國際時代（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的時代），各國社會民主黨在工人中是進行了廣大的組織工作，廣泛的開展了組織工人階級的運動。在組織上是獲得很大的成功。不過當時

是在資本主義『和平』發展的時期，工人階級的組織也是在這種和平時期建立起來的，黨與工會之間的區別還不很明確。特別從馬克思恩格斯去世以後，第二國際在考茨基輩領導之下，對黨內機會主義採取不可允許的調和路線，以致機會主義[illegible]第二國際各國黨。這種黨與工會，一到帝國主義時代，一到無產階級革命的時代，就顯出它不能担負無產階級在新時期中所應該担負的革命的任務，以至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就不能不走到破產與沒落。

列寧的時代，與馬克思、恩格斯的時代不同，這是帝國主義時代，資本主義快要死亡的時代，這是無產階級革命的時代。這時代要求無產階級建立堅强的戰鬪的政黨，建立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行動上完全鞏固和統一的，並和無產階級群衆有密切聯系的政黨，依靠這樣的黨，才能勝利的去進行極端嚴重的革命鬪爭。因此，列寧除在各方面恢復與發展了馬、恩的學說而外，還特別創立了一個完備的關於建設無產階級革命政黨的學說。關於我們黨的建設的學說體系，基本上是列寧創立的。這個黨的建設的學說，是和指導無產階級革命鬪爭的戰略策略完全不可分離的。

列寧創立無產階級革命政黨時期的條件是怎樣呢？

在當時，一方面是帝國主義大戰的迫近，無產階級推翻資產階級，奪取政權，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任務的迫近；而在另一方面，擁有廣大組織的第二國際下的各國社會民主黨，還沒有推翻資產階級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自覺，還不願意，也不敢去準備無產階級的革命的進攻。因此，第二國際各國黨，在組織上也就是散漫的，派別分歧的，不能進行稍爲嚴重的戰鬪，因此也就完全不能適合當時無產階級的革命的要求。當時各國社會民主黨，不僅在理論上，政治上陷入了右傾機會主義的泥坑（如勞資合作的理論，資本主義可以和平發展到社會主義，無產階級可以經過議會鬪爭掌握政權，不必經過革命，因而不能建立無產階級革命的戰略策略等々），而且在黨的組織問題上，也完全是右傾機會主義的。第二國際各國黨及俄國的少數黨，主張黨的組織上的自由主義，主張無產階級的政黨降低到普通工人組織的水平，主張黨內不要嚴密的組織與嚴格的紀律，主張無原則的黨內和平，容許黨內的派別（具有不同思想和組織系統的派別）存在等，對於第二國際各國黨黨內的統一與紀律，黨內的自我批評與黨內鬪爭是不可理解的，是完全不需要的。這便是第二國際各國黨在組織問題上的右傾機會主義一些主要的具體表現。

在當時，還有俄國的經濟主義派，歐洲（如法國）的工團主義派等，他們主張工人階級，不要有政黨的組織，拒絕組織工人階級的政黨，或把工人階級的政黨附屬在職工會之下，主張「工會獨立」，否認黨對於工會的領導作用……。

在當時，一方面，無產階級革命的戰鬪任務擺在面前，要求有一個堅强的戰鬪的黨去領導廣大羣衆，執行這種任務；另一方面，擁有數百萬黨員和工會會員的第二國際各國黨，又是那樣的不成，那樣的不能戰鬪，而且有組織上的各種機會主義思想支持着這種組織的落後與散漫。這便是列寧建設布爾塞維克黨的時期之具體的重要條件。

列寧在上述這種條件下；爲了建設一個能够勝任的領導無產階級革命的政黨，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完全統一與鞏固的政黨，就不能不集中力量反對第二國際各國黨在思想上、政治上的機會主義，尤其不能不反對他們在黨的組織問題上的機會主義。列寧的布爾塞維克黨最初與孟塞維克的分歧，就是在組織問題——入黨條件問題上的分歧。列寧的布爾維克的黨的建設的學說，是在反對第二國際各國組織上的右傾機會主義的鬪爭中創立起來的，是在反對經濟主義派、工團主義派不要工人政黨的理論的鬪爭中創立起來的。所以在列

寧的黨的建設的學說上，就充滿了反對各種組織上的右傾機會主義的鬥爭，充滿了反對自由主義與調和主義的理論，反對把無產階級政黨降低到普通工人組織水平的理論，反對黨內的無原則的和平，反對黨內的派別組織與派別活動等。列寧並在反對這些組織上的右傾機會主義的鬥爭中，確定了：黨是無產階級中最覺悟、最勇敢、最進步的份子組織起來的最先進的部隊，最有組織的部隊，最有紀律的部隊，而且是無產階級組織的最高形式。——因爲無產階級不僅有黨的組織，而且有職工會，合作社文化教育團體以至政府、軍隊等等的組織，然而黨是無產階級這一切組織中的最高形式，在政治上能夠指導其他一切的組織。因此，列寧就把黨和其他工人階級的組織明確的區別開來了。列寧並且確定了黨的組織原則是民主集中制，黨有統一的鐵的紀律。這些黨的組織原則，是列寧在反對第二國際各國黨在組織上的機會主義的鬥爭中建立起來的。這些就是列寧關于黨的建設學說之主要內容。

列寧主要是在反對黨的組織上的右傾機會主義鬥爭中來建設黨的，而主要不是在反對黨的組織上的「左」傾機會主義鬥爭中來建設黨；這種情況，在十月革命以前，確是如此。當時黨的組織上的「左」傾機會主義還沒有發生，或者還沒有發展成爲系統的機會主義，所以

在列寧關于黨的建設的學說中，充滿了反對右傾機會主義的鬪爭，即是充滿了反對不要嚴格的組織與紀律，反對無原則的黨內和平，反對不要黨內的思想鬪爭及害怕自我批評，反對黨內的自由主義、調和主義，反對工會獨立主義等。這是由于列寧建設黨的時期之具體條件中產生的。

但是，如果我們說到中國共產黨的建設的具體條件，那就和列寧在十月革命以前那時候的條件完全不相同。

第一、中國黨的建設是在十月革命以後，是在俄國布爾什維克已經取得勝利，有了活的榜樣，以後所以一開始就是在共產國際的指導之下，照着列寧的原則去進行建設的。

第二、中國黨從開始到現在，在思想上和組織上都沒有受到歐洲社會民主黨第二國際的影響。

第三、中國沒有歐洲那樣的資本主義『和平』發展的時期，容許工人階級和平的機會鬪爭，也沒有歐洲那樣的工人貴族階層。

第四、在中國黨內小資產階級和農民的成分佔着相當大的比重，並有若干游民成份。這

是中國黨內「左」右傾機會主義的社會基礎。

由于前面三個條件，就使我們中國黨的建設，一開始在主觀上就是按照列寧的原則和道路進行的。布爾塞維克黨的一些組織原則，在我們的多數黨員中都能背誦出來，而社會民主黨的那些傳統與習慣，在我們黨內是沒有的。因此，就是我們走了許多直路。我們的黨從最初組織起就有自我批評和思想鬪爭，就確定了民主集中制，就有嚴格的組織與紀律，就不允許派別的存在，就嚴厲的反對了自由主義、工會獨立主義、經濟主義等，因此在我們黨內公開提出系統的組織上的右傾機會主義的理論，是還沒有的，認爲不要自我批評，不要黨內鬪爭不要嚴格的組織與紀律，不要工人政黨及工會獨立等等主張，在黨內是不能公開發展的。雖則我們，黨內的思想鬪爭是還有不够的地方，但那是是由於理論水平的低下，不能看出原則上的分歧，或者是被黨內個別負責人採用非常辦法壓制自我批評的結果，而不是由於黨內有這麼系統的反對黨內鬪爭的理論。

但是建立我們中國黨的時期的這些特殊條件與特殊情況，是發生兩方面的影響的：一方面是好的，使我們一開始就建立了一個列寧式的中國共產黨，在主觀上嚴格的遵循着列寧的

原則，這個黨一開始就有嚴格的自我批評與黨內鬪爭伴隨着，因此使我黨進步得很快，這是推動我黨進步的一種原動力。但是另一方面，又使我們的同志常常走到另一個極端，犯了另一個錯誤，就是常常使我們黨內的鬪爭進行得過火，鬪爭得太厲害，毫無限制的鬪下去，走到了另一個偏向，『左』傾的偏向……。

許多同志是機械的錯誤的了解列寧的原則，把列寧的原則絕對化。他們認爲：黨在組織上的高度集中，就否定了黨內的民主；黨內鬪爭的必要，就否定了黨內和平；黨爲無產階級組織之最高形式——在政治上領導其他一切無產階級的羣衆組織，就否定了工會及其他工人的與勞苦羣衆的組織之獨立性；統一的鐵的紀律，就消滅了黨員個人的個性及黨員的自動性與創造性……。

許多同志是死記着列寧的原則，認爲黨內鬪爭是必要的，自由主義、調和主義，是要不得的。但他們是機械的死板的運用這些原則，他們以爲在黨內不論在甚麼時候，不論在甚麼情況之下，不論在甚麼問題上，都應該而且必需進行不妥協的鬪爭，而且是鬪爭得愈兇愈好。黨內鬪爭的方式，黨內批評的方式，愈激烈愈尖刻就愈好。同志間在黨內的對抗，愈尖

銳就愈好。不然，就會要犯自由主義、調和主義的錯誤。爲了要證明自己沒有自由主義與調和主義，並證明自己是一個『十足的布爾塞維克』起見，他們就離開時間空間的具體條件，在黨內進行無原則的鬪爭。如是這些人也就成爲黨內鬪爭中沒有立場的『打手』，無原則的『鬪爭家』，嗜好鬪爭的『鬪毆家』，爲鬪爭而鬪爭。這是無產階級隊伍中的醜事，這當然不能證明他們是『十足的布爾塞維克』，而只能證明他們對於布爾塞維克的侮辱，並把布爾塞維克的名詞和形式在黨內進行投機。

許多同志不了解：黨內鬪爭是原則的鬪爭，是爲擁護這個或那個原則而實行鬪爭，爲確立這個或那個鬪爭目標來進行鬪爭，爲選擇這一個或那一個達此目標的鬪爭方式而鬪爭。他們不懂得：在日常政務問題上，在純粹帶實際性質的問題上，是可以而且應該與黨內抱有別種意見的人作一切妥協的。他們不懂得與不了解：在原則性的問題上，在確立鬪爭目標的問題上，在選擇達此目標的鬪爭方式問題上，是應該和黨內抱有別種意見的人進行不調和的鬪爭的；而在日常政務問題上，在純粹帶實際性質的問題上，只要這些問題不涉及到原則上的分歧，就不應該和黨內抱有別種意見的人實行不調和的鬪爭，而應該作一切的妥協。這些正

是列寧、斯大林的黨所固有的作風但是沒有被我們許多同志學到。他們在這些應作一切妥協的問題上，也實行不妥協的鬪爭，如是他們就沒有不對抗的問題，沒有不對抗的時候，沒有不對抗的人。一切與他們不同的地方，他們都要實行對抗，强使其絕對的相同。他們是一切都不妥協，絕對不妥協。他們把一切的矛盾都看成對抗，對抗就是一切。這就是他們的絕對主義。

許多同志不了解：什麼是原則？什麼是屬於原則的問題，什麼是黨的戰略計劃與策略路線，並抓住這些原則問題，這些關於戰略計劃與策略路線問題上的分歧，來進行鬪爭。他們理論水平與政治經驗，還是格外的低下，他們還抓不到這些關係重大的問題，並爲了這些問題來進行爭論。然而他們又死死記得在黨內是要鬪爭的，不鬪爭是不對的。他們雖抓不到這些重大問題，不能從原則上提出問題，可是他們還是要鬪爭的。於是他們就只能抓住個別的現象，個別的問題，與黨內抱有別種意見的人來實行無內容、無原則的鬪爭與爭論了，並因此而鼓造成同志間不團結，互相對抗，及組織上的分歧。這種黨內鬪爭中的惡劣現象，在我們黨內是存在的

上述這些，是中國黨內鬪爭的一種偏向，是在中國黨內嚴重（在外國黨內雖然也有）的一種偏向，是黨內鬪爭進行得過火，進行得毫無限制，走到另一個極端——黨內鬪爭中的『左』傾機會主義，黨的組織上的『左』傾機會主義（否定黨內民主，否定原則上一致的黨內和平，否定工會及其他羣衆組織的獨立性，否定黨員的個性及其自動性、創造性等）。這是由於中國的特殊環境與特殊條件產生的。

在這裡，還要說到列寧在十月革命後反對『左』傾機會主義的原則鬪爭沒有被中國黨的許多同志所注意這一種事實。十月革命後，俄國黨內產生了『左』派共產主義的一派，他們反對布列斯特和約，在以後又有關於工會問題的論爭。十月革命以前，在布爾塞維克內部雖也有過以『左』的面目出現的召回派一派人，但不久即被克服，不如布列斯特和約時期『左』派共產主義的嚴重，俄國這一『左』派不久也被列寧克服了。但在西歐各國又產生了『左』派共產主義，他們提出『不做任何妥協』的口號，反對參加國會，反對合法鬪爭，反對與社會民主黨左翼進行必要的聯合。在這種情形下，列寧就在一九二〇年國月間寫了『共產主義左派的幼稚病』一書，以糾正這種傾向。因爲在十月革命勝利以後，從前不相信無產

階級可以奪取政權的，現在有了活的事實，給了右傾機會主義以致命的打擊，就在這種情形下產生『左』傾機會主義，以爲革命可以不經過任何迂迴道路，一個早晨就可以勝利。這種情緒，中國黨內正是發生過，在某些時期內並且佔了統治的地位。犯這種錯誤的人們完全不注意列寧論左派幼稚病一書的重要性，在政治上反對迂迴，反對等待，提倡少數先鋒隊可以不顧廣大羣衆還沒有跟得上來的事實，就實行冒險的進攻，反而罵其他的人爲『右傾機會主義』。一切組織上右傾或『左』傾機會主義都是從政治上的右傾或『左』傾而來的。中國黨內既在某些時期犯過政治上的右傾或『左』傾錯誤，於是在組織上的過火的黨內鬪爭就產生了。

因此，　在中國黨內鬪爭問題上，　如果可以這樣來分的話，　那末就存在着以下三種偏向：

第一、是黨內的自由主義與調和主義。

第二、是機械的、過火的黨內鬪爭，黨的組織上及黨內鬪爭中的『左』傾機會主義。

第三、是黨內無原則的糾紛與鬪爭。

以上三種偏向，在本質上說來是沒有什麼區別的，因爲黨內無原則的糾紛和鬪爭及黨內的過份鬪爭，與自由主義都不是馬列主義的，都是反馬列主義的表現形態，上述三種偏向，是僅就其形式來分的。

這就是中共產生的特殊條件與黨內鬪爭中的偏向。

三　機械過火的黨內鬪爭之表現

同志們！在上述三種黨內鬪爭的偏向中，第一種自由主義的偏向，我今天不準備來講。雖然我並不是認爲目前黨內自由主義的偏向不嚴重，目前反對自由主義不要，我也還不能相信同志們對於自由主義這一種傾向及其在各種具體問題上的表現，是已經澈底弄清楚了的，我想許多同志是還沒有澈底弄清楚的。但我今天不準備講它，下次有機會時再講。我只提出黨內自由主義傾向在最近是有些發展，在許多地方已經成爲黨內鬪爭中一種主要的傾向。黨內思想鬪爭是開展得不够。因此，就使得黨內許多錯誤的傾向，不良的現象，不能及時得到有力的糾正，黨的紀律也逐漸的鬆懈起來，這是很不好的，這是由于最近有大批的知識分子

及新黨員加入到黨內來，他們是帶有濃厚的資產階級自由主義思想到黨內來的，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都還沒有受到無產階級鉄的紀律的鍛鍊；同時，過去犯過『左』傾錯誤及黨內過火鬥爭錯誤的許多同志，在今天他們又反轉過來犯右傾錯誤，犯自由主義的錯誤。長期統一戰線的環境資產階級影響黨內的可能性，也增加了。暗藏在黨內反革命分子，則用一切方法發展與擁護黨內的自由主義。因此就使黨內自由主義的傾向發展起來。這是我們在加强黨性的鬥爭中必須嚴格反對的一種傾向。比如有些同志看到別人犯錯誤不說，怕人報復；好朋友犯錯誤不說，相互隱瞞，當面不說，背後亂說；隨便批評，發牢騷，小廣播等……這些現象，在黨內是相當普遍存在的。

還有特別嚴重的一種現象，最近也在黨內產生，就是有一種人，生怕別人向黨向上級報告他們的缺點與錯誤，怕人告狀。一方面，他們不能禁止自己不犯已經知道的錯誤，他們要明知故犯；但另一方面，他們又要禁止別的黨員向黨向上級報告及在會議上批評他們。他們作了一些錯誤的不正當的事情，犯了錯誤，但他們不肯將錯誤揭露；以便改正他們的錯誤及缺點，他們諱疾忌醫，他們不知道只有將錯誤揭露才能改正錯誤的眞理，他們要隱蔽錯誤，

把錯誤當作比什麼寶貝還要珍貴的隱藏起來，如是他們就不只是要想辦法來禁止別人的眼睛不敢正視他們的錯誤，他們還要想辦法來禁止別人的嘴巴不敢向黨向上級報告他們的錯誤，取消別人以完全正當的組織方式在黨內說話與批評的權利。他們恐嚇其他的同志說：『你敢於向上面報告，那我就會對不起你的！我要揍你的！揍你這個喜歡向上面拍馬屁溜溝子的東西！』痛恨那些同志向上面報告及講過他們錯誤的同志，而永記在心，並要想辦法報復。這種現象，是完全失了黨員氣味的惡劣表現。他們要隔離黨的領導機關與黨員羣衆的聯系，以便他們能夠在黨內爲非作惡。這種現象是應嚴格禁止的。

任何黨員看見其他黨員犯錯誤或其他一切不利于黨的事情。必須向黨向上級報告，不報告是不對的，報告是完全對的。禁止別人向黨向上級報告自己的缺點錯誤，是完全非法的，黨內是絕不能容許的。當然黨的領導機關在得到這種報告後，應調查清楚事實，審愼處理；而不能單憑一面之辭，輕率隨便的處理。

目前黨內的思想鬪爭應該適當的開展，這是我們已經決定了的。因此，應該反對自由主義。在某些黨的環境，犯自由主義錯誤特別嚴重的地方，應該根據事實，開展反對自由主義

的具體鬪爭，克服這種錯誤。毛澤東同志在幾年前寫了一篇反對自由主義的文章，舉出了黨內十一種自由主義的現象，至今仍保持其效力，你們應細心研究，并遵從這篇文章來糾正與反對自由主義的思想。同時在你們黨的建設的課程上，也會要詳細講到自由主義的所以我今天不來講它，我現在只來講第二第三種偏，因爲這兩種偏向是從來沒有人在黨內系統講過的。

黨內機械的過火的鬪爭，表現在一些甚麼地方呢？表現在以下的一些事實上：

第一、在地方黨及部隊黨內，經常舉行所謂『鬪爭會』，甚至在政府機關及群衆團體等非黨組織中也經常舉行這種『鬪爭會』。這種『鬪爭會』，是預先佈置好了的，主要的不是爲了檢討工作，而是要打擊某某人，不是首先『對事』，而是首先『對人』鬪爭，主要的不是向某種不正確的思想和原則進行鬪爭，而是向某人鬪爭。所謂『鬪爭王三和李四』，目的就是要打擊某某犯了錯誤的同志。『鬪爭會』的實質，是一種同志的審判會，主要的不是從思想上去解決甚麼問題，而是要從組織上去解決問題，去壓服某些敢於堅持自己不同的意見（這種意見不一定眞正不對的）的同志，或挑皮搗蛋的同志而且在某一次『鬪爭會』對被鬪爭

的人，大多數必有組織結論。很明白的，這種鬪爭方式是不對的！

爲甚麼不對呢？

首先，『鬪爭會』這個名詞就不對，就不通。既有所謂『鬪爭的會』，那末是不是還有所謂完全『無鬪爭的會』呢？如果我們把某些『會』認爲是專門進行鬪爭的會，又把另一些『會』，認爲是完全不進行鬪爭的會，那就是一種極大的觀念上糊塗！在這裡，證明許多同志是不懂得鬪爭的絕對性及普遍性的。是把鬪爭與教育機械的分開的。

黨內鬪爭的目的，是爲了教育黨與教育犯了錯誤的同志。所以黨內鬪爭本身即是黨內一種不可缺少的教育；而黨內的教育也是一種黨內鬪爭，一種比較溫和的鬪爭。因此、教育與鬪爭是能分開看的，鬪爭即是一種教育，教育即是一種鬪爭，機械的分開是不對的。

其次，這種鬪爭會，是黨內宗派主義及對幹部對同志實行錯誤的打擊政策之一種具體表現形式。是爲了要打擊被鬪爭的同志，而不是爲了要帮助、教育或挽救犯錯誤的同志。主要的是對人鬪爭，而思想上的分歧與對抗，反而被忽略了。因此，這種『鬪爭會』常常不能眞正加强黨內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行動上的一致，反而常常加深黨內思想上、政治上

組織上、行動上的分歧，加深黨內不團結的現象，無原則的糾紛，及助長黨內宗派主義的發展。

至於在非黨的機關團體中舉行這種『鬪爭會』，那更是不對的。

第二、黨內機械的過火的鬪爭形式，還表現在：有些同志以爲黨內鬪爭是鬪爭得愈兇就愈好，問題提得愈嚴重愈好，搜集別人的錯誤愈多愈好，名詞用得愈多愈好，給別人戴的帽子愈大愈好，批評的語句愈尖刻愈好，批評與鬪爭的方式和態度愈嚴峻愈粗暴就愈好——講話的聲音愈大，面孔板得愈兇，牙齒露出來愈長……就以爲是愈好的，就以爲他是『最革命不過』的了。他們在黨內鬪爭與自我批評中不講求適當，不講求分寸，不講求適可而止，毫無限制的鬪下去。很明白，這也是完全不對的！

第三、有些同志還不了解：黨內鬪爭基本上是一種思想鬪爭，是要在思想上求得一致，才能保持與加强黨內政治上、組織上、行動上的一致。是要從思想上原則上去解決問題之後，才能在組織上、行動上解決問題。然而要在思想上、原則上求得一致與解決問題，要去克服別人不正確的原則，要去糾正別人不正確的原則，要去轉變別人的思想，要去糾正別

人久已相信的原則、觀點和成見，就不是那樣容易的事，就不是採用那樣簡單的辦法，三言兩語，或一場鬪爭會所能作到的。不是採用單純的壓迫手段與强迫辦法所能作到的。而是須要經過艱苦的說服教育工作與各種複雜的鬪爭，經過相當長期的教育與鬪爭及革命的實踐，才能够作得到的。有些同志不是這樣來認識黨內鬪爭的實質，而是把黨內鬪爭簡單化、機械化、庸俗化，認爲黨內鬪爭只是一種組織上的形式上的對抗，只是一種簡單的打架或者罵人，只是一種吵嘴或者角力，而不是要從思想上原則上去求得眞正的一致與解決問題。或者內思想上、原則上的分歧，是可以用這種簡單機械庸俗的辦法來解決的。很明白，這是完全錯誤的！

由於這些同志不是要從思想上、原則上去克服黨內的分歧，去糾正某些不正確的傾向與現象，來保持或達到黨內的統一，而是企圖用一種簡單的組織上的辦法，用一種對黨員的壓迫手段、打擊政策與懲辦制度來達到或保持黨內的統一，所以他們就產生各種錯誤的過火的黨內鬪爭方式，所以他們就不是細心的，周到的，從原則上，思想上去說服同志，而是採用一種單純的組織上的辦法，敵對的方式，甚至行政上的辦法去壓服同志，嚇住同志。他們隨

便對同志作組織結論，在組織上去處罰同志，而且用資產階級的平均的法律觀點，慘痛的處罰黨內的同志——即是不論何種黨員犯了多大的錯誤，不管其承認及改正與否，按照黨法均須給以多大的處罰。這就形成黨內的懲辦制度。他們常用開展鬪爭的辦法，去開展工作，推動工作；故意去尋找『鬪爭對象』（黨內的同志）作爲機會主義的代表者來開展鬪爭，犧牲與打擊這一個或這幾個同志，『殺雞給狗看』，以推動其他幹部黨員去努力工作，完成任務。他們故意搜集鬪爭對象的缺點錯誤，形式的，片斷的摘錄他不大妥當的言論行動，把這些缺點錯誤和不大妥當的言論行動又孤立起來看，當作就是這個同志的全部。把這個同志個別的缺點錯誤誇大起來，替他構成爲機會主義的系統，在黨內同志中造成對這個同志極不好的印象，激動起黨內一切仇恨機會主義的心理，向着這個同志來鬪爭。于是：『死老虎人人可打』，一些人的報復心理也發展起來，揭發他一切的錯誤缺點，任意提到原則的高度。甚至揑造一些事實，憑着主觀的猜疑及完全不可靠的謠言，亂加這個同志以各種罪狀等等，結果是非把這個同志弄得昏頭昏腦不可。這樣作了之後，他們還不大允許這個被打擊的同志起來作任何的辯護。如果他有辯護的話，那麼又說他故意辯護錯誤，承認錯誤不澈底等等，再

加以打擊。不允許被打擊的同志在服從組織的條件下，保留意見，不允許向上級控訴，一定要被打擊的同志當時認錯。如果被打擊的同志一切都承認了的話，那末思想上、原則上的問題，是已經解決，又是不大注意的。所以在黨內也發生過這種事實：即某些同志在鬪爭中承認錯誤過多。爲了免遭打擊起見，不如一切都承認好些。錯誤雖承認了，實際上他自己也還是不懂的。在這裡也就證明這種鬪爭方法不能培養共產黨員堅持眞理的頑强性。

第四、是將黨內鬪爭方法與黨外鬪爭方法不加區別的混淆起來。有些同志，將黨內鬪爭的方法機械的搬到黨外的非黨的群衆團體及機關中去使用，用黨內鬪爭方法，去向非黨幹部和羣衆鬪爭；另外有些同志用黨外鬪爭方法，對敵人對異己份子鬪爭的方法，來向黨內的同志鬪爭，用對付敵人與異己份子的辦法，來對付黨內的同志。一切挑撥離間，陰謀詭計都使用上來，行政上的辦法——例如監視、逮捕、監禁、審判等也運用到黨內鬪爭中來，如有些同志在肅奸工作中所犯的過『左』錯誤，大半就是沒有對黨內鬪爭與黨外鬪爭嚴格區別開來的結果，是把黨內思想鬪爭與肅奸工作混淆起來的結果。黨內也往往有敵人的奸細暗藏着，對於這種暗藏的敵人是必須根據事實進行鬪爭，把他們揭露出來與驅逐出黨的；但這與共產

黨員犯錯誤須要進行教育性的鬪爭完全是兩件事，必須把二者區別清楚。黨內鬪爭與黨外鬪爭是有密切聯系的，但鬪爭的方法和鬪爭形式必須區別開來。

還有些同志（其實這已經不能稱爲同志）則公然依靠與假借黨外的力量來進行黨內鬪爭，向黨要挾和恐嚇。如有些人倚仗他們一部份的工作成績，依仗他們的部隊和槍桿子、倚仗他們在羣衆中的信仰或某一部份的統一戰線關係等，而向黨向上級機關進行鬪爭，要挾上級機關及黨接受他們的要求與意見，向黨闖獨立性，向黨宣告獨立。或者利用黨外的，甚至資產階級的、敵人的報紙雜誌及各種會議，來批評黨，向黨的上級機關，及某些同志和幹部進行鬪爭。很明顯的，這是與另外一些人倚仗黨的勢力去强迫、命令、壓迫黨外的群衆，去向黨外人進行敲詐勒索，是一樣嚴重的錯誤，這些人是站在黨外向黨內鬪爭，因此他們雖倘掛着共產黨員的名，却已經完全離開了黨的立場，成爲黨的敵對者。

第五、我們黨內的許多問題。是在會議上解決，或經過會議解決，這是好的。但各種個組織中，有許多會議是沒有準備與預先調查研究工作的，常常在會議上發生許多不同的意見與爭論，而一切會議又必由最負責的參加者來作結論，一切會議的結論又等於決議，在這裡

也當發生許多毛病，我看見有些會議上的爭論，最後逼到指導員或支部書記或其他負責同志來作結論。但這個負責同志自己是完全無把握的，問題是完全沒有弄清的，然而事情逼來了，非作結論不可。否則不能作負責同志。這個負責同志只得來作結論，有的則表現非常狼狽與汗流夾背，粗率把結論作下來，而這個結論也即等於決議，事情就照這個結論決定下來。這當然是要發生許多錯誤的。有些同志，當着他們對問題還沒有把握決定的時候，他們不肯說明自己還沒有把握，還要求一個考慮與研究的時間，或向上級請示的時間，而要顧全面子，保持地位，硬說自己是已有把握的，隨便決定下來，結果常常不是正確的。這種情形，也應該糾正。

我們一切同志對一切的問題，應該是「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不要「强不知以爲知」。黨內的問題，不是依靠橫蠻所能解決的。一切會議應該有結論，但不能決定的事情，或尚有疑問、尚未弄清的問題，就不應隨便決定，決定的事情一定要是自己相信的，如果自己還無把握相信的事情，可以保留下來再加以研究或請示。會議的結論，不一定是參加會議最負責的同志來作，誰作報告，在討論之後，即由誰作結論。但這個同志的結論不一定等于

決議，會議的決定可以和這個同志的結論不一樣。在蘇聯共產黨內的作風也是如此的。

以上這些，就是機械的過火的黨內鬪爭一些重要的表現。

我在以上所說的，當然是一些最壞的典型。不能說我們過去的和現在的黨內鬪爭普遍都是如此的。但這種黨內鬪爭的方式確實是存在的，且曾經在一個時期是佔着統治地位的，成爲主要的黨內鬪爭方式。

在這種不正確不恰當的黨內鬪爭之下，曾經在黨內造成了什麼結果呢？是曾經在黨內造成了以下一些惡果的：

第一、助長了黨內的家長制，個別的領導者及領導機關，在這種鬪爭方式之下壓迫着許多黨員不敢說話，不敢批評，在黨內形成個人或少數人的獨斷。

第二、另一方面，又助長了黨內極端民主的傾向及自由主義的發展。許多黨員平時不敢說話，不敢批評，表現黨內一種形式上的和平與統一，但是一到矛盾無法繼續隱蔽下去的時候，一到情況嚴重與錯誤暴露出來以後，即又亂批評亂鬪爭一場，形成爲黨內的對抗與分裂及組織上的紛擾，很難收拾。這也就是黨內家長制的反面表現。

第三、影響黨內民主集中制的生活不能正確的建立，黨內民主生活的不經常不正規，或極端的缺乏。

第四、阻止黨員同志們積極性、自動性及創造性的發揚，制制黨員對黨對工作的負責精神，影響同志們不敢積極負責，不敢放手工作、放手創造，不細心去考慮研究問題與情況，養成他們照辦公事、人云亦云的作風。

第五、助長黨內宗派主義的發展，無原則派別鬪爭的發展，造成黨內害怕批評與鬪爭的心理，養成某些同志『獨善其身』的保守心裡，『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裡。

第六、給托派奸細反革命份子以破壞黨的更多的機會，給反革命進攻我黨以更多的口實。托派奸細份子特別利用黨內的矛盾，不大正確的黨內鬪爭，來進行破壞黨的活動，來爭取那些受打擊的對黨不滿的份子。而反革命則利用黨內反機會主義的鬪爭來進行宣傳煽動，影響黨外的同情者及黨內不穩定的成分來進行挑撥離間，破壞黨內的團結與統一。

上述這些惡果，是在黨內曾經造成過的。並且還有一部份遺留到現在尚未把它們消除。

這種機械的過火的黨內鬪爭方式；在相當長的一個時期內曾經造成黨內生活不經常的現象，給黨的損害很大。現在我黨高級領導機關中，雖是已經糾正過來了，在全黨現在也不是一種統治的鬪爭方式；但在某些中下級組織中，在某些個別的組織中，這種鬪爭方式則至今還未糾正，還相當普遍的或多或少的存在着、繼續着；因此，這些組織中的生活仍然是不經常的。因此，我們必須嚴格指出這種偏向，以便在我們的組織中澈底肅清它。以便我們的同志不再重複這種錯誤，以便正確的切實的開展黨內的思想鬪爭，推動我們的黨前進。

四　關於黨內的無原則鬪爭

同志們！我現在來講黨內鬪爭中另一種偏向——黨內無原則的鬪爭。這種現象在中國黨內，是特別普遍與嚴重存在的，在外國黨內雖然也有一種所謂『閒談運動』，但我想，還沒有中國黨內這樣嚴重吧。所以我們對這種現象，必須使同志們認識清楚，並採取必要的辦法來對付，否則對黨內的團結和工作上的妨礙是太大了。

什麼是黨內無原則糾紛與無原則鬪爭呢？

我認爲黨內的以下幾種糾紛和鬪爭是屬于無原則的，即是離開我們黨與無產階級的革命的利益之共同立場和原則的。

第一、有些同志不是站在黨的立場上，整個黨的利益上來提出問題，來和其他同志進行鬪爭，而是站在個人利益或派別利益的立場上來提出問題，來和黨內其他同志進行鬪爭。就是說，他們在進行黨內鬪爭中的立場是不正確的。因此他們對於問題的觀點，處理方針的辦法，也是不正確的。一切事情的處理，只要對他們個人或少數人有利，他們就贊成就主張；如果對他們個人或少數人不利，他們就反對，就不贊成，至於是否對黨對革命有利？他們是不管的，或擺在次要的服從的地位。因此，這種人主張甚麼或反對甚麼，都是沒有原則的，離開黨與革命的原則的。或者說：他們的原則，不是黨的原則與革命的原則，只是他們個人利益的原則。如果每一個人都以自己個人利益爲原則的話，那末，各個人的利益與原則，必然矛盾，必然相互鬪爭。

比如，在你們中就有人爲了伕子的問題，馬匹的問題，吃飯穿衣及生病打針的問題，沒有提升自己職位的問題等，曾經發生一些爭論和鬪爭，就是屬於這種個人的無原則的問題。

同志們不是一般提出伕子、馬匹、吃飯、穿衣及打針應該怎樣支配的原則，才對黨對大家有利，要黨及學校採取；而是這樣提出問題：爲甚麼不給我伕子馬匹？爲甚麼不給我打針？爲甚麼不提升我的職位？爲甚麼不給我好的飯吃、好的衣穿？一切以『我』個人爲中心，從『我』個人的立場出發，在黨內造成糾紛，進行鬪爭。那末只要給他個人滿足了，即使支配得再不合理一點，他也可以不管的。這就是一種無原則的鬪爭。

又比如同志們反對浪費吧！有些同志是站在黨的利益與黨的立場上來反對浪費的，因此他們提出各種違反節約原則的浪費現象來加以批評反對，並提出節約的意見要黨採取。這是很對的。但另外有些同志就不是站在黨的利益與黨的立場上來反對浪費，因此他們就這樣提出問題：某人浪費了多少，某人又吃了甚麼，穿了甚麼，用了甚麼……爲甚麼我就不能這樣吃，這樣穿，這樣用呢？難道我的資格不老嗎？對黨無功嗎？因此他在反對浪費的口號之下，起來鬪爭了。原因就是別人浪費了，而他自己還沒有浪費到。這也是一種無原則鬪爭。

比如在院東，曾經規定在政府機關工作的人員有少數的薪水，如是就有一些同志要求到

政府機關去工作，目的就是想自己也要得到這一點薪水。不允許他們去的時候，他們就在反對政府機關人員有薪水的口號之下起來鬪爭了。他們也並不是在原則上提出應如何來規定政府機關人員的生活，來加以商討。這也是一種無原則鬪爭。

第二、有些同志不是爲了把黨的事情弄好，甚至是爲了把黨的事情弄壞，或其他目的，來在黨內起糾紛，進行鬪爭。目的是不正確的。這也是一種無原則鬪爭。比如有些同志爲了個人愛出風頭，爲了個人地位及個人面子，甚至爲了報復別人以洩恨，在黨內鬧糾紛，和其他同志鬪爭，以搗亂其他同志的工作和計劃，破壞黨內的秩序與團結，而不顧及當時的情況與條件等，就是屬於這種無原則鬪爭的。

第三、有些同志不是從原則上提出問題要黨採納，或要黨放棄，而只是憑自己的感情與喜怒來提出問題與進行鬪爭，爲了一時的痛快，爲了發脾氣舒感慨，而要罵人和氣憤，這也是一種無原則鬪爭。

另外有些同志由於他們的經驗與理論水平低下，不能從原則上提出問題來爭論，而只是在一些個別的零碎的純碎帶實際性質的問題上，不涉及原則的日常政務問題上，來和其他的

同志作絕不妥協的爭論，但並未涉及到一般的原則問題，因此這也是一種不應堅持鬪爭的無原則問題。比如，有些同志對於某一次的戰鬪，某一次的行動，某一次鬪爭形式，某一個組織的方式等發生相互對立的意見，而不涉及到一般的戰術原則與戰略計劃及一般的行動方針與一般的鬪爭形式組織形式等，各持己見的不停止的爭論下去。他們的問題提得不正確。因此常不能有正確的結論，或是無論怎樣都可以的，因此就常成爲一種無結論的閒談。

第四、是不擇手段，不依照正當的組織手續來進行黨內鬪爭，在黨內無原則的拉攏或打擊同志，在同志間進行挑撥離間，陰謀詭計，及陷害同志等，或者當面不說，背後亂說，對黨不負責任的亂批評、亂廣播及造謠、撒謊、誣衊同志等。

以上這些，都是無原則的鬪爭。其次，還有一些同志在原則鬪爭中夾雜無原則鬪爭的若干成分，或者在原則鬪爭的大旂下掩護下進行無原則鬪爭的。另有些同志特別着重的注意某人與某人爭吵，某人與某人的關係不正常等，而不注意他們爭論的實質。

黨內這一切的無原則鬪爭，都是不好的，對黨有害無益的。

同志們又問甚麼是原則？甚麼是不涉及原則的純粹帶實際性質的問題？甚麼是日常政

務問題？以及爲甚麼在這些問題上不應堅持己見，而應與黨內抱有別種意見的人作一切妥協？

同志們！這些問題確是應該弄清楚的問題。

甚麼是原則呢？

如果純粹從理論上來講，所謂原則就是事物發展的一般法則。特殊的事物，有特殊的發展法則。相同的事物與相同的事物有大體上的發展法則。我們所謂原則問題，也就是按照事物的一般發展法則作爲我們觀察問題處理問題的一般方法問題，如果我們觀察問題處理問題的一般法則有錯，我們的立場、觀察、方法有錯，那我們觀察問題，處理問題就必然要發生錯誤。如果我們認識某一類問題的發展法則有錯，那末我們處理這一類問題的方法也必然要發生錯誤。所以我們對於原則問題是不能馬虎的。如果在原則上發生錯誤，那就不只是要發生個別的錯誤，而會發生系統的、一貫的、一系列實際問題上的錯誤

甚麼是不涉及原則問題的日常政務問題及純粹帶實際性質的問題呢？

這大半是一些個別的問題，是一些日常工作、日常生活中的問題。

比如我們說，要發動與組織群衆是一個原則問題，我們大家都同意，而發動與組織群衆須集中由群衆團體來領導，部隊也應該協助與參加羣衆工作，這些都是原則問題。我們大家都同意。即我們在原則上都沒有不同的意見。但我們有的同志主張將部隊的民運隊及民運部暫時取消，將這些工作人員派到群衆團體中去工作；另有同志則主張部隊民運隊不應取消。有的同志主張分四部辦事另有的同志主張分五部辦事，這就是純粹帶實際性質的問題。都不是原則問題。

又比如，我們敵後抗戰，今天的一般戰術原則是分散的游擊戰爭。如果大家對於這一點是完全沒有分歧的話，那末就是我們沒有戰術原則問題上的分歧，但有一次由於各種情況的逼迫或者由於對我特別有利的情況發生，我們某個指揮員打了一次勝利的或失敗的運動戰，那末，這也是不涉及原則的個別的實際戰鬪。只要這個指揮員沒有存在敵後打運動戰的原則的觀點，那末即使這一次二次戰鬪是錯誤的，也只是個別的錯誤，或者是由于特殊情況的發生，這個指揮員打得並不錯。所以我們就不要在這些個別的純粹實際的問題上來堅持己見，爭個不休。

又比如，在今天我軍裝備條件下，原則上是不應強攻敵人的鞏固工事與中心城市的。如果對于這一個原則我們沒有分歧的話，那末，某一個事，某一個城市，因爲有特殊的條件或有特殊的必要，我們又去打下來了。這也是不涉及原則問題的個別實際問題。但如果因爲打下了這一個工事，這一個城市，就說一切敵人工事與敵佔城市我們都可以去打，這就成爲原則問題了。在內戰時期，曾有同志主張打大城市，指揮紅軍向某些大城市進攻，這就是涉及原則問題的實際問題。因爲他們去打這些大城市是在原則上主張紅軍應該向大城市進攻。在這種涉及原則問題的實際問題上，我們即不應該在原則上妥協，而仍應在原則上主張不打大城市。

一切具體的實際的問題，常有幾個解決的辦法。由這裡到那裡，常有幾條實際可走的道路。這些辦法，這些道路，對我們當時的情況又各有利弊，有的辦法和道路對我們是最有利的，但包含有危險性，爲了愼重起見，我們又不如採取次好的辦法和道路。所以在這些具體的純粹帶實際性質的問題上，如果我們發生有不同的意見，只要不涉及到原則上成爲問題，我們就要善于妥協，善于讓步，善于接受與同意別人的意見「善于人同」，然後事情才能暢

快的辦理，問題才能爽快的決定；而不應總是堅持自己的意見，總是要別人放棄意見，總是要別人來將就自己，總是要別人照自己的意見辦理。這樣反而拖延問題的解決，妨害工作的進行，增加黨內糾紛與清談的傾向，妨害同志間的相互團結。這就是爲甚麼在純粹帶實際性質的問題上，應與黨內抱有別種意見的人作一切妥協的緣故。

由此可知，甚麼是不涉及原則問題的日常政務問題純粹帶實際性質的問題呢？

就是那些不涉及到我們的鬪爭目標及達到此目標的鬪爭方式的問題，就是那些不關涉到我們的戰略及策略問題。就是那些不涉及到我們的一般立場與具體立場的問題上面舉過的各種例子，就都是這樣的問題。比如我們今天的鬪爭目標是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出中國，主要的鬪爭方式是武裝抗戰與其他鬪爭方式的配合。戰略是聯合所有一切抗日的黨派階層共同抗戰，政策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實質。如果我們對于這些原則問題沒有分歧的話，那末，今天汪精衞又到東京，或從東京回來，明天王克敏又去職，換上了齊燮元，後天日本駐華軍的總司令又換了人，再後天我們在那裏又紛悴了敵人的掃蕩及那裏的地主士紳又向我們獻旗慰勞等等，對於這些問題的估計和處理，只要不違背與涉及到上述的原則，怎樣處理都是可以

的。

又比如，日本進攻中國，中國應否抗戰，是一個原則問題。如果對於抗戰的總方針沒有分歧，那末，在何時開始全國的抗戰，就是次要問題了，可以妥協的。但國民黨在『九一八』，『一二八』不抗戰，在冀東事變、華北事變又不抗戰，當時我們與國民黨在抗戰問題上的分歧，並不只是抗戰時間的問題，而是國民黨應否抗戰的總方針尚未決定，故我們必須堅決的鬪爭。但在蘆溝橋事變以後，國民黨抗戰的總方針已經決定了，並實行了，故我們亦不過分追究以前不抗戰的事情。但在抗戰後對于如何抗戰、如何爭取抗戰勝利的問題，我們與國民黨基本上還是不同的。這也是原則問題。

又比如西安事變，是關涉到對國民黨的合作與抗戰的一個重大事變，所以中央堅持西安事變和平解決的方針。當時有些同志反對和平解決，是錯誤的。但對於某些同志來說，他們並不是犯了原則的錯誤，因爲他們在原則上是贊成國共合作的，他們只以爲對西安事變如採用另一種解決辦法，或不解決，國共也可以合作，或更可以合作，他們只是犯了個別的錯誤，因此後來他們也就很容易的糾正了這種錯誤。

總之，我們處理一切問題的總原則，是黨與無產階級戰鬪的利益。一切要服從這個總原則。一切違反這個總原則的主張，意見和行動都是不對的。各種原則之中，又有大原則與小原則之分，我們的規律，是部份服從整體，暫時服從長遠，小原則服從大原則。在一切原則問題上的分歧是不能調和妥協的，必須澈底爭論清楚，求得一致。然而在一切不涉及原則的問題上，就不應死不妥協，就不應過分着重的鬪爭與爭論。否則也要妨害工作與妨害團結的。

我曾經聽見一個同志說：在黨內鬪爭中只要我的政治主張是『對的』，在組織上即是錯誤一點是不要緊的，是次要問題。因此他認爲在黨內鬪爭中可以採用各種不合組織紀律的手段向反對者鬪爭，這種說法。這種觀點，顯然是不對的。他把正確的政治路線與正確的組織路線對抗起來看，他不知道：搗亂黨內的秩序與組織，就是犯了一個最嚴重的原則的錯誤，特別在今天妨害與破壞黨內的團結和統一，就是最大的帮助了敵人，最大的妨害了黨與無產階級戰鬪的利益，就是犯了比其他原則錯誤更加嚴重的錯誤。在這裡，在許多原則問題上，我們的同志就要善於比較，善於區別各種原則問題在當時對黨的利害的輕重關係。根據小原則

服從大原則、部份服從整體的法則，來決定在甚麼原則問題上應暫時讓步，不堅持，在甚麼原則問題上則堅持不讓步。爲了保持黨內的團結和統一，有時對於某些關係不大重要不大緊急的原則問題，我們也是應該和黨內抱有別種意見的人，暫時妥協的，暫時不提出這些問題，不在這些問題上堅持爭論，而着重在當時關係重大的緊急的問題上。這當然不是原則上的調和與中間路線，而是實際行動上的妥協，及服從多數決定。

有些同志在蘇聯學習，對於聯共黨內鬪爭中許多好的東西，他們是沒有或很少學習到的，但聯共黨內鬪爭中那些最壞的東西，他們倒學習了不少回來，他們的本質就善於反映與學習那些最壞的東西。這也是我們應該注意的。

以上就是關於黨內的無原則鬪爭問題。

黨內無原則鬪爭，以及機械的過火的黨內鬪爭，是從那裡產生出來的呢？他們的根源是甚麼呢？這是由以下一些根源中產生出來的。

第一、是黨內同志的理論水平一般還很低，許多方面的經驗還不够，全黨的領袖與中心，很久沒有實際的形成，黨在各地方的領袖與中心，則至今還很少實際的形成；

第二、黨內小資產階級的成分多，小資產階級的急性病、瘋狂性，農民小資產階級的報復性，經常影響到黨內鬪爭。

第三、黨內民主生活不正常，同志間客觀的相互商討問題的作風未形成，粗糙的主觀的判斷與處理問題的作風。仍嚴重的存在。

第四、投機份子混入到黨內來，以及某種投機心理在黨內一部份同志中存在，他們常常爲了證明自己的『布爾塞維克化』，而故意要『左』一些，以爲『左』要比右好點，或者爲了打擊別人，以便抬高自己。

第五、托派奸細反革命份子混入到黨內來，利用黨內鬪爭來破壞黨，內奸托派常常在黨的旗幟掩蓋之下故意打擊某些同志，在打擊之後，又要另一個內奸托派份子去吸收這些被打擊的同志作內奸加入托派。

以上這些，就是產生黨內鬪爭中上述各種偏向的根源。

我們的黨從最初就有嚴格的自我批評與黨內鬪爭，這是完全必要的，很好的。在黨內鬪爭中有許多是作得對的，恰當的。因此，我們的黨在許多次的黨內鬪爭中，都有成績，都是

我們黨的理論水準有些提高。不可否認的，這些批評與黨內鬪爭，是推動我們黨進步的原動力，如果沒有他是不行的。然而，我們同樣的不可否認，在我們黨長期的歷史發展中，在過去的黨內鬪爭中，是存在着上述各種典型的偏向和錯誤。在黨內鬪爭中，有許多是進行得不正確的。因此就使我們在過去黨的鬪爭中費了很大的代價。因此、我們在今天就應該如何的來懲前毖後如何使過去費去的很大代價使它不是虛費的，如何從研究過去黨的鬪爭的歷史教訓中來求得黨的大的進步。黨的進步還不夠大，成績還不夠多，並且在黨內所引起痛苦太多，代價也費得太大。以很大的犧牲，很大的代價和很多痛苦，換來了不夠大和不夠多的黨的進步與成績。這就是我們過去黨內鬪爭的基本總結

假定我們過去的黨內鬪爭都是進行得很正確的，假如在黨內鬪爭中不發生或者避免了上述各種偏向與錯誤，那末，可以肯定的說：我們會要獲得比今天更大的成績，黨的進步，也會更大，痛苦與代價也會更小。以更小的代價和痛苦，換得黨內鬪爭更大的成績和黨的更大的進步，這就是我們今天從研究中國黨內鬪爭的歷史教訓中所應確定的今後黨內鬪爭的方針。但這就需要我們徹底糾正過去黨內鬪爭中的各種偏向和錯誤，須要我們確切的適當的去

進行黨內鬪爭。

五 怎樣進行黨內鬪爭？

同志們！現在的問題，已經很明顯了，就是要怎樣來正確的適當的進行黨內鬪爭呢？關於這個問題，聯共黨及各國黨均有很多經驗，中國黨也有很多經驗。列寧斯大林有很多指示，黨的中央也有很多指示。關於這些，同志們應該去細心的研究，將來在黨的建設上也要講的，所以我今天不來講這些。我只就中國黨內鬪爭的經驗，提出以下一些意見來供作爲同志們的參考。

第一、首先同志們要了解，黨內鬪爭是一件最嚴重最負責的事，我們必須以最嚴肅最負責的態度來進行，而絕不可以草率從事的。必須自己首先是完全站在正確的黨的立場上，完全是爲黨的利益、工作的進步，及帮助其他同志改正錯誤與理解問題的大公無私的立場上來進行。必須自己首先把事情弄清楚，把問題弄清楚，實行系統的調查，並研究，同時，還必須是有組織的、有領導的、有準備的去進行。

同志們應該知道：只有自己首先站在正確的立場上才能糾正人家不正確的立場。只有自己是完全正派的，然後才能矯正別人的不正派。所謂「必先正己，然後才能正人」。

只有自己首先不動搖，然後才能帮助動搖的人，克服人家的動搖。

只有自己正確的原則、正確的理論，然後才能克服人家不正確的原則與不正確的理論。

只有自己對於原則問題的明確性，才能改正人家的不明確。只有自己瞭解問題的實際材料更多，更有系統的研究了問題，然後才能給其他的同志並給黨以更大的帮助。

如果有同志不是這樣，如果自己首先就不站在正確的立場上，沒有把握到正確的原則，沒有按照原則去觀察客觀情況與系統的研究問題，甚至只有個別的缺點，與在某些地方的不够明確，那在黨內鬪爭中都不能克服人家不正確的東西。如果還要蕪莽的去鬪爭，那就可能走到不正確的路上去！

只有客觀的鐵的事實，只有在實踐中已證明了的經驗，只有眞理，能够戰勝一切。

我們的自我批評與黨內鬪爭，不是爲了要削弱黨的組織與團結，削弱黨的紀律與黨的威

信，妨害黨的工作的進行；相反的，是爲了加强黨的組織與團結，提高黨的紀律與威信，推動黨內工作的進行；因此，黨內鬪爭不能任其自流的發展，形成極端民主的現象。在黨內既不能容許家長制的存在，也不能容許極端民主現象的產生。這是黨內生活不經常的兩個極端的表現。

黨內鬪爭，是要用對黨對革命最高的負責態度來進行的。

第二、同志們要了解黨內鬪爭基本上是黨內不同思想不同原則的鬪爭，不同思想不同原則上的對抗。思想原則上界限的明確劃分是最完全必要的。但是在組織上，在鬪爭的方式上，在說話與批評的態度上，應該儘可能的不對抗，儘可能採取溫和的方式來商討或爭論，儘可能不採取組織手段及作組織結論，儘可能完全採用誠懇、坦白、正面教育的態度去進行，去求得思想上，原則上的一致。只有在必不得已的時候，在十分必要的時候，才可以採取對抗的鬪爭方式與組織手段。黨的一切組織，在適當的限度內，都有完全的權力對任何堅持錯誤的黨員作組織上的結論，黨的紀律的執行與組織手段的採用，在一定的情況之下，是完全必要的，但是這種手段不可輕易採用，不可濫用，單是在組織上處罰同志多，並不能

提高黨的紀律。黨的紀律，黨的統一，主要的也不是靠處罰同志來維持（如果要這樣才能持持，那就已是黨的一種危機了），而主要的是依靠黨內思想上、原則上的眞正一致，依靠大多數黨員的自覺性來維持的。我們只要在思想上，原則上最後的弄明白了，如有必要，組織結論是最容易作出來的。我們不要一分鐘可以決定開除某些同志的黨籍，或宣佈自己脫黨。

同志中不同思想不同原則上的堅持、對抗與爭論，和同志們對於黨的組織上的服從。對於多數與上級的服從，是不可分離的；否則，就沒有黨的統一與行動上的一致。同志們決不可以因爲在原則上堅持己見，就在組織上與黨對抗，就不服從多數與上級，就去自由行動。這是違反黨的基本紀律的。

原則上、思想上的對抗，與組織上方式上儘可能的不對抗，是我們應該採取的黨內鬪爭的正確方法。許多同志的錯誤，就在於：一方面沒有思想上與原則上明確的對抗與分歧，但另一方面，在組織上及鬪爭方式上又對抗得一場糊塗，鬪爭得一場糊塗，爭得面紅耳赤，鬼的狗血淋頭，鬪得兩方面不見面，仇恨種下很深，然而在他們之間竟找不出原則上、思想上的明確分歧來。

第三、對黨的組織、對同志、對工作的批評，要適當、要有分寸。布爾什維克的自我批評，就有布爾什維克的尺度，一切過分的批評，擴大人家的錯誤，濫加別人的大帽子，都是不對的。黨內鬪爭，不是鬪爭愈厲害愈好，而應有適當的限度，應講求適當，『過』『與不及』都是要不得的。

指出與批評別人的錯誤要拿住中心，要着重最重要的問題，給以系統的明確的解釋，才能解決問題；而不要枝枝節節的搜集人家許多錯誤的現象，及似是而非的事實，簡單給以暴露了事。這會使人感覺你故意找他的錯誤，攻擊與打擊他。

當你們估計或批評某個同志時，你們不應僅僅指出他的缺點錯誤，當作他的全部。你們還應指出他的成績、功勞、長處及他正確的主張，即使他的主張只有一點或一部份是正確的。你們也必須替他指出，不可抹煞。這樣才能給這個同志以全般的估計與批評，才能幫助他進步，使他服氣。

適當的批評，適當的態度和適當的方式，反對『過』『與不及』，這就是我們在黨內鬪爭中所應採取的方法。

第四、在黨內外一般停止『鬥爭會』的舉行。應從總結工作、檢查工作中，來指出各種缺點錯誤。應該首先『對事』，然後『對人』。應該首先把事實弄清楚，把問題弄明白，把錯誤與缺點的性質、嚴重程度、產生的原因弄清白，然後再去指出對這些缺點錯誤的負責人，主要的次要的由誰負責，而不要首先追究錯誤的負責人。只要犯錯誤的同志不是有意的，並且眞正在了解錯誤，改正錯誤，那我們就應該歡迎，就不應再事斤斤計較。在黨內鬥爭中對幹部與同志的打擊政策，攻擊別人與打擊別人的政策，不是我們的政策。這與剝削階級對勞動者的鞭子政策、壓迫政策，在本質上是同一的。我們的政策是同志間的互相幫助與互相檢討。

對於某些特別挑皮搗蛋、經常違反決定違反紀律、違反共產主義道德的同志，對於他們，原則問題還說不上、也說不通的時候，那末，個別的舉行一些同志審判會，也並不是不可以的有時也是必要的。但把他普遍化就是不對的。

第五、必須給被批評被處罰的同志以一切可能的申訴的機會。在鑑定同志及對同志作組織結論的時候，通常均應通知本人，當面作結論，如果他不服，在經過辯論之後，應向上級

申訴（一切在處罰後表示不服者，即使他本人不願上訴，黨的組織亦應代他上訴）。任何黨的組織不能禁止任何同志在被處罰後向上級申訴。黨員的上訴權，不能剝奪。一切的上訴書，任何黨的組織不能扣壓。關於思想原則問題，黨員並可越級直接向中央或高級黨委上訴。不過上訴同志應該在下面充分說明自己的主張和理由，分歧的意見何在？弄清楚之後，才去上訴。不能在下面不說，到上面又亂說，瞞混上級，企圖取巧。一切案件上訴之後，決定權即在上級，上級黨委可取消、或減輕或加重下級黨委對同志的處罰。

在思想原則問題上，經過爭論之後，如果還未在黨內達成取得一致，是可以通過多數決定的。在多數決定之後，少數同志如果還有不同的意見，在組織上有動上絕對服從多數的條件之下，是有權利保留自己意見的。

一定數量的下級黨委或同志要求上級黨委及領導機關召集適當的會議檢查工作的時候，只要有可能，上級黨委應該召集會議來檢查。

第六、應使黨內鬥爭與黨外鬥爭有明確的界限，同時建立適當的聯系。不要將黨內鬥爭的方式拿到黨外去使用，也不要將黨外鬥爭的方式拿到黨內來使用。更不要利用黨外的力量

和條件來向黨內進行鬪爭與恐嚇。一切黨員要嚴重的注意和警惕，不要使暗藏的托派奸細和反革命分子利用黨內的矛盾和鬪爭來進行破壞黨的活動，一切黨員在黨內鬪爭中，不要被這些分子所利用。這只有嚴格的遵守黨內紀律，及正確的進行黨內鬪爭，才能作到。

在黨內，只能允許合法的鬪爭，只能允許思想鬪爭，一切違反黨章黨紀的鬪爭方式，都是不能允許的。

第七、禁止黨內的無原則糾紛。這須規定以下的一些辦法：

一、一切黨員，對黨的領導機關及各個黨的組織，如有意見，只能向相當的黨的組織提出及批評不允許在羣衆中亂說。

二、一切黨員，對其他黨員及黨的負責人，如有意見，只能當面批評或在一定的組織提出及批評，不允許亂談。

三、一切黨員或下級黨委對上級黨委如有意見，只能向上級黨委提出，或要求召集會議檢查，或向更上級的黨委控告，不允許亂說，或向下級傳達。

四、一切的黨員如果發現其他黨員有不正當的行爲及危害黨的利益的行爲時，必須向相

當的黨的組織報告，不得隱瞞或互相包庇。

五、一切黨員應大家提倡正氣，提倡正派，反對邪氣，反對一切不正派的言論與行爲，給那些喜說閑話、喜歡廣播、喜打聽人家的秘密，喜造謠言的黨員以嚴重的申責。黨的領導機關應該隨時應該通令：禁止黨員相互談論某些一定的問題。

六、各級領導機關應隨時找那些喜歡說人閑話、喜鬧無原則糾紛的同志來談話，給以糾正及警告或其他處分。

七、各級黨委應遵重每個黨員提出的意見，應經常召集會議，討論問題，檢討工作，給黨員以充分發表意見的機會。

對於無原則糾紛，應該一般的禁止，不應去判斷是非。因爲是無原則糾紛，所以是無是非可以判斷的。

當着我們去解決同志間無原則糾紛的時候，決不要單從糾紛的本身去解決，而應該去檢討與總結那裏的工作，正面的原則的去提出那裏今後的任務、工作方針、路綫和計劃等。在這種總結任務、方針、路綫和計畫中，批評到某些同志不正確的意見。然後徵求同志們的意

見，是否還有不同的意見，如果同志們還有不同的意見，那就變爲原則的爭論，把同志間的無原則爭論提到原則爭論的高度。如果同志們在原則上沒有不同的意見了，就要求同志們大家在這種總結、任務和方針之下，團結起來，一致爲完成這種任務與計劃而鬪爭。其他一切的無原則問題，要求同志們拋棄。應該從總結過去的工作，解決當前的任務、推動當前的工作中去解決無原則的糾紛。否則，無原則糾紛是不能得到解決的。我們決不要用審判官的態度去解決無原則糾紛，這是無法判斷、無法解決的。如果你判斷不當，雙方都是會不滿意的，糾紛會繼續存在的。

至於某人對某人信任不够，某人對某人尚有若干懷疑等等，這些問題一般不應提出來討論。因爲討論是無益的，要解決這些問題，也只有在工作中、鬪爭中、實踐中、才能解決，才能證明某人是可信任的，某人是無可懷疑的。

如果有同志在原則鬪爭中夾雜了若干無原則成分，那末我們只着重和他討論原則問題，無原則問題不應着重去討論。否則，就會淹沒原則問題。

如果有同志在原則鬪爭的掩蓋之下去進行無原則鬪爭，那我們一方面應指出他在原則上

對的方面，不要『以大壓言』；同時也應適當的指出他的立場與手段的不正確，以免將原則鬪爭引上無原則鬪爭。

總而言之，黨內鬪爭基本上是一種思想上、原則上的分歧與鬪爭。在黨內一切要講道理，一切要講清楚道理，一切要有道理可講。否則不行！道理講清楚了，一切都好辦，都容易辦。我們要在黨內養成講道理的作風。判別各種道理是否正確的尺度，是黨與無產階級鬪的利益。是部分利益服從整個利益，暫時利益服從長遠利益。一切道理，一切主張，對於黨與無產階級的戰鬪有利的，對整個黨與無產階級的戰鬪長遠有利益的，都是對的，不利的，都是不對的。無道理可講的鬪爭，講不出道理的鬪爭，就是無原則鬪爭。不講道理，或講不清道理，都是不對的。都不能得到正確結論的，都不能徹底解決問題的。道理講清楚了，最後還不能得到一致的話，那末誰則是違反黨與無產階級戰鬪的利益，也就清楚了，對於堅持錯誤的同志，採取組織結論就有必要了，問題就好解決了。爲了要講清楚道理，要能講清楚道理，黨內民主就是必要的，平心靜氣互相商討的作風就是必要的。虛心學習，提高同志們的理論水準，弄清楚情況，調查清楚事實，細心研究問題等，更是必要的。粗心大

意、主觀主義、人云亦云，脫離實際，不查清楚事實……，是絕不能講清楚道理的。甚不講道理，或講不清楚道理，結果就只有依靠橫蠻、依靠手段，依靠組織上所付予的權力，甚至依靠欺騙，來解決問題了。黨內民主就更無必要了；因爲黨內民主，就是爲了大家來把道理講清楚之後，以便一致行動的。

我在這裡所謂之『道理』，當然不是那些空洞的與似是而非的道理，而是那些實際事實與被實踐所證明了的眞正的道理。某些知識份子是好講空道理和歪道理的，他們不要事實也可以講一大篇，從地下可以說到天上，這是一種空談、黨八股，對黨對革命是只有害處毫無益處的，所以在提倡講道理的作風中，又必需反對空談與黨八股，提倡那些從實際出發的又是爲了實踐的、客觀的唯物的道理。就是說：『我們的道理是唯物的』。

一切要講道理！不講道理是不行的！道理講錯了也是不行的。空談更是不行的！這當然有些爲難，但只有如此，才能夠得上布爾什維克。

布爾什維克是講道理的，是眞理的支持者，是明白道理並且能好好的和別人講道理的一種人，而不是蠻不講理的、無理性的鬪毆家。

同志們！這就是我所提出的怎樣進行黨內鬪爭的一些方法。

我想我們同志應該依照這些方法去進行黨內鬪爭，去反對黨內各種不正確的傾向，去鞏固起來，這就是在每一個黨員特別幹部的黨性。使我們的黨在思想上、組織上更進一步的我們的目的。

六　關於黨校內部鬪爭的檢討

根據我上面所講的來檢討黨校內部最近的一些鬪爭，就很容易了。爲了帮助同志們學習起見，對黨校最近的鬪爭來加以詳細的檢討，是必要的。是有益處的。

關於你們第一班的鬪爭問題（略）。

關於你們第二班的鬪爭問題，特別是女同志間的鬪爭與糾紛問題。

第二班的女同志是相當多的。其中一部份是已結婚了的，另一部份尚未結婚。就在已結婚與未結婚的女同志間發生了嚴重的糾紛。

有同志說：黨校是『老婆隊』。大概是這位同志要求入黨校而組織未給予爽快的批准，

因而有些氣憤說的。很明白。這是一種完全無原則的、侮辱黨校的說話。是一種無聊的話。

許多結了婚的女同志到黨校學習，是我提議的。我曾經向華中局提議，凡與我們以上的幹部結婚的女黨員，均須進黨校（各地方的及華中局的）學習。我爲甚麼有這個提議呢？

因爲我鑑於二十年來黨內結了婚的男女同志之間是大多數弄得不很好或很不好的。因而妨害了黨的不少的工作。這中間的原因，固然有很多，責任也不能完全由女同志來擔負。但女同志的思想意識落後（大多數是比男同志更落後些的），黨性不強（大多數比男同志更不強），是最大的原因之一，當然，（就是這一點，主要也不由女同志本人來負責，女同志的生理條件及黨與社會，均要負責的。特別在最近，結了婚的男女同志之間發生了不少的問題。這種問題的發生，對黨的損失是很大的。一個人不好，要妨害兩個人的工作，一個人好，還可推動另一個人進步。爲了黨的利益、也爲了男同志女同志的利益，所以我有這個提議。讓這些女同志到黨校學習，在黨性及思想意識上加強她們，并培養她們一些工作能力，使她們可能逐漸成爲黨的幹部、這對女同志是好的，對黨對男同志也好，對其他的同志我看也沒有

甚麼不好的。爲甚麼要反對呢？

如果同志們有理由反對我這個提議，那是可以的。任何黨員都有平等的權利向華中局提議，要求華中局否決我的意見。如有同志這樣從原則上來提出意見，那是完全正當的。如果華中局否決了我的提議，那我只有服從大家的義務。可是同志們不這樣作，而要在上面陰一句陽一句的批評，反對與鼓譟，那就是不對的、非法的，那就是不能允許的！要在黨內禁止的。

在你們結了婚的女同志中，個別的表現有些驕傲及生活上的特殊，這當然是不對的。你們在生活上應該和大家一樣。在我們黨內，一切非份的享受，對黨員都不是一件光榮的事。艱苦奮鬥，才是我們舉世聞名的光榮。驕傲是更不應該的。你們和我們的幹部甚至最負責的同志結婚，你們除開在學習方面取得某些便利的條件之外——對一個黨員來說，你們還得了甚麼可以值得驕傲的呢？我看你們是甚麼也沒有得到的。不論任何黨員，驕傲都是不好的。謙遜才是共產黨員的美德。

但你們未結婚的女同志就和已結婚的女同志分出明顯的界線，對立起來，謾罵她們爲

太太』，一切都對她們特別苛刻，甚至對某同志用兩個口杯吃飯漱口，某同志有三件或四件襯衫替換，某同志說話聲音特別小，某同志走路的脚步特別輕，……都要拿出來批評和鄭重其事的鬪爭一下，甚至因此鬪得面紅耳赤，互不講話。這是何苦來呢？除開暴露你們的宗派主義和落後意識而外，還表現你們甚麼呢？這是一種無聊的無原則的鬪爭。

如果結婚的女同志叫『太太』那末，除開『太太』，這個稱呼以外，你們是否還可以找到別的適當的稱呼呢？你們今天未結婚的女同志，將來不結婚嗎？今天你們不是『太太』，明天你們豈不也是『太太』已乎哉？今天已結婚的同志，在一年半載甚至幾星期以前，不也是未結婚的嗎？爲甚麼結了婚的同志就這樣值得可恨呢？就需要你們這樣來鬪爭呢？

有人似乎覺得這些女同志不該和我們的幹部及負責同志結婚，認爲與負責同志結婚的女同志是更可恥可恨的，這有甚麼道理可講呢？難道我們的幹部與負責同志就不應該結婚嗎？難道女同志就不能和幹部與負責同志結婚嗎？難道這與你們未結婚的同志有甚麼不好嗎？如果你們認爲與幹部及負責同志結婚不好，那完全有你們的自由，你們有本事，去找戰鬪員結婚好了。如果你們將來也要找一個所謂『配得上』的幹部來結婚的話，那末你們今天又何苦

來這樣一着呢，你們豈不怕人家將來也照你們的樣來反對你們嗎？你們何不也留點餘地呢？如果有人看見了和負責同志結婚的女同志，眼睛裡面就有些發紅的話，那豈不是有點更不光榮嗎？

有同志說：我們這裡黑暗。大概我們這裡是有些黑暗吧？那麼甚麼地方又光明呢？你如果認爲在敵人漢奸那裡光明，或在國民黨那裡光明，你就到敵人漢奸那裡去好了！你就到國民黨那裡去好了，你又何必到這個『黑暗』地方來呢？

有人說：我們這裡還有些封建思想。是的！我們這裡是有些封建思想的，而且可能還不很少。在一個半封建勢力佔優勢的農村社會裡面，其他地方的封建思想，我看也不會比我們這裡更少。而且這種封建思想，還不是一下可能去掉的。我們這裡有個特務員硬不肯去拿女同志洗過澡的盆子，可是他對於日本帝國主義的大砲飛機，反共派的機關槍，都是不怕的，可以向其衝鋒。但他硬怕女同志的洗澡盆，你有甚麼辦法呢？

總之，你們是一場無原則鬪爭。黨校的總支部不能解決，要我來解決，我有甚麼辦法解決能使你們双方滿意呢？我只有一句話：你們不應該鬧。不應該鬧而要鬧。就是無聊！就要

禁止！費了很大的力量要你們到黨校來學習，你們不好好學習馬克思主義的立場和方法，以及革命運動的各種原則，你們不去好好學習，在敵人後方吃了人民的救國公糧，你們無事做，無聊，而要去鬧這些糾紛，眞是豈有此理！立即停止你們之間的糾紛，重新恢復你們同志的關係，用心去學習，否則黨將不能不採取進一步的辦法的。如果你們有理論上原則上的問題來爭論，或要我來解決，那是很好的，我是很歡迎的。可惜黨校的同志對這種問題還提出來太多了！

我的講演就這樣完了。

反對黨內各種不良傾向

——節錄某某會議記錄——

我們黨的布爾什維克化，在最近幾年來，是加速度進行着。對馬列主義的精通與對革命運動規律性的把握，是有極大的提高。特別黨中央的正確而堅强的領導，是超過黨的歷史上的何任時期超過除開聯共黨以外的任何一國的共產黨。由于黨的布爾什維克化與中央正確而堅强的領導，所以使黨在革命鬪爭中也獲得了歷史上空前的勝利與成功。然而，黨的布爾什維克化，在各方面，在各個地方，各個組織中，並不是平衡的。而且由于統一戰線的環境，黨在各方面的勝利大批非無產階級成分的加進黨，使得黨內各種不正確的傾向，非無產階級的意識，也在發展着。必須予這些傾向和意識以毫不讓步的打擊，然後才能更加鞏固我黨，並推動我黨向更高的布爾什維克化的程度前進。必須在黨內開展各種不良傾向的鬪爭，反對

喪失黨的立場、離開黨的原則的鬪爭，反對不服從黨的組織、不服從中央與上級的指示、違反黨的紀律的鬪爭，反對違反共產主義道德的鬪爭。必須在黨內發展自我批評，開展這些鬪爭，肅黨的組織與紀律，然後才能在黨性上具體的教育我們的幹部和黨員。這些不良傾向，現在我提出以下幾種來加以說明：

第一種、是在統一戰線的環境與工作中，喪失自己立場與獨立性的傾向，以及在統一戰線中的「左」傾錯誤。

統一戰線也和其他一切東西一樣，是具體的，不是抽象的。在今天中國的統一戰線，是抗日的民族的統一戰線。在統一戰線中的各階層，對於統一戰線都各有各的政策。所以只有階級的統一戰線政策，而沒有超階級的統一戰線政策。抗日的各種階層，爲了對付共同的敵人，一方面聯合在一起，建立一條統一的對付共同敵人的戰線（所以有各階級共同的聯合戰線）；另一方面，各階層又有其獨立的政策，在統一戰線中和其他階層的政策對立着與鬪爭着。看是那一個階級站在當時當地統一戰線的實際領導地位，統一戰線主要就實行他的政策去對付共同的敵人，其他階級的政策，是不能實行或不能完全實行的。比如，今天在敵後

主要是實行我們的政策去對付敵人，是因爲我們在敵後統一戰線中已有實際的領導地位。而在全國，則不能實行我們的政策，也是因爲我們在全國的統一戰線中，還沒有實際領導地位。所以我們的統一戰線政策，是無產階級所特有的獨立的政策。它沒有超越無產階級的階級性與黨派性，它與目前資產階級及其他一切階級對統一戰線的政策，均有其不同點。它代表無產階級最高的利益，同時也代表中國全民族解放的利益（這是由於中國無產階級利益與民族利益的一致性之特殊條件而產生的，其他階級都沒有這個條件）。所以我們的統一戰線政策，就是無產階級的政策。統一戰線教育，就是階級教育，就是教育無產階級與勞動羣衆在革命中如何去與其他階級進行統一戰線。

只有提高無產階級與勞苦群衆的階級覺悟，只有劃清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農民與地主階級的界限，才能使無產階級與農民正確的眞正的去與資產階級和地主進行抗日的統一戰線，才能保持自己的立場與獨立性，否則是不可能的。

但是黨內有不少的同志，甚至負責同志，是不了解這一點的。他們把黨的統一戰線政策，和階級政策對抗起來，把黨的統一戰線教育，和階級教育對抗起來。把黨的統一戰線政

策，看作是超階級超黨派的東西。把黨的統一戰線教育，看作是超黨派的教育。因此，他們就不站在黨與無產階級的堅定的立場，去和其他黨派階級進行統一戰線，去教育羣衆與教育黨員；他們站在一種超階級超黨派的立場上，去和其他黨派階級進行統一戰線，與教育羣衆和黨員。因此，就必然要喪失自己的獨立性，作其他階級的俘虜。必然引導黨與群衆去作其他階級的尾巴。在黨內和羣衆中散佈其他階級的影響。

除開階級政策外，是沒有超階級的統一戰線政策的。只有那些小資產階級的幻想家和自欺欺人的剝削者，才會假造出一個超階級的統一戰線政策來。

他們認爲黨的統一戰線政策與階級政策是不相容的。如是他們的公式就是這樣：要末是統一戰線政策；階級政策與階級教育不要了（這就要成爲階級的叛徒）；要末是階級政策；統一戰線政策就不要了（這就要成爲左傾的統一戰線的破壞者）。所以這種形而上學的觀點，是右傾機會主義的本質，同時也是左傾機會主義的本質。

有些同志以爲：在抗日與統一戰線時期，無產階級與農民不得不相當限制自己的階級鬪爭（如停止土地革命與暴動政策等），不得不在抗日的問題上與其他一切可能抗日的階級合

作，如是他們就認爲要提倡勞資合作、階級調合的理論了，要停止或取消工農的階級鬪爭了，工農的階級覺悟不應該提高，不應該在工農的思想上組織上明確的劃分勞資界限及農民與地主的界限；相反，應該使工農的階級覺悟降低，階級界限模糊起來才好。他們把我黨目前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和歐洲社會民主黨的階級合作政策，很庸俗的看作是一樣的，同格的。因此，他們在統一戰線中就喪失自己的獨立與黨派性，在黨內和群衆中公開宣傳資產階級的階級合作的理論。他們認爲統一戰線政策與階級鬪爭是不相容的。如是他們的公式是：或者統一戰線；階級鬪爭便應當取消、停止；或者階級鬪爭；統一戰線便應當取消、拋棄。如是他們在一個時候表現爲右傾機會主義；在另外的時候又表現爲左傾機會主義。他們不懂得黨的統一戰線政策離開不了階級鬪爭，黨爲統一戰線所進行的一切鬪爭，都是階級鬪爭。統一戰線本身就是階級鬪爭的一種特殊表現形態。在統一戰線中一方面是統一，另一方面是鬪爭。離開鬪爭就沒有眞正的統一戰線，就沒有共產黨與無產階級獨立地位。但在統一戰線時期，黨所進行的階級鬪爭，主要是爲了發展、鞏固與擴大統一戰線；而不是破壞拋棄統一戰線。因此，黨在進行階級鬪爭的時候，就在各種不同的情況下，有其各種不同的一定

的限度。停止土地革命與暴動，有理、有利、有節、就是這種限度之一。所以在統一戰時期，適當的發展工農階級鬬爭，是完全必要的。提高工農階級覺悟，在觀念上組織上鬬爭工農與資本家地主的階級界限，是完全必要的，沒有這些，黨就不能率領無產階級和農民去與其他階級進行統一戰線。但是，鬬爭是為了統一戰線，是以鬬爭求團結；統一戰線是離不了鬬爭。

我們的同志，常常是不注意去進行統一戰線工作，輕視這種工作。不了解這種工作的去分進行，及統一戰線的開展，對於我們的勝利及工作的開展是具有極大關係的。此外。我們還有許多同志，是不善於去進行統一戰線工作的。這些，都是同志中極大的缺點。須知我們如果沒有很好的統一戰線工作，建立很好的革命統一戰線，中國革命是不能勝利的。其他同志的關門主義作風——只歡喜自己的一套，不與外界接觸，不懸掛國旗與孫中山的像片等等，是一種最壞的妨害黨與無產階級利益的作風。這些都不表示他們為覺悟的中國無產者的特性，而表示他們為小資產階級關門主義的特性。但是我們另外一些同志，就在統一戰線工作中明白喪失自己的立場與黨性。他們與異己的各階級的人們接觸，在思想上、政治上、組

活上就接受異己階級的影響，就完全相信這些人的一切，就麻痺自己的警惕性，並且把這些影響傳達到黨內與勞動羣衆中來。他們甚至自覺的拋開自己的立場，接受異己者的收買與賄賂，在思想上、工作上、生活上和異己份子打成一片，他們覺得自己和剝削階級的人在一起，是更接近史痛快一些，而和工農勞動者在一起，則是格格不相入的。他們對黨內組織上紀律上的嚴格性，不獨是不能自覺的遵守與擁護，而且認爲簡直是可怕的，用一切辦法來逃避。這種人，雖然或者還保留了他們的黨籍，但共產黨員的黨性，是完全沒有了的。他們資本主義化了。如果不痛加改正，他們的黨籍遲早是保留不了的。

由於地主資產階級在抗日戰爭中的革命性與動搖性，我們對於地主資產階級在抗日時期就不能不採取一面聯合一面鬥爭的政策，又聯合又鬥爭的政策。即聯合其革命的抗戰的方面，而反對其動搖的妥協的反動的方面。這種政策在執行的時候，又依照各種不同的客觀和時間，依照各種不同的具體的對象，有時我們強調聯合，有時我們又強調鬥爭。但在鞏固抗戰的時期，即民族敵人深入國土的時期，一般的我們是強調聯合的。這種政策的目的，是爲了更廣大的在更長的時間和更高的程度上聯合一切可能抗日的階級繼續抗日。但是黨的這種

政策，許多同志是沒有完全了解的。有些同志就不知道對地主資本家又聯合又鬪爭的政策如何去執行？他們在實踐上，在聯合的時候，就只知道聯合，而不知道鬪爭；在鬪爭的時候，就只知道鬪爭，而不知道聯合。或者他們聯合的不恰當，鬪爭得也不恰當，他們始終未能根據具體的情況與對象來正確執行黨的又聯合又鬪爭的統一戰線政策。

……現在我們要在黨內來討論一下——對於某些階級和黨派如何來執行又聯合又鬪爭的政策？

……但是，目前在我們的實際工作和實際政策中的錯誤，來得最嚴重的，還是左傾的錯誤。在各根據地中，在統一戰線政策上，無例外的或多或少的都犯了『左』的錯誤。

有些同志就不知道具體去區別資產階級與地主階級中的各派與各種不同的階層。不知道那些人應當算作漢奸？那些人應當算作投降派？那些人及甚麼樣的人應當算作頑固派？那些人及甚麼樣的人應當算作中間派或中間份子與中間勢力？那些人及什麼樣的人應當算作進步份子與進步勢力等等。他們甚至把所有的地主資本家籠統的看作都是投降派或頑固派；而他們對於投降派與頑固派又只實行鬪爭，不實行聯合。所以他們在實際工作及實際政策中就必

禁要冒犯嚴重的錯誤。

……我們可以說：目前還在我們根據地中的地主資本家，除開極少數以外，他們在政治上是沒有一定的成見的。他們並不是一貫的頑固的反共份子，他們也沒有加入一定的政治派別（雖然他們與各方面有密切聯系的）。對於他們，只要我們能夠遇事向其很好的解釋，不過份去侵犯他們的利益，不去侵犯他們的安全，在政治上給他們以自由及參政的權利，不去傷害他們的面子，他們是不一定要反對他們的。他們是可以對我守善意中立或在一定程度上贊助我們的（雖然還是爲他們自己的利益）。在政治上來說，他們中之大多數是中間份子。是我們必須要聯合與爭取的，如果把他們籠統的看作都是反對我們的，都是頑固派與投降派，那在實際工作與實際政策上就必然要冒犯嚴重的錯誤。

……爭取中間勢力，爭取中間份子，使之站在抗日的一方面，站在我們的一方面，或對我守善意的中立，是一個絕大的問題，是一個極重要的問題。中間勢力與中間份子的背向，對於我們所進行的革命，具有決定的意義，因爲中國是一個『兩頭小中間大』的社會。中間勢力佔着極大的比重。中間勢力站在那一方面，那一方面就可能勝利。相反，就不能勝利。

這個問題在目前對於我們，還有其更加重要的意義，就是大資產階級也正在用一切方法爭取中間勢力。所以在爭取中間勢力的問題上，還是一個嚴重的鬪爭，還是一個嚴重的政治鬪爭與軍事鬪爭。看誰的力量强大？誰能更多的適合中間份子的要求給中間份子以更多的權利？誰能更少的侵犯中間份子的權利與保障他們的權利？是就能够爭取中間份子站在自己一方面。

至於中間份子的動搖性，那是中間份子的特點。在政治上不動搖的人，就不能成其爲中間份子。所以我們也必須進行一定程度的鬪爭來穩定與停止中間份子的動搖；但我們不能因爲中間份子還有某些動搖。某些不可靠，在某種時候（特別當著我們的政策錯誤侵犯他們利益的時候）還有反對我們的可能，就不去爭取他們，或給他們以打擊 或把他們當作反動份子來懲辦。這是不對的。對於中間份子我們要實行堅定的謹愼的政策去爭取他們。不可以因爲一點小事，因爲他們有某種動搖與某些不滿的意的表示。因爲貪圖小利等等，而放棄與違背我們爭取他們的政策。

許多同志似乎總有這樣一種成見，認爲在我們根據地中普通的地主資本家是天生反對我

們的，我們和他們總是會弄不好的。因此，他們在實際上就不相信在抗日的時期我們能夠爭取普通的地主資本家和我們站在一起來抗日，建立政治上某種同盟來實現民主。他們忽視在抗戰以後地主資本家的政治態度比抗戰以前有了一般的變動，他們還是用內戰時期的眼光來看今天的地主資本家。他們片面的誇大我們與地主資本家之間的矛盾，而忽視我們與地主資本家之間在抗戰時期關於民族獨立和民權自由的共同要求。所以他們就不能忠實執行黨的統一戰線政策，爭取一切可能抗日的各階層的人民來繼續抗日。他們常常只是站在一種暫時利用的觀點上來和一切人們進行聯絡，但一有某種變動，便對昨日的朋友『不客氣』，給以種種難堪。這當然是不對的，違反黨的政策的。

不錯！我們與地主資本家之間一般是存在着基本矛盾的。誰看不見這一事實，誰就不能成其爲共產黨員。但在今天來說，中國的具體情況，地主資本家就不只是和我們之間存在着基本矛盾；他們和日寇僞軍之間也存在着不可調和的矛盾，他們和大地主大資產階級頑固派之間又存在着不可調和的矛盾。他們對這三方面都存在着矛盾，他們今天的政治態度，大多數就依照他們這三方面矛盾的情形來決定。看他們對誰一方面矛盾更大，更危害他們的生

存，他們就與誰弄不好，就會要反對誰，一般來講，在敵後的地主資本家，他們與敵人僞軍之間的矛盾，是更大的，他們與頑固派之間也有極大的矛盾，如果我們能正確實行中央的統戰政策，那他們與我們之間的矛盾，還比較小一些。而我們中央的統戰政策，如三三制，稅收政策，鋤奸政策，土地農民政策，勞動政策等，都一般的照顧到地主資本家的利益，都嚴禁過份侵犯他們與加重對他們的負擔。都對他們有很大的讓步。目的就是爲了縮小一些我們與地主資本家之間的矛盾，在政治上和他們更多的建立一致。因此，只要各地能正確的切實的執行中央的政策，在敵後根據地中一般的爭取地主資本家站在我們方面，是完全可能的。我們應該完全相信這一點。只要是在政治上沒有一定成見的地主資本家，我們是能和他們弄很好的。因爲敵人僞軍及頑固派和他們中之大多數弄不好。

當然在敵後根據地中我們對中間階層的讓步也是有一定限度的。這種限度就是：要不妨害我們在敵後長期堅持抗戰，保持我們的獨立性與領導地位，最低限度的改善勞苦群衆生活狀況的要求。超過這些限度的讓步，是錯誤的。是右傾。但是在中央已經決定了讓步的，已經規定與宣佈了的各種政策，必須爽快的完全的執行。

現在我們最大的缺點，就是各地不能完全正確的全部的執行中央的政策。一方面我們許多同志還缺乏對於中央政策的眞正了解，另一方面又不知道如何將中央的政策在各地不同的情況下去具體運用。所以常常發生錯誤。因此，某些中間人士對我們就有這種批評說：「只要你們的黨員眞正能聽你們黨的話，那你們治天下完全無問題」。意思就是說：現在你們的黨員並不能眞正聽黨的話。你們上面所答應的，在政策上所宣佈的，你們並不能眞正照着去作。你們所宣佈的政策，與你們的實際行政之間不一致。你們的下面與上面不一致。還有你們的軍隊與政府又不一致。這個軍隊與那個軍隊也不一致。

某個士紳和我們談話之後，最後向我們說一個「信字」。意思就是批評我們有點「無信」。批評我們說得好，宣佈的政策好，上面講得好，但作得並不好。說我們今天這樣說，明天又那樣作。他們就有點「今爲座上客，明爲階下囚」之感。他們說我們「轉眼無情」。說我們今天這個人和他們交朋友很好，明天我們那個人又去對他們不客氣。……

同志們！這些是從中間份子那裏來的對我們的致命的批評。……

在這裏不只是表現我們各個組織之間的關係不好，而且是表現我們在黨性上的極大的翳

點。表現我們在政治行爲上的全黨的統一性與集中性完全不够。表現我們的散漫、輕率、不一致、不團結。這與中央在關於黨性決定上强調全黨統一性集中性的指示完全不相符合。這種現象如果不完全改正，那就要使我們不能去進行統一戰線，不能爭取中間勢力，不能戰勝我們的敵人。所以這種現象的發生，是不能允許的。

……這種現象的存在，必然要給敵探奸細及反動份子利用來反對我黨，破壞我黨。並給他們在我黨內部進行挑撥離間的各種機會。

我們必須遵照中央的指示完全克服這種現象。必須强調全黨的統一性，集中性，服從中央領導的重要性。必須在實際上作到這一點。必須做到我們內部的完全一致。做到上下的完全一致，軍政的完全一致，實際的行政與宣佈的政策完全一致。全黨與中央完全一致。只要我們能做到這一點，那我們就增加無限的力量。

……

第二種、是在黨內一部份同志中發展着的個人享樂主義的傾向。

個人享樂主義，在中國封建階級中是一種普遍的腐化的人生觀。他們認爲：人生在世界

上最高貴的就是能享到個人的快樂。否則是可鄙的不值得的。中國的舊文學中反映不少這種人生觀。中國目前社會上這種人生觀也很普遍。在我們的一些黨員中，也傳染了，並且發展着，這種個人享樂主義的人生觀。黨員（任何人都一樣）只要一傳上這種人生觀，就要喪失黨員最可寶貴的品質——前進心、責任心，創造心、而變爲落後的、沒有出息的、腐化的廢物，變爲黨的一種單純的負擔，甚至變爲危險的人物。在最初的時候，或者他們就覺得，在社會上憑他自己個人的努力，是享不到什麼快樂的，而要加入到黨與革命的隊伍中來，或者採取投機的偷竊的行爲，掠到什麼東西，就快樂一下；或者在黨與隊伍內盡一番努力，立下一點功勞，然後以功臣自居，向黨提出要求。某些人在最初加入的時候，或者是爲了革命，俱到現在就變了，他們以乎要這樣說，給我一切應有的享受吧！因爲我是經過了艱苦鬪爭的幹部，有功於黨，我的責任已經盡了（？），我今天已經對黨沒有什麼責任了（？）黨欠了我的債（？），我今天對黨就只有提出要求，給我報酬吧！如是一大堆的私人要求提出來了，吃飯、穿衣、睡覺、走路，再加上補藥針……都要黨來給以滿足。一切的風頭，黨內一切的榮譽，他都要求享受。黨內一切的東西，他都認爲有權拿來個人享受，地位必須比別人

……至少要比那些黨齡較短、有能力、負責任、進步的黨員——要高些，權力必須比別人要大些，享受必須比別人要好些，但是工作與責任，學習與進步，黨與無產階級戰鬥的利益，他却是不大關心的，或者是忘記了。如果你說起來，他也還會記起來，會向你說一大套關於黨與革命利益的空話，並可再三向你申明：不要誤會他，可是要求還是要滿足，工作還是沒有心思去管。他在黨內的工作與功勞是有限的，但他的要求與慾望即是無限制的。因爲他在黨內善於專門作一種關於資格上享受上的比較（而同志中工作上的比較他就特別外行）。水漲船高，他的黨齡總是一年年提高的，他的要求也就可以一步步提高。他可以向你說：某某人以前是在我下面作甚麼的，我作甚麼的時候，他還在作甚麼，而他現在（因爲工作的努力與成績）又作什麼了，他已有了什麼什麼，……。他覺得：他總要比後來的同志不論在那方面（除開工作以外），都要高出一等兩等才行，才算公平，否則，他就認爲『不平等』。他更可利用黨愛護幹部的指示來提高要求。但當他去管理幹部的時候，他又把黨愛護幹部的指示忘記了，他可以向幹部提出不近情理的要求。他把這些甚麼甚麼東西看得比共產主義全人類解放的偉大事業還重要得多，他對這些甚麼甚麼感到無限的興趣，因此，他的要求是無法

滿足的，他對於黨也成爲一種負担。如果你不能滿足他，他可不滿意，他的牢騷可會很多，他可不負責任的在一些角落裡去進行對黨不滿的廣播。如果這樣還不能滿足，他又不學習與進步，如是他就可能另想以下三條出路，或者在有機會的時候發發洋財，在工作中進行某種非法行爲，去滿足自己的享受；或者捲款潛逃，投敵；再或者，就沒有出路的自殺。這三條路，是這種傾向發展下去的最後結果，危險的結果。

這種意識表現他爲封建階級享樂主義影響下的農民落後意識的特性。這與前進的共產黨員的黨性，是不相容的，

這種人，因爲他脫離生產，脫離階級太久，反映不到群衆中的前進的革命情緒，因爲他被革命的艱苦鬪爭所嚇住，不了解中國革命的長期性及共產主義事業中的艱苦性，他深受舊社會腐化生活的影響，他已經或正在開始蛻化爲社會上的游離份子，而日益離開黨與無產階級，思想上、行動上、甚至生活上，已經表現不是一個前進的共產黨員，但由於他的歷史關係組織上還留在黨內。對於這種人，必須給以嚴格的批評、揭發與教育，使他警覺起來，進步、學習與工作，才能挽救他的沒落。

對於這一類的黨員，當應該採用如下的辦法：（一）記錄他們以前的工作與艱苦鬪爭，不要抹煞，在他們改正錯誤，擁護黨的方針政策，負責工作的條件之下，號召黨員對他們要有相當的尊重，並給以相當的待遇；（二）嚴格的批評與揭發他們錯誤的思想、言論、行動，警覺與教育他們，要他們改正過來，努力學習進步，在黨組織指揮之下努力工作，否則給以撤職和處分；（三）如果不能工作，或者殘廢，有病，在他們擁護黨，不在黨內散佈不滿情緒的條件之下，要他們休養。必要與可能時，可設立休養所；（四）如果不願繼續在黨內工作，要求脫黨并脫離工作時，在他不投敵、不反黨、不洩露黨的秘密的條件下，允許他脫黨。

第三種、是在某些同志特別某些負責同志中存在與發展着的個人英雄主義傾向。

個人英雄主義，個人權位思想，在我們的許多同志中，是還不能完全打破的。一到某種環境下，特別是勝利與成功的時候，這種思想就在一些同志中發展起來。但這是一種個人主義。因此，他可以發展到完全離開黨與階級並走到反黨反中央的地步。這種思想，對於一些工作能力強、地位高、担負獨立工作、而黨性修養不够、黨的組織觀念不強、服從命令的精

神欠缺的同志，就特別危險。因爲他有使個人英雄主義發展到最高度的一切條件，因爲他有相當的能力，相當的資格和地位，他就可能善於粉飾自己，把自己打扮得如何革命與忠實於黨，他可以利用他在政治上組織上的地位，去造成個人威信，以不正確手段去拉攏幹部，排斥那些不服從他個人的忠實於黨的黨員。這種人的毛病和危險性，在其嚴重錯誤未形成時，不容易爲黨內所發覺，積久可能造成尾大不掉，並可能使黨遭受最大的損失。

共產主義事業，是空前偉大的，是無數千萬與萬萬人來共同創作的。任何一個人，在共產主義事業中多少的努力與成功，都多少種下一定的影響，都多少爲共產主義的經倉庫添加資本。百餘年來，由於全世界無產階級不斷的發展，及無數的英勇鬪爭，由於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在理論上實際上對於共產主義事業空前偉大的貢獻，由於蘇聯無產階級的勝利及其社會主義建設的成功，由於共產國際及各國共產黨在世界上數十年的努力，再由於中國共產黨二十年來的英勇鬪爭，數十萬黨員先烈的犧牲流血，及其最近在抗日戰爭與統一戰線中的發展，由於這一切，就造成了共產主義與共產黨在世界上在全中國今天的鞏固地位，及其在勞動人民與進步人士中無限的威權。今天共產主義是以雷霆萬鈞之力壓倒一切

世界，爲任何反動勢力所不能阻止不能戰勝。共產主義事業這一筆不可計算的空前偉大的資本，從馬克思以來無數先烈共同的寶貴的遺產，都爲我們今天一切男女共產黨員所接受，所繼承。我們今天來參加共產主義的偉大行列，是在這樣的基礎上，這樣的條件之下，來參加的。當然，我們比以前的共產黨員，是討了很多便宜。我們是在共產主義已有這樣一筆偉大資本和遺產之上，去開始進行我們的工作的，所以在我們的工作與鬪爭中，在多方面就比較更容易的得到勝利與成功；雖然共產主義還要經過很多艱苦鬪爭，才能得到最後的勝利。

無產階級共產主義事業，從過去百餘年來在歷史上的成功所給予我們今天在工作上的影響，這一點，是我們許多自高自大，有個人英雄主義的黨員所忽略所不了解的。由於黨在廣大羣衆中有最高的威信，爲廣大群衆所歡迎與擁護，一部份的反動份子也在黨的這種威力下面懾伏着，而尚黨乞憐與投機取巧，所以我們的黨員，我們的隊伍，就到處得到羣衆的擁護與贊助，大批的先進份子湧到我們隊伍中來，某些反動勢力也不敢抵抗我們，我們所要進行的工作，與我們所要取得的一切，也比較容易成功，勝利與成績比較容易取得，困難與危險也比較容易克服，容易挽救。如是，這就冲昏我們一些黨員的頭腦，他把一切的勝利與成

功，都上在他個人的賬上。他認爲取得這些勝利與成功的原因，完全是由於他個人的本事，個人的能幹。他自以爲：甚麼都行，甚麼都能幹，比甚麼人的本事都高，甚麼都不怕。他自以爲：已經是『了不起的人物』，歷史上的英雄豪傑並不會比他更高明，黨的中央，中央的各領袖，更不會比他更高明，『他們還不了解我這裡的特點』，『不懂得我這裡的情形』，『中央對我這裡的工作與勝利並沒有甚麼帮助』，『這裡的一切，全都是由我幹出來的。我還有甚麼不行的呢？』如是，他就可以自作聰明，獨幹一切，武斷一切，一切都拿在自己的統治之下，一切都自我風氣，形成爲獨霸一方的『英雄好漢』、土大王。如是，共產主義的偉大理想與偉大事業，黨與無產階級的戰鬪利益，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等等，就早已和他的腦袋分了家，他也早已『吾不復夢見周公』矣。共產黨員的黨性，自然就根本說不上了。

如這種可笑的、渺小的、甲虫一樣的『英雄』，在我們黨內是已經產生過了。如過去的張國燾、高俊亭等。在以後游擊戰爭的環境中，是還有可能產生的。而每次這種『英雄』的產生，都要給黨以極大的損害。這種『英雄』是沒有不失敗的；因爲他忽視黨的偉大影響。他的勝利與成功，是當他還是共產黨員，在黨的偉大影響與直接帮助之下達到的；所以到他一

脫離黨，反黨的時候，他就完全是孤立的。最後，他非失敗不可。

關於共產主義事業的一切工作，黨的一切工作，都是具體的，都是經過各個具體的黨員和革命者去作好的。除此以外，沒有所謂抽象的一般的革命工作。某些帶有英雄主義色彩的知識份子，某些作過很多具體革命工作的『功臣』，他們厭惡與輕視那些切實的具體的革命工作，總覺得他們不是作這種『麻煩瑣屑事情』的人，總覺得除開這些具體的但是革命的工作以外，似乎還在某個神秘的地方，存在着一種神通廣大的、足以使他們揚名後世的、抽象的、一般的、並不麻煩的甚麼革命工作。他們要求黨分配這樣一件神秘的工作給他們去作，那他們就會趁心如意的，就會馬到成功的。然而黨是找不到這樣一件工作分配給他們，他們自己也說不出這樣一件工作來。但是他們還是不相信，硬以爲有這樣一件工作，被甚麼人收藏起來不讓大家知道，他們可以爲此煩惱，對黨表示不滿，抱怨黨不栽培他們。其實，他們所理想的一種革命工作，完全是他們主觀上的一種幻想。世界上並不存在這樣一件抽象的革命工作。如果要有的話，那就只是那些『革命的』空談、漂亮話。但是列寧又說過：『漂亮話少說點！細小的日常工作多做點！』可見那些『話』雖『漂亮』，惜乎是不大『革命的』；

那些『日常工作』雖『細小』又麻煩，但是革命的。不然，列寧又爲甚麼要我們少說漂亮話，多做細小的日常工作呢？那末，他們又問：就不說漂亮話，說老實話如何呢？說老實話，是可以的？但老實話，不是空談。老實話也是具體的，一切革命經驗的抽象，一切科學的抽象都是具體的，都更深刻反映事物的本質。即眞理總是具體的。沒是抽象的一般的眞理。馬克思寫資本論，是說老實話。列寧辦報紙、大會作報告，是說老實話，爲黨出主意、定方案、提計劃，也是說老實話。但這些都是具體的，而不是空談。因此，也就是麻煩的。馬克思畢生之力，還沒有把資本論寫完。你如果能够說老實話，那就分配你說辦報紙、辦雜誌、教書、大會作報告，定計劃、提方案、出主義……即使不寫資本論，寫甚麼『論』都可以。只要你能够作，作得好，作得對黨與無產階級的戰鬪有利，黨都可以毫不吝嗇的分配你這些工作。如果你這些工作不能作的話，那末最好你還是聽列寧的指示：去多作一點細小的日常工作吧！這比說漂亮話要革命得多！對黨於階級的戰鬪有益得多！而在這些細小的日常工作中，也並不是完全作不出英雄來的。蘇聯英雄斯泰哈諾夫，是在挖煤炭的細小工作中挖出來的。大科學家瓦特、牛頓，是觀察開水壺，蘋果從樹上落下來的細小事

情中發明的。任何輕視具體切實日常工作的傾向，都是不對的。

黨的一切工作，都是經過各個黨員去作好的。我們完全不否認個人在具體工作和鬪爭中的決定的作用。但這一事實在另外一些同志中又發生另外一種錯誤的觀念。他們只看到這一點，誇大這一點，而忽視黨的偉大影響對他們今天工作與戰鬪的作用。他以爲工作是他個人作好的，如是就認爲完全是由於他個人的力量。勝仗是他打的，地方是他打開的，根據地是他建立的。人馬是他擴大來的，槍是他繳來的，還有錢、糧食、衣服，以及其他一切的東西，都是他搞來的。如是他就覺得：他的功勞很大。他認爲他有全權支配這些東西，把這些東西作爲他個人所有，似亦不爲過份。如是錢就可以上腰包或者扣留起來，好東西收起來，槍和馬固然是他的了，最後把隊伍也看作他的，幹部也是他的，根據地也想作爲是他的才好，如果還有其他的黨員在這裡工作——辦報紙、作縣長、區長、與收稅……

……那還要他特別『寬大』哩！因此，你如果要調他的人、槍和馬，要他的東西和錢，他可不滿意，他可認爲你不應該。因爲這些，都是『他的』，或者至少是他搞來的。他可以向你說：『這個地方是我打開的』。意思就是說：『這個地方應該歸我，或至少我可以在這個地方

橫行一切，支配一切，你，黨，不應該，沒有權力來支配這個地方。這種觀點在我們某些幹部中是存在的。

這種人不了解：他之所以能夠勝利，能夠搞到錢槍和人馬，一方面固然是由於他的奮鬪，同時主要的是由於黨的力量，由於黨的偉大影響。倘若在世界上，在中國，沒有共產黨，沒有從馬克思以來百餘年全世界無產階級的努力，即使他個人有何等大的本領，他也是不能勝利的，他也是不能搞到錢槍和人馬的。現在我們有些同志，是工農出身，而今天已作了團長旅長和司令，他們打勝仗，搞來了很多人、馬、錢、槍。這都並不是由於這些工農同志怎樣的了不起。他們原來和普通的工人農民一樣，僅僅是因為他們是共產黨員，受了黨的教育，在黨的指揮帮助之下忠實努力奮鬪，他們倚靠着黨，就格外顯出他們的神通廣大，能夠戰勝强敵，而獲得一切的勝利品。原因就在這裡，試問！倘若沒有共產黨，這些工農同志是怎樣呢？最大的可能，還依然只是工人農民，依然和普通工人農民一樣，作工、種地，老死鄉井而已。即或跑出門來，至多也只能弄到自己一家的衣食。說得上甚麼團長、旅長、打勝仗……呢？和這些同志一樣的工人農民，世界上眞是千千萬萬。也僅僅因為他們沒

有加入共產黨，沒有受過黨的教育與在黨的指揮下忠誠奮鬪，他們被舊制度壓制住，所以他們，不能和我們今天這些同志一樣，享受共產主義英雄的榮譽。倘若他們也加入共產黨，並這樣作了，那他們也可能有同樣的發展。所以，一切都是黨的力量，應該一切歸功於黨。一切只有依靠黨，離開黨就沒有一切。任何黨員的勝利（以及人馬錢槍），都是黨的勝利（黨的人馬錢槍）。只有黨的勝利與發展，黨員個人才能勝利與發展。

不倚靠共產黨；任何個人，對於共產主義的偉大事業，都是無能爲力的。

然而，某些同志不了解這一點，他們已經受了黨的長期的教育，已經在黨的指導之下幹出了許多不平常的英雄的事蹟，如果他們繼續在黨領導下忠誠奮鬪，他們的發展前途是無限的。但是共產主義的英雄他不作，而想要離開黨的指導，去作個人主義的『英雄』。其愚蠢莫過於此！結果，『英雄』作不成，弄到身敗名裂，走頭無路。叛變了的張國燾、高俊亭如此，某些逃跑份子如此，以後還有任何想作個人英雄的好漢，也只能如此。

因此，爲了黨的利益，也爲了愛護與挽救某些同志自己，黨必須不留情的嚴格批評那些有個人英雄主義思想的黨員，不管他是如何的高級幹部，也不要怕批評了會引起他的甚麼不

滿與喪失他的甚麼『威信』，方式雖應講究，誠懇坦白和正面的說服，但是必須批評，令其改正。必須嚴肅黨的軍隊的紀律，不能容許有不服從黨的領導與上級指揮的事情發生。決議與命令，必須堅決執行，不能容許推諉玩忽！部隊是黨的，中央的，不是任何個人的。幹部是黨的幹部，中央的幹部，不是任何個人的幹部。人槍馬匹以及一切東西，都是黨的，不是任何個人的。一切都要交給黨，一切都由黨，黨的中央，以及中央所委任的高級指揮機關統一支配，不許扣留，隱藏和竊取。只有如此，才能嚴肅我黨我軍陣容，才能阻止個人英雄主義的發展，才能挽救某些害了『英雄』病的黨員。

第四種、是在一些同志中存在與發展着的本位主義傾向。

共產主義事業，是一種全世界全人類的共同事業。無產階級的解放，須要全世界的統一的行動與鬪爭。從蘇聯十月革命勝利之後，就已開始了無產階級在全世界的統一的戰略新階段。因此，世界各國共產黨的戰略，都不是離開其他各國而孤立的而應服從統一的世界戰略的利益。這種情形，就要求世界所有的共產黨員，需要有何等遠大眼光，來決定自己的行動!?就是說，要求我們的同志在決定自己行動方針的時候，不只是要根據自己所負責的一部

份工作的利益，也不只是要根據全黨範圍內整個工作的利益，而且要根據全世界範圍內整個無產階級的戰鬪利益與戰略要求。不是全國全世界的革命的利益，來服從我這一小部份工作的利益，而是要我這部份工作的利益去服從全國全世界的革命的要求；因爲無產階級的解放是全世界的事情，而不是一個國家一個部份的事情。

馬克思指示全世界無產階級與共產黨，在決定自己一切行動的時候，要根據下列的原則：即暫時的利益，服從長遠的利益；部份的利益，服從全體的利益；一國的利益服從世界的利益。一切共產黨員，必須深刻記取這個原則，並做爲自己一切行動的方針。任何違背這個原則的行動和言論，都是錯誤的。都要損害無產階級的整個戰鬪的利益。尤其在今天，在全中國以至全世界都正要求無產階級有統一的行動，才能戰勝法西斯和反動派，這個原則就特別重要。特別要求在組織上、紀律上、保證一切共產黨員遵循這個原則來行動。而共產黨員的黨性，也特別表現在對這個原則的完全執行上。

在我們同志中存在着的本位主義，就根本是與上述的這個原則相反的東西。本位主義的原則：不是部份服從全體，而是要全體服從部份；不是目前服從將來，而是只管目前就不管

將來，只管今天就不管明天。一切從他本位的利益出發，只管他自己，只要他自己一部分好就算了，就不管人家，就不管大局。不照顧大局，不識大體，妨害大局：妨害人家，來遷就他自己一小部分工作的利益。這種狹小淺近的觀點，就是本位主義的實質。這種本位主義，在我們同志中，特別在部隊裡當負責的某些同志中是存在着的。這種錯誤，在過去已給我們工作的損失很多，如不改正，如讓其繼續存在與發展，在今後將更要給黨與無產階級的戰鬪利益以極大的損害。

同志們應該知道：一切事情，如果大家弄不好，整個弄不好，你自己一部分也是無法弄好的，即使弄好了，最後也是不能勝利的。如果大家弄好了，整個弄好了，即使你的那一部份暫時吃點虧受點損失（只要于全體有利），也是不要緊的，也是可以弄好的。因此。爲了大家，爲了全体的利益與發展，爲了主要工作部門與主要方面的勝利，有的時候需要減弱甚至犧牲某些部份，也是必要的，正確的。一切共產黨員（有遠見黨性强），在這種時候，應自覺的自動減弱與犧牲某些部份。如果要犧牲我這部份，即應自動犧牲。否則就不對！

共產黨員，應該是識大體照顧大局的，平常在自己的一切工作中，固然要盡責，把自己

部門的工作弄好；但同時必須照顧到人家的工作，照顧全體。在與人家發生關係時，應有充分的精神自動協助與配合人家的工作。應有充分的精神，不只使自己的工作弄好，而且也使人家的工作弄好。不是不管，更不是去妨害，而是一番帮助同志的精神，對一切共產黨員是完全必須的。這是一切黨員不可缺少的黨性與道德。

一切有本位主義錯誤的同志，必須立即糾正。在黨內應進行糾正與反對本位主義的鬪爭，因爲這與黨性是完全不相容的東西。

爲了整個的利益，黨與高級機關，對於一切均有統一的方針，計劃與指示。一切就應有統一的支配。一切黨員忠實的服從與執行高級機關的方針、指示與命令，是糾正本位主義錯誤的具體辦法。一切向上級隱瞞或誇大，拒絕或不忠實執行上級指示與命令的行爲，應該完全消滅。這是在加强幹部與黨員的黨性中所必須作到的。

第五種、就是在一些同志中存在與發展着的不服從不尊重黨與組織的傾向，以及在一些同志中存在與發展着的無原則糾紛與不團結的傾向。

無產階級戰鬪力量的來源，就在于無產階級有很好的組織與紀律。而共產黨是無產階級

組織得最嚴密的一部份，是階級組織的最高形式。共產黨員的黨性，不只表現在它有最高的最明確的原則性上，而且表現在他有最高的組織性與紀律性上。共產黨員不應該有無原則的言論和行動，也不應該有無組織無紀律的言論和行動。黨員的一切思想、言論、行動，都應該是有原則的、有組織的、有紀律的。

共產黨不獨是有思想上的一致，原則上的一致，使我們的黨員能夠很好的團結起來；而且還有組織上的一致，紀律上的一致，使我們一切黨員的行動，能夠最高的統一起來。

黨的基本組織原則，是民主集中制。個人服從組織，少數服從多數，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這些是絕對的，無條件的，一切黨員都要執行的。

黨的紀律是統一的，不能有需要遵守紀律的普通黨員，與不需要遵守紀律的上層人物之分。

黨的決議，組織的決議，是黨員全體都要執行的，黨的負責人，組織的負責人，首先就要執行。不能說，黨的領導者、負責人，可以不執行決議。

我們黨的組織，不是家長制，不許有任何個人站在黨的一切組織之上來支配黨。相反，

而是黨的組織支配任何個人。黨的領導者，組織的領導者，只能在服從黨，服從組織，服從多數的條件之下，來領導黨，領導組織。黨的任何領導者，都在黨的組織的支配之下，都在多數的支配之下。

共產黨員，無論到什麼地方，只要有三個以上的黨員在一起，就應該有自己的組織（除開特殊情形外），就應該使自己的行動統一，成爲有組織的行動。

黨的民主集中制，是矛盾的統一體。違反黨的集中原則，是違反紀律的，違反黨的民主原則，也是違反紀律的。黨員，黨的下級組織，對黨的領導機關與上級組織，應更多的注意執行黨的集中原則，注意服從；而黨的領導機關與上級組織，對黨員與下級組織，則應更多的注意執行黨的民主原則，注意多討論，多開會議與服從多數的意見。就是說，黨的領導機關與上級對下面，更民主一些吧！而黨員與下級組織對上面，則更集中一些吧！這樣就使黨員與領導機關，下級與上級，達到統一。若反其道而行之，就要使黨的這種統一破壞。

任何黨員，黨的下級組織，對於黨的領導機關，黨的負責人，黨的上級，如果有政治上工作上原則的不同意見，要向高級黨部報告、提議或控告時，即越級報告、提議與控告時，

均是合組織手續的，可以的。而黨的領導機關負責人、上級，阻止下面超級報告與控告者，則是違反紀律的，違反民主原則的。不替下面轉達報告與控告書到上級，也是違反紀律的。就是說，必須轉達；只要沒有事實上的不可能。

這些都是黨的重要組織原則。在這裡不詳細說。但是，有些同志，由於思想上的個人主義、個人英雄主義，本位主義的發展，常常走到在組織上也要發生嚴重的原則錯誤。

服從組織，服從多數，服從上級，是絕對的，無條件的，一切黨員都要執行紀律，是無例外的。但是有些黨員特別是黨與部隊的某些負責幹部，就偏偏否定這種絕對性，偏偏提條件，並把自己作爲例外。

決議、指示、命令等等，要他認爲是對的，他就服從。他認爲（還不是眞如此）不對，就不服從。他以對與不對，作爲服從的條件。但黨的組織原則是：即使不對，甚至是眞不對，你在組織上行動上也必須服從的。雖然你在原則上仍可保留保自己的意見。

此外，還有人就要看黨的組織負責人如何？如資格老與不老？文化理論水準高與不高？年齡大與不大？地位高與不高？大學畢業或中學畢業等等，來作爲他服從組織的條件，他的

思想，就是服從怎樣的個人，而不是服從組織……還有人就要看決議、指示、命令等是否對於他有利，來作爲服從的條件。

有少數的負責幹部，他們以爲自己是某個組織某個部隊的負責人，他們就以爲：我已經是負責人了，領導者了，決議與章程，一切人都要服從，紀律，一切人都要遵守。但是，我！我應該不同！應該例外！決議與章程就是我寫的，我頒佈的，而且我要修改就修改，取消就取消，我何必還要服從呢？決議與章程是爲那些蠢材寫的。蠢材與老實人就得服從。我是負責人，又是聰明人，而且調皮人，那裡會和那些蠢材一樣？紀律對蠢材有用，我聰明，調皮而又是負責人，紀律對我有甚麼用處？我是組織的負責人，組織內的每一個黨員都得服從我，由我支配，我要他們怎樣就得怎樣，那裡我還受組織支配，受大家支配，服從多數與組織呢？這些人就這樣把自己擺在組織之上，作爲黨的組織的支配者而出現，要一切服從他，大家都要遵守他的紀律，可是他不服從一切，一切紀律他都不遵守。他是這樣把黨的民主集中制，改爲家長制，而他作的，是家長。

這種組織上的家長制作風，是由他的個人主義，個人英雄主義、支配慾、特權階級的特

權思想而來的。這種人如果不給以糾正、鬥爭和打擊，讓他發展下去，他就可能產出各種罪惡與不法行爲來。

這種人即使他在口頭上宣言如何同意黨的路綫，黨的章程，但是他是沒有黨性的人。……

共產黨員的黨性，表現在服從黨尊重組織的絕對性上，表現在對於一切黨員一切黨的組織，對於黨的一切決議、命令、文件，對於黨的一切東西的尊重、執行與愛護上。表現在對於黨內一切缺點與錯誤的自我批評精神上。沒有同志間的相互敬愛，相互幫助，沒有對於黨的一切機關（如地方黨政治機關）應有的尊重，沒有對於黨的一切決議、命令、文件忠實研究與執行的精神，沒有對於黨的一切公共事物的愛護如他自己的事物一樣的精神，沒有對黨內一切缺點錯誤的自我批評精神，是不能表現他的堅强的黨性的。

最好的黨員，即在他最危險、最緊急的時候，他的行動，都是有組織的。如彭湃同志在遭反動派槍決時，還和其他的同志共同商量好了大家叫的口號。他的行動，到最後一分鐘，還是有組織的。

共產黨員的黨性，表現在他對革命羣衆的無條件的帮助及親密的聯系上，另一方面又表現在他對異己份子及其他階級之政治上組織上的區別之嚴格性上。如果那些人，眞是反黨，危害黨與破壞黨的異己份子，和黨站在絕對對立的異己份子，那對他們就應有最高的警惕性，政治上組織上的最高嚴格性。如果不是爲了黨的一定的目的，他不會和這些異己份子接近，交朋友，表示同情。更不會和這些份子沒有界限的接近與混同，及洩露黨的祕密。他不讓這些異己份子有機會來進行反黨與破壞黨的活動。他有大無畏的精神在各種方式下和這些份子鬪爭。對其他階級，在政治上組織上亦不和他們混淆，而有明確的界限與區別。

共產黨員的黨性，不獨表現在對黨外的敵人有堅決强的鬪爭性上，而且表現在對黨內各種錯誤傾向、各種錯誤的思想意識與行爲，有不調和的鬪爭性上。共產黨員自己不損害黨與階級的利益，也不容許任何其他的黨員來損害黨與階級的利益。所以他不論在任何時候遇着其他黨員有錯誤的傾向與言論行動，他不獨不會無原則的去表示同情，也不會採取自由主義的不理態度，而會站在堅定的原則立場上，採取正確的方式，向這些錯誤傾向與言論行動進行不調和的鬪爭。在黨內有充分的自我批評精神及不調和的原則鬪爭精神，是一個黨員不可

缺少的特性。雖然批評與鬪爭的方式及程度，是要注意其適當的，但是必須有這種批評和鬪爭的勇氣，不懼怕因爲這種批評與鬪爭而引起人家對他個人的不滿與誤會及可能的反擊；即使因爲這種批評與鬪爭而使自己暫時孤立或吃某些苦頭，亦是必要的。因爲正確的原則與眞理，必須堅持。

對於眞理與原則的堅持性，和對於黨的組織之服從的絕對性，是不可分離的。不能因爲你在原則上有不同的意見，可以而且應該堅持，就破壞民主集中制的組織原則——即在組織上行動上不服從組織與多數，不服從上級。……

在我們的一些同志中，常常表現他們對異己份子在政治上組織上沒有嚴格的界限，警惕性不够，因爲舊關係而和這些份子作無原則的接近，混在一起；這是錯誤的。另一方面，對黨外的同情者，對非黨幹部、對勞動群衆，則常常表現其不能接近，以宗派主義關門主義的態度對待他們，和幾個黨員——好朋友生活在一起，有說有笑，不去理睬黨外的羣衆。這都是不對的。

黨內害怕自我批評，害怕思想鬪爭，對各種錯誤傾向與壞現象，採取原則上的調和態

度，或採取自由主義的不管態度，亦是在我們同志中嚴重存在着的。因此，必須反對調和主義與自由主義，才能發展反對各種錯誤傾向與壞現象的鬪爭，而給以徹底改正。關於自由主義，毛澤東同志有一篇反對自由主義的文章，各級黨的組織必須去討論並執行。

在黨內應該開展反對各種不正確傾向的原則鬪爭；但是對於無原則的鬪爭，則不獨不應開展，而且應該堅決反對。

在我們黨的各部門工作中，現在是有各種缺點，有各種錯誤傾向，有各種壞現象，也有各種不好的或不大好的，負責的或不負責的人。同志中對於這些缺點、錯誤與不好的人，也都在反對。但是這些反對的人，有以下幾種不同的立場和目的，須要給以嚴格的劃分。

第一種人、是站在黨與無產階級的利益下，爲了把工作弄好，也爲了糾正某些同志的錯誤的目的，而正式的誠懇的向相當的組織與負責人提出批評建議，來反對一切不良傾向和壞現象。這種人的立場和目的，都是對的。他是從原則上提出問題，而又採取正確的方式與態度。

第二種人、不是站在黨與階級的利益上，而是站在個人利益上，或幾個人的利益上；不

是爲了把工作弄好，也不是爲了帮助同志糾正錯誤，而是爲了把工作弄壞，爲了自己也取得某些不應有的好處，爲了發牢騷與報復，爲了攻擊某個或某幾個同志……這些目的，而利用黨內各種錯誤與缺點及某些負責人的弱點的非正式的在黨內以至黨外鼓動起是非來，搗起蛋來，以便達到他的個人目的與企圖。這種人的立場與目的，都是不對的。這即叫做鬧無原則糾紛，雖然他所反對的錯誤、缺點與某些人，或許都是事實，但他自己是站在不正確的立場，採取不正確的手段，也不是從原則上提出問題。

第三種人、是暗藏在黨內的奸細份子，站在反革命的立場，爲了破壞黨反對黨的目的，利用黨內各種錯誤缺點及負責人的某些不是，特別利用黨內鬬爭與無原則糾紛，來擴大黨內糾紛，以便達到他破壞黨的目的。這些奸細，特別找第二種人建立同盟。因此就使第二種人與這第三種人常常混淆不清。

開展黨內反對各種不正確傾向的鬬爭，必須照第一種人的立場和方法去進行，而不應該照第二種人的相反，應堅決反對與揭破第二種人的立場、企圖和方法，同時肅清黨內的無原

則鬪爭。在反對黨內各種不正確傾向的鬪爭中，我們不能容許任何人利用黨內的鬪爭來達到他個人的目的，來發洩他個人的牢騷與企圖報復。

在黨內存在的個人主義、個人英雄主義、本位主義，以及其他各種不正確的思想意識，是黨內各種無原則鬪爭的來源。這種無原則鬪爭，對黨，對工作，對同志間的相互關係，有極大的破壞與妨害作用。因爲他不是站在黨與無產階級利益的原則上，又不是站在工作與同志間相互幫助的原則上，所以他就無原則，他又不是從原則上，而是從個人的派別的感情與利益上去拉攏一些人，又去反對另外一些人，和這個鬪爭，又和那個鬪爭，反對這件事，又反對那件事，說這樣，又說那樣……一切都不是爲了黨與工作，不是爲了一定的原則要求黨採取，而是爲了一些不可告人的企圖。所以這就無原則。既無原則，就無標準判斷是非，如果你和鬪無原則糾紛的人去判斷糾紛本身的是非，那就上了大當。因爲他是無是非可判斷的。無是非，就不應鬪，不應鬪而要鬪，就該給以無情的責斥與打擊，就要禁止鬪。黨內不許鬪無原則糾紛！一切問題，要從原則上正式提出來討論。

現在我們黨內，從原則上正式提出問題來討論與鬪爭的並不多，許多同志對這件事表現

並不勇敢；而無立場、無原則的在背後，在暗地裏去鼓噪的人，倒是很多。這是完全不好的不健全的現象。這是表示許多人的黨性不够强。因爲共產黨員的黨性，表現在他有高度而明確的原則性上。

黨內的堅强團結，是戰勝一切的基本條件。在目前任何破壞黨內團結的行爲，都是最大的幫助了敵人。而無原則鬪爭是最能破壞黨內團結的，最能給奸細份子利用的。一切黨員必須警惕，爲肅清黨內無原則糾紛而鬪爭！並提高同志間的原則性。黨內團結，是原則的團結，是布爾什維克的團結，不是無原則的團結。如果有人以私人感情、老同事、好朋友、同鄉、同學、吃酒、送錢、送東西等辦法，去團結幹部，拉攏幹部，那就是完全錯誤的。一切有黨性的黨員，必須給這種人這種行爲以嚴正的拒絕。保證我黨及黨的各個環節在黨中央的領導之下堅固的團結起來。在正確的、高度的、明確的原則之上團結起來

以上就是目前黨內主要的幾種不正確的傾向。是必須在加强黨員的黨性教育與黨性學習中，來堅決反對的。

民主精神與官僚主義

這篇文章是根據劉少奇同志在華中黨校的講演記錄整理而成的，但是未經劉少奇同志審閱過，文中如有與講演原意不符或錯誤之處，由整理者負責。

我們現在的革命叫民主革命，政府叫抗日民主政府，根據地叫抗日民主根據地，幹事情都要講個民主；但是民主到底是什麼東西？

什麼叫民主？『民主』這個名詞在外國話中叫做『德謨克拉西』。我們看到美國的獨立宣言，法國的人權宣言，即兩個資產階級革命的宣言中，一開始就說人是上帝創造的，是生而平等的，接着說國家是屬於人民的，由人民統治，由人民享受，也就是所謂民有、民治、

民享：即是說，人民都有最基本的權利，如言論、集會、出版、結社、居住、遷移等等的自由權利：人民對國家的權利、義務是平等的。這是當資產階級革命時所提倡的民主內容。

同志們知道，民主有幾種。資產階級有資產階級的民主，我們無產階級有無產階級的民主。這不僅在形式上不相同，而且在實質、內容上也不相同的。資產階級民主有資產階級的內容與形式，無產階級民主有無產階級的內容與形式。

資產階級在許多地方講平等與人民的權利；但是却可以容許絕對不平等的經濟地位。資產階級有幾千萬幾萬萬的財產，而無數千萬的人無衣無食是不管的。國家社會是建築在經濟結構上的，物質財富的生產方法，生產力與生產關係是社會的基礎，人們在經濟上不平等，於是形成其它一切方面的不平等。法律上的平等是虛偽的，實際上僅僅保障了資產階級剝削工人的自由和權利。這是資產階級民主的實際內容。

無產階級民主與資產階級民主完全不同，不僅要求法律上、政治權利義務上的平等，而且——這是最要緊的——要求經濟上的平等，要求資本的取消，私有財產的消滅，俄國十月革命時，有一條法律：『不勞動者不得食』，這法律把經濟上的不平等取消了，大家都要做

工，不做工的就沒有飯吃，不管你有多少錢。有了經濟上的平等，於是在政治上、社會地位上、法律上、教育上及其它各方面都有了平等。

資產階級除了允許經濟上不平等，在政治上法律上的平等也有限制的（現在的法西斯蒂則根本不要民主），特別有民族種族的不平等，如美國講平等但對黑人就不平等。此外還有信教、男女的限制等等。而無產階級的民主則打破了這一切的界限。只有無產階級民主，才是澈底的民主主義，這是內容上的不相同。

除了內容上的不相同以外，形式上也不相同。資產階級民主國家的形式，是議會制度。無產階級國家組織的形式是蘇維埃。議會制度的民主，一面講民主，一面欺騙人民。只有無產階級民主，才眞能吸收廣大勞苦群衆，來參加國家管理。當無產階級取得政權以後，爲鎭壓反革命，宣佈無產階級專政，規定剝削階級沒有民主權利。在無產階級專政之下，就是無產階級與農民也是不平等的。蘇聯最高蘇維埃的選舉，工人二萬五千人中選一人，農民二十五萬人中才選一人。這是爲了保證無產階級的領導。但是，到階級消滅以後，選舉權就沒有限制了。這時人民除了有言論、信仰、出版、結社、集會等基本權利以外，而且還有工作

權、休息權、教育權。這只有打破了經濟上的不平等以後，才可能的。

現在來講民主精神的問題。

民主精神是甚麼？這就是人類完全平等精神。資產階級不能實行人類的完全平等。他們口裡說民主，實際上不能實行民主。只有共產主義者，才能實行眞正的平等。我們革命者，要有完全平等的精神，即權利上義務上的平等。而且，應該這樣來了解這完全平等精神，就是一個人沒有權利壓迫或剝削另一個人，沒有權利去侮辱另一個人的人格。如果我能剝削你的勞動，而你不能來叫我做事，這就是不平等，也是沒有民主精神。

但是，人有各種各樣的人，人底自然本質是不相同的：有聰明的與愚笨的，有長得高大的與矮小的，有力氣大的與力氣小的，有男人與女人，這些人的不相同是自然界來的，各人有各人的特殊條件與特殊的環境，這是先天造成的不相同。而且因爲人們社會環境不相同，如有些人讀書，有些人不讀書，於是社會上有分工，有職務事業的不相同，職權的不相同。如我們軍隊中有指揮員，或戰鬪員；有高級指揮，低級指揮；他們在職務與職權上是不相同的：指揮員要指揮，戰鬪員要聽指揮。黨內有負責人與非負責人，有領導者與被領導者。但

不管有先天的不同，有工作上、職務上、職權上的不相同，人類在基本上是平等的。人權上沒有甚麼不平等。總司令沒有權利去打人罵人，或剝削另一個人，要不然就是違反了民主精神。對外國人也一樣，如對待苗子、蠻子，如果我可以去打他，叫他替我做事，這就是沒有民主精神。在中國，如像是男人高一等，女人低一等；男人可以打女人，女人不可以打男人。當然，我也不贊成女人去打男人，但社會上似乎認爲男人打女人似乎是應該的，這就是沒有民主精神。又如我們在工作中，需要一個勤務員來帮助做一些事；但是如果以爲勤務員要低我一等，那就是沒有民主精神。勤務員除了帮助我做一些工作，除了職務上的不相同以外，他並沒有喪失他的權利、義務與人格。我想，我們應當這樣來瞭解民主精神。

我們來看一看列寧、斯大林是怎樣講民主精神的。有一次，斯大林出席一個集體農莊突擊隊員大會。他先沒有講話。大家要他講，斯大林就發言說：『大家講話，講得很中肯，很正確，我沒有甚麼需要講的，但大家要我講，我只好服從，橫豎權利是屬於大家的。』（有點的這句話，是劉少奇同志特別强調的——編者）這就叫做民主精神。斯大林並不以爲自己做了領袖，要講就講，要不講就不講。有一次，一個意大利的歷史學者去見斯大林，提出一個

問題：『你們蘇聯對美國人精神提得很高，爲甚麼？』斯大林答：『我們不是佩服美國人，倒很佩服德國人（那時希特勒還沒有上台）。但我們倒也很佩服美國人的民主精神，在美國工廠裡，很難區別工程師與工人的分別。』在美國，即是他是工程師，賺錢多，本領大一些，但，並不以爲比工人高一等。

在八路軍與新四軍，也有這種民主精神，要分出官長與士兵是容易的，這是很好的精神，將來還要發展的。在我們部隊中，這種民主精神基本上一樣，但在某些地方有些不相同了。統一戰線把幹部統大了一些。在我們有些幹部與同志中，不但不去發揚與保持這種民主傳統，而且故意要表示自己與人家不同。我們要去掉把自己爬得高高的，爬在人的頭上的等級思想。這是反民主的，要不得的。等級思想及等級制度是封建社會的東西。希特勒就是這樣的，說德國人和世界上人都不相同，是特別聰明的人。民主精神在我們幹部中間，有許多人不大够的，眞的以爲人家要比他低一等，他自己是比別人高一等的。不想到職務、職權的不同是臨時的，今天要你做總司令就有職權上的不同，明天不做了，就是一個普通的老百姓。美國大總統華盛頓、林肯退職時，就退爲平民。美國的資產階級還能够這樣的講民主，

但在我們黨員中，却還有要他退爲平民退爲普通人民就不滿意的。知識份子中也有這種現象，例如做了大學生，就認爲要比中學生高一等。在我們同志中並不是個個都能夠眞正深刻瞭解民主，具備民主精神。能懂得民主，而且眞正在工作中，以民主精神對待旁的同志，旁的黨員的並不多。我們幹民主革命要站在人家頭上，那就不是革命的勝利，而是革出大批的官僚來了。因此，幹民主革命，首先應該自己就具備民主精神。我們要在政治上、組織上實行民主，提高黨員的民主精神，革去自己的不民主精神。這是我們幹民主革命必要的。

然而，平等精神或民主精神不是平均主義。現在我們同志中，一方面表現民主精神有些不够，另一方面表現有些平均主義的要求。各人有各人的特殊性，不可能完全一樣，有高大與矮小，聰明與不聰明，老人與小孩，男人和女人……等等。人們沒有了這些特殊性，就不可能被認識。同時各人的職務、職權並不相同，於是工作待遇也不相同。例如我們規定當團營旅長的有馬騎，其他的人沒有；有些人吃得稍爲好一些，其他的人就差一些。同時我們同志中，還有極端民主的現象，否認組織性，否認我們隊伍中有指揮者與被指揮者，否認黨內有領導者與被領導者。這種平均主義與極端民主的要求，並沒有平等精神與民主精神，

今天的人文化程度還不平等，社會上的分工有智力勞動與體力勞動的區別，所以我們有工作上與職務上的不同，甚至有待遇上的不同。有些人職務繁，有一個勤務員，有馬騎，甚至叫你吃得好一些；因爲你工作多一些，苦一些，必須有這些不同，才能使他平等，要不然，倒是不平等了。平均主義否定職權上、待遇上的差別，主張極端民主，這是不對的。但，并不能因爲有了這些不同，就比人家高一等；那是違反民主精神的。

民主精神的問題很重要。中國是不民主的國家，一般人民沒有經過民主訓練，不懂民主。而我們黨內，也有很多黨員不瞭解民主的。我們比歐美經過民主革命及幾十年民主訓練的人民有些不同的。有些同志到地方去工作，不懂民主的一套，結果弄成一個官僚。所以今天來介紹一些外國的民主精神，在中國很必要，甚至在我們黨內也必要。我們要以民主主義教育中國羣衆。甚至在黨內也有實行這種教育的必要。

官僚主義是民主主義的反面，沒有民主的精神就有官僚主義。它是等級社會，甚至一切剝削階級社會的一種統治形式。官僚主義是形式主義的一種，特別注重事物的形式，不注重事物的內容與實質，很多事情形式做得很像樣，以便欺騙羣衆，所以剝削階級都很要面子，

要不然，官僚就做不成。

官僚主義不僅在剝削階級隊伍中存在，甚至在無產階級隊伍中，在共產黨內，在無產階級國家也存在。特別當無產階級的隊伍及其政黨成爲統治的、當權的政黨時，官僚主義也嚴重起來。列寧說：『蘇維埃國家是工人國家，但帶有官僚主義的贅瘤。』在共產黨新四軍內也有官僚主義。抗日民主根據地的官僚主義相當濃厚。我們被壓迫階級隊伍中的官僚主義從那裡來的呢？列寧說：『無產階級與勞動羣衆文化程度的落後，產生了官僚主義。資產階級官僚機關可以打碎它而組織蘇維埃（蘇維埃是革命羣衆直接組織起來的），但，官僚主義不能一下子肅清它。』『因爲無產階級與勞動羣衆文化程度不够的緣故，一個官僚主義者撤了職，會有一個新的官僚產生。』『要提高無產階級與勞動羣衆的文化程度，才能最後的眞正的肅清官僚主義，要整個的時代，要幾十年，才能提高群衆的文化程度，消滅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的區別（即沒有知識份子與工農份子的區別），那時才能最後提高無產階級與勞動羣衆的文化程度。』共產國際綱領上說：『職工會應爲無產階級的經濟組織與國家組織的骨骨，因爲它從它中間造就建設工作的領導幹部，吸收廣大無產階級羣衆參加它工作，並以反

對官僚主義的贅瘤爲其特殊任務，此種官僚主義贅瘤是由於非無產階級的影響及羣衆文化程度的低下而不免發生的。』

中共黨內有官僚主義，因爲黨內非無產階級影響很大，因爲中國無產階級和勞動羣衆的文化程度更不够。官僚主義在今天存在，今後更會存在。所以要肅清官僚主義，是幾十年的事情。今天有許多人寫文章寫標語，要肅清官僚主義。官僚主義是要肅清的，但一下子肅不清。今天提肅清官僚主義的口號是不對的。我們今天把部隊機關肅完了都肅不清官僚主義。斯大林說過：『關於官僚主義問題，現在說的人非常之多，我不必再來多講了，官僚主義份子在我們的國家機關合作社機關，及黨的機關中當然是有的。這是不成問題的。與官僚份子作鬪爭是必要的，在國家政權尚未消滅之前，在國家還存在着的時候，這個任務是時刻提在我們面前的——這也是事實。但是總應當守一點分寸才是，與國家機關中的官僚主義份子是應當鬪爭的，但如果因此而要主張消滅國家機關，解散國家機關，毀壞國家機關，——這就走上了違反列寧主義的道路這就是忘記我們的國家機關是蘇維埃的機關，是世界上最完善的一種國家機關。』（見列寧主義問題下卷一三八頁）因之今天我們還不能肅清官僚主義，如

果說要肅清官僚主義，就把機關都肅光，這是沒有分寸。但，把我們的機關和日寇、汪逆、頑固派的機關比較，那官僚主義要少得多了，無產階級與勞動羣衆的文化程度沒有最後是高，國家政權還存在，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還沒有消滅之前，官僚主義不能最後消滅。

爲什麼無產階級與勞動羣衆文化程度不够，會產生官僚主義？官僚主義是寄托在羣衆的黑暗、愚昧、落後那種情況上的，以便於剝削階級來統治羣衆，欺騙羣衆。羣衆的文化程度低，就有被欺騙的可能。官僚主義也就有可能存在。如果無產階級勞動羣衆底文化程度很高，都是大學畢業，官僚就不可能存在，你能做這事情，他也能做這事情，會做的人多得很，官僚就做不成。因爲無產階級與勞動羣衆文化程度不够，一部份人文化程度較高，有些事情只有文化程度高的人才能做，他就發號施令，於是官僚產生了。我從前做工人運動農民運動的工作，會判斷情況，告訴他們怎樣組織，怎樣鬪爭，鬪爭勝利了，大家都鼓掌，以爲我幫了他們忙，把功勞放在我一個人身上。這就是說，羣衆要把你拾起來做官僚，把你當成官僚來擁護你，因爲你一走，他們就要糟糕，你的事情別人幹不了。我們懂得了一點民主，那麼羣衆要我們坐在他們頭上，我們就自己走下來。但這要有民主精神的人才能這樣幹，有

些人群衆要他坐在頭上，他就不下來了，於是就成了官僚。最初的官僚就是這樣產生的。當然，你做官僚做得不好，群衆還是要反對你。但因爲群衆文化程度不够，幹部也不够。有些事只有某些人能做，一般群衆不能做：事情忙不了，大家都要請教這某一些人，於是就產生了官僚。馬虎一點叫粗枝大葉，慢一點就叫遲緩，粗枝大葉和遲緩的都是官僚主義（但工作上輕重緩急的區別是需要的，這不是官僚主義）。因此，提高羣衆的文化程度，特別要提高民主精神進行民主教育是我們反對官僚主義的根本辦法，撤職等只是治標的。一切工作制度，組織制度，要實行民主，保障反官僚主義的鬪爭能够開展。在共產黨員及幹部間要具備充分的民主精神，平等精神以民主行動督責其他人，鬪爭其他人，官僚主義就很難產生。

清算黨內的孟塞維主義思想

劉少奇

中國共產黨，中國民族歷史上最偉大最進步的政黨，從產生到現在，已經是二十二個週年了。這是偉大的二十二年。在世界上，在中國，無數的偉大事變，是在這二十二年中經過的。

中國共產黨從成立到現在，已經進行了三次偉大的革命，三次偉大的革命鬪爭。第一次大革命與北代戰爭及現在還在進行的抗日民族革命戰爭，是與中國國民黨共同進行的，而十年的土地革命與蘇維埃戰爭，則是在我黨單獨領導之下進行的。這三次革命戰爭對於我黨來說是沒有間斷的一直連續進行到現在。許多共產黨員十多年來就一直沒有放下過武器。在這一點上也就說明白：武裝鬪爭是中國革命的主要鬪爭形式與組織形式。中國共產黨的生存發

展是與武裝鬬爭分離不開的。

我們的黨，在這二十二年中，在三次連續不斷的全國性的革命戰爭中，是經過了各方面的嚴格考驗的：它經過了多次的勝利，也經過了多次的挫敗。它是走着非常迂迴曲折的道路，以至於今日。但它還能夠屹立於偉大中華民國的國土上，並成爲不可戰勝的力量，成爲中國政治生活與歷史事變中重要的決定因素之一。唯其因爲它是走過了各種迂迴曲折的道路，經過了各方面的嚴格考驗，所以它也就把自己鍛鍊得特別堅強，它也就具有各方面的特別豐富的革命鬬爭的經驗。可以說，它在這二十二年中比世界上任何一國的共產黨都經歷了更多的重大事變，有更豐富的革命鬬爭的經驗，不論是武裝的與秘密的，國內戰爭的與國際戰爭的，公開的與秘密的，經濟的與政治的，黨外的與黨內的……各種複雜形式的革命鬬爭，我們的黨都經驗過了，都有豐富的經驗。而特別值得指出的，就是在二十二年長期艱苦複雜的革命鬬爭中，終於使我們的黨，使我國的無產階級與我國革命的人民找到了自己的領袖毛澤東同志。我們的毛澤東同志，是二十二年來在各種艱苦複雜的革命鬬爭中久經考驗的、完全精通馬列主義戰略戰術的、對中國工人階級與中國人民解放事業抱無限忠心的、堅

偉大的革命家。

我們的黨有各方面的極端豐富的革命鬪爭的經驗，但是一直到現在還沒有很好把它總結起來。以馬列主義的普遍原理來很好的總結我們黨在各方面的鬪爭經驗，還是今天我們全黨的最重要的任務之一。因爲這些經驗的馬列主義的總結，是團結全黨，教育全黨，提高全黨以至爭取中國革命勝利的最重要的一環。只要我們的黨員能夠眞正懂得我們黨的歷史經驗，那他們就會要增加無限的信心與勇氣，他們就會把自己的工作大大的推向前進，把我們的黨大大的推向前進。他們就能夠避免許多在歷史上已經犯過的錯誤，把他們的工作過程與革命過程縮短許多倍。必須用中國革命的經驗來教育中國的革命者，用中國黨的經驗來教育中國的黨員，才能收到更直接的實際的效果，如果拋開如此豐富的中國革命鬪爭經驗，如果輕視我們黨二十二年來在偉大歷史事變中的鬪爭經驗，不用心研究這些經驗，不用心向這些經驗學習，而只去學習離開我們較遠的外國革命經驗，那就是輕重倒置，那就要使我們再走許多彎路，再受許多挫折。

二十二年來我們黨的鬪爭經驗是極豐富的，是各方面的。現在我不能一一加以證明。但

是在各種經驗中最重要的一個經驗是甚麼呢？我認爲在各種經驗中最重要的一個經驗就是關於甚麼是眞正的馬克思主義者——甚麼是眞正的布爾塞維克這個問題。大家知道，只有馬克思主義才能救中國。在中國也有許多人以馬克思主義者自命。然而何者是眞正的馬克思主義與眞正的馬克思主義者？何者又是假的馬克思主義與假的馬克思主義者？這個問題，是在中國革命羣衆中，並在中國共產黨內多年沒有完全解決的一個問題。馬克思主義與馬克思主義者，是有眞假之分的。這種眞假之分，並不以各人的主觀自命爲標準，而是有其客觀標準的。如果我們的黨員不了解這種區別眞假馬克思主義者的客觀標準，而不自覺的盲從在一些假馬克思主義者之後去進行革命，那是再危險也沒有了的事。這種經驗應該是我們黨的各種痛苦經驗中最痛苦的一個經驗。過去我們黨遭遇了許多不應有的挫折和失敗，走了許多不必走的彎路，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在我們黨內存在這些假馬克思主義者，許多黨員不自覺的盲從在這些假馬克思主義者之後，以至使這些人佔駐了某些組織某種運動的指導地位，甚至在某種時候佔駐了全黨的指導地位，因而把革命運動引上痛苦的困難的道路。這是我們全體黨員必須引爲深戒的一個痛苦經驗。

中國共產黨員艱苦奮鬪，英勇犧牲的精神，以及宣傳組織工作的能力，並不弱於任何一國的共產黨。我們對於各種工作，歷來就是作得很好的。可以幾十萬幾百萬的組織羣衆，可以二萬五千里長征，也可以在敵後那種艱苦與沒有任何援助的條件下組織根據地堅持抗戰六七年……。中國共產黨員的革命精神與艱苦工作精神，是很可欽佩的。然而我們在過去很長時期內關於科學的馬列主義的思想上的準備，是很不够的。在過去歷史上我們被吃虧的地方，就是在革命運動的指導上還不免發生錯誤，因而就使運動遭到部分的有時甚至是嚴重的不應有的損失。這一個歷史教訓，我們必須記取，並且必須在今後完全解決這個問題。可以說：只要我們能够保證對於革命運動的指導在各方面不發生嚴重原則的錯誤，那就等於保證了中國革命的勝利。因爲我們有很好的革命精神與艱苦工作精神，中國革命的客觀條件一般又是很好的，只要加上正確的馬列主義的指導，那革命就一定要逐步的走向勝利。

然而，要怎樣才能保證我們黨在各方面對於革命運動的指導不發生嚴重原則的錯誤呢？還就須要我們的黨員首先是我們的幹部能够辨別馬列主義和各種馬列主義者的眞假，就須要在革命的隊伍中，在黨內，粉碎各種假馬列主義的體系及其派別，就須要很好總結我黨二十

二年來豐富的歷史經驗，就須要很好的進行學習，提高我們的覺悟，就須要把毛澤東同志的指導貫徹到一切工作的環節和部門中去。

從有馬克思主義以來，在馬克思主義運動中就有真假兩派馬克思主義者。整個馬克思主義運動的歷史，就是充滿着這兩派馬克思主義者鬪爭的歷史，那末在中國的馬克思主義運動中也同樣的有兩派馬克思主義者，也同樣的充滿着這兩派馬克思主義者的鬪爭。這是我們一切黨員必須澈底認識明白的。

還在二十多年前，斯大林就很恰切的描寫過這兩派馬克思主義者。這對於中國也全很恰切的，現把他的全文引在下面：

『現有兩派馬克思主義者。兩派都是在馬克思主義底旗幟下面做工作，都是把自己當作『眞正的』馬克思主義派。可是，這兩派人究竟還是大不相同的。而且，在兩派中間，還橫着一條鴻溝，因爲，兩派人底工作方法，是完全相反的。

第一派人，照例只是在表面上承認馬克思主義，照例只是在口頭上得意地宣揚馬克思主義，他們不會或者不願意認識馬克思主義的實質，不會或者不願意實行馬克思主

義，他們總是把馬克思主義的活潑的革命的原理變成毫無意思的死板的公式。他們不拿經驗，不拿實際工作計算來做工作的根據，却拿那些從馬克思主義著作中摘錄下來的語句來做工作的根據。他們不在分析實際生活中去求得指示和方針，却在相同的事情和歷史上相像的事情裡面去求得指示和方針。言行不符——這就是這一派人的基本弊病。因此，他們總是灰心失望，始終都是不滿意於那個常常欺騙他們的『厄運』。這一派人的名子，便是孟塞維主義（在俄國）；就是機會主義（在歐洲）。梯什科（約西里斯）同志在倫敦代表大會上給了這派人一個很中肯的估計，他說：這派人不是站在，而是躺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上。

第二派人却正是相反，第二派人把問題的重心，由表面上承認馬克思主義而移到實行馬克思主義，移到將馬克思主義化爲實際。規定適合於環境的方法和手段來實現馬克思主義，因環境發生變更，而變更這些方法和手段，這就是這一派人所最注意的事情，這一派人不是在歷史上相同的事情和相像的事情裡面去求得指示和方針，而是由研究圍的情形中去求得指示和方針。在工作時，他們不是拿引證和成語來做根據，而是拿

際經驗來做根據，拿經驗來審查自己的每一步的工作，在自己的錯誤中來學習和教訓別人去建設新生活。所以，在這一派人的工作中，言行總是一致。馬克思的學說，完全保證着自己的活潑的、革命的力量。馬克思說過，我們不應當僅限於說明世界，而且應當更進一步去改造世界。馬克思主義者是應該遵守這幾句話的。馬克思的這幾句話，完全和這一派人相符合。這一派人的名字，就是布爾什維主義，共產主義。

這一派人的組織者和領袖，便是列寧。』（『馬恩列斯思想方法論』，解放社版，九——二一頁）

斯大林在這裡說得很清楚，這兩派人雖然都在馬克思主義旗幟下做工作，都把自己當作『眞正的』馬克思主義者，但是他們兩派人的工作方法，也就是他們的思想方法，是完全相反的。

一派人是假的馬克思主義者，是孟塞維主義與機會主義者，他們照例只在表面上承認馬克思主義，口頭上宣揚馬克思主義，而不認識馬克思主義的實質，不會實行馬克思主義，把馬克思主義變成公式教條。他們在工作的時候，不拿經驗與對實際工作的計算來做根據，而

拿書本來做根據。他們在決定指示和方針的時候，不是從分析具體實際生活中去求得，而是從書本上、從歷史上相像的事情或相同的事情裡面去求得。他們言行不符，口講馬克思主義，而實際上作的就完全是非馬克思主義。客觀事實的發展常常是欺騙他們的，他們總是灰心失望，死氣沉沉的。

另一派人就是眞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是列寧主義者，布爾塞維主義者。他們是實行馬克思主義的，將馬克思主義化爲實際。他們特別注意規定適合環境的實行馬克思主義的方法和手段以及這些方法和手段的變更。他們在決定指示和方針的時候，不是在歷史上相同的事情和相像的事情裡面去求得，而是由調查研究周圍的情況中去求得。在工作時，他們不拿書本上的引證和成語來做根據，而拿實踐的經驗來作根據，並拿經驗來審查自己每一步工作，在自己的錯誤中學習和教訓而來推動工作前進。這派人言行一致，口講馬克思主義，做的也是馬克思主義。他們不僅說明世界，而最着重的是去改造世界。他們經常保證馬克思主義活潑的、革命的力量。

這兩種馬克思主義者，在中國共產主義運動中，在中國共產黨內，歷來也就是存在的。前

一種假馬克思主義者，在中國，就是陳獨秀、彭述之和中國的托洛茨基主義，就是內戰時期的「左」傾機會主義，就是教條主義。這些東西，實質上就是中國的孟塞維主義，中國的社會民主主義。後一種真馬克思主義者，在中國，就是毛澤東同志以及團結在毛澤東同志周圍的其他許多同志，他們歷年來所堅持、所鬥爭的路線，他們的工作方法、實質上就是中國的布爾塞維主義。

我們的同志和幹部必須明白，必須提高警惕性，在我們黨的歷史上是存在着一條孟塞維主義的路線及其思想體系的。從陳獨秀、彭述之、以及後來的各種機會主義與教條主義，他們在各個時期中的表現形式雖有所不同，在組織上他們也不見得有什麼聯系，然而他們的實質，他們的工作方法與思想方法，是完全相同的。他們在思想上、政治上是有其一貫系統的，他們給予黨的損害，給予中國革命的損害，是十分嚴重的。中國的孟塞維主義，除托陳派有其歐洲托派的衣缽直傳外，其他形態的孟塞維主義，是並沒有歐洲社會民主黨及俄國孟塞維克的衣缽直傳的；而是從中國社會的小資產階級中，在中國的特殊條件之下，自己生長出來的。所以這些人與歐洲社會民主黨及俄國孟塞維克比較起來，在形式上有許多特點。這就

是中國的孟塞維主義在形式上是以『反孟塞維主義』出現的，是以『列寧主義』、『布爾什維克』、『國際路線』等等形式和詞句出現的。他們在這些美麗的形式和革命的詞句掩蓋下，來進行實際的反對列寧主義——布爾什維克的鬬爭，來宣傳與實行實質上的孟什維主義。再由於我們許多黨員和幹部的理論水平低下，嗅覺不高，不能在實質上辨別其爲孟什維主義，就常常爲他們那些美麗的形式與革命的詞句所蒙蔽。他們就常常能够一時的取得許多黨員和幹部的贊成，而攫取到黨的或某些部分的領導地位。他們還特別發展半封建的中國小資產階級社會中的宗派主義、個人主義，並與中國社會中的流氓手段相結合，如是他們在黨內的爲害就特別嚴重，就特別表現其膚淺庸俗，表現其兩極性與兩面性。這就是中國孟什維主義的主要特點。

中國黨沒有歐洲社會民主黨的傳統，但存在着中國的孟什維主義體系的傳統。

要識別這種假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假布爾什維克，是不能僅僅從他們的詞句，從他們表現的形式，去識別的。他們可以在言語上表現得比什麼人都有更多的馬列主義，在形式上也可以表現得比什麼人都更革命更艱苦、堅勤與科學。然而他們最怕實踐的考驗，最怕用

批評的精神去檢查他們的工作。因此，必須從他們的實踐中，從他們的工作中，從他們認識問題處理問題的方法中，從他們工作結果的檢查中，去識別這種人，去暴露這種人眞相。因爲他們是口講的馬列主義者，而不是實際行動的馬列主義者，他們的實際行動照例是不受馬列主義原理的嚴格指導的，他們在做工作的時候，總是拿書本子來做根據，拿馬、恩、列、斯的成語，拿什麼決議上的條文來做根據，即是拿一般的概念、一般的理論來做根據，而不拿實踐中的經驗和對於實際工作的計算來做根據。他們在決定問題、決定方針的時候，總不是從實際出發，不是從調查研究周圍的實際情況出發，而是從書本上的公式出發，從歷史上的類比出發，或者從蘇聯，從西歐各國、從其他什麼相像事情出發。他們在實踐中是唯心論者。因此，他們在實際工作中是常常要犯錯誤的，他們是不能最後把工作做好的，他們在實踐中的結果，是必然要與他們最初的願望、最初在口頭上的宣言相違反的，如果你注意到他們的工作方法，用批評的精神去檢查他們的工作及其結果時，就要暴露他們的本質。毛澤東同志在整頓三風的報告中，對於這種人是有過嚴格批評的。

然而，這種人的危險性，就在於他們那大堆的馬列主義的詞句，布爾什維克的外衣及其

先天的兩面性，他們可以嚇唬及蒙騙許多工農同志及幼稚的青年同志，甚至就是很老練，很有工作經驗，但理論上的識別能力還很差的同志，也常常被他們所欺騙所俘虜，因而他們就可以把黨的事業弄到最危險的地步；

黨的過去的歷史，是充滿着布爾什維克路線與孟什維克路線鬪爭的歷史。在我們黨的歷史上，是存在着這樣兩條路線和兩種傳統的。一個是布爾什維克的路線和傳統，另一個是孟什維克的路線和傳統。前一個是以毛澤東同志爲代表，後一個是以黨內各派機會主義者爲代表。這兩條路線，兩個傳統，是經過了長期的激烈的鬪爭，內容是極端豐富的。在這種鬪爭中，黨內的錯誤路線，孟什維克的路線，雖然也曾經在幾個短的時期內佔了上風，得到過暫時的勝利，但大多數的情形總還是把錯誤路線克服下去。我們的黨雖然常常克服工作中的錯誤路線，但是思想上的孟什維主義的體系，總是沒有澈底被克服過，沒有澈底被清算過，沒有給它以致命的粉碎的打擊，因此，這種思想，這種傳統，總還是在黨內殘存着，到了某種時期某種條件之下，它又發展猖獗起來，又危害我們的黨。

現在應該是時候了。應該從思想上、政治上、工作上澈底清算黨內的孟什維主義的殘餘

，應該很好總結黨的歷史經驗，特別是兩條路線鬬爭的經驗，並把這些經驗來教育我們的幹部和黨員。只有這樣，才能懲前毖後治病救人，才能實現我們黨的隊伍的統一和紀律，才能保證我們全黨經常的正確的領導，才能在今後領導中國革命到達勝利。否則，我們就不能在今後艱苦複雜偉大的時代中，很好實現我們先進政黨的歷史使命。

黨內的孟什維主義，是小資產階級的思想意識在黨內的反映，是它的一種高級表現形態，是成了某種體系的。要清除黨內的孟什維主義的思想及體系，就要在黨內用無產階級的思想意識去清除黨內小資產階級的思想意識，就要使我們的黨員能够在一切形態上區別無產階級與小資產階級的思想意識，這種工作，我們已經作了，有些地方還正在作。這就是毛澤東同志去年以來所號召的整頓三風的運動。這種整風運動，是黨在二十二年的歷史中空前未有的自我教育與自我批評運動。它把我們的黨向布爾什維克的道路上空前的推進了，我們應該在整風的這種基礎上，進而總結我們二十二年來豐富的歷史經驗，在思想體系上澈底清算黨內的孟什維主義殘餘，把我們黨的布爾什維克化提到更高的階段，這就是我們在黨的建設上今天的中心任務。

中國黨的歷史，應該是馬列主義在中國發展的歷史，也就是中國的馬列主義者和各派機會主義者鬪爭的歷史，這種歷史，在客觀上是以毛澤東同志爲中心構成的。黨內各派機會主義的歷史，決不能成爲黨的歷史。黨內孟什維主義的體系及其傳統，決不能成爲黨在思想上的體系及其傳統。黨內歷史，是與這種體系傳統鬪爭並將其克服粉碎的歷史。爲了肅清這種傳統的殘餘，給這種傳統以暴露，是完全必要的。我們沒有必要替它掩蔽，替它否認。這對於黨是有害無益的。

一切幹部，一切黨員，應該用心研究二十二年來中國黨的歷史經驗，應該用心研究與學習毛澤東同志關於中國革命的及其他方面的學說。應該用毛澤東同志的思想來武裝自己，並以毛澤東同志的思想體系去淸算黨內的孟什維主義思想。

但是，我們的黨員和幹部應該更加提高警惕性的，就是年來我們的敵人派遣了他們一些特務分子混進到我們黨內來。這些人也是以馬列主義僞裝起來在黨內出現的。他們與前一種假馬列主義者是有區別的。他們是反革命分子。對於這種混入黨內的反革命分子，我們必須把他們淸查出來。這就是要在黨內分淸革命與反革命的界限。而在黨內肅淸孟什維主義的殘

餘，則是在黨內分清無產階級與小資產階級的界限。這兩種界限，都應該分清楚，但分清的方法和手段應該不同。前一種是用審查幹部和黨員的方法來分清楚，而後一種則是用整風與總結經驗的方法來分清楚。

用馬列主義來清算黨內小資產階級的思想意識及其體系，清查內奸，這是我們目前鞏固黨提高黨的兩大工作。這兩大工作的勝利完成，我們就在思想上組織上準備了自己，我們就能以完全鞏固、完全準備好了的姿態，迎接偉大光明時期的到來。

掌握科學的馬列主義的武器，肅清內部的機會主義的殘餘，我們是不可被戰勝的。

「共產黨人」發刊詞

毛澤東

中央很早就計劃出版一個黨內的刊物，現在算是實現了。爲了建設一個全國範圍的廣大群衆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完全鞏固的布爾什維克的中國共產黨，這樣一個刊物是必要的。在當前的時機中，這種必要性更加明顯。當前時機中的特點：一方面，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的投降危險，分裂危險與倒退危險日益發展着；又一方面，是我們黨已經走出了狹隘的圈子，變成了全國性的大黨。而黨的任務亦動員黨衆克服投降危險，分裂危險與倒退危險；並準備對付可能的突然事變，而在可能的突然事變中，不使黨與革命遭受出乎意料的損失。在這種時機，這樣一個黨內刊物的出版，實在是十分必要的了。

這個黨內刊物定名爲「共產黨人」，它的任務是甚麼呢？它將寫些甚麼東西呢？它和別

的黨纔有些甚麼不同呢？

他的任務就是：幫助建設一個全國模範的、廣大羣衆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完全鞏固的、布爾什維克的中國共產黨。爲了中國革命的勝利，迫切的需要建設這樣一個黨，我們現在也正在建設這樣一個黨，建設這樣一個黨的主客觀條件也已經大體具備，這件偉大的工程也正在創作之中，爲了這件事，不是一般黨報所能勝任的，必需有專門的黨報，這就是『共產黨人』出版的原因。

在某種程度上說來，我們的黨已經是一個全國性的黨，也已經是一個群衆性的黨；而且就其領導骨幹說來，就其黨員的某些成份說來，就其總路線說來，就其革命工作說來，也已經是一個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都鞏固的與布爾什維克的黨。

那末，還有甚麼新的任務呢？現在提出新的任務的理由何在呢？

理由就在：我們現在有大批的新黨員，很多的新組織，對於他們，還不能說是廣大羣衆性的，還不是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都鞏固的，還不是布爾什維克化的。同時，對於老黨員，老組織，也發生了提高水平的問題，發生了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進一步鞏固與進一步布爾

什維克化的問題，黨所處的環境，黨所負的任務，現在和過去內戰時期有很大的不同，現在的環境是複雜得多，現在的任務是艱鉅得多了。

現在是民族統一戰線的時期，我們同資產階級建立了統一戰線；現在是抗日戰爭的時期，我們黨的武裝在前線上配合友軍同敵人進行殘酷的戰爭；現在是我們黨發展成爲全國黨的時期，已經不是從前的樣子了。如果把這些情況聯系起來看，就懂得我們提出『建設一個全國範圍的廣大群衆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完全鞏固的布爾什維克的中國共產黨』，是怎樣一個光榮而又嚴重的任務了。

我們現在要建設這樣一個黨，究竟應該怎樣進行呢？我們現在一定要建設這樣一個黨，究竟應該怎麼辦才能達到目的呢？解決這個問題，是同我們黨的歷史，是同我們黨的十八年鬪爭史，不能分離的。

我們黨的歷史，從一九二一年六月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那個時候起，到現在，已經整整十八年了。十八年中，黨經歷了許多偉大的鬪爭。黨員，黨的幹部，黨的組織，在這些偉大鬪爭中，鍛鍊了自己。他們經歷過偉大的革命勝利，也經歷過嚴重的革命失敗。經歷過同資

產階級建立民族統一戰線，又經歷過這種統一戰線遭受分裂，並同資產階級進行嚴重的鬥爭。最近三年，則又處於同資產階級建立民族統一戰線的時期中。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的發展道路，是在這樣同中國資產階級的複雜關係中走過的。這是一個歷史的特點，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過程中的特點，而爲任何資本主義國家的革命史中所沒有的。再則，由於中國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發展不平衡的國家，半封建經濟佔優勢而又土地廣大的國家，這就不但規定了：中國現時階段革命的性質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性質，革命的主要對象是帝國主義與封建勢力，革命的動力基本的是無產階級，農民階級與城市小資產階級，而在一定的時期中，一定的程度上，還有民族資產階級等等這樣許多的東西；而且規定了：中國革命鬥爭的主要形式是武裝鬥爭，我們黨十八年的歷史，可以說就是武裝鬥爭的歷史。斯大林同志說過：「中國革命的特點是武裝的人民反對武裝的反革命。」這是說得非常之對。這一特點，這一半殖民地的中國的特點，也是各個資本主義國家的共產黨所沒有的或不相同的。這樣，（一）同資產階級建立或被迫分裂革命的民族統一戰線；（二）革命形式主要的是武裝鬥爭——就成了中國無產階級與中國共產黨在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

命過程中的兩個基本特點。這裏我們沒有把黨同農民階級與黨同城市小資產階級的關係作爲基本特點，這是因爲：第一、這種關係，世界各國的共產黨原則上都是一樣的；第二、在中國，只要一提到武裝鬪爭，實質上即是農民戰爭，黨同農民戰爭的密切關係即是黨同農民的關係。

由於這兩個基本特點，恰是由於這些基本特點，使我們黨的建設過程，我們黨的布爾什維克化的過程，處在特殊的情況中。它的失敗與勝利，它的後退與前進，它的縮小與擴大，它的發展與鞏固，都不能不聯系於黨同資產階級的關係與黨同武裝鬪爭的關係。當我們黨的政治路線是正確的處理同資產階級建立統一戰線或被迫着分裂統一戰線時，我們黨的發展鞏固與布爾什維克化就前進一步；而如果是不正確的處理同資產階級的關係時，我們黨的發展鞏固與布爾什維克化就會要後退一步。同樣，當我們黨正確的處理革命武裝鬪爭問題時，我們黨的發展鞏固與布爾什維克化就前進一步；而如果是不正確的處理問題時，那末我們黨的發展鞏固與布爾什維克化也就會要後退一步。十八年來，黨的建設過程，黨的布爾什維克化的過程，是這樣同黨的政治路線密切聯系着，是這樣同黨對於統一戰綫問題、武裝鬪爭問題

之正確處理或不正確處理密切聯系着。這一論斷，很明顯的，已經被十八年黨的歷史所證明了，倒轉來說，黨愈益趨於布爾什維克化，黨就能，黨也才能，愈益正確的處理黨的政治路線，愈益正確的處理關於統一戰綫問題與武裝鬪爭問題。這一論斷，也是很明顯的被十八年來的黨的歷史所證明了。

所以，統一戰綫問題，武裝鬪爭問題，黨的建設問題，是我們黨在中國革命中的三個基本問題。正確的理解了這三個問題及其相互之間的關係，就等於正確的領導了全部中國革命。而在十八年黨的歷史中，憑藉我們豐富的經驗，失敗與成功，後退與前進，縮小與發展的深刻的與豐富的經驗，我們已經能夠做出正確的結論來了。就是說，我們已經能夠正確的處理統一戰綫問題，又正確的處理武裝鬪爭問題，又正確的處理黨的建設問題，也就是說，十八年的經驗，已使我們懂得：統一戰綫，武裝鬪爭，黨的建設，是中國共產黨在中國革命中戰勝敵人的三個法寶，三個主要的法寶。這是中國共產黨的偉大成績，也是中國革命的偉大成績。

在這裡，讓我們對於這三個法寶，三個問題，分別的大略的說一下吧。

十八年中，中國無產階級同中國資產階級及其他階級的統一戰綫，是在三種不同的情況、三個不同的階段中間發展着的，這就是第一次大革命的階段，十年內戰的階段與今天抗日戰爭的階段。三個階段中，證明了下列的規律：（一）由於中國最大的壓迫是民族壓迫，在一定的時期中，一定的程度上，中國民族資產階級是能夠參加反帝國主義與反封建軍閥的鬬爭的。因此，無產階級在這種一定的時期內，應該同民族資產階級建立統一戰綫，並盡可能的保持之。（二）又由於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在經濟上政治上的軟弱性，在另一種歷史環境下，它就會動搖變節。因此，中國革命統一戰線的內容不能始終一致，而是要發生變化的。在某一時期有資產階級參加在內，而在另一時期則資產階級並不參加在內。（三）由於資產階級的動搖性，就是在資產階級參加統一戰線並和無產階級一道同共同敵人進行鬬爭的時候，他們也把無產階級及其政黨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的發展，看做是不利於他們，而要加以限制，而要採取欺騙、誘惑、溶解與打擊等等破壞政策，並即拿這個政策作爲他們投降敵人與分裂統一戰線的準備的。（四）無產階級的堅固的同盟者是農民。（五）城市小資產階級也是可靠的同盟者。這些規律，不但在第一次大革命時期與在十年內戰時期證明了，而且在三年

的抗戰中也在證明着。因此，無產階級的政黨在同資產階級組織統一戰線的問題上，必須實行堅決的嚴肅的兩條戰線鬪爭。一方面，反對對於資產階級在一定時期一定程度的革命可能性的忽視，把中國的資產階級與資本主義國家的資產階級看做一樣，因而忽視同資產階級建立統一戰線並盡可能保持這個統一戰線的政策，這就是左傾關門主義。另一方面，則要反對把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革命性以及革命的綱領、政策、思想、實踐等等看做一樣的東西，忽視他們之間的原則的差別：忽視資產階級不但在極力影響小資產階級與農民，而且還在極力影響無產階級與共產黨，力求消失無產階級與共產黨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的獨立性，而把無產階級與共產黨變成資產階級及其政黨的尾巴；力求使革命果實歸於資產階級的一群一黨；而一到革命對於他們一群一黨的私利相衝突時，他們就實行叛變革命。如果我們忽視了這一方面，這就是右傾機會主義。過去陳獨秀主義的特點，就是引導無產階級適合資產階級一羣一黨的私利的右傾機會主義，也就是第一次大革命失敗的主觀原因。中國資產階級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的這種二重性，對於中國共產黨的政治路線與黨的建設的影響是非常之大的，不了解中國資產階級的這種二重性，就不能了解中國共產黨的政治路線與黨的建設

。中國共產黨的政治路線的重要一部分，就是同資產階級聯合又同它鬪爭的政治路線。中國共產黨的黨的建設的重要一部分，就是在同資產階級聯合又同它鬪爭的中間發展與鍛鍊出來的。這裡所謂聯合，就是統一戰線；所謂鬪爭，就是在聯合時，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的『和平』的『不流血』的鬪爭；而在被迫着同資產階級分裂時，就轉變爲武裝鬪爭。如果我們黨不知道在一定時期中同資產階級聯合，黨就不能前進，革命就不能發展；如果我們黨不知道在聯合資產階級時又同資產階級進行堅決的嚴肅的『和平』鬪爭，黨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就會瓦解，革命就會失敗；又如果我們黨在被迫着同資產階級分裂時不同資產階級進行堅決的嚴肅的武裝鬪爭，同樣黨也就會瓦解，革命就會失敗。所有這些，都是在過去十八年的歷史中證明了的。

中國共產黨的武裝鬪爭，就是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的農民戰爭。它的歷史，也可以分爲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參加資產階級的北伐戰爭。這時，我們黨開始懂得武裝鬪爭的重要性，但還沒有了解其重要性，還沒有了解武裝鬪爭是中國革命的主要鬪爭形式。第二階段，是十年內戰。我們黨已經建立了獨立的武裝隊伍，已經學會了獨立的戰爭藝術，已經建立了

人民政權的根據地，並且已經能夠把武裝鬪爭這個主要鬪爭形式與其他許多的必要的鬪爭形式直接或間接的配合起來，就是說，同工人的鬪爭、同農民的鬪爭（這是主要的）、同青年的、婦女的、一切人民的鬪爭，同政權的鬪爭，同經濟戰線上的鬪爭，鋤奸戰線上的鬪爭，思想戰線上的鬪爭，等等鬪爭形式，都在全國範圍內或者直接的或者間接的配合起來。而這種武裝鬪爭，就是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的農民土地革命，這就是我們黨的武裝鬪爭史的第二個階段。第三個階段，就是現在的抗日戰爭階段。在這個階段中，我們能夠運用過去第一階段中，尤其是第二階段中的武裝鬪爭的經驗，能夠運用武裝鬪爭形式與其他各種必要的鬪爭形式互相配合的經驗。這種鬪爭的總概念，就是游擊戰爭。游擊戰爭是什麼呢？它就是在落後的國家中，在半殖民地的大國中，在長時期內，人民武裝隊伍戰勝武裝的敵人，創造自己的陣地的不可避免的因而也是最好的鬪爭形式。十八年來，我們黨的政治路線與黨的建設，是密切聯系於這一鬪爭形式的。離開了武裝鬪爭，離開了游擊戰爭，就不能了解我們的政治路線，也就不能了解我們的黨的建設。我們的政治路線的重要一部分就是武裝鬪爭。十八年來，我們黨是日益學會了並堅持了武裝鬪爭這個路線，我們懂得，在中國，離開了武裝鬪

爭，就沒有無產階級的地位，就沒有人民的地位，就沒有共產黨的地位，就沒有革命的勝利。十八年來，我們黨的發展鞏固與布爾塞維克化，是在革命戰爭中進行的，是與游擊戰爭不能分離的，沒有武裝鬪爭，沒有游擊戰爭，就不會有今天的共產黨。這個拿血換來的經驗，全黨同志都不要忘記。

黨的建設的過程，黨的發展、鞏固與布爾塞維克化的過程，也同樣是有三個階段的特點的。第一階段是幼年的黨。在這個階段的初期與中期，黨的路線是正確的，黨員群衆與黨的幹部的革命積極性非常之高的，因此獲得了第一次大革命的勝利。然而這時的黨終究還是幼年的黨，是在統一戰線、武裝鬪爭與黨的建設三個基本問題上都沒有經驗的黨，是對於中國革命的特點，中國革命的規律，中國的歷史知識與社會知識都不懂得或不豐富的黨，是對於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實踐之間還沒有完整的、統一的了解的黨。因此，黨的領導機關中佔統治地位的成份，在這一階段的末期，在這一階段的緊要關頭中，沒有能夠領導全黨鞏固革命的勝利，接受了資產階級的欺騙，而使革命遭受了失敗。在這一階段中，黨的組織是發展了，但是沒有鞏固，沒有能夠使黨員、黨的幹部、黨的組織，在思想上、政治

上鞏固起來。新黨員非常之多，但是沒有給與必要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教育。工作經驗也不少，但是不能夠很好的總結起來。黨內混入了大批的投機份子，但是沒有清洗出去，敵人與同盟者都在陰謀暗害我們的黨，但是沒有警覺性。黨內湧出了很多的活動份子，但是沒有來得及造成黨的中堅骨幹，黨的手裏有了一批革命武裝，但是不能掌握住。所有這些情形，都是由於沒有經驗，缺乏深刻的革命認識，缺乏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實踐之統一的理解而來的，這就是黨的建設的第一階段。第二階段，即十年內戰的階段。由於有了第一階段的經驗，由於對於中國革命的特點、中國革命的規律、中國的歷史知識與社會知識的進一步的了解，由於對於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實踐之間有了進一步的聯系，就使得我們黨能夠進行了勝利的十年蘇維埃鬬爭。資產階級雖然叛變了，但是黨能夠緊緊的依靠着農民，黨的組織不但重新發展了，而且得到了鞏固。敵人雖然天天在暗害我們的黨，但是黨驅逐了暗害份子，黨內不但重新湧出了大批的幹部，而且使這些幹部變成了黨的中心骨幹。黨開闢了人民政權的道路，因此也就學會了治國安民的藝術，黨創造了堅強的武裝部隊，因此也就學會了戰爭的藝術。所有這些，都是黨的重大進步與重大成功。然而，一部分

黨員是在這個偉大鬪爭中跌下了或跌下過機會主義的泥坑，這仍然是因爲他們不去虛心領會過去的經驗，對於中國革命的特點，中國革命的規律不了解，對於中國的歷史知識與社會知識太缺乏，對於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實踐之間，沒有統一的理解而來的。因此，就使黨的領導機關的一部分人，沒有能够在這一整個階段的一切時間中都完全的掌握住正確的政治路線與組織路線。黨與革命在一個時間中是遭受過左傾機會主義的危害，而在另一個時間中，又遭受過革命戰爭中的左傾機會主義與白區工作中的左傾機會主義的危害。然而這一切，是在黨的四中全會與黨的遵義會議這兩個歷史的會議中所先後戰勝了。及至遵義會議（一九三五年一月在貴州遵義開會）以後，黨就澈底的走上了布爾塞維克的道路，奠定了後來戰勝張國壽右傾機會主義與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基礎。這就是黨的發展過程的第二個階段。黨的發展過程的第三個階段，就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階段。這個階段，已經過去了三年，這三年的鬪爭，是有非常偉大的意義的。黨憑藉着過去兩個革命階段中的經驗，憑藉着黨的組織力量與武裝力量，憑藉着黨在全國人民中間很高的政治信仰，憑藉着黨對於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實踐之更加深入的更加統一中理解，就不但建立了

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且進行了偉大的抗日戰爭。黨的組織已經從狹小的圈子中走了出來，變成了全國的大黨。黨的力量，武裝也在同日寇的鬪爭中重新壯大起來與進一步堅强起來了。黨在全國人民中的影響，更加擴大了。這些都是偉大的成功。然而，黨是發展了，但有大批新黨員與很多的新組織並沒有鞏固，它們同老黨員與老組織之間，還存在着很大的區別。它們還沒有很多的革命經驗、它們對於中國革命的特點、中國革命的規律、中國的歷史知識與社會知識，還不懂得或不豐富。他們對於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實踐之完全的統一的理解，還相距很遠。在過去發展黨的組織中間，雖然中央着重提出了「大大發展黨，但不讓一個壞份子混入」的口號。但實際上是混進了許多投機份子與敵人的暗害份子在內。統一戰線雖然建立了並堅持了三年之久，可是資產階級特別是大資產階級却時時刻刻在企圖破壞我們的黨，大資產階級投降派與頑固派所指揮的嚴重的摩擦鬪爭在全國進行着，反共之聲遍於各地，大資產階級投降派與頑固派並想以此作爲投降日本帝國主義、分裂統一戰線和拉了中國向後倒退的準備。資產階級在思想上企圖溶解共產主義，在政治上、組織上企圖取消共產黨，取消邊區，取消黨的武裝力量。在這種情況之下，我們的任務，無疑是克服這

積投降、分裂與倒退的危險，盡可能的保持民族統一戰綫保守國共合作，而爭取繼續抗日的團結與繼續進步；同時，準備對付可能的突然事變，而在可能的突然事變中不使黨與革命遭受意外的損失。爲達此目的，就要鞏固黨的組織，鞏固黨的武裝力量，並動員全國人民，進行反投降、反分裂、反倒退的堅決的鬪爭。這種任務的完成，依靠全黨的努力，依靠全體黨員、黨的幹部、黨的各地各級組織，實行不屈不撓再接再厲的鬪爭。而我們相信，在有了十八年經驗的中國共產黨，在它有經驗的老黨員、老幹部和帶着新鮮血力富有朝氣的新黨員、新幹部相互協力之下，在它經歷過風浪的布爾塞維克的中央與地方組織相互協力之下，在它的堅强的武裝力量與進步的人民羣衆相互協力之下，這些目的是可能達到的。

這就是我們黨在十八個年頭與三個階段中的主要的經歷與主要的問題。

十八年的經驗告訴我們，統一戰綫與武裝鬪爭，是戰勝敵人的一個最基本的武器。統一戰綫，是實行武裝鬪爭的統一戰綫，而黨的組織，則是掌握統一戰線與武裝鬪爭這兩個武器以實行對敵衝鋒陷陣的英勇戰士。這就是三者的相互關係。

我們今天要怎樣建設我們的黨，要怎樣才能建設一個『全國範圍的、廣大羣衆性的，思

想上、政治上、組織上完全鞏固的布爾塞維克的中國共產黨」，考察一下我們黨的歷史，就會懂得，把黨的建設問題同統一戰線問題、同武裝鬪爭問題聯系起來看一下，把黨的建設問題同聯合資產階級又和它作鬪爭的問題，同八路軍新四軍堅持抗日游擊戰爭與建立抗日根據地的問題聯系起來看一下，就會懂得。

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實踐之統一的理解、集中十八年的經驗與當前的新鮮經驗傳達到全黨，使黨覺一樣的鞏固起來，而避免歷史上曾經犯過的錯誤——這就是我們的任務。

（一九四〇年十月四日）

答宋亮同志

——宋亮同志：

來信收到，你的意見是對的。

中國黨內在最初的一個時期——陳獨秀時代及其以後——有些黨員是有一種意見，反對黨員對理論作比較深入的專門的研究，甚至在學校中，當許多黨員專門學習理論的時候，亦強調反對『學院式』的研究。指那些比較埋頭讀書的黨員爲『學院派』，強調在實際鬪爭中的鍛鍊。似乎認爲只要有實際鬪爭的經驗，而不要高深的理論研究就能滿足，就能領導革命達到勝利，似乎認爲馬列主義的理論，無須經過相當長期的埋頭苦幹的研究，就能把握得到的。這種意見，與當時某些黨員的另一種意見，即輕視實踐，脫離實踐的理論研究，眞正的學院式研究對抗着。這兩種意見都是錯誤的。一種是過分強調實踐，輕視理論的重要性，

輕視理論對實踐的指導作用；另一種是過分强調理論，輕視實踐的重要性，輕視實踐對理論的基源性與優越性。他們都沒有把理論與實踐的關係正確解決與正確聯系。

黨員在黨的學校中學習，從事理論研究的時候，主要的任務是理論上的深造與把握；而不是學校生活的鍛鍊（雖然這種鍛鍊聯系到所學的理論，即從理論研究中來逐漸改造我們黨員的思想意識，亦是很重要的）。這時候，學生應當埋頭讀書。埋頭從事理論的研究。這不獨不能因此就叫他作學院派，而且是學生的主要工作。黨員埋頭讀書研究，這一事實，並不表現爲學院派，而是每一個黨員在從事馬列主義研究時所必須如此作的，任何比較有馬列主義修養的人，都必須經過這樣埋頭讀書與研究的階段。馬克斯列寧本人，更是如次。過去有人指埋頭讀書爲學院派，是完全錯誤的。特別在學校中來强調，就更爲有害。

學院派是歐洲學術界及馬克斯主義者中一個派別，是一個專門名詞。這派人只有離開實踐的理論的研究，輕視實踐，而不將理論與實踐聯系，結果，將馬克斯主義的理論變成死板的教條，而不能成爲實踐的指導。這當然是錯誤的，應該反對的，在中國的馬克斯主義者中及我們黨員中，今天仍然是有這種人的。比如有些黨員，他們對於切近的組織問題事務問題

等，常常採取一種非常不嚴肅的態度去注意與研究，而輕視它們，認爲在這些問題中是不包含馬列主義原理的，他們也不會從這些問題的研究中去學習到一點什麼東西，因此，他們並不以研究資本論的嚴肅態度來研究與解決這些問題。他們不知道（或忘記了）馬列主義學說要成爲解決這些問題（行動）的指南。實際的有生命的馬列主義，恰恰就包含在這些問題中，包含在一切人們的社會的具體實際中，而不在書本的公式上及一切抽象的神秘的地方。

在中國黨內上述兩種意見的對抗，當時是前一種獲得勝利的，在黨內相當造成了反對專門理論研究的風氣；結果，阻止了黨內理論水平的提高。這是必須糾正與反對的，這與我黨直至今天在理論上的準備與修養仍然一般不够的現象，是有密切關係的。它給了黨內極壞的影響。在當時黨內關於理論與實踐同時並重的正確的意見，是沒有得到發展的。

中國黨艱苦奮鬪英勇犧牲的精神，並不比蘇聯的布爾什維克壞；所以中國黨歷來的組織工作就是很好的，不論作什麼事如組織工人，組織農民，組織政府，組織軍隊，進行各種方式的戰鬪，只要在黨內一動員，爲黨員所了解，歷來就能作得很好，就能完成任務，就能組織幾十萬、幾百萬、幾千萬的工人農民和軍隊到革命的戰場上去。中國黨的組織能力並不弱

。中國黨的英勇犧牲精神亦是很好的。數十萬黨員被大割去頭顱的白色恐怖，亦不能威脅我們的黨員放棄自己馬列主義的旗幟。這些表現，是除開共黨外，爲世界上任何國家的黨所不及的。然而，中國黨有一極大的弱點，這個弱點，就是黨在思想上的準備，理論上的修養，是不夠的，是比較幼稚的。因此，中國黨過去的屢次失敗，都是指導上的失敗，是在指導上的幼稚與錯誤而引起全黨或重要部分的失敗，而並不是工作上的失敗，直到現在，缺乏理論這個弱點，仍未完全克服（雖然黨內少數同志特別中央的同志是有了對馬列主義理論與中國社會歷史發展的統一理解）；因此，現在提倡黨內理論的學習，就成爲十分必要。中國黨只要克服了這個弱點，就能有把握的引導中國革命到完全的勝利。

中國黨的理論準備不夠，與上述錯誤的意見有關係，而成爲原因之一。但這也不是唯的原因。還有其他的原因。這些原因就是：

（一）馬克斯主義的著作傳入中國的歷史並不久（在五四運動時才有很少的輸入）。不像歐洲各國，馬克斯主義的傳佈已有近百年的歷史。

（二）馬克斯主義傳入中國時，又由於中國當時是客觀革命形勢很成熟的國家，要求中

國革命者立即從事，而且以全部力量去從事實際的革命活動，無暇來長期從事理論研究與鬪爭經驗的總結。（這種情形直到今天還是有的，如我們今天到處都感覺到實際工作中的幹部缺乏，一切幹部幾乎都很難從工作中抽出作一種比較長期的理論學習等。）所以中國黨一開始成立，就捲入偉大的實際革命鬪爭中，各方面都應付不暇，這與中國黨的理論準備不够亦是有關係的，這亦是原因之一，（這在中國黨秘密活動的十年中，情形就有不同。這時是有時間給黨來從事理論研究的，但中國黨也沒有抓着這樣的時機來克服理論的弱點。這當然亦是一個錯誤。這也是由於對理論重要性認識不足及對當時革命形勢過分估計而來的，雖然在這時候馬克斯主義的新文化運動是有偉大成績的，黨亦曾給以某種重視。然而黨沒有自覺的來提高全黨的理論水準，並把這當作當時黨的主要任務之一；因此，使當時的新文化運動及從事文化運動的幹部，都包含着很多弱點，沒有使當時的新文化運動及其幹部與全黨的全部實踐密切聯系起來，因此，就使當時的作品十分雜亂，不深刻與不實際；因此亦不能大大提高全黨的理論水平。）

都是歐洲文字發表的。在他們的著作上說到中國事情並不多。而中國社會歷史的發展具體道路，又和歐洲各國社會歷史發展的道路，有其更大的特殊性；因此，要使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要用馬列主義的原理來解釋中國社會歷史實踐，並指導這種實際，就覺得特別困難些。直到現在，馬、恩、列、斯的著作，大部分還未譯成中國文字，而中國黨員能讀馬列原著的也並不多，即使能讀的人也很少去讀完。因此，也影響到中國黨員對馬列主義理論的學習和修養。這也是中國黨理論準備不够的原因之一。

由於這些原因，特別是我們黨的主觀努力不够，二十年來，我黨雖有極豐富的實際鬪爭經驗，但缺乏理論的弱點仍舊未能克服。這是我們今天還要以極大的努力來加以克服的。

所謂中國黨的理論準備，是包括對於馬列主義的原理與方法及對於中國社會歷史發展之規律的統一的把握的。這在中國黨的大多數同志們不論對那一方面都還有極大的不够。偉大的著作還沒有出來，這還是中國黨一個極大的工作。

這就是我的答覆。致以

敬禮！

劉少奇　七月十三日

附：宋亮同志給少奇同志的信

少奇同志：

我們正在研究列寧主義中『方法與理論』的一章，我在讀了列寧的『做什麼』以後，覺得在中國黨的歷史上，雖不會有過『工人事務報』派那種公開贊揚自發性的反對自覺的領導的尾巴主義觀點（對理論問題）；但在陳獨秀時代，在黨內教育政策上、似乎輕視理論教育的傾向是有的，當時任卓宣（葉青）領導下的旅莫支部的態度就是如此的，他們反對與生學習，有人稍稍埋頭讀書。即賜以『學院派』的美名，不過他們似乎並不曾公開反對過理論對實踐的意義，但說過：『理論學習是黨的領導者的任務』，（這說話亦不會公開向一般黨員說過）。因此，不管如何當時機會主義者在客觀上仍是妨礙了黨員理論修養之提高，間接是

削弱了黨對羣衆自發運動的覺悟的領導；雖然他們似乎沒有把這種錯誤主張公開發揚成爲一種『理論體系』。不知我這意見對否？我不知道當時陳獨秀、彭述之等機會主義領導者本人，對此問題發表的意見如何？但只知道庄卓宣等旅莫支部負責人的政策確是如此。學員們歡喜舉中國例，故來問你，請給以答覆，並致

布爾什維克敬禮！

宋　亮　七月十三日

——完——

黨論

中華民國卅六年十月再版

（實價　元）

著者　劉少奇

出版　發行　大衆書店

印刷　大衆出版社

經售　各大書店

Z 1

書號	冊數	定價	簽
總號		總價	字
	1	150	4